

未灰齋詩文集

〔清〕徐鼎撰
劉榮喜校注



ISBN 978-7-80752-315-4



定價：20.00圓

本書出版得到國家古籍整理出版專項經費資助

未灰齋詩文集

(清)徐鼎 撰
劉榮喜 校注

中華文史要籍叢刊

四川出版集團
巴蜀書社

圖書在版編目 (CIP) 數據

未灰齋詩文集 / 劉榮喜、張玉亮 校注. — 成都: 巴蜀書社, 2009.3
ISBN 978-7-80752-315-4

I. 未… II. 劉… III. 詩文—作品集—中國—古代
IV. I227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 (2009) 第 023706 號

未灰齋詩文集
WEIHUIZHAI SHIWENJI

劉榮喜、張玉亮 校注

策劃編輯 張玉亮
責任編輯 張玉亮
封面設計 張科
出 版 四川出版集團巴蜀書社
成都市槐樹街2號 郵編 610031
總編室電話: (028) 86259397
網 址 www.bsbook.com
發 行 巴蜀書社
發行科電話: (028) 86259422 86259423
經 銷 新華書店
印 刷 四川五洲彩印有限責任公司
電話: (028) 85011398
版 次 2009年3月第1版
印 次 2009年3月第1次印刷
成品尺寸 210mm×148mm
印 張 10.5
字 數 300千字
書 號 ISBN 978-7-80752-315-4
定 價 20.00圓

本書如有印裝質量問題, 請與工廠調換



前言

隨着康乾盛世的過去，清朝進入中晚期嘉慶、道光、咸豐時期，社會生活發生了很大變化，民間鴉片大量泛濫，豪強官僚加強了土地兼併，民眾生活非常困難，國家財政極度匱乏，吏治腐敗，軍備廢弛。因此，在全國範圍內階級矛盾、民族矛盾迅速激化，出現了大量的農民起義。這更加加劇了人民生活的痛苦，加速了這個曾經盛極一時的封建帝國的衰落。

徐鼐就是在這樣的歷史大背景下走來了。

徐鼐，字彝舟，號亦才，書齋名未灰齋、敞帚齋。清代著名的史學家、文學家、經濟學家。江蘇六合人。生於清仁宗嘉慶十五年（一八一〇），卒於清穆宗同治元年（一八六二）。

他雖然出生於生活相對富庶的江南魚米之鄉，但他的家庭並不富裕。父親只是一個很普通的廩貢生，雖曾主管過邳縣、宿遷、儀徵等地的教育事務，但薪俸也是極低的。後因眼病幾乎失明，只得放棄科舉入仕之途，棄官歸鄉，開了個私塾，一邊教學，一邊讀書，終其一生。徐鼐肩負着父親未竟的事業，銳意讀書，不斷進取，終於在道光十五年（一八三五）中了舉人。可是第二年赴禮部試而不售，却受到江蘇同鄉刑部尚書史致儼賞識，應邀赴其江都老家，坐館授徒。

徐肅也因此得以盡讀史家豐富的藏書，為他日後成才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道光二十五年（一八四五），年屆三十六的徐肅終於考中進士，選為庶吉士；二十七年散館，授翰林院檢討；三十年冬，充任實錄館協修官。徐肅自幼好學，初喜駢文，後乃專研經史。早年大量閱讀了史家藏書，又得覽翰林院中館藏中秘書，且與梅曾亮、劉文淇、溫明叔、劉寶楠、陳立、羅茗香、陳卓人等飽學宿儒交往問難切磋，故學養日富，遂成淹貫經史的一代大家。喜購書，藏隋開皇以前碑數百種。這段時期的為官經歷，為他文史學識的提高、日後大量著作的成就，提供了難得的機會。

咸豐二年（一八五一），徐肅回鄉探親，適逢太平天國鼎盛時期，正攻打六合，他便與六合縣令溫紹原等一起籌辦團練，拒敵守城長達五年，使得地方免遭塗炭，六合也因此獲得了一「鐵打六合」之美譽，同時保護了金陵的安全。徐肅因辦團練守城有功，獲清廷賞識，蒙咸豐帝親自召見垂問，並於咸豐八年授福建福寧知府，調延平府。福建一帶是白蓮教和金錢會等地方武裝起義勢力的活動區，讓徐肅到福建，其實是委以重任。他在福寧重視振興文教，曾修葺近聖書院，並捐俸購置經史圖籍。他在福建防剿過程中，成績頗為卓著，但終因積勞成疾，不幸於同治元年（一八六二）病逝於官所，可謂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了。

由於早年生活所迫和後來世亂為官所需，他非常留心經世之學，通曉籌算度支財經之道，並有專著《度支輯略》傳世，為我們保存了大量清中後期國家財政稅收等方面的寶貴資料。

《文集》中的卷二《務本論》也是他重要的經濟學專著。

縱觀徐肅的一生，他的成就與他所生活的時代有非常密切的關係。通過他的文集和年譜我們也可以更加清楚地瞭解其人和那個離我們並不算很遙遠的年代。

由於歷史原因，徐肅的文集中有大量關於當時清廷鎮壓太平天國起義軍的記載，建國後一直沒有引起重視而得到整理。雖然近來研究徐氏學術成就的人很多，但主要集中在他的史學思想和經濟學思想。由於他的文集沒有整理出版，作者及其後人刻板或影印出版的文集存世很少，人們很難見到，因此有些研究者有關他的生平事蹟也就瞭解得更少。但是如果要想全面地研究其學術思想，而不瞭解他的生活環境和生活經歷，那總會有霧裏看花的感覺。

因此，我們整理出版了與他生活經歷密切相關的《未灰齋文集》、《未灰文外集》和他的年譜以及有關的生平資料，可以讓人們更加清楚、全面地瞭解一個真實鮮活的作者。本書的內容主要包括當時國內外戰事攻守的情況、徐氏家族成員的傳記、有關經濟理論的專著、讀書筆記、代作或自作的碑記序跋以及友朋間的酬應文章，資料非常豐富，忠實地記錄了徐氏的生活經歷和當時的社會狀況，是我們研究清代中後期經濟、政治、文化和軍事歷史的重要材料。

下面我們簡要介紹徐氏的學術思想。

一、治學思想

(一) 學需專精，兼以致用。

徐肅在《讀書雜釋》自敘中曾說：「漢初，說經守師法，人治一經，經治一說，無一人兼治數經。」但是隨着時代的變化，人們的研究範圍不斷擴大，內容不斷豐富，出現了大量個人文集作品，數量可謂汗牛充棟，但是「文亦至是而極衰矣」（《未灰齋文集》自序）。一個人的經歷、精力是有限的，不可能涉獵很多的領域並都有成就，因此徐肅認為，人們為了生計可以「制舉文以餬口」，也可以學計然而置業。

徐氏生活的時代正是清朝社會逐漸衰敗，動蕩不安的時代。早期徐氏喜好唐初四傑的駢體文，其精美的句式、優雅的文辭、奇詭的鋪賦讓他沉迷，從《文集》中的「擬楊子雲《長楊賦》」和代作的幾篇壽序中，我們還能看到他的駢體文功底。這雖然能一時騁其才，但是這些東西空泛虛張，不切實用，在其父親和師友的指點下很快得到了改變，正如他在本書的序中所說：「先大人曰古文以意為主，文成法立，無一定之體格也。歸震川、方望溪、姚姬傳皆近代作家，論者猶謂有時文氣，駢儷文以藻煉為上。袁枚之浮囂、吳錫麒之靡弱，不足學也。」於是他一方



面學習制舉之業，應付科舉考試，以求謀進；一方面鑽研經史經世之學，深研歷代儒家經典，廣覽諸子學說，以求開拓視野，定立根基。因此，他在科舉之路上終有成就，同時在文史和經世之學等方面都取得了豐碩的成果。

(二) 文以載道，傳人傳事。

中國古代一直認為「文以載道」，徐氏不悖古訓，秉承白居易「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的思想，用自己的文章記載了當時的人和事，用自己的筆墨記錄了那個特殊時代他認為「可傳」的生活經歷和重大歷史事件的親身感受。我們權且不論當時農民起義的性質，這些保衛家園，捐軀獻身的鄉土人事的可歌可泣的事蹟應該書之於史，留之於後，讓時間來考驗和評說，因此他在文集自序中說：「將帥戰守、地方營建之事，事之可傳者也；忠臣孝子、義夫節婦之人，人之可傳者也。事可傳，人可傳，敢以吾不文而不之傳乎？」他的有關晚明歷史的專著《小腆紀傳》和《小腆紀年》也以同樣的理念，為我們留下了十分珍貴的歷史資料，這不能不讓我們感佩他的膽識和學識！

(三) 守道修己，昌明經傳。

徐氏認為古人為學因其志向的高低而成就有所不同，但是他們在老師的指導下「守道而不渝」的精神卻是一致的。只有精研先賢聖人之學，纔能化為「修己治人」的至道。他在給雲澹上人的書信中說：「讀近儒說經書，雖與宋儒多所抵牾，而其思慮精專、堅守師法，實足以

昌明周、孔之傳，而補「心性」，諸儒所不及。」因此，他深思殫慮，深研經義，頗有所得，而著成《讀書雜釋》十四卷，其文集中也收錄了他的很多讀書心得，許多觀點還是非常新穎客觀的，可補後學。

(四) 寄情勵志，發為詩歌。

唐宋以來詩歌非常普及，人們常以詩歌為「廣交遊而獵名譽」的工具，因此人人能詩，鑒於此徐氏感歎道「天下人人言詩而詩亡矣」。他認為自唐代以來，「作者代興，其為詩也，言之有物，發之成章，本之風騷以導其源，旁涉樂府歌行以暢其支流，覽百家以窮其變，然而代不過數人，人不過數篇」。「思古勵志則張衡左思之制也，感時憤事則少陵之歌行也，寄情聲色哀感頑黷則徐庾溫李之流裔也。」由此可見，徐氏對詩文的要求是言之有物、存乎有情、勵其有志，這樣的作品纔是可以流傳不朽的。徐氏的詩詞據記載有四卷，遍查各地館藏，留存的只有一卷，由於種種原因，我們還沒有看到他的詩作，有待研讀。

二、經濟思想

徐薰的祖父和外祖父，都是一直從事商品交易（古稱「計然術」）者，對於他們家庭的興起有很大的貢獻，徐氏從小就受他們的影響，瞭解了初步的經濟管理知識，對他日後在非常時期

財務度支、軍務管理有很大的幫助。

(一) 重視農業生產。

我國古代的經濟一直以農業生產為主，農業是國民經濟的支柱，徐氏認為：「崇節儉，務農桑，固國家之元氣者也，金銀其旁為通者也。」今之籌國用者，在於重農桑而已矣。」徐氏在其《務本論》長文中反復論證了這一觀點，分析得至詳至細。他認為只有通過具體的勞動纔能為社會創造財富，纔能使民有國富。看到當時民眾辛苦勞作，但是收入還是很微薄，獲利只有什一，而從事買賣貨物的人卻可以獲利什九，因此感到非常不公平，於是他呼籲當權者要禁淫侈，重農桑，興修水利，鼓勵墾種，徵收利稅，減少浪費，這樣纔可以增加社會財富，富民強國。這一系列的設想、措施是非常實際的，有很强的操作性，得到當時許多有識之士的認同。

但是，為什麼會出現當時社會的「賤農」現象呢？徐氏歸之於人們對金銀的無窮的佔有慾和對奢侈消費品的享受。這一點顯然是只看到了現象的表面，並非實質。清代中後期，隨着國門被迫打開，國外商品的流入，特別是鴉片的大量泛濫，導致國內白銀大量外流，加上多次戰爭賠款，國庫空虛，人民的賦稅增加，出現了糧賤銀貴的局面，加重了人民的負擔。一八三八年魏源在「請嚴寒漏卮以培國本折」中說：「以中國有用之財，填海外無窮之壑，易此害人之物（指鴉片），漸成病國之憂。日復一日，年復一年，臣不知伊於胡底。」又說：「各省州縣地丁槽糧徵錢為多，及辦奏銷，皆以錢易銀，折耗太苦，故前此多有盈餘，今則無不賠墊。各省鹽商賈

鹽，俱係錢文，交課盡歸銀兩，昔則爭為利藪，今則視為畏途。若再三數年間，銀價愈貴，奏銷如何能辦？稅課如何能清？設有不測之用，又如何能支。」^①雖然徐氏也知道鴉片的毒害和對國家經濟的影響，但是並沒有將其提高到一定高度，因此還是不太全面的，但是他的憂國憂民之心，積極尋求富民強國之心我們還是不難體會到的。

(二) 規範收支行為。

清中後期，土地的兼併使大量農民失去賴以生存的土地，生活無以為繼，即使擁有微薄土地，也因賦稅不斷增加而使生活陷入絕境，於是很多人都放棄了土地，或經商，或成為流民，逃避賦稅，甚至參加農民起義，嚴重影響了國家財政收入。特別是鴉片戰爭之後，巨額的戰爭賠款，又成了國家和人民的沉重負擔，財政人不敷出，民眾流離失所。於是徐氏提出政府要重視農桑，增加財政收入，因為「銀非耕之能出、織之能成者」。

徐氏的《務本論》內容非常廣泛，牽涉到經濟領域的很多方面，但其中中心是通過一定的經濟政策，減少流通中的得利，增加農民收入，引導和鼓勵人們從事農業生產，創造社會財富，達到富民強國的目的。他除了提出增加收入的「重農桑」外，還指出「貴穀帛」「禁淫侈」，即合理增加稅收，減少流通環節的獲利和減少不必要的開支的方法。

所謂的「貴穀帛」，就是通過稅收政策來調節流通過程中的利益分配，減少流通過程中的獲利，引導人們從事耕織等農業生產，同時也可以增加國家稅收，一舉兩得。他提出的方法有五種，即酌徵收（增加一般稅收）、定支銷（訂立預決算）、立市法（製定市場交易規則）、易關稅（增收流通增值稅）、核奸偽（打擊假冒偽劣行為）。所謂「禁淫侈」就是通過控制人們的消費等級，減少不必要的浪費。從他的論述中，我們不難看出他的許多觀點是非常合理和超越時代的，即使我們今天商品經濟時代，也同樣遵循這樣的幾個法則。

他的增加生產、合理稅收、規範市場、量入為出的收支政策在當時是一種非常先進的構想。

（三）反對開銀礦取利。

徐肅反對通過開采銀礦來填補國家薪餉短缺的狀況，態度非常明確。其最主要的觀點是：開采銀礦需要軍隊的保護，而國家正處於內憂外患之時，人員本來就不足；礦處深山，開采成本太高，回報率不高，這與當時的生產力水準有關；礦工聚易散難，易滋事生亂；礦山如果管理不善，容易導致官民糾紛，不利社會穩定；管理人員難於監督，容易導致腐敗和暴斂，這些都是確實存在的問題。至於開礦會「泄山川之靈」，這與封建保守和迷信思想有關，現在看來並不成其理由。清朝前期，正是因害怕聚眾滋事等原因，對開礦事業限制較多，但是隨着工業革命的不斷進步，機器設備的推廣應用，到了乾隆以後，逐漸對開礦採取鼓勵的方針，開礦開始盛行，全國約有金、銀、銅、鐵、鉛礦約兩百餘處。咸豐以後，為謀求增加財政收入，礦業

有了進一步發展，連一向封禁的直隸、熱河、蒙古等地區，也出現了礦業生產。

從徐肅的《擬上開礦封事》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出他一貫的重農輕商，反對投機的保守經濟思想。在當時社會生產力不高、社會大環境由封建的農業經濟模式向資本主義工業經濟模式轉型時期，出現各種不同的聲音，甚至是阻滯社會發展的意見和建議，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徐肅文中力求社會穩定，發展社會經濟，改善社會民生的憂國憂民的主張是堅定不移的。

三、軍事思想

(一) 依靠群眾，組織團練。

道光、咸豐年間，國內矛盾不斷加劇，農民起義不斷湧現，盜匪群起。由於政治腐敗，軍隊渙散，毫無鬥志，因此捻軍和太平軍等在全國迅速蔓延，所向披靡，清政府非常恐慌，社會很不安定。一八五二年，徐肅自京城歸鄉，正逢太平軍順長江而下欲進攻六合和金陵，於是他與六合縣令溫紹原一起，募集士民，組織團勇，成功地保衛了縣城。

徐肅認為，「常勝之眾易於驕，驟積之財易於匱，撤勇則可虞，養勇則多費」，因此，建議各地組織團勇，相當於基層民兵組織，戰時武裝，忙時耕種，閑時練兵，這樣不僅減少糧餉負擔，緩解了軍隊人員不足和調集困難，隨時可以讓團勇成為戰鬥力，機動靈活，非常有效。在多次的

地方保衛戰中顯示了威力，使得六合的團練聞名天下，民間有「鐵鑄六合」之說，受到道光皇帝的褒獎，並在全國推廣。

地方團練的聯保甲制度，是一種非常有效的群防群治的地方安保措施，正如徐肅所說：「定期日以相演習，稽勤惰以為賞罰，則人自相師，家自為戰，並聯甲之人亦相競，以次裁撤兵勇，節省糧餉」，是一舉多得的好辦法。為了更好的管理和發揮團練的作用，徐肅結合具體情況，製定了詳備的《六合保衛團練章程》，對團練的編制組織、登記稽查、責任考核、人員挑選、指揮調度和獎懲等都作了明確規定，具有明顯的地方法規的性質。這不僅顯示了他的依靠群眾、發動群眾、組織群眾、發揮群眾主觀能動性的能力，同時也充分體現了他卓越的軍事組織和指揮能力。

（二）嚴控內亂，力禦外侮。

道咸年間，國內農民起義風起雲湧，徐肅出於對封建王朝的忠誠，國家主權的統一，他是明確主張要鎮壓內亂，同時改善民生。無論是在六合，還是在福建任上，他都是積極組織力量給內亂以強力鎮壓，保證地方的穩定和安全。這在文集和其年譜中均可以看到，甚至他終因過度勞累而英年早逝，其盡忠保國的意願是難能可貴的。

對於外國人侵，徐肅雖然人微言輕，但是他非常關注並主張積極抗禦。一八五八年四月，有外國軍艦擅自闖入長江，官軍恐慌不敢進擊。徐肅立刻上書，認為「為事機迫不容緩，請定

戰守之局，以破敵謀，而振國威」，並借鑒宋金之例，分析國內國際形勢，提出了「我無可緩之計，而敵有可乘之機，審其機以用計，則成功不難，謬乎計而失機，則阡危可待。」的建議，希望能及早行動，殲滅敵人的入侵。同時他奔走芝台，積極呼籲，但終因官僚怕事，大事難成，然其拳拳愛國救國之心溢於言辭。

(三) 攻心固守，提升裝備。

徐肅認為，一場戰爭能否取得勝利，取決於對敵我雙方的瞭解，後勤保障是否充足和武器裝備是否精良。在《請定戰守疏》中，徐肅分析了外夷和我方的軍事實力後，提出「招徠漢奸之在彼者，以離其腹心」的方針，結合「我因糧於本境，彼則船中之食，日少一日，我飽而彼饑矣。」的情況，雖然外夷船堅炮利，但是他們是遠道而來，糧草有限，且雇傭漢人，我眾敵寡，難以持久，故可一戰而勝。他的分析是有很强的可操作性的，可是當權者膽小怕事，畏首畏尾，終至被列強欺侮。

一八五九年，徐肅在福建任所「剿匪」的過程中，發現「鎗炮用兼火力，為害烈而奏功亦殊」，「近日軍營奏報，凡我將士之殺賊及不幸死於賊者，則鎗炮十居其七，刀矛二三，至弓矢幾無聞焉。」認為傳統武舉考試中的「馬步射」、「弓刀石」等已經不能適應現代戰爭的形勢和武器裝備的實際需要，於是提出國家在武舉考試中應該增加「火槍雜技」，這樣不僅可以促進民間習武進取之士購置火器，而且可以迅速提高火器的使用水準，提高軍隊的戰鬥力，是非常切實

可行的措施。

建國後，徐鼐的作品得到整理流傳的主要有《小腆紀年》、《小腆紀傳》、《讀書雜釋》三部。特別是《小腆紀年》和《小腆紀傳》，這兩部著名的晚明史專著，奠定了他在中國古代歷史學上的地位。有關徐鼐的史學思想，由於今人研究較多，這裏就不贅述了。

徐鼐的著述十分豐富，據文獻記載，應有二十多種。由於戰亂，多有散失。查閱現代國內外各大圖書館的藏書目錄，徐鼐的書稿刻印出版和收藏情況如下：

《未灰齋文集》八卷，《外集》一卷，咸豐十一年福寧郡齋刻，現藏中國國家圖書館。

《敝帚齋遺書》，卷數不詳，同治十一年刻，光緒三年重刻，現藏首都博物館。

《敝帚齋遺書》，卷數不詳，日本鉛印本，現藏北京大學圖書館。

《未灰齋詩鈔》（原四卷，殘一卷），光緒十二年扶桑使廨鉛印，廣東中山圖書館。

（以上據柯愈春《清人詩文集總目提要》）

《周易舊注》十二卷，清光緒十二年徐承祖日本刻本，影印收入北京出版社《四庫未收書輯刊》經部第八輯第一冊。日本大阪府立圖書館、京大人文研究所等藏有光緒原刻本。日本前田育德會藏有本書之「敝帚齋遺書本」。

《讀書雜釋》十四卷，清咸豐十一年福寧初刻，中華書局二〇〇六年六月出版了閻振益的點校本。

《小腆紀傳》，六十五卷，清光緒十三年六合徐氏金陵刊本；附補遺五卷，清光緒十四年刊，現日本大阪府立圖書館有藏。後有多次刊印，整理出版，流傳較廣。

《小腆紀年附考》，二十卷，咸豐十一年徐氏敞帚齋刊本當為最早，後於光緒、民國和建國後多次刻印、出版、整理，流傳很廣。

《度支輯略》，十卷，鈔本，影印收入沈雲龍主編（臺灣）文海出版社《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三編第四十七輯。

《未灰齋文集》（八卷，外集一卷），影印收入沈雲龍主編（臺灣）文海出版社《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一編第五十四輯。

《清敞帚齋主人自訂年譜》一卷，補一卷，鉛印收入王雲五主編《新編中國名人年譜集成》之第六輯。

從上述刻印和藏書情況我們可以看到一個特別的現象，徐肅的許多書是在日本鉛印和刻印，並被日本的圖書館收藏，這是為什麼呢？原來這與他的兒子徐承祖、徐承禮有很大的關係。這裏作一簡要介紹。

徐肅有三個兒子。長子徐承禧（一八三二至？），字心燕，除早期在浙江有短暫任職外，他主要是在福建崇安、光澤、連江、長樂、古田、莆田、福安等縣為官，均有政聲，為當地人民修渠、築路、辦學等，為地方經濟和文化的發展，並協助父親治理地方紛亂，做出了很大的貢獻。次子徐承祖（一八四二至？），字孫麒（一作「祺」），據民國《六合縣續志稿》記載，他「由藍翎廣東縣臣出使美、日、秘各國，保升知府」，是清朝實際到任的第三任駐日大使。三子徐承禮（一八四六至一九〇五），字乳（一作「孺」）羔，因受其父徐肅殉職之恤，由蔭生官日本神戶理事，任滿後受到嘉獎，賜官知府，回國後曾任浙江署定海廳補台州府知府。徐承禮頗有文才，他將父親未完成的《小腆紀傳》整理、續編完成，使之成為一部完整保存晚明史，對後世有重要影響的歷史著作，故民國《六合縣續志稿》中說：「承禮能讀父書，肅所作《小腆紀傳》未成而卒，承禮積生平功力為續成之，梓以行世。」由此可見，徐肅的許多著作是由他的兒子徐承祖、徐承禮整理並在任駐日本使官時刻印出版的。

徐肅的《未灰齋文集》《外集》最早由其自己出資在福建福寧官廨刻印，刊刻於他去世前一年的咸豐十一年（一八六一），原書現在中國國家圖書館有藏，已很難得一見。比較常見的版本為影印收入沈雲龍主編（臺灣）文海出版社《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一編第五十四輯者，從未有人對其進行標點整理。本次整理，筆者就是以臺灣「叢刊」本為底本，對原書進行標點和分段，並對一些內容進行簡要的注釋。

徐薰年譜，原書包括兩個部分：上部分為《敝帚齋主人年譜》，由徐薰親自編訂，從嘉慶十五年出生至咸豐七年四十八歲；下部為《敝帚齋主人年譜補》，由徐薰的兒子和門人補輯。本次整理底本選用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本，王雲五主編的《新編中國名人年譜集成》之第六輯，原書名《清敝帚齋主人徐薰自訂年譜》。整理時，原書中的小字注文全部放入括弧中，並用小號字體排印，以資區別。

《未灰齋詩鈔》以廣州市市立中山圖書館所藏為底本整理點校。此底本為徐薰次子徐承祖「光緒丙戌排印於扶桑使廨」，即一八八六年徐承祖在清政府駐日本使館時的排印本。該書蒙小友張玉亮訪得並加點校，由我校訂一過，並對詩中涉及人物有史可查者，附記題後。

為了便於研究徐薰的生平事蹟，特將幾篇重要的研究和傳記資料標明出處，附於書後，供讀者參考。

本書由於可供對校的版本很少，因此整理主要通過上下文的内容進行理校，對原書中一些文字漫漶的地方仔細辨識，實在無法辨認者，以「□」代替，並對一些明顯的錯誤加注說明。但是誤判誤點之處難免，希望專家學者讀者們批評指正。

劉榮喜

二〇〇八年八月於南京大廠騰泰寓所

未灰齋詩文集

前言.....一

未灰齋詩鈔

序.....一

題詞.....二

夜渡太湖.....三

古真孀墓.....三

金陵懷古八首之五.....四

禮闈報罷送黃少鐵南旋二首.....五

自瓜埠達京口一首.....五

題張又蓮詩草即以志別四首.....六

題湯海秋太史采石酌詩圖.....六

題張都尉都門話雨圖.....七

張仲遠以《吳彩鸞寫韻圖》屬題皮閣已久

既耗將歸率成二絕.....七

題交河富莊驛壁間詩後二首.....八

題隨園詩後.....八

題露筋祠壁.....九

夜發高郵.....九

過下邳和魯蘭岑同年壁間韻二首.....一〇

附原作二首.....一〇

歲暮述懷疊厲紫筠韻兼呈夏琥卿三首.....一一

阻雨宿真州西城外.....一二

元宵後二日抵揚州.....一二

題《碧筩杯圖》.....一三

與劉楚楨羅茗香約小酌因雨不果.....一三

重陽.....一三

與陳卓人話京中諸子適聞梅九蘊生.....一四

厲大紫筠捷南關.....一四

- 雨霽發揚州……………一四
- 題興化俞二海棠秋思圖……………一五
- 端陽後一日遊莫愁湖……………一五
- 題《美人桐下題詩圖》……………一五
- 醉後……………一六
- 即事……………一六
- 舟過金山吊韓蘄王……………一七
- 喜晤朱鞠垞即題其《黃華道人味酒圖》……………一八
- 訪友人不遇戲題其齋壁……………一八
- 留別親友即步兄吉芝送行詩原韻三首……………一九
- 漢書下酒圖……………一九
- 亂後贈金陵于梅邨……………二一
- 和溫北屏觀察六臺軍中紀事原韻四首……………二一
- 贈任君瑞五三首……………二二
- 月當頭夜舟泊潞關題黃蘭溪司馬《雪泥鴻爪圖》分賦十六首……………二三
- 題東臺陳子洛西《把釣圖》……………二四
- 題潘蓮巢恭壽《棲霞遇雨圖》……………二四
- 春日同人祭顧先生祠以亡友張石州拊祀詩以哭之二首……………二五
- 冬日將賦歸來和清虛老人《沅郡譙樓眺月》原韻時賊擾楚南……………二六
- 偕錢湛庭司馬南旋予將紆道中州題荏平壁志別……………二六
- 過清流關……………二七
- 過正陽關口占贈關吏二首……………二七
- 仲夏紫萸歸自都中喜得家信二首……………二八
- 和汪笏齋贈劉紫萸原韻五首……………二九
- 和溫北屏觀察防堵六合紀事原韻……………三〇
- 疊前韻……………三〇
- 題林子經《獨立如意圖》……………三一
- 宿甘泉山題壁……………三一

題杜小舫太守《從軍紀舊圖》二首	三二	送觀瀾弟赴建寧	四一
題《陳烈婦雪樵圖》	三二	未灰齋文集自敘	四二
題鎮江包楚白《煙波釣隱圖》	三三		
從軍行	三四	未灰齋文集卷第一	四五
題鄭虎方別駕《西山射獵圖》	三五	擬上開礦封事	四五
題虎方《觀姬人采蓮圖》	三五	請救兵疏	五二
虎方以前作未盡題境再賦一首	三六	請定戰守疏	五四
過十二連橋	三六		
都中和凌損園煥孝廉見贈二首	三七	未灰齋文集卷第二	五八
疊前韻二首	三八	與勝克齋問學書	五八
赴閩過無錫座中有六合親友來避亂者		上琦中堂書	五九
二首之一	三八	與向欣然軍門書	六〇
贈丹徒鄭笏舫	三九	上琦中堂書	六二
題羊流店	三九	上房師楊簡侯方伯書	六三
題友人某《榕陰駐馬圖》	四〇	與袁小午編修書	六四
福寧郡齋春日偶成	四〇		

上德帥請撤駐守浦口總兵武慶啟 六五

再上德帥啟 六七

上向帥啟 六九

上各大憲請留溫太守啟 六九

上各憲請武場添試火器刀矛箋 七一

未灰齋文集卷第三 七五

務本論自敘 七五

務本論罄辨篇第一 七六

務本論罄辨篇第二 七七

務本論罄辨篇第三 七八

務本論罄辨篇第四 七九

務本論罄辨篇第五 七九

務本論罄辨篇第六 八〇

務本論罄辨篇第七 八一

務本論罄辨篇第八 八一

務本論罄辨篇第九 八二

務本論條法篇第一 八三

務本論條法篇第二 八三

務本論條法篇第三 八四

務本論條法篇第四 八四

務本論條法篇第五 八五

務本論條法篇第六 八六

務本論條法篇第七 八六

務本論條法篇第八 八七

務本論條法篇第九 八八

務本論條法篇第十 八八

務本論條法篇第十一 八九

務本論條法篇第十二 九〇

務本論條法篇第十三 九〇

務本論條法篇第十四 九二

未灰齋文集卷第四	九三
敕授修職郎景晉中憲大夫顯考秩陵府君	
行述	九三
敕封孺人景晉恭人顯妣洪太恭人行述	九五
吉芝長兄行狀	九七
〔附錄〕徐彌傳	九八
補六合縣志列傳	九九
補明史列傳	一〇一
達成榮傳	一〇三
烈婦陸氏傳	一〇四
烈女馮氏傳	一〇五
書辛三事	一〇七
家人殉難記	一〇八
記初聞六合被圍事	一〇九
六合官紳士民殉難記	一一〇

未灰齋文集卷第五	一一一
天長縣新建天啟後宮碑記	一一一
六合重修火星廟碑	一一二
六合重修城隍廟碑	一一三
重建福寧文昌祠碑	一一四
姚文公曠重建忠孝祠碑記	一二五
誥授奉政大夫贈道銜上元縣知縣前	
署六合縣事劉公祠堂碑記	一二六
贈布政使銜防堵六合候補道溫公祠碑	一二七
〔附錄〕〔清史稿·溫紹原列傳〕	一三三
大塚碑文	一三五
誥授光祿大夫太子太保經筵講官刑	
部尚書史公神道碑銘	一三六
〔附錄〕〔清史稿·史致儼列傳〕	一四〇
張公暨配懼宜人墓志銘	一四一
李薊園司馬墓志銘	一四二

- 張紫庭封翁墓表……………一四四
- 許憲章先生墓表……………一四六
- 高祖楚珍公暨妣王太安人墓碑文……………一四七
- 曾祖佩蒼公暨妣太安人墓碑文……………一四八
- 王父遠邨府君暨姚何汪兩太恭人
墓碑文……………一四九
- 先嫂厲孺人墓志銘……………一五〇
- 未灰齋文集卷第六……………一五三
- 《金騰》「我之弗辟」句當從孔傳說……………一五三
- 《詩》「父母孔邇」當從漢人舊義說……………一五四
- 《春秋》書「子同生」說……………一五五
- 《左氏》記伍子胥事與公羊同義說……………一五六
- 「使舜完廡」節非虛設之詞說……………一五七
- 古韻東冬鍾江與陽唐通說……………一五八
- 伍員論……………一五九
- 漢昭烈不取荊州論……………一五九
- 唐肅宗靈武即位論……………一六〇
- 吳孝子家梅重花記……………一六二
- 董蕪洲先生畫像記……………一六二
- 上雲澹人師箋……………一六三
- 未灰齋文集卷第七……………一六六
- 《本支世系譜》序……………一六六
- 《興國鍾氏四修族譜》序……………一六七
- 《江東外記拾殘》敘……………一六八
- 《劉雲齋詩集》序……………一六九
- 《張又蓮詩集》序……………一七〇
- 《六合保衛團練章程》敘……………一七一
- 〔附錄〕章程……………一七三
- 編聯章程第一……………一七三
- 稽查章程第二……………一七五

責任章程第三	一七六
選鍊章程第四	一七七
防禦章程第五	一七九
禁止章程第六	一八二
《小腆紀年附考》自序	一八二
《讀書雜釋》自敘	一八五
書《四書拾遺》後	一八六
書《四元玉鑑細章》補後	一八七
跋賴子瑩文集後	一八八
未灰齋文集卷第八	一九一
《出險圖》箴	一九一
燭觚銘	一九二
二合方硯銘	一九二
二合長圓硯銘	一九三
扇帽銘	一九三

團扇畫贊	一九三
會攻九伏洲告祭風神文	一九四
祭林蘇門師文	一九五
閩鄉人祭林蘇門師文	一九六
代作祭前湖州太守方公文	一九七
乙巳同年公祭濰縣陳相國夫人文	一九八
代作祭濰縣陳相國夫人文	一九九
代作祭濰縣陳相國夫人文	二〇〇
秦佑五游擊壽序	二〇一
任瑞五五十壽序	二〇二
未灰文外集	二〇六
擬楊子雲《長楊賦》	二〇六
論瘍醫一章贈常子經章	二〇七
《敝帚齋年譜》自序	二一〇
《水雲樓詞鈔》序	二一一

孫欣泉結網圖序	二二二
吟秋圖題詞	二二三
代作袁鹿莘少府詩集序	二二四
題友人某《松蔭讀書圖》小引	二二四
與陳秋門給諫書	二二五
代作祭天后聖母文	二二六
浙撫梁楚香中丞六十壽叙	二二八
代作吳仲昫觀察使五十壽頌並序	二一九
崔次雲封翁壽序	二二一
代作某山人六十壽序	二二三

杜母李孺人七十晉四壽序	二三四
福安書院論	二二六

敝帚齋主人年譜	二二九
---------	-----

敝帚齋主人年譜補	二七九
----------	-----

附錄	二九七
----	-----

未灰齋詩鈔

張玉亮 點校

劉榮喜 審訂

序

僕所學以詩為最淺，亂後存稿亦以詩為最少。一行作吏，筆墨愈疏，檢拙著付梓人，不欲留詩，福州林香溪致書謂「君詩佳者，雖梅邨、仲則不能過之，請留之以雪言樸學者不能詩之恥」。因檢存稿錄示門人李孟丞，屬其校對訛誤，他日留覆醬瓿也。咸豐己未仲冬彝舟自志。

題詞 林昌彝

貯，瘴海波濤挾卷鳴。經術趙張餘事在，巴田耘鼓亦詩情。
開府辭家方避亂，冬郎宦越本知名。平川煙月攜囊

梅花骨格幾生修，大雅扶輪孰與儔。四海願交習鑿齒，六經須問賈長頭。絀來蟲鳥搜金
版，夢到蛟龍演玉杯。行聽鼓擊思將帥，綸巾羽扇自風流。

右題詞二首，福州林香谿先生於建寧府學郵贈先大夫者。先生於先大夫詩鈔每首各
有評語，通體復加總評，稿存年伯林穎叔壽圖方伯處，未經寄還，無由錄入。此二詩六弟承
裡所默記，而忘其首二句，亟登之以候補印。男承祖謹志。



庚寅作二首

夜渡太湖

風勁響菰蒲，輕舟過太湖。潮聲驚海嶽，山勢接姑胥。月映帆檣直，煙明島嶼無。故鄉何處是，天末望蘆廬。

古真孃墓^(二)

齊雲樓上濃花泣，響屨廊前幽草香。多少芳魂無處所，殘碑獨記古真孃。

(二) 古真孃墓：在今江蘇蘇州市虎丘西。唐白居易《真孃墓》詩：「真孃墓，虎丘道；不識真孃鏡中面，唯見真孃墓頭草。」唐李商隱《和人題真孃墓》詩自注：「真孃，吳中樂妓，墓在虎丘山下寺中。」真孃，本名胡瑞珍，唐代蘇州名妓。唐范攄《雲溪友議》卷六：「真孃者，吳國之佳人也，時人比於錢塘蘇小小，死葬吳宮之側，行客慕其華麗，競為詩題於墓樹。」

甲午作五首

金陵懷古

八首之五

織兒撞壞舊山河，秋老新亭涕淚多。滿座芝蘭誇玉麈，故宮荆棘付銅駝。官家自勸長星酒，江上誰揮落日戈。持節望塵都一笑，不須往事怨王何。

汝陰就邸置兵防，省吏傳呼璽綬郎。障扇應羞寒士語，斜簪爭效相公裝。蓮花步蹙屠豬院，秋艸心馳射雉場。芳樂鐘聲敲未已，隔江鞀鼓動襄陽。

蕭郎雄略自恢恢，無故中原人夢來。不信薄腸偏佞佛，果然一目竟無才。紛紛臺上天花雨，黯黯城邊劫火灰。最是傷心庾開府，鄉關悽斷隴頭梅。

春來嗾徧曉宮鶯，傳說官家宿酒醒。羽檄亂堆歌罷席，長江飛渡夜來兵。若聞皂莢黃塵識，應悔瓊枝玉樹聲。山鳥頻呼奈何帝，姑蘇麋鹿又縱橫。

虎踞龍蟠鞏帝疆，飛來燕子事堪傷。鬼門已授孤僧篋，燈謎重開狎客觴。太息東遷依晉鄭，不堪南渡有汪黃。橋山弓劍今無恙，欲表通天弔漢皇。



丙申作七首

禮闈報罷送黃少鐵南旋

二首

同是秋風客，窮愁奈爾何。談鋒驚俗膽，酒氣鼓詩魔。識面嗟予晚，相思自此多。明時方愛士，那便或蹉跎。

君家黃仲則，才氣壓群倫。繼起惟吾友，名流有替人。出關鞭影疾，斫地劍痕新。將母情何切，慚予遠道身。

自瓜埠達京口

佛狸山下解輕橈，一夜西風趁落潮。推起蓬窗問何處，舟人停櫓指金焦。

題張又蓮詩草即以志別

四首

斫地王郎本少年，不甘學宦不逃禪。
醇醪一盞詩千首，原是前身李謫仙。
三影三中絕妙詞，風流吾友亦吾師。
如何識面他鄉始，纔讀君詩又別離。
翩翩裘馬氣雄豪，青眼難於若輩遭。
謝絕侯門歸故里，羞他摩詰鬱輪袍。
又蓮工度曲，故云云。
客邸淒涼一椀燈，侵晨檐外雨如繩。
尊罍風味家鄉好，羨殺秋風張季鷹。

丁酉作二首

題湯海秋太史采石酌詩圖

天恐下界無詩人，詩仙謫向人間住。
詩仙不可下界留，一朝騎鯨捉月去。
詩仙愛詩兼愛酒，詩成百篇酒一斗。
縱橫詩挾酒氣來，淋漓酒以詩腸受。
問君鸞馭返蓬壺，玉液瓊漿事有無。
回頭下視糟邱侶，渴羌得無流涎乎。
急取君詩卷盈尺，舉觴一奠詩魂魄。
心香一瓣為君焚，我有一言君莫賁。
南朝不見謝宣城，群妖竄取詩人名。
俎豆馨香我不奉，烝嘗合讓與先生。
我醉

狂歌興颺舉，似有詩魂相答語。莫君一觴我一觴，彷彿高陽酒徒相爾汝。我醉詩亦醉，一卷頽然隨手墜。夢中忽見長庚星，醒來一鶴翩然展雙翅。

題張都尉都門話雨圖

風雨聯牀憶昔年，山陽鄰笛劇淒然。黃墟人似飛鴻散，紅豆春歸病馬先。蚤歲知交同骨肉，他鄉詩酒即因緣。勸君莫說飄零事，我亦登樓王仲宣。

戊戌作十一首

張仲遠以《吳彩鸞寫韻圖》屬題皮閣已久，既耗將歸，率成二絕。

羞學穿針賽女奴，蛾眉掃却寫珍珠。癡心欲問纖纖爪，可是簪花妙格無。
不解神仙成眷屬，還須筆墨作生涯。近來比屋聯吟事，佳話毘陵第一家。仲遠有《比屋聯吟

圖》。

題交河富莊驛壁間詩後

二首

潘君四農^(一)，淮安名宿也。今以大挑二等就廣文去矣。壁間詩骨高韻古，無大曆以後人格調，未署長白崇子，雨舂跋語。雨舂慷慨善談，亦奇士也。

心識安仁久，淮陰大有人。長安多貴客，此老尚風塵。劍鈍心原壯，囊空學不貧。莫嗟同調少，我亦歎勞薪。

雨舂何慷慨，詩句劇酸心。祇此憐才淚，非關感遇吟。淡痕留醉墨，苦調入焦琴。鴻爪東西去，相期煙水深。

題隨園詩後

香山才調迥超群，何物兒郎敢效顰。此是魏收輕薄體，莫教塵起更污人。

(一) 潘君四農：即潘德興，江蘇山陽（今江蘇淮安市）人，字彥輔，一字四農，道光舉人，博學工文章，尤善言治術，客遊京師，名著一時。著有《善一齋詩文集》。



題露筋祠_三壁

湖前湖後綠雲堆，湖上菰蒲繞岸回。
老尼拾柴小尼爨，不知門外白蓮開。

夜發高郵

扁舟三日擱漁磯，算定歸期未得歸。
夜半舵樓風忽起，夢魂柔櫓一齊飛。

(二) 露筋祠：在今江蘇高郵市。王象之《輿地紀勝》：「露筋祠去高郵三十里。舊傳有女子夜過此，天陰蚊盛，有耕夫田舍在焉。其嫂止宿。姑曰：『吾寧死不失節。』遂以蚊死，其筋見焉。」

過下邳和魯蘭岑^三同年壁間韻 二首

三年飄泊客歸來，閑倚江城弄落梅。冷淡宦情辭魯酒，纏綿詩夢戀燕臺。果邀天幸寧為福，猶有人憐未是才。同此劉蕢襟上淚，何時心事話銜盃。

潦倒心如濁水渾，一鞭殘照出荒村。城形曲抱黃河驛，山色遙連白下門。傲世生涯餘破硯，近鄉魂夢識家園。名山事業存吾輩，讀禮應羞漢叔孫。在京三年，《禮記彙解》一書已成十卷，自譽自嘲，有心人應憐而笑之也。

附原作 二首

趙北飛塵並馬來，江南小雨又迎梅。水聲易別荊卿驛，山勢仍回項羽臺。滄海有家難

(二) 魯蘭岑，即魯一同（一八〇五至一八六三），字蘭岑，一字通甫。江蘇安東（今漣水縣）佃湖人。生而穎悟，少負文名。道光元年（一八二一），補博士弟子員。十五年（一八三五），鄉試中舉人。後屢試不第。與魏源、姚燮、龔自珍、黃爵滋等改革之士交契，積極主張抗擊外侮。曾國藩曾向其數次求問天下事，並謂：「淮安魯一同若成進士，天下之幸也！」著有《通甫類稿》、《續通甫類稿》、《通甫詩存》、《通甫詩存之餘》、《邳州志》、《清河縣志》、《右軍年譜》、《白奔山人年譜》等。

作客，乾坤何事復須才。長淮草閣宜高臥，莫漫閑愁對酒盃。

大河西下水渾渾，歸臥江南自有村。夢裏鶯花仍杜曲，望中煙雨已彭門。關河歷歷催華髮，禾黍油油入故園。便欲攜鋤去東海，那能無地飯王孫。

歲暮述懷疊厲紫筠韻兼呈夏琥卿

三首

遊子歸來旅橐空，依然短榻對西風。舊交相訝容顏改，久話方知感慨同。多走關河鄉語雜，廣交湖海客心雄。步兵此日窮途恨，都付鄰姬酒肆中。

且喜開樽興不空，主人猶是孟公風。各無形跡天真在，小有升沈失意同。詩觸壯心才未窘，酒欺怯敵氣先雄。他鄉滋味還家樂，兩地都歸夢想中。

梅花開盡樹痕空，又聽驪駒唱曉風。結客縱多情緒異，去家雖近別離同。依人琴劍飄零慣，傲世文章顧盼雄。他日相思在何許，邗江風雨暮城中。己亥將有維揚之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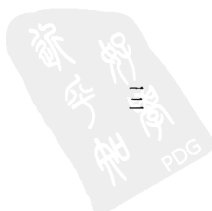
己亥作十二首

阻雨宿真州西城外

初更窗月明，睡醒暗生翳。聞雞攬征衣，起視天明未。微風聚雨絲，積煙合山氣。去家無百里，仿惶殊無計。忽聞牆東隅，有人長太息。道是十日前，驅車送茶客，阻雨不得歸，僵臥已三日，忍饑驅車前，泥深復沒膝。念我敝形神，四年棄家室。暫歸謀歡顏，動與雨相值。與君同病人，能不相慰藉。解錢與君沽，呼餐與君食。寄語前途人，行行且努力。

元宵後二日抵揚州

征衫纔浣去年塵，又策疲驢渡曉津。尚有慈親須負米，敢因久客息勞薪。多談漢學詩心拙，小看唐花旅況新。賴有主人能醉我，不教孤負此初春。



題《碧筩杯圖》

焦唇不暇玉杯斟，鶴政新奇傲竹林。寥廓長空開醉眼，清涼滋味養詩心。香從舌本蓮花噴，交白筩前蔗杖深。我欲消除煩惱事，從君覓取座端鍼。

與劉楚楨羅茗香約小酌因雨不果

昨宵曾有持螯約，侵曉簾前雨腳拖。縱得香醪無妙客，自攜朱瑟發清歌。匆忙節序新花少，酬應文章敗葉多。閑倚庭柯向南望，故鄉籬菊近如何。

重陽

一甌苦茗一爐煙，客裏重陽又一年。解事短僮閑習字，無聊狂客妄談仙。每逢佳句蟲吟砌，忽有羈愁雁在天。問訊白衣人至否，今宵同醉菊花前。

與陳卓人話京中諸子適聞梅九蘊生^(二)厲大紫筠捷南關

與君一話南皮事，共上高城望玉京。瑣碎蟲魚皆絕學，飄零鴻雁各哀聲。有情佳士奇花供，無謂浮名腐草輕。且喜江東多勝事，今年脫白兩羅生。

雨霽發揚州

微雲纔霽促車行，半日沈陰半日晴。仄澗馬知人共命，斷橋泉與石爭鳴。稱心詩句題蝸壁，人耳羈愁送雁聲。三百村醪容我醉，便呼驕卒與同傾。

(二) 梅九蘊生，即梅植之（一七九四至一八四三），字蘊生，江都（今江蘇揚州）人。道光十九年（一八三九）舉人。通經學，擅詩，又善琴，自署所居曰「稽庵」。工書法，為包世臣弟子，真、行、草、篆、隸無不精。

題興化俞二《海棠秋思圖》

脫巾小坐晚涼天，寥落心情倍灑然。薄醉初醒人去後，相思有句雁來先。青分老樹陰纔古，紅到秋花色更妍。為問芙蓉江上客，夢中曾賦衍波箋。

端陽後一日遊莫愁湖

莫愁湖傍石頭城，五月荷花出水生。一半溪山半樓閣，宜煙宜雨不宜晴。

題《美人桐下題詩圖》

每聽涼風思遠道，粧成題遍衍波箋。梧桐昨夜飄金井，觸我秋心又一年。

醉後

少年學得屠沽技，隨身竿木逢場戲。兔園冊子金針秘，虎觀經書高閣置。峩峩冠帶氣凌雲，奮袂高談制舉文。座中起者何紛紛，側耳似恐不獲聞。有客推案起長嘯，自言此事非我好。讀書我有古人師，餓死溝壑安足辭。回頭不向座中顧，手攜杯酒澆書去。

即事

澆匈無古人，其人屠沽俗。促膝無今人，其人寒瘦辱。屠沽享高名，寒瘦多餓死。與其古人親，毋寧今人比。我愛今人甚古人，今人棄我如灰塵。貧窮有命長如此，搖尾乞憐空復爾。吁嗟乎！與其屠沽俗，毋寧寒瘦辱。

壬寅作一首

舟過金山吊韓蘄王

錦衣驄馬夜還營，夢裏山頭戰鼓聲。憔悴騎驢悲末路，荒唐臥虎悟前身。金牌已泣班師詔，珠弩空驚破虜名。聞道完顏重敗約，沿江烽火望親征。

(一) 韓蘄王，即南宋名將韓世忠（一〇八九至一一五一），字良臣，綏德（今屬陝西）人。建炎三年（一一二九）冬，金兀朮渡江。次年，世忠率八千人乘海船至鎮江，扼長江絕其歸路，轉戰至黃天蕩（在今江蘇南京附近），與兀朮十萬大軍相持四十八日，兀朮大窘。紹興十一年被召至臨安（今浙江杭州），授樞密使，解除兵權。他反對和議，所言常不被採納，乃自請解職，閉門謝客。死後追封「蘄王」。

癸卯作二首

喜晤朱鞠垞^二即題其《黃華道人味酒圖》

一話南皮舊，鴻泥又八年。頭顱皆老大，詩酒各神仙。乍見難為別，相期訂後緣。淵明無恙在，同醉菊花天。

訪友人不遇戲題其齋壁

幽齋鎮日不曾開，犬吠花陰鶴戲苔。讀遍嫦娥書萬種，無人知是茂先來。

(二) 朱鞠垞，即朱齡，字菊垞，自號黃華道人，江蘇上元（今南京）人。清道光年間畫家。《墨林今話續編》謂其寫花卉翎毛，魄力兼勝，師徐渭而有石濤逸韻。人物近唐寅，偶作山水，古木槎枒，亦得藍瑛蒼古之趣。



甲辰作四首

留別親友即步兄吉芝送行詩原韻

三首

紅梅開滿樹，離思正春初。衣上慈親線，門前祖道車。艱難思宦海，事業在匡居。瑣碎蟲魚學，年來頗著書。

已動椎牛感，重勞陟屺行。所期為祿養，何敢薄科名。交以窮途重，身緣浪跡輕。子瞻臨別語，真切與心盟。

沈醉墟頭酒，飄然人世身。名場嗟老大，歡夢亦酸辛。馬足尋前路，鴻泥感舊人。交遊多海內，誰似故園親。

漢書下酒圖

董錫疇以《漢書下酒圖》屬題，方心強舌，皮閣已久。東裝赴都，檢篋中得吳梅村集，

即效其體，得四百一字。鴻雁中澤，往事驚心，驪駒在門，離懷滿目，任予鴉塗，存茲鴻爪云爾。

君既不樂洛陽道上干時遇，牛角掛書通楊素；又不樂銷金帳中鬪豪華，羊羔美酒醉黨家。行年十五學為儒，詩書為友騷為奴。兔園冊子棄如土，錦囊佳語好如珠。儒丐頭銜了此生，阿婆塗抹空復爾。無酒學佛有酒仙，剛日讀經柔日史。我不能酒得君狂，為君抵掌君舉觴。往年呂嘉殺漢使，橫海樓船互千里。邊人互市爭荊桑，國法森嚴誅蕙苴。佛狸飲馬大江濱，鐵甕城邊劫火塵。眼駭荻船狂舞卒，心傷蕪谷仳離人。盡室倉皇夜出城，兩家細弱同死生。酒醒共話珠厓事，請纓各有終軍志。舉似班書傳裏人，安知留侯曲逆非。吾儉拔劍王郎空斫地，撫膺壯士願乘障。登原阮籍英雄歎，避賊桓公急束裝。亂後藏書幸無恙，不須往事重惆悵。太史方陳赤雁歌，書生枉善黃鷹唱。周妻何肉再團圓，祭竈請鄰脫形迹。無復童烏與太元，令嗣毓南已歿。且共前騶浮大白。千重塊壘酒能澆，兩漢文章嗜成癖。讀殘雲氣凌九霄，飲罷清風生兩腋。名園花木絕清幽，坐擁書城萬戶侯。一笑冬烘窮措大，三年秋駕足勾留。蔗竿舞罷日初斜，一樹紅梅早著花。羯鼓三通纔解穢，驪歌一曲又天涯。回看座上忘年友，仰天同擊烏鳥缶。何當重翦西窗燭，手書一編酒一斛。

丁巳作二十六首

亂後贈金陵于梅邨

浩劫餘生漫細論，江南一曲最銷魂。昨宵淺醉前邨酒，殘夢依稀逸白門。

和溫北屏觀察六合軍中紀事原韻

四首

太真威令重如山，百里嚴城鐵牡關。妖窟群驚犀火照，廉泉早卜蚌珠還。當門赤棒能行法，崩角黃巾漸革頑。回憶兩番征戰處，親援抱鼓左輪殷。

宗岳呼爺不敢名，山頭草木盡疑兵。星連流火宵然炬，霧鎖長江曉破營。公乘霧攻九洲賊營，賊驚潰。錫命頻聞天語寵，投醪久識士心傾。樓船燒斷千尋鐵，渾濬爭功事已明。謂吳鎮中飛語，事詳原詩注。

下蜀街頭甫罷兵，四郊又賦捕蝗行。空拳欲擲珠成米，眾志猶鎔鐵作城。歲計庚桑居畏

壘，宵深壬莢問君平。公勤求民隱，盡則按冊蠲米，宵深焚香占卜，手不停披。萬家齊下和南拜，救我慈悲佛再生。劉青溪先生降駕有「生佛萬家呼不住，心香一瓣祝溫侯」語。

強弩三千學射潮，壯猷欲馭慕容超。微文偶觸參軍府，寬議終邀聖主朝。圖報益教心耿耿，飛書不覺夜迢迢。餘情更續金荃集，叉手吟詩興未消。

贈任君瑞五 三首

回首觚棱別帝居，茂陵憔悴臥相如。負芻各懼焚巢燕，乞米偏勞涸轍魚。亂後知交同骨肉，醉餘歎笑即華胥。乘車戴笠言如昨，惟有任安不棄予。

漫說樂安能愛客，人門左顧鶴鳴廂。絕無城府心如秤，妙有權衡智在囊。借箸最先籌西黍，大穰相與祝庚桑。灑然眾口交推許，不畏官知畏彥方。

年來車腳息勞薪，又趁長安紫陌塵。野鶴性餘三好癖，竹鮎官笑一麾貧。猶應鮑叔能知我，自信劉殷不負人。持贈一言君記取，風波莫渡急流津。

月當頭夜舟泊澣關題黃蘭溪司馬《雪泥鴻爪圖》分賦十六首

愛讀離騷趁酒釀，登樓恰對楚山峰。
紙窗乍掩人初倦，江上月明何處鐘。
鐘臺夜讀。晴川閣外漢陽樹，圖畫天然罨翠微。
正是昏鴉初定後，僧樓鐘動客帆歸。
晴川夕照。久客沅湘歲已徂，衝寒曉發洞庭湖。
澆愁更盡一杯酒，為寫孤舟釣雪圖。
洞庭冒雪。宗慤年來無盡愁，酒酣乘興過江州。
船頭如許風波大，我勸先生莫浪遊。
鄱陽破浪。插腳紅塵四十年，寒花每結履冰緣。
人間何處春長在，請試華清第一泉。
溫泉濯足。竿瑟聲和車鐸語，淒涼山店雨如絲。
今宵不作盧生夢，翻覺黃粱飯熟遲。
邯鄲遇雨。觸石興雲膚寸合，不崇朝雨遍齊州。
知君妙試為霖手，領袖煙雲最上頭。
東嶽袖雲。誰雲海上有神山，山在虛無縹緲間。
君上樓頭觀日出，蓬萊原只在人寰。
蓬萊觀日。遼山十里猗蘭操，腸斷當年去國情。
今日蟬蛄聲不惡，弦歌應有魯諸生。
龜山問琴。年來烽火潤州城，不聽焦山粥鼓聲。
今日煙巒無恙在，舊遊人已慶更生。
是日閱官軍收復鎮江。

焦山避暑。

昨夜閨門掉小舟，寒山尊酒自為酬。
鐘聲一杵清如許，不醒吳娘暮雨愁。
寒山夜鐘。君操八月枚乘筆，濡染淋漓賦海塘。
我自龍宮吟未敢，續題那覓駱賓王。
錢塘觀潮。

興來買得山陰棹，天氣暗和問水濱。我酌蘭亭今夜月，前身可是永和人。蘭亭玩月。
豐碑百尺煥宸章，佳氣千年自鬱蒼。笑殺驪山金作穴，才經楚炬又亡羊。孔陵松柏。
怪底君詩與俗殊，原來佳茗貯冰壺。枯腸我有愁千斛，乞取坡翁調水符。釣突煮茗。
笙歌猶是升平日，瓶鉢應無落拓愁。明月二分錢十萬，詩才八斗客千秋。蜀國樂事。

題東臺陳子洛西《把釣圖》

淮南詞客能招隱，我掉扁舟更向東。覓得煙波最深處，與君同作釣魚翁。

題潘蓮巢^(三)恭壽《棲霞遇雨圖》

不到棲霞二十年，塵心隨夢入華顛。披圖重睹煙巒態，一話前遊倍惘然。

(三) 潘蓮巢(一七一四至一七九四)，名恭壽，字慎夫，號蓮巢，蓮居士，握筇、屋雲、龜潛居士，中年歸依佛門後，法號蓮蓮。江蘇丹徒(今江蘇鎮江)人。工詩文，山水、花卉、人物、皆精，得王文治、王宸指授。與張壺、顧鶴慶並稱為「丹徒派」。晚年喜刻印章。著《龜仙精舍集》。

辛亥作二首

春日同人祭顧先生祠以亡友張石州拊祀詩以哭之

二首

為與佳期辯蕙榜，重披圖牒一潸然。石州訂亭林年譜。橋山屢下遺弓泣，遼海應忘坐榻穿。底事孤甥誇宅相，自甘徵士守詩編。荒祠此日簪裾集，何似當年復社賢。

茂先竟以多才累，愁絕山陽笛裏聲。不死蠹魚原羽化，未秋鶉鴝各心驚。莫從壁上呵神怪，尚有牀頭秘論衡。地下亭林應慰語，能傳吾道是康成。

自乙巳迄壬子九月亦有所作，南歸匆匆，抵稿烏有。此從孔君憲彝詩冊中錄得。蕭自記。

壬子作五首

冬日將賦歸來和清虛老人《沅郡譙樓眺月》原韻

時賊擾楚南

衡陽未到雁先回，征客臨行罷引杯。虜悵雲生旗影亂，闌鈴風靜角聲催。昭回北斗天心近，蔥鬱西山王氣來。豈有太清容滓穢，登樓莫賦仲宣哀。

偕錢湛庭司馬南旋予將紆道中州題荏平壁志別

歸心同逐南飛雁，纔過荏山又別離。薊北煙花成舊夢，竹西歌吹入新詩。年來潦倒君尤甚，宦後艱辛我自知。一曲琵琶一尊酒，暫時分手莫相思。



過清流關

纔過盤山險，前峰又露尖。平時關隘靜，倦客路程兼。鄉近情先狎，官閑夢亦恬。正思村酒飲，旗影出茅檐。

過正陽關口占贈關吏 二首

醉擁孤衾夢不成，樹頭檝楫送寒聲。晚來淮上風逾急，多恐明朝又殫程。平安繫念是護闌，六載離家雁信稀。津吏不須頻問訊，扁舟人自玉堂歸。

癸丑作二首

仲夏紫萼歸自都中喜得家信 二首

避亂春徂夏，經秋又兩旬。瞻依八旬母，羈旅一家人。宦興銷磨盡，軍聲挫劫頻。桃源諸
伴侶，強與笑言親。時避亂鄉居。

有客京華至，相連風雨牀。琴書餘涕淚，杯酒亦淒涼。亂久情逾幻，愁多話更長。冬郎今
日恨，應不為離鄉。



甲寅作十七首

和汪笏齋^(二)贈劉紫蕖原韻

五首

我別汪倫已十年，吟懷早被宦情牽。君詩遞到劉郎處，正是風清八月天。
隔江妖霧障層巒，鼓角聲中倚畫欄。恨煞陸揚真誤國，江山如此等閑看。
桑榆收效未嫌遲，國事誰言不可為。但得擎天梁棟手，萬間大廈尚能支。
葉秦前輩謂棟如閣學、介庵庶常事酸辛，更有詩人號紫筠。謂厲紫筠孝廉。爭似臥雲朱比部，能為厲鬼殺黃巾。

離騷幽怨發清歌，欲向湘中弔汨羅。路道舒洲徐騎省，家山一曲淚痕多。

(二) 齋：原作「齊」，據目錄改，形相近致誤。近人張官倬《棠志拾遺》引有其詩，署名作「邑人汪傳縉笏齋」。汪傳縉，字笏齋，清代江蘇六合縣人。具體生卒、事迹不詳，著有《研北瑣談殘稿》。

和溫北屏觀察防堵六合紀事原韻

臨江槩為賦詩橫，鏡吹歌行倚馬成。漫詫神功歸火炬，全憑眾志作金城。果邀天寵功何負，永掃妖氛恨豈平。慚愧書生無一事，戍樓空聽鼓鼙聲。

疊前韻

又見臨江鐵鎖橫，彈丸先告武功成。鞭投欲斷江流壅，甌固何爭斗大城。建業終須陶侃下，謂向欣然軍門。淮西願頌令公平。謂琦相國。策勳誰是如椽筆，金石能為擲地聲。

謹案：原詩二首，先大夫以語含諷諫，因焚其稿。易簧之前數夕，憶原詩尚不失古人法度，口授及門汪君達利，錄入冊中。男承祖謹志。

題林子經《獨立如意圖》

所向無空闊，蒼茫獨立時。就中如意事，未許俗人知。浩劫催華髮，浮生戀故枝。問余出山去，日暮欲何之。

宿甘泉山題壁

久客夜無寐，荒雞凍不曉。燈殘昏似夢，僕懶醉如泥。風定雪初霽，天明星漸低。去家才百里，闔夢莫遼西。

題杜小舫^三太守《從軍紀舊圖》

二首

歲暮空江上，茫茫愁思侵。披圖驚壯氣，磨盾識雄心。虜帳煙塵惡，孤城畫角沈。廓清誰健者，孤劍夜哀吟。

坐中衣慘綠，風度久知名。壯歲多奇^四，深謀過老成。東人勞杼柚，南國尚刀兵。縛袴從君去，饒歌和短行。

題《陳烈婦雪樵圖》

昨^三夜雪花大如掌，行人屐齒絕聲響。寡婦四顧心茫然，廚冷無煙冰凍盜。出門冒雪前山

(一) 杜小舫：即杜文瀾（一八一五至一八八一），字小舫，浙江秀水（今嘉興）人。官至江蘇道員，署兩淮鹽運使。有幹才，為曾國藩所稱。工詞。著有《采香詞》、《曼陀羅華閣瑣記》、《古謠諺》、《平定粵寇記略》及《詞律校勘記》等。

(二) 卩，瑞信符節。古代用以證明身份的信物。後作「節」。

(三) 昨：願作「昨」，據文義改。

行，身披敗絮兒負襁。泥滑連跼藉淖行，棘枯刺手攀崖上。荒年遺秉滯穗無，羌採薪兮兼拾橡。偶自妾夫墳上過，經年松柏長逾丈。行人切莫摧為薪，妾夫魂魄在泉壤。日暮歸家斧作糜，燈下哺兒理夜紡。兒眠已熟婦長歎，天明更向前山往。

題鎮江包楚白《煙波釣隱圖》

揚子江頭浪接天，漁舟破曉衝寒煙。城頭高高矗雲裏，城中日午人未起。君家舊住南河下，黃金為城銀為瓦。堂前鴿鴒舞成行，門外驄驕繫繁庑。選勝追歡興不足，棹歌更入湖心曲。鶯板敲殘晝燭紅，鴨香吹皺紗窗綠。一夜黃巾破左甄，昨維江滸今城闔。新鬼尋墳路長夜，名園無主花不春。劉安雞犬慘風塵，桃源倉卒避秦人。始知丹竈燒金客，不及青蓑把釣倫。攜童小步尋鷗約，桐帽櫻鞋度略約。一竿白水與盟心，十丈紅塵休插脚。江上煙波年復年，檀樂兒女足神仙。酒醒偶作還家夢，一夜惺忪苦不眠。從此掉頭人煙霧，舟過金焦不回顧。落日樵青何處尋，三十六湖隄上路。

從軍行

為揚州丁劍溪作也。朗州舊帥立朝有本末，在軍中食不甘味，刻刻以滅賊為念。卒以任使非人，債事獲罪。劍溪在軍中不甚見信任，無咎無譽，得免於禍。為歌長句贈之。

唾壺擊碎梅花落，丁生忽忽意不樂。學書不就去從軍，往事重提心作惡。前年賊渡揚子津，全家移住昭陽濱。孫郎本是喬家壻，謂鶴坡司馬。丁廣同為幕府賓。朗州舊帥官司寇，氣節聲華炳朝右。繡衣持節令三申，玉斧馮牙涓五戍。書生自昔好談兵，八百孤寒多故舊。短簿髯軍喜怒多，材官劍客賢愚糶。淮水東流水不波，深源其奈蒼生何。心腹妄推三語掾，磔攘有類九門讎。邊公眾號真菩薩，劉秩爭當曳落河。蜚言校尉摸金事，失笑于思棄甲那。九重天子赫然怒，詔書飛下捕五虎。輿尸弟子盡搜牢，軍吏文書責對簿。司寇聞之涕如雨，拊心自咎甘刀鋸。無慙瑣瑣古所讀，書空咄咄君何誤。司寇遠戍伊涼州，叔文八友對如囚。今傷上蔡難牽犬，昔過桁頭羨唱鷗。當時君在蓮花幕，坐後捉刀神灼灼。本非知己胡感恩，不與人榮自溷落。樓頭醞酒換金貂，笑脫軍裝賣寶刀。傷心怕聽羌人笛，乞食來吹吳市簫。我昔相逢把君臂，七尺身手負豪氣。一別河梁春復秋，步兵顏色何憔悴。勸君求官但求有蟹州，男兒莫羨萬戶侯。君不見朗州門下多俊雄，勢衰欲語羞雷同。

題鄒虎方別駕《西山射獵圖》

西山曉起霜如雪，古樹陰森勢遮列。馬毛凍拳鷹眼枯，寒光直射孤兔穴。涿州別駕人中龍，橫厲無前十盪決。身束千金狐腋裘，指彊七宝珊瑚玦。隨行胡兒三五群，稜稜鐵骨意雄傑。睽閃凹晴作虎眈，繞頰虬髯怒猊磔。矯首射鵬落千尋，俯身散馬回一瞥。檠弓示巧垂孟勞，映火然槍乍列缺。路近行宮下馬過，藉草割炙自愉悅。山頭日落醉欲歸，仰見天狼光射月。渡河蒼兕大聲呼，何處男兒灑熱血。試彎弧矢射妖星，南天今夜機槍滅。

題虎方《觀姬人采蓮圖》

晴湖夜雨湖欲冥，抱花鴛鴦睡不醒。湖前湖後花亂開，樓窗不閉花氣來。主人見花對人笑，今年花比去年妙。美人妒人兼妒花，撚花自向綠波照。一篙刺人湖水心，郎心可似湖水深。呢呢私語戲同伴，驚起鴛鴦何處尋。

虎方以前作未盡題境再賦一首

昨夜園亭涼意生，仙鶴警唳秋蟲鳴。桂子香濃亂如雨，芭蕉葉大蔭成棚。散衙鼓罷日初午，雛兒學作鳳皇舞。小試茶湯滌宿醒，閑坐苔陰散餘暑。鸚哥催喚美人來，池上荷花並蒂開。前船打槳嬌無力，後船采蓮羅裳濕。美人不怕濕羅裳，怕見花底雙鴛鴦。花底鴛鴦七十二，雙雙羅列自成行。

戊午作八首

過十二連橋

鄭州城北柳毵毵，十二連橋接蔚藍。好語僕夫行緩緩，此間春色似江南。

都中和凌損園三煥孝廉見贈

二首

一夜囊沙水倒流，邊陲候騎報虔劉。臨河莫贈秦人策，醉市猶聞趙女謳。都中禁夜行，而燕遊如故。未許上書成痛哭，劇憐知己出纒囚。損園廷吏議甫解。更呵畫筆將天問，心入秋門不被愁。

夢奏鈞天醉不知，難從予聖問烏雌。山中米賊群呼鬼，海上天吳又閃屍。漢法未能誅衛

律，謂譚使李某。魯人翻欲惜公為。時恭邸上書爭款夷事。繡衣使者今山斗，開閣應延雋不疑。時損園將

謁袁午橋三於軍門。

(二) 凌煥，字筱南，號損園（一作「損窳」），安徽定遠人。道光甲辰舉人，署江南鹽巡道。李鴻章鄉試同年，一八六二年入李鴻章幕府。李稱其久歷艱險，賞畫戎機，於籌議通商事務尤思精慮密，力持大體，「於洋務公牘實能曲折赴題」。著有《損窳詩鈔》。

(三) 袁午橋，即袁甲三（一八〇五至一八六二），字午橋，河南項城人。袁世凱的從祖父。道光十五年進士。歷任江南道監察御史，兵科給事中等職。官至漕運總督兼江南河道總督，提督八省軍門，成為官居一品的朝廷大員。性格剛毅，敢言直諫。曾參與鎮壓捻軍，積老成疾。病故後同治皇帝賜諡「端敏」。有《端敏公遺著》傳世。

疊前韻 二首

誰使長河向北流，飄零琴劍舊依劉。奇窮莫舐淮南鼎，激楚聊為越客謳。債帥相驚如敵國，冷官無賴作詩囚。同袍賴有君相慰，仰屋虞卿未是愁。

張禹包咸不敢知，較量越石又聲雌。原詩以石洲、孟開、孟瞻、楚楨相況。自慚名士龍頭尾，未忘男兒馬革屍。攬轡可能如郭泰，避家雖遽賦江為。山靈莫便移文誚，白水盟心更不疑。時將赴福寧任。

赴閩過無錫座中有六合親友來避亂者 二首之一

惠泉山色好如眉，一水盈盈人望時。能避煙塵皆佛境，莫傷離亂寄人籬。策名初宦如新婦，傾蓋忘形勝故知。此夕琵琶聽不易，與君拚著醉千卮。

贈丹徒鄒笏舫

招隱淮東好避兵，憐予孤棹獨長征。華顛已為飢驅換，噩夢頻因客感驚。況是懷人風雪夜，可堪催酒管弦聲。愁懷賴有君相慰，車笠重聯白水盟。

題羊流店

樓船鐵鎖又江干，安得羊公為築壇。緩帶自成名將易，醇醪能信敵人難。魂歸尚識金縷否，淚墮何煩峴石刊。梓里至今遺愛在，牛眠故土詎荒寒。

己未作二首

題友人某《榕陰駐馬圖》

與君同是江南客，來向閩中作壯遊。夢裏驚波仍北固，望中喬木已東甌。予捧檄之福寧任，抵浙東而六合失守，遂倉卒南行。壓裝病骨陪琴鶴，攬轡初心矢扈鷗。漫道沃洲真樂土，鮫人珠淚總添愁。時洋匪出沒於東沖、三沙之間，漁人鬻戶莫敢採捕。

福寧郡齋春日偶成

衙齋何處覓峰巒，到此真成第一觀。樹木蔥蘢冬杪見，煙雲起滅座中看。春遲祇為天多雨，日出旋驚地不寒。龍首晚潮能賦否，枚乘佳興在毫端。



庚申作一首

送觀瀾弟之建寧

東南千里尚干戈，回首吾鄉老淚搓。破碎田園歸未得，飄零骨肉臘無多。同懷碧血經春化，兄吉芝殉難里門。搔首蒼天此醉何。屬汝謀生無別法，持躬勤慎接人和。

姪承裡校字

未灰齋文集自敘

劉榮喜 校注

四二

《隋志》曰：「靈均以降，屬文之士眾矣，後之君子欲觀其體勢而見其心靈，別聚焉名之為集，詞人景慕，並自記載以成書部。」^{〔一〕}蓋《西京》前以集名者，皆後人集之；自為文而自集者，其起於建安諸子乎？《隋志》著錄四百三十七部，《唐志》七百五十部，宋元踵而增焉，至《明史·藝文志》，一代之集多至千一百八十八部，集，至是而極盛，文亦至是而極衰矣。

肅從先大人問業，問學為古文詞。先大人曰：「古文以意為主，文成法立，無一定之體格也。歸震川^{〔二〕}、方望溪^{〔三〕}、姚姬傳^{〔四〕}皆近代作家，論者猶謂有時文氣，駢儷文以藻鍊為上。袁枚^{〔五〕}之浮囂、吳錫麒^{〔六〕}之靡弱，不足學也。業非專治必不精，汝親老家貧，不得不業制舉文以餬口，兼而治之則鹵莽滅裂，以為亦鹵莽滅裂以報藏拙可也。」

咸豐癸丑，奉命留籍辦理防堵事宜，凡移置將帥、指陳戰守之事多與當事馳書辨論，見者或詫為能文，遇地方有大營建及忠孝節烈事，交口屬為碑志。始赧然慚，皇然辭，既而幡然改，曰：「將帥戰守、地方營建之事，事之可傳者也，忠臣孝子、義夫節婦之人，人之可傳者也。事

可傳，人可傳，敢以吾不文而不之傳乎？」謹志之以俟虞初之采，是吾責矣。

戊午八月六合之變，故居燬於火，向所為制舉文及酬唱贈答之篇灰為，獨是稿隨行篋獲存，意者其事其人之不可不傳，冥漠中有主持之者乎？事不灰，人不灰，而吾之文亦因以未灰乎？爰者取而集之，鹵莽滅裂之譏，吾其不敢避矣。

咸豐十一年歲在辛酉九月朔，六合彝舟甫徐肅自敘。

〔一〕此引文見於《隋書》卷三五「經籍志」，文字略有出入。

〔二〕歸有光：字熙甫（一五〇六至一五七一），又字開甫，號震川，昆山人。精古文，為明代散文大家。著有《震川集》、《三吳水利錄》等。

〔三〕方苞：字鳳九（一六六八至一七四九），一字靈皋，晚年號望溪，安徽桐城人，清代散文家，首創「義法」說，為桐城學派的創始人。有《左傳義法舉要》、《方望溪文集》等。

〔四〕姚鼐：字姬傳（一七三一至一八一五），一字夢穀，室號惜抱軒，世稱惜抱先生。安徽桐城人。清代文學家。是桐城派古文的重要作家，他繼承了同鄉方苞、劉大櫟、姚範的古文之學，成為桐城派散文的集大成者，對桐城派的文學理論也有所補充發展。他擴大了方苞的「義法」說，主張「義理、考據、辭章」三者的統一。著有《惜抱軒全集》等。

〔五〕袁枚：字子才（一七一六至一七九八），號簡齋，清代著名詩人、文學評論家，他反對泥古不化，主張直抒胸臆，詞貴自然，強調自創精神，提倡「性靈說」，著有《小倉房詩文集》、《隨園詩話》、《隨園隨筆》和筆記小說《子不語》等。

〔六〕吳錫麒：字聖徵（一七四六至一八一八），號穀人，錢塘（今浙江杭州）人。乾隆四十年（一七七五）進士，曾為翰林院庶起士、編修、國子監祭酒。工書法，尤善行、楷。主講揚州安定樂儀書院至終。著有《正味齋全集》。

未灰齋文集卷第一

劉榮喜 校注

擬上開礦封事 (二) (辛丑寓皖城 (三) 作)

今夫善治生者薄滋味，善治國者賤金銀。蓋人身之於國家，各以元氣為根本。元氣固則血脈調適，膚革充盈，元氣傷則血脈凝滯，膚革減損。節嗜慾，安形性，固人身之元氣者也，滋味其輔以行者也。崇節儉，務農桑，固國家之元氣者也，金銀其旁為通者也。世未有缺滋味之供，致其身有羸弱之病者，即未有缺金銀之用，致其國有貧乏之憂者。病在元氣，而欲以外本內末之劑，枯竭其血脈，以求強於肢體膚革，則元氣傷而病且不可為矣。

我國家疆域遠過漢唐，列聖恭儉相承，前代奢靡之事一切罷斥，而國用常患不足者，毋亦於本計有未講乎？而議者以為，經費之不足由於銀少，請開礦銀助餉。臣竊惑之，蓋自古國家未有恃銀以為用而國不貧者，銀愈多則貧愈甚。兩漢賜予黃金動至千萬斤，金一斤直^(四)錢萬，銀八兩直錢千，非其時礦穴之所出多也，亦猶今之鉛錫，公私不以為常貨，而天下無藏之者也。唐初租庸調之法，租出穀，庸出絹，調出繒布，後增錢稅而民苦之，然猶未折銀也。民間市易以穀帛，惟嶺南用金銀，他郡則未有也。宋因唐法，元祐《會計錄》載歲銀纔五萬七千兩，南渡後始

有折銀之法，國以大困。明太祖監前代之弊，令天下田賦悉輸米，禁民間不得以金銀交易。洪武二十四年，坑冶課銀纔二萬四千七百四十兩，其時天下阜安，不以銀少為患也。後以倉儲有餘，折銀入官，民間交易之禁亦弛，庫銀纍千百萬，而國愈困。《傳》曰：「近寶，公室乃貧。」此其證歟？

夫國家恃銀為用，而國無不貧者，何也？銀者，非耕之能生，織之能成者也。農人賤賣其粟帛而易銀，人官有數石之粟，數捆之布，不足完數兩之銀者，銀愈貴而農愈困矣。且恃銀為用，則銀末有不日少者，又其勢然也。百畝之田，朝廷計畝而賦之；粟帛日用之物，朝廷計貨而稅之。富商大賈藏錙數千萬，逐倍稱之利，朝廷不能計鎰銖而稅之也。百物皆利害兼權，藏銀則有利而無害，於是商賈之人多，而耕織之人少矣。耕織之人少，則穀帛亦為難得之物，而乘時射利者又得逐穀帛之短，而囤積以居奇。穀帛愈短，銀價亦愈高，銀價愈高而藏銀者愈深閉而不肯輕出，如是則雖如今日議者之說，無礦不開，開必獲銀，而一人采之，十戶藏之，一州治之，天下藏之，銀之出也有窮，而人之藏也無數，銀烏得而不日少哉？然使礦開必獲，獲銀之數必如吾之所欲，則吾姑開礦以紓目前之急，而後徐以他法救之，則亦未見開礦之無所利，而其說之必不可行，願臣以為不然者，則以銀乏之病淺，開礦則病益深。銀少而病發之遲者，開礦則病且發之益速。蓋其勢之不可行者有六，請竭其愚，惟皇上察焉。

一曰濟軍務而轉妨軍務也。銀礦所出在深山窮谷之中，今鑿露之，不得不調兵於礦外遮列

防守。自定海失守以來，直隸山東、江浙、閩廣濱海之地夷船游奕無常，調兵防堵，官兵之在廣州者，幾數萬，其督撫提鎮各標兵之在本營者，留待大營調遣，不可移動。其各州縣汛地之兵，率每汛不過十餘人，團練壯丁之眾率每縣不過二三十人，以為防城捕盜之用，今若調遣防礦，則聚武弁於山澤之中，郡縣空虛，猝有不虞，何以應之？又目今軍務方殷，采買硝磺、打造軍器、修理船隻之事，大營取之於省垣，省垣取給於州縣，羽檄蝟毛，日不暇給。今者開礦之令下，則深山窮谷之中，百物不具，自官弁夫役居住之地，以及鋤鋤斧鑿之具，竹木遮蓋之需，又無一不取給於州縣，是兵差之外加以礦差也。頃者，新造之炮有炸裂者矣，硝磺鉛丸有製造不如式者矣，今倍而求之，其何能給？是欲濟軍務而轉防軍務也。事之不可行者一也。

二曰裕國帑而實耗國帑也。議者曰開捐之款，不過取給一時，礦銀可廣利藪。夫深山窮谷之中，非如倉廩府庫之所有，可啟鑰而取也；非如榷枿杞梓之材，可操斤而務獲也；巨石巖巖，深谷透迤，非手攀足蹋所為功也；官弁夫役，非可枵腹以從事也；金銀銅鐵之所出，又非如壺醴醬瓶，可懷挾提挈以至庫也。鋤鋤斧鑿之用，竹木遮蓋之需，所費不知若干萬；官弁夫役每礦率千百人，工食所費不知若干萬；舟車輓載所費又不知若干萬。明嘉靖二十五年，采礦費三萬餘金，得礦銀纔二萬八千五百；萬歷間，大興礦役，所得不逮所費之半，國以大損，其明驗也。萬一礦開無獲，承辦官員懼獲罪譴，勢且挪借庫銀，虧短正額，是裕國帑而實耗國帑也。事之不可行者二也。

三曰廣盜賊之藪也。飢寒失業之民散四方以餬口，一旦開礦之令下，則旬日之間召募或千百人，事誠不難集也。顧此應募而來者，欲以礦穴為生者也，而礦穴之開又不能如開墾田畝，可永為業者也。或穴開無銀，或鎔不成錠，今日開之，明日閉之，此千百應募之人，將何以為之所乎？平時逃亡山澤之間，鼠竊狗偷，所以不能大為害者，以其散處而勢不能聚也。今聚千百萬人於一鄉一邑之間，露宿野居，飢寒交迫，小則劫掠商賈，大則嘯聚山林，固勢之所必有也。夫招人以煮鹽，竈戶裁而梟匪出矣；招人以運漕，水手多而強劫出矣。自來大眾聚之甚易，散之甚難。秦漢以來，盜賊之興由於工役，其已事也。事之不可行者三也。

四曰擾閭閻之業也。力食之民棄其所業，驅之人山，官給工食，日不過百錢，經手吏胥又折扣之，實得者不過十之六七，此養一身尚不給，況其家乎？夫貧民既受困矣，其有衣食豐足之家則又計丁出錢，僱夫充役，或夫役逃亡，官弁不能稽查，又援保甲之例，編富民為礦頭，公私挾制，身家交瘁。而地方不肖之生監又復藉端訛詐富民，一畝之有，指為私占礦地，一畝之掘，指為私開礦穴，一錠之蓄，指為私藏礦銀，展轉株連，以興大獄。甚至田里墳墓之在礦山左右者，官令一下，急如星火，驅逼遷徙，發掘暴露，小民之含冤莫訴者，弱者至於傾產以免禍，強者或且挺刃以尋仇。此皆皇上所目不忍見，而耳不忍聞者也。事之不可行者四也。

五曰肥貪猾之囊也。前明礦務之害，中官擾之也，今以官治之宜無害矣。顧臣以為不然者，請以近事徵之。漕務、河務、鹽務三者，皆二百年來經畫籌度以為不敝之法也，然其間浮收、

勒扣、侵蝕、陋規之弊無一不有。今開礦之規條能更密於鹽、河、漕務乎？不能也。戶部之房庫，禁城嚴密之地也，然假詔盜銀之案又無一不有。今礦穴之防守能更密於戶部乎？不能也。礦穴距城遠，督撫耳目不及周也，州縣亦不能捨其地方之事，聽察於山澤間也，勢必派委候補人員為之監督，一官之隨從又十餘人，此豈皆能以愛民為務者乎？礦銀多則假公開銷，自充囊橐，礦銀少則妄行科派，害及公私，善乎？明萬曆時，侍郎馮琦之言曰：「皇上之心但欲裕國，不欲病民。群小之心必自瘠民，方能肥己。」事之不可行者五也。

六曰洩山川之靈也。畿輔之地，國家王氣之所鍾，山陵弓劍之所藏，不可妄動矣。《禮》曰：「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皇上者，天下山川百神之主也，豈獨畿輔之地云爾乎？且夫天地精華之產，旁薄鬱積於山谷間者，節而取之，無盡之藏也。罄所有而出之，則天地亦壞其所藏之府，而山川朽敗之氣逆出旁洩而為災。蓋天地之理，有大美者必有大惡。地以厚而能載者也，其有益於生人者，物之美者也，而其奇怪毒害，乘陰陽不正之氣者，亦得托於幽僻隱昧之處，全所天而與人無爭。今壞其府而使之不得所安，則潰散而不可收者，又其勢然也。水旱疫癘之興，昆蟲草木之妖，豈盡天事，毋亦人謀之未臧乎？夫焚山而獵，竭澤而漁，古人猶惡之，況金玉乎？山有朽壞而崩，聖人猶懼之，況開鑿乎？臣願皇上計及久遠，為天地培元氣，為聖躬綿福澤，為聖子神孫留萬年之美利，則事之不可行者六也。

夫此六不可行之勢，臣知之，言開礦者亦豈不知之？而計固出於此者，彼固曰：「勢不

得已也。」然此不得已之勢，言開礦者知之，臣亦豈不知之？而以為必不可者，臣則曰：「國用之不足，非銀少也，恃銀以為用，而銀自不得不少也。以銀病而復以銀救之，如人傷於酒，而以膏粱之味進之，可乎？如人傷於色，而以金石之藥投之，可乎？夫治病者貴知病源，治國者貴知國本。然則今之籌國用者，在於重農桑而已矣。重農桑必先貴穀帛，貴穀帛必先禁淫侈，淫侈禁而後商賈之利微，商賈之利微而後耕織之人眾，耕織之人眾而後穀帛之所出多，穀帛之所出多而後金銀之價賤，金銀之價賤而後私家之藏滯出，私家之藏滯出而後泉貨之源通。」

臣請更竭其愚，唯皇上察焉。歷代盛時租賦無折銀之法，民間亦不以銀市易，如是則穀帛貴矣。夫用銀而慮銀少，用穀帛而不慮穀帛之少者，穀帛可以人力生之，銀不能以人力生之也。今國家河工、邊餉之款，欲悉易以穀帛，其事誠有所難行，然而前人變通之法不可不知也。明正統十一年，工部侍郎周忱言各處被災，賑濟不敷，請以折銀糧稅，悉徵本色於各處收貯，俟青黃不接之際，出糶於民，以所得銀上納京庫。國初處士顧炎武以為宜倣其意，令天下稅糧，盡徵本色，除漕運京倉之外，其餘則儲之通都大邑，而使司計之臣略倣劉晏之遺意，量其歲之豐凶，稽其價之高下，糶銀解京，以蓄國用。臣愚以為，如是則錢穀之貴賤權不操之商賈，民無完銀之苦，而穀帛貴矣。

顧臣以為，貴穀帛必先禁淫者，何也？厭布而帛，厭棉而裘，則錦繡纂組之事興，而農桑之利奪矣。厭布帛而易以洋貨，厭羊皮而易以珍裘，尋常樸拙之物而易以奇巧，而外洋羽毛大呢、

璫、珠玉寶玩之物，口外元狐灰鼠百獸之皮皆入，而耗中國之銀矣。今宜嚴為之禁，非法之服，人不得衣，非法之物，市不得鬻，則市舶無所獲利，不禁而自不來。而吾中國逐末之民亦無所施其技巧，不得不求之於穀帛，以謀其生，如是則耕織之人眾，而穀帛之所出者多矣。而或者謂生齒殷繁，盡歸之農桑，恐地不足以給也，則又不然。今天下人民之眾無過東南，穀帛之多，亦無過東南，然今東南之地，未嘗無餘利也。一尺之地皆可耕，一寸之絲皆可織，第令人人耕而天下無飢者矣，人人織而天下無寒者矣，不飢不寒而金銀復何用哉！無用之物誰復藏匿之而不有出哉！臣所謂穀帛之所出多，而後金銀之價賤，金銀之價賤而後私家之藏滯出，私家之藏滯出而後泉貨之源通者，蓋謂此也。如是以行之數年，臣知銀之必不患少矣。皇上方將投之於山，抵之於淵，以節儉之風為萬古法，肯復開礦以求之也哉？夫治病於病源，病去而人不傷；裕國於國本，國富而民不困。自古金丹之藥無不戕生，言利之臣無不病國，孔子曰：「有國家者不患貧。」《書》曰：「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蓋萬世不易之論也。

臣草茅下士罔識忌諱，抑古有言曰：「狂夫之言，聖人擇焉。」惟皇上矜而□之，則社稷幸甚，生民幸甚。臨奏不勝戰慄隕越之至。

請救兵疏^{〔四〕}
(癸丑正月人奏)

竊臣因迎養母親，於去年九月告假南還，在途患病，於十一月抵里。適聞岳州、漢陽相繼失守，江南民風脆弱，又連年水災，蓋藏鮮少，客商凋敝，一聞此警，人無固心。臣思東南全局，上游莫重於武昌，下游莫重於金陵。楚撫常大淳^{〔五〕}輕躁闇弱，料難抗此巨寇，必須江督陸建瀛^{〔六〕}身率重兵，會合安撫蔣文慶^{〔七〕}、贛撫張芾^{〔八〕}兩省兵勇扼九江，進占道土淤諸隘，為犄角之勢，上為武昌聲援，下為金陵屏蔽。六合距省七十里，連夜赴省面陳機宜，值陸建瀛駐辦河工未歸，投謁藩司祁宿藻^{〔九〕}，又以藩司患病，遲之五日始克會面。時漢口避賊之人紛紛東下，人心愈駭，藩司以未見督臣，無從號令。臣見此策不行，因思浦口、六合為金陵右臂，可以連鳳、泗之援兵，通淮、揚之旱路，鹽梟出沒，土匪繁滋，關係最為緊要，連夜折回本縣，與縣令溫紹原募捐口糧，集義勇千三百人，嚴隊伍，分旗幟，添造火器、軍械，又令各坊戶造竹鎗、燈旗為救應之計。

既而武昌失陷，聖諭三路會勦，命陸建瀛駐九江，軍民喜躍，方期剋日成功。孰料建瀛畏蕙無能，聞命二十日之後，始出省城，正月上旬始抵上游，將士未輯，輕犯賊鋒，一聞鼓聲，解甲潰散，建瀛若能急於此時收合餘燼，退駐小孤山，猶可保守安慶，即不然，亦當扼荻港、蕪湖、牛渚、采石、東西梁山之險，為保護金陵之計。乃建瀛盡棄沿江險要，於十九日單舸奔回金陵，次日又

私送家眷出城，由水路赴松江，以致闔城鼎沸，軍民逃散。迫於輿論，帶兵數百，駐扎東梁山，賊船甫至，又棄東梁山奔回省城。二十九日，賊兵踵至，焚燬城外居民房屋，火光兩日夜不滅，炮聲聞百里。賊又設浮橋數座，攻打省城。隔江浦口向設防兵，都司富勒渾泰先一日逃避，賊兵上岸，焚殺甚慘。

臣與縣令溫紹原激勵義兵，動帑給餉，捕斬搶掠土匪，分別杖斃數十人。賴溫紹原坦白為懷，與臣同心戮力，保守城池，勉支旦夕，然螻蟻何足當車，丸泥何足塞險，敢竭其愚為皇上陳之。

金陵城廣高與京師同，以一堵一人計之，非十萬之眾不足守之。今城中敗殘士卒不及數千，倉庫見糧不支一月，以空虛之城抗方張之寇，臣愚以為此城將不保也。萬一金陵失守，賊必趨淮揚以絕運道，擾鳳、泗以圖中原，如此則天下全局必至大壞。臣愚以為宜急飭河臣、漕臣，合兵固守瓜州，飭東撫率山東之眾，招集豐工遊食之人，選其勇壯，分隸諸營，星夜南馳，據淮揚以為後繼，飭欽差大臣琦善率河南之眾，招光、固、潁、亳、廬、鳳壯士，星夜進扼滁州之關山，以援浦口，再飭向榮諸大帥率上游之兵，水陸並下，絕其後路，如此則腹背夾擊，一鼓可殲，西北可無桴鼓之驚，東南可收桑榆之效。

臣雖怯弱書生，猶當憑藉寵靈，號召義勇，執殳縛袴，以效前驅。倘及今之弗圖，後噬臍而何及？臣鋒鏑餘生，旦夕不保，八旬老母侍奉無資，妻子伶仃流寓京邸，仰瞻帝闕，涕泣何從，

坐守孤城，號呼莫救。即死為厲鬼，亦何補於國家；況家世儒生，敢有負於君父。惟皇上矜而察之，臣死且不朽。

謹遣臣子監生承禧，問道齋奏，伏闕待命，不勝悚惶之至。

請定戰守疏

戊午四月，夷船駛入楊邨，官軍奉議款密旨，莫敢進擊。擬成疏稿，漏初下，走謁芝臺師，閩人以已就寢辭，乃廢然歸寓，疏曰：

為事機迫不容緩，請定戰守之局，以破敵謀而振國威。冒瀆奏聞，仰祈聖鑒事。竊夷人自道光壬寅定約而後，十餘載互市相安。去冬劫執粵督，近且豕突津門，執必不能行之事以肆要求者，彼豈有必勝之術而敢然哉？窺吾數省用兵，連年荒旱，謂吾飢不能師也。

皇上亦審度乎兵單餉絀之勢，遣使議款，以濟目前，抑或怒我怠寇，俟其驕而擊之，睿慮淵深，非一二臣工所能窺測。臣內揆國謀，外度敵勢，我無可緩之計，而敵有可乘之機，審其機以用計，則成功不難，謬乎計而失機，則阡危可待，敢為皇上陳之。

金人之犯汴京也，种師道曰：「敵人不知兵，豈有孤軍人人國而能善其歸者乎？」此如猛虎人於阱中，當以計取之。請罷和議，而深溝固壘以待之，請扼其歸路，殲諸河上。」宋君臣不

之聽，卒亡汴京。今夷人眾不過數千，船不過數十，鹹水不能飲，煤米無所資，狃於船堅炮利，深人沮洳之地，擱淺陷淤而不思退計，正猛虎人阱，以計取之之時矣。一大創之，則彼知中國之不可輕侮，束手聽約，不敢復來。若但朝遣一使，暮許一約，使彼離間我人心，扼據我大郡，句誘我奸民，要求之約踵事而增，窟穴之謀逾時益固。微論震驚宮闕，害不忍言，即和議成，而全船出洋，彼知吾之弱不能振，勢將敗盟再來，皇上將何以應之也？

然則計取之將若何？命僧格林沁調集諸營，星羅碁布，以遏之於前，命直督檄京東將士，沿海居民，多方以撓其後，招徠漢奸之在彼者，以離其腹心，下一令曰：「員弁兵民有能殺一夷人者，為某官，銀若干；殺一夷酋，燬一夷船者，為某官，銀若干。」復下一令曰：「吾廣東潮勇前在江省殺賊立功，今為夷人所誘，棄其父母妻子必非本懷，誠能悔悟自新，殺一夷酋來歸者，為某官，銀若干，燬一夷船來歸者，為某官，銀若干。」向時將弁兵民不敢向夷人發一矢者，非盡畏敵也，觀望平和戰之成否，而莫敢輕舉妄動，捐軀命以干法譴也。今旨意若是，則懷忠勇以立功名者出矣，即不然亦群知殺夷人之無罪，而不肯受其驅迫以為之用矣。向時漢奸謀生無路，鋌而走險，今旨意如是，則彼有生還之望，且夷酋聞之，必生疑忌，不肯聽漢奸之謀，不肯驅漢奸為前部，顧慮多而奸謀阻矣。夫主客眾寡，飢飽之異，勝負所由分也。城郭為我之城郭，人民為我之人民，彼以數船飄泊水濱，路徑不熟，言語不通，我主而彼客矣。

我中國之軍民不啻千萬人，彼則數船之眾耳，以十撲一，蔑不勝，以百撲一，亦蔑不勝，我眾

而彼寡矣。我因糧於本境，彼則船中之食，日少一日，我飽而彼飢矣。我有百勝而彼有百敗，何憚而不自強哉？至於夷氛逼近，內外憂疑，宸居宜人禁城，以慰臣民忠愛之心，此坐不垂堂之戒也。巡防團防王大臣宜責任一二人以專責成，毋多派以相牽掣，此四刃不斷、八刃不人之義也。前史之言曰：「可戰而後可守，可守而後可和。」陛下誠思宋徽欽之何以失，明景泰之何以得，當必有投袂而起者矣。

臣書生不諳軍務，狂夫之言，聖人擇焉，臨奏不勝悚惶之至。

〔一〕封事：密封的奏章。古時臣下上書奏事，防有洩漏，用皂囊封緘，故稱。《漢書·宣帝紀》：「上始親政事，又思報大將軍功德，乃復使樂平侯山領尚書事，而令群臣得奏封事，以知下情。」《後漢書·明帝紀》：「於是在位者皆上封事，各言得失。」李賢注：「宣帝始令群臣得奏封事，以知下情。封有正有副，領尚書者先發副封，所言不善，屏而不奏。後魏相奏去副封，以防擁蔽。」南朝梁劉勰《文心雕龍·奏啟》：「自漢置八儀，密奏陰陽，皂囊封板，故曰封事。」清朱彝尊《興化李先生清壽》詩：「曾聞過江上封事，神人觀聽交歡忻。」

〔二〕皖城：有懷寧、潛山二說。一般認為皖城距安慶城西約十五華里，已由懷寧縣劃歸大觀區。因其地當皖河入江之首而稱之皖口，又因其鎮處柏子山麓之間而稱之山口。

〔三〕直：通「值」。

〔四〕光緒《六合縣志》卷七「藝文志·奏疏」題本文為《癸丑二月擬疏》，內容一致而所署時間略異。

〔五〕常大淳（一七九二至一八五三）：字正夫，一字蘭陔。湖南衡陽人。道光三年進士。授編修，歷任山東道監察御史、福建糧道浙江鹽運使、安徽按察使、湖北布政使、浙江、湖北巡撫等職。太平軍攻陷武昌，他投井自殺。詔贈總督，謚文節。

〔六〕陸建瀛（一七九二至一八五三）：字立夫。湖北沔陽（今仙桃市）人。道光二年（一八二二）進士。歷任修編、鄉試正考官、翰林院侍講、侍讀。歷官按察使、布政使、雲南巡撫、雲貴、兩江總督。曾率軍堵截太平軍，屢戰不利，敗歸南京，清廷責其喪師失律，先革職留守，再下令拿問抄家。後為太平軍所殺。一八六四年，清廷賜謚「文節」。生平詩文多散佚，有《木樨香館賦》、《陸立夫奏議》行世。

〔七〕蔣文慶（？至一八五三）：漢軍正白旗人，字蔚亭。嘉慶進士，授吏部主事，遷員外郎。曆官雲南曲靖知府、雲南府知府。咸豐二年（一八五二）太平軍進軍湖北，奉命總理安徽防務。次年安慶失守，兵敗自殺。

〔八〕張蒂（一八一四至一八六二），名輔侯，字小浦，陝西涇陽人。道光十五年（一八三五）進士，選庶起士，授編修。景運庶子，直南書房。歷任少詹事、內閣學士，工部侍郎，直南書房，後調吏部，曾督江蘇、江西學政。後因勅罷官。同治元年（一八六二），因赴陝西平亂談判未果被殺。

〔九〕祁宿藻（一七九三至一八六六）：字叔穎，一字實甫，號春浦（一作春圃），晚號觀齋，山西壽陽人。嘉慶十九年（一八一四）進士，歷官編修、戶部尚書、體仁閣大學士，謚文端。著《餓亂亭詩集》。

未灰齋文集卷第二

劉榮喜 校注

五八

與勝克齋^(二)問學書 (癸丑二月)

客秋迎親歸里，匆匆未及言別，準擬假滿人都親聆塵教，詎料抵里之後，岳州、漢陽相繼失守，蕭料賊鋒方銳，常蘭翁必不能抗此大寇。金陵為下游最重之區，進策於大府，請急扼九江以援武昌而蔽下游，而大府遷延不進。蕭知此策不行，退與本縣溫令團練義勇，募捐糧餉，嚴隊伍，分旗幟，約號令，捕土匪，彈丸之地恃以少安。既而賊兵圍困金陵，蕭恭摺遣兒子承禧間道人奏，條陳機宜，計數日內可以上聞。正在盼望救援之際，忽聞臺旆已抵江上，更生之慶，軍民歡忭。閣下謙論鴻才，蕭所深悉，芻蕘之論，何足補益高深？然愚者千慮，必有一得，況在安危呼吸之際，安敢不為閣下陳之。

六合為南北咽喉之地，南蔽金陵，西界滁州，東接儀徵，北連天長，南路以長江為限，其他^(三)三路則平坦大道，處處受敵。目今賊踞金陵，儀、揚不守，天長為揚州南來之路，是自滁州以外，三面皆受敵之境也。賊聞糧臺在六合，必為輕兵來襲之舉，護守兵不過百人，本城義勇亦

不過數百人，衣甲器械未能齊全，馬無一匹，炮無一尊，何以禦之？萬一六合有失，則大營糧餉既斷，退路全無，雖有強兵，不戰自潰矣。當以重兵屯守，碁布星羅，犬牙錯制，使賊不敢窺我糧餉，斷我要路。且賊聞官兵屯住江北，不得不回顧金陵，瓜鎮之危不救自解。賊既回金陵，進無可取，旁無可掠，旬月之間勢必飢疲，然後會合官兵，四面齊舉，以主待客，以順討逆，勢無不克。扼要之策，莫急於此矣。否則我兵在前，賊踵其後，進退失據，必誤事機。

蕭生長此土，熟悉地勢，此愚者千慮之一得也，惟閣下察之。再者，前日壽州鄉勇過境騷擾，居民遷徙一空，嗣聞賊在儀徵，倒戈奔回，城中驚悸，幾於生變，如此不制之師，安可禦敵？況賊自武昌東下，詭稱仁義之師，今官兵如是，豈非淵魚、叢雀之勢乎？此尤蕭所目擊椎心者也。本當趨赴轅門，面陳情形，緣孤城不可暫離，故敢馳書相告也。

上琦中堂(三)書(癸丑三月時賊初陷江揚兩郡)

前因六合駐扎糧臺，呈請重兵防守，以固糧臺而斷賊徑。見(四)在收復浦口，陳提軍、勝京堂駐六合之東門外，官軍進趨儀、揚，中堂督大隊營浦口，首尾接應，聲勢聯絡，計出萬全，復何再瀆？惟是杞人之憂，有不敢不進芻蕘者。

緣浦口為江北第一要口，賊破金陵，而不以重兵屯浦口，犯滁州之關山，使我軍得鼓行而前，此我軍得勝之機，而賊之失算也。今既已收復，足以斷賊金陵之右臂，而通我進兵之咽喉。克復之機，全在於此。顧肅以為復浦口難，復而守之尤難。蓋賊本以浦六守禦單弱，不能與之相角，故不復設備，又方圖犯瓜鎮，不暇他圖，今為我軍所乘，賊必悔前此之失策，而為復踞浦口之謀，萬一大軍進趨瓜鎮，不復留兵防守，則對江十里，頃刻可達，雖欲退軍援之，勢不相及，且賊自浦口窺六合，以尾大軍之後，糧餉尤屬可虞，雖欲進取，豈可得哉？故肅以為浦、六不可不守也。

乞中堂撥精兵三千人守浦口，令陳提軍、勝京堂留撥精兵千人守六合，以斷賊尾襲之路，俟大軍全抵金陵城下，則浦口之兵渡江直抵儀鳳門。肅與本縣令溫紹原督帶義勇，會合留守六合之兵，分路出江，直抵太平諸門，是今日留守浦、六之兵，即為異日克復金陵之用，戰守兼濟，進退裕如，此一舉兩得之術也。中堂老謀深識，豈下士所可窺測，抑諺有云「狂瞽之言，君子擇之」，惟中堂察其愚衷，恕其冒昧焉。瑣瑣瀆請，不勝悚惶之至。

與向欣然^(五)軍門書

(癸丑三月時官軍連挫賊鋒)

鹽誦手翰，一字一珠，伏惟閣下當代一人，凡屬智謀之士皆願奔走幕府。矧肅身受國恩，念切

桑梓，有不願效鉛刀一割之能者乎？前者賊犯金陵，肅曾恭摺縷陳江南北危急情形，並在地方守禦方略，遣家人問道馳奏，至今未奉諭旨，進退曷敢自專。然芻蕘之言，有不得不為閣下告者。

前明張侍郎之論賊曰：「賊患不在據城，而在流竄。」蓋賊據城，則城以外非賊所有，四面蹙之，如籠雞穴鼠，不難擒捉。流竄則我備東而賊擊西，我備水而賊竄陸，處處備之，則勢有不能步步逐之，則莫知所止，曠日持久，餉竭兵疲，賊愈橫而我愈困，故曰「賊患不在據城，而在流竄」也。賊之在永安州也，勢幾撲滅，以督師者畏葸不前，令鯨奔豕突而出，困桂林，陷全州，竄郴道，而後及衡、永，困長沙，浮洞庭，而陷武昌、安慶，順流陷金陵，旁陷鎮、揚，奔突數千里，而勢不可制。今據金陵省城，其勢宜盛於前，而轉有敗亡之勢者，亦利流竄而不利據城之明驗也。今金陵、揚州勢將克復，賊必窮竄，萬一防勦失術，則永安州之覆轍可不鑒哉！肅以為防勦之要有四。

一曰散羽黨。長髮會匪纔數千人，數省良民迫於勢而從賊。概加誅戮，勢必為賊死守。宜射書城中，廣為開導，使賊自相疑貳，有竄出者搜其器械，薙發而遣之，使賊勢日就困窮，而我軍不至縱殺也。

一曰防衝突。夫執驪鼠之尾猶能反噬於人，賊窮則必死鬪，勢必乘我軍之懈怠，衝突而出，勢不可當，宜厚陣勢以待之也，塞蹊徑以斷之也。

一曰杜旁竄。賊中大小頭目不下數十人，勢盛則小股併成入股，聽命一人，勢衰則大股分

為小股，各自為主，城破之後，賊必四出，紛竄江淮數十州縣，路徑錯出，守禦單弱，一股竄入則四方驚擾，分捕則互相推諉，兜勦則慮有伏藏。自來鉅寇之亡，餘孽或蔓延數載，除惡務盡，豈可忽邪！宜飭外州縣團練士兵鳴鑼持械，家自為戰，人自為防，立賞格以勸之，嚴號令以董之。東溝，六合一隅之地耳，賊再三窺伺，而不能入內河一步者，團練士兵之效也，處處行之則賊無旁竄之虞矣。

一曰嚴軍令。官軍之在金陵、揚州也，百姓簞食壺漿以饋官軍者，苦賊之淫掠，而冀官軍出之於水火也。賊破之後，防堵未可裁撤，瘡痍既久，生計艱難，一有騷擾，則兵民交鬪，禍變旋生。以左良玉之勇悍而困於李自成者，剽掠故也。誠能爵賞以勸有功，嚴刑以警犯法，如此則無騷擾之虞矣。

凡此四者，皆書生一得之見，然行之一邑之中，已有收其效者矣，推而廣之，是在集思而廣益者焉，伏祈鈞鑒。

上琦中堂書（癸丑冬賊陷儀邑）

前因餉銀阻滯，諸營乏食，肅與本縣溫令熟計籌出漕米一款，接濟兵食，另籌他款糴買麥麪、蘆柴及馬草等件，疊次由溫令稟報在案，嗣因儀徵失守，賊氛逼近。又復添調土團鄉勇，駐扎要

口，晝夜巡防，一切火藥、器械、燈燭之費需用不貲，均由肅與溫令竭力籌辦。職分應為，復何瀆告。惟是儀、六兩邑，為江、揚兩郡咽喉、右臂之區，賊窺伺半年而未能逞欲者，以兩城犄角諸營星羅棋布，能扼其吭而掣其肘也。賊若於儀邑要隘築壘屯守，分眾出擾，非特六邑為唇亡齒寒之懼，即揚州大營有腹背受敵之虞。且恐六合不支，則鳳、泗、滁州諸屬勢將瓦解，於大局關係匪淺。

肅愚以為儀城坍塌，賊雖得之而不能守也。冬寒土凍，築壘亦必不堅，若能於大營選銳師進討，肅與溫令督帶土勇堵禦西竄之路，賊勢不支，必將棄儀而走，如此則克復不難。儀徵復則揚州大營既不慮其襲擊後路，且可斷賊江揚往來之路，而為我鳳、泗一帶屏蔽之資。此舉於目下情形似為切要，惟中堂恕其狂瞽，列諸芻蕘之采，肅雖孱弱書生，竊願縛褲先驅，稍效尺寸。臨穎不勝悚惶之至。

上房師楊簡侯方伯_{〔六〕}書
(甲寅七月)

客秋之杪，臺旆南來，軍事方殷，未能趨謁，謹肅寸啟，縷述官紳保守城池情形。肅在籍會同地方文武辦理防堵，練勇幾數千人，歷時已十七月，雖鼠技窮於飛走，而蝸城幸獲保全，此固仰荷國家威靈，而非官紳齊心，士民用命，恐衣帶之水，鞭可斷流，斗大之城，鞞可趨倒矣。旋據

向欣然軍門、許星程中丞先後上聞，並函致肅與溫令詢問出力紳民，許以奏獎。肅與溫令即將此語傳播城鄉，一邑士民咸以涓埃之力，獲邀聖主之知，歡者雷呼，感者雨泣，頃接撫札，領悉此稟，已交司核議。我夫子與物皆春，用心如秤，下風傾聽，何敢瀆陳。惟是江揚失守以來，六邑四面受敵，風鶴之警一日數驚，非眾志成城不足以捍禦強寇，非施恩破格不足以鼓勵眾心。六邑，一小縣耳，武弁不勇差委，守兵半屬老羸，必須招集四方之人，始可以實戎行而壯聲勢，故其間失守之官、敗逃之弁，效死用命以自贖者，罪雖可誅，而功亦可錄，若使嚴為甄別，錄罪棄功，則強者生心，弱者喪氣，非所以宏濟艱難也。伏冀曲加矜惜，予以自新，或請免置議，或曲加甄敘，則魯莊誅士，藉明浴馬之冤，臧獲補牢，已救亡羊之過，庶苟變不捐於二卵，孟明不掩於一眚，獎勵之術莫先於此矣。惟夫子陶冶而成就之，是則禱祀求之，而不敢必得者也。

與袁小午編修_(七)書
(己卯十月)

閣下為國為民，允文允武。昔希文之在陝州，堯夫遍識諸將；魏公之設幕府，南軒冠絕賓僚。以今方古，蔑以加茲。敝邑兩載以來，大小數十戰，仰荷國家威靈，士民用命，彈丸之地得以瓦全。然六邑貧瘠之區耳，養勇幾數千人，費銀日數百兩，羅掘已盡，供億維艱，裁撤之則瀕於危，

仍舊貫則難為繼，此巧婦窮於炊粥之勢也。肅思今日之務，非實行保甲團練不可以裁募勇，非裁募勇不可以甦民困。取前賢已定章程，實心奉行之，而勢有不可強同者，請為閣下陳之。

戚少保之法曰「選丁」，劉觀察之法曰「派丁」。「選丁」則鄉愚不樂人選，或貌為無知，或當場拋棄器械，無從稽察也。「派丁」則老弱充數，無從釐剔也。今擬選派並行，戶兩丁者選其一，五丁者選其二，七丁者選其三，勤為教習，嚴定勸懲，庶無偷濫之弊矣。盧忠宣以下諸人皆言築堡必擇三面陡絕之地，築柵亦須臨險。六合東南濱大江，西北多平衍，阡陌相連，茅檐錯處，無險之可扼也。今擬擇衝要來路，挑挖深濠，設吊橋以通出入，築牛馬牆以備衝擊，較築堡似為便矣。築樓火器之費，前人慮擾民，曰官為給費。今官之費無所出也，取之捐輸則又累民，今擬採樹以當望樓，鳴鑼以當鼓角，備石子灰糞以補火藥之不及，製竹鎗狼筈以助器械之所需，庶費不鉅，而易辦矣。其餘因革損益，令不出乎舊章，效必期諸見在。芻蕘之愚，十不及一，伏惟閣下趨庭講習，必有新定章程可以補前賢之罅漏，而牖下士之愚蒙者，剖析而詳示焉，則閣下所以光家學而報君恩者，豈惟敝邑之福云云也。臨穎神馳，不勝悚惶之至。

上德帥^(△) 請撤駐守浦口總兵武慶啟^{(丙辰^(九)三月)}

竊駐守浦口之總兵武慶，前因六邑兵勇攻克九伏洲賊營，邀恩加提督銜，宜如何感奮圖報。

本年三月初旬，賊竄江浦，該鎮駐紮陡岡距城十餘里，坐視不救，以致縣城失守。十二日，該鎮遊隊遇賊接仗。其時出隊不及二成，留營兵將尚多，倘能及時救應，前隊不至失利。比賊乘勝撲營，該營四面阻險，大炮百餘尊，馬步隊千數百人，戰則可勝，守亦可支。是日未刻紛紛潰散，其時署令溫守帶勇至水家灣一帶防勦，而該鎮已由葛塘集一路奔至六邑之南門外，居民驚皇逃走，肅帶練勇百人至南門外彈壓潰兵，見該鎮潰來兵將馬步幾及千人，並無一人有鋒矢之傷，且行李駝載捆束堅固，並無倉卒拋棄之狀，疑其不戰而潰，隨即接見該鎮，勸以整頓士馬，立功贖罪。該鎮口稱馬隊將官棄營先走，以致各營崩潰。而該兵將等則云，前隊失利請救，該鎮叱罵不肯發兵，命兵丁捆載行李，出營北走，各兵將見主將已走，因之潰散云云爾。時兵敗之後，將帥互相卸罪，情詞本無足據，惟是不戰而潰，較之戰而敗者罪已百倍。迨至十四日，賊由葛塘進犯六合，經張總鎮督同六邑兵勇拒戰於毛許墩地方，該鎮如統帶本部馬隊乘勢兜勦，可以一戰而殲。是時，肅帶勇駐南門外之土橋，凡兵勇出隊，均由此路經過，探報我軍已獲勝，改該鎮始帶兵前進，追勦莫及，是其觀望遷延，又肅目睹之情形也。刻下浦口收復，該鎮奉令仍駐浦口，自應收集潰散，駐營堅守，乃散處民房，毫無紀律，幸賊兵被創，未敢再至，若一旦豕突，勢必望風而逃。浦口為江北咽喉要地，似此怯懦無能，何足以當重任？若再使該鎮冒克復之功以自贖，陳老病之請以卸肩，則將士何所警戒？伏乞麾下迅將該鎮參撤，以肅軍政。至該營馬步兵隊精壯可用，易其統帶之官，必收桑榆之效，應毋庸令全營更換。肅與該鎮無一面之交，為江南

北大局起見，不敢不據情直陳。臨啟不勝悚惶之至。

再上德帥啟

竊蕭呈請參撤總兵武慶，蒙批云云，是非自有公論，何須瀆辨。然事關天下安危，非尋常參許案件可比，三復鈞批，蕭有未解者四，不敢不質之麾下，以牖愚蒙焉。

鈞批有云「本大臣視師伊始，正在密為訪查，因該鎮三年尚無挫失，未便遽易，生手且未便以旁人一言評騭，率換大員」云云。夫麾下祇領欽差大臣關防不過兩月，而在揚營辦事已歷二年，前此參劾托帥，天子動容嘉賞，是諸將之賢否知之宜無不稔，不待視師後之密查也。且事無實據，始待密查。該鎮之棄浦走六，道途經七十里，馬隊幾千百人，眾目昭彰，形諸奏牘，豈特一人評騭云云乎？蕭之未解者一也。

若謂該鎮三年尚無挫失，未便遽易生手。查該鎮駐營陡岡，去九伏八里，前此賊匪登岸扎營不能捍禦，嗣於咸豐四年十月，我軍焚燬賊營，該鎮又不能嚴為防守，致賊踞為死巢，賊未來雖尚無挫失，賊一至則不戰而逃。此而未便遽易生手，則熟手亦何取乎？蕭之未解者二也。

鈞批又云「浦口係在轄內，何又申啟向帥，望以越俎之事此後又添一層掣肘」云云。查賊於十二日辰刻犯浦，而向營之張鎮已於是日酉刻抵瓜埠，是向帥並未以江北不歸統轄視為隔

膜，嗣後四獲勝仗，克復二城，張鎮不擅其功，與武鎮聯銜稟報，是向帥、張鎮之與江北有輔車之功，並非越俎之事，有同心之助，並無掣肘之虞。且前此向帥調鄧提軍前赴揚州，麾下亦曾奏留幫辦，是麾下與向帥戮力齊心，不分畛域。肅何敢不仰體麾下和衷共濟之誠，而使江北之事不聞於向帥乎？肅之未解者三也。

鈞批又云：「全營無庸更換之語，軍中措置非隔縣紳士所宜干預」云云。查江浦失守而後，凡所謂之兵，今日某兵甫至，明日又易某兵，未及交鋒業已他調，軍士疲於道途，地方疲於供億，舉棋不定，改轍徒勞。肅辦理捐局經費，萬分支絀，睹此無庸更換之兵，豈有不求節省之理。若云隔縣紳士則陟岡半屬六邑，而武鎮之棄營潰散自葛塘以至六邑之南關外數十里，男婦呼號奔走，轉徙溝壑，實非隔縣之事。且肅待罪翰林，記名御史，雖無統兵大員之責，亦係奉旨留籍辦事之人，值此賊勢披猖，要隘失陷，屬普天臣子皆各懷忠憤，願納讜言，以伸天討。肅目睹阽危之狀，一身雖不足惜，全局豈可再墮，而忍緘默不言乎？且皇上御極之初，詔求直言，凡編檢奏事者，天子多加採納。刻下江、揚二郡，京員在籍者祇肅一人，若再緘口，能言者誰？何麾下以為干預乎？肅之未解者四也。

總之，喪師之律法有明條，奏對之言理宜察實，麾下不肯徇他人之愛憎為舉劾，亦豈肯徇一己之愛憎素刑賞乎？伏乞察納雅言，不恥下問，使人人得以效忠。肅雖獲愚慧之愆，所心願也。

上向帥啟 (丁巳三月)

六邑西南接浦口，東北逼儀徵，斗大孤城，四面受敵，蒙恩檄令明總鎮等帶兵防守，刻下緣城駐營，築壘挑濠。籌畫至密，復何瀆陳？惟是賊匪雖踞儀邑，而守禦未固，我軍乘時進攻，賊必退走瓜洲，然後駐守儀徵與欽差德營聲勢相倚，非特六合無虞，即淮南北亦有所倚賴。若徒嚴防六合，賊縱不來，勢必久踞儀邑，旁窺天長，則六邑之勢日蹙，而德營之勢益孤。可否檄令各鎮將於儀徵、天長、六合接壤要隘處所羅列扎營，會合德營，刻期進剿。以戰為守，似亦一法。蕭書生未諳軍旅，何敢越俎妄言，而管窺所及，願獻之執事，以備芻蕘之采焉。

上各大憲請留溫太守啟 (丁巳六月)

竊署六合溫守自奉旨留任辦理防堵以來，三年之中，縣境無恙。頃因偶感風寒，稟請札飭部選李令到任，辦理地方事件，溫守仍辦防堵。奉前撫憲批准李令前署如皋，官聲大著，士民遐聽忻喜，復何瀆求？惟是六合與賊接壤，南則金陵、江浦，東則瓜洲、儀徵，西北則為皖省捻匪

出沒之區，四面受敵。本邑既無額設之兵，亦無庫存之餉，故軍務以捐輸團練為先，而捐輸團練之得失，與地方事務相表裏，合而為一則兩益，分而為二則兩損，敢為閣下陳之。

夫小民惟知利己，而捐輸團練之事惟印官之命是聽，而不敢違者，豈真急公好義哉？蓋有不得已之情也。一邑之人仗印官為安危，印官喜則利及之，怒則害隨之，故印官一舉一動，一笑一顰，小民窺伺之以為趨避。雖有大憲之令，而印官不令之行，不行也。雖有大憲之禁，而印官不禁之止，不止也。尺布斗米之吝惜，而捐輸動輒盈千，舉手跬步之憚勞，而團練肯親鋒刃者，以其為印官也。骨肉至戚較輜銖，而此捐輸之銀聽印官一人之支銷，不敢啟口問也。肩挑背負必酬直，而此團練之勞聽印官一人之舉劾，不敢攘臂爭也。故能指揮如意，顯其才能，事半功倍也。即如溫守未必熟諳輜鈴，未必能親矢石，數年以來，亦未必事事盡合人心，而九十七堡之人趨承恐後者，以其為有印之官。且歷年之久，事權一而不分，威勢積而愈重，百姓除溫守外無他人之可倚賴，無他術之可息肩也。今交印於李令，則士民將以李令之喜怒為趨避，不能以溫守之禁令為行止矣。夫以李令之賢，不難降以相從，齊心戮力，而士民則惟印是視，非復前此之歸心矣。就使家喻而戶曉之，而非旬月之久不能一百姓之心，萬一此旬月之間人心未定，事變已來，呼吸之間已成變局，則禍豈忍言哉！若謂另給關防，與印無異，則各省之勸捐委員皆奉督撫札委，何以報捐者寥寥也？各營帶兵之官皆係統兵大員，何以鄉民助陣者寥寥也？即如肅在本籍，亦係奉旨辦理勸捐團練之人，而三載以來未能展布四體者，固由才具不逮，亦以非印

官則呼應不靈也。蓋官所望諸民者，事在勸捐團練之中；而民所望諸官者，事在勸捐團練之外。肅所謂軍務、地方事件合而為一則兩益，分而為二則兩損者，此也。伏乞俯念江北地方緊要，飭溫守照舊供職，一俟軍務稍鬆，肅即率同紳民迎請李令到任，俾召父杜母相得益彰，曷敢徇私瀆請，自取罪戾？臨啟不勝悚惶之至。

上各憲請武場添試火器刀矛箋（己未守福寧）

竊以國家鄉試武生，院府縣試武童，首場用馬步射，次場用弓刀石，不更試以火鎗雜技者，挽強命中之材，束之志正體直之事，原於講武之中，示不黷武之意，法良意美，何可更張？顧揆之近日情形，似宜變通，以濟急務也。夫弓矢利屬金行，而鎗炮用兼火力，為害烈而奏功亦殊。前史述戰功，言「神臂弩」、「克敵弓」、「連珠箭」，近日軍營奏報，凡我將士之殺賊及不幸死於賊者，則鎗炮十居其七，刀矛二三，至弓矢幾無聞焉。黑龍江、三姓、吉林之兵皆關東勁旅，黑龍江習弓矢，吉林、三姓習火鎗，今關東兵之在江南北者，吉林、三姓屢有功，黑龍江則無聞焉，蓋鐵騎勁弩，馳騁注射，利於曠野，不利於險阻，其勢然也。我閩省無處無山，無山不峻，數里之地向背已殊，數步之中高下不及，賊之乘我者，每伏處巖谷，突出相搏，而我之拒賊者，亦利於居高臨下，勢同壓卵，此則騎馬不能行，彎弓不相及也。愚以為利用火器，較他省為更切也，願當此

經費支絀之時，添製火器，增募鎗手，月費數萬金，勢必不能，竊謂因利乘便，有益無損，莫若就武場試士之法少變通焉，其便有三，敢為大人陳之。

福寧五屬除鄉試武生不計外，武童幾及千人，漳、泉各屬倍之，計通省不下萬餘人，宜可以備爪牙。一遇有事，轉欲募別項之人者，彼之所能，非今之所重也，生童之分優於兵勇，而兵勇之技切於生童，故無事與考試之典，臨事反成冗費之才。今若於馬步射外，試以火鎗，旁及刀矛，中用者與選，不中用者不與選，則彼急功近名之心，父以督之子，師以傳之弟，一二年後可得數萬精鍊火器之人。彼武事本素業，非強以不願也，衣食本自給，非待於豢養也，籍貫本可稽，非外來奸細可冒充也。有增置鎗手之益而無其弊，便一也。

且增置鎗手，必增製火鎗，無論需費不貲，自來官置器械必不如私置之精，火鎗或藥不過門，或一二次即炸裂。今彼恃為考試之具，則製造必極其堅好，試畢必謹於收藏，是增數萬管火鎗，而官無監製之勞，無庫存之擾，便二也。

前年粵匪來犯，各屬以聯甲保衛，而間有望風潰散者，有易聚之人而無拒敵之技也。今此與試生童無縣不有，亦無甲不有，第令地方官善為倡率，擇其技精而行良者，授為隊長、團長，定期日以相演習，稽勤惰以為賞罰，則人自相師，家自為戰，並聯甲之人亦相兢勸，以次裁撤兵勇，節省糧餉，便三也。

凡此三者，皆因利乘便，有益無損，雖於科場條例有未符，而當有事之時，似可通融辦理。

肅為武備起見，是否有當，伏乞憲鑒。

〔一〕勝克齋：勝保（？至一八六三），字克齋，滿族，蘇完瓜爾佳氏，道光二十年（一八四〇）舉人。曾任順天府儒學教授、翰林院侍講、光祿寺卿、內閣學士、禮部侍郎等職。因阻止太平軍北上有功，命幫辦江北軍務，並在揚州城外建江北大營，加封都統，授欽差大臣。咸豐十一年（一八六一），咸豐帝卒於熱河行宮，勝保因支持慈禧太后發動政變，誅殺顧命大臣，成為「垂簾聽政」的朝廷重臣之一。因此被晉升為都統、左侍郎，並繼續進行鎮壓農民起義的活動。一八六二年（同治元年），勝保授欽差大臣，鎮壓陝西回民起義，屢戰屢敗，被參以「驕縱貪淫、擁兵縱寇」，被遣返京城革職，下令自殺，其全部家產被抄。

〔二〕他：原缺，據文意補。

〔三〕琦中堂：琦善（一七九〇至一八五四），字靜庵，博爾濟吉特氏，滿洲正黃旗人。出生於一個世襲一等侯爵的貴族家庭。嘉慶十一年（一八〇六）十六歲時即由蔭生授刑部員外郎，以後歷任刑部郎中、通政使司副使、河南按察使、江寧、河南布政使。官至直隸總督、文淵閣大學士。鴉片戰爭時，力主與英國妥協，是弛禁派的主要代表，認為鴉片不但禁止不了，而且嚴禁不得。咸豐二年任欽差大臣阻擊太平軍，卒謫文勳。

〔四〕見：通「現」。

〔五〕向欣然：向榮（一七九二至一八五六），字欣然。晚清將領，四川大寧（今巫溪）人，寄籍甘肅固原（今屬寧夏）。幼年失學，及成年，以行伍隸固原提督。後隨陝甘總督楊遇春鎮壓河南滑縣天理教李文成和新疆回民張格爾，以軍功由外委逐級升遷至游擊。一八三三年（清道光十三年），調直隸（約今河北），官至總兵。一八四七年，擢四川提督。一八五〇年，調任湖南提督，鎮壓新寧李沅發起義。自一八五三年春受任欽差大臣，建立江南大營，歷時三載，未能克復金陵，但阻扼了太平軍向

蘇、常發展。一八五六年初，洪秀全、楊秀清從西征戰場調集大軍回救天京。江南大營四面被圍，各路清軍抵擋不住太平軍的進攻，紛紛敗退。向榮遂放棄大營，經淳化鎮退守丹陽，被革去湖北提督職，留任欽差大臣，繼續督辦軍務。終年老多病，又遭此慘敗，憂忿而死（一說病死，一說自縊死）。向榮死後，清廷賞給一等輕車都尉世職，並追諡「忠武」，以表彰他終身鎮壓農民起義、維護封建統治的功績。後其子向繼雄將其擔任欽差大臣期間的奏摺，編纂成《向榮奏稿》十二卷傳世。

〔六〕楊簡侯方伯：楊能格，字簡侯，號季良，清代漢軍正紅旗人，道光十六年（一八三六）進士，官至江寧布政使。人詞館後，於柯亭種竹百竿，自號曰玉堂種竹生。方伯工書，初法右軍，晚習魯公，名重一時。

〔七〕袁小午編修：即袁保恒（一八二六至一八七八），字小午，又字筱鄰，河南項城人。袁世凱堂叔父，道光三十年（一八五〇）進士。改庶吉士，授翰林院編修，官至刑部左侍郎。先後佐李鴻章、左宗棠軍幕二十餘年。諡文成。

〔八〕德帥：德興阿（？至一八六七），清朝將領。滿洲正黃旗人。喬佳氏。初在北京任前鋒、藍翎侍衛、乾清門行走、頭等侍衛等職。一八五二年隨琦善攻打太平軍。次年在揚州三汊河獲勝，加副都統銜。同年授予正白旗漢軍副都統。一八五四年又在瓜洲附近、三汊河擊敗太平軍，賜號博奇巴圖魯，升御前侍衛。一八五六年江北大營被太平軍攻破，代替托明阿任欽差大臣，加都統銜。同年收復揚州，再建江北大營。次年十一月攻克被太平軍據守四年之久的瓜州，賜騎都尉世職。一八五八年被太平軍陳玉成部在浦口等地擊敗，革職留任。揚州被攻陷後，奪世職。次年三月因久攻安徽六合不下，被召還京。一八六一年署密雲（今北京密雲）副都統。一八六二年授西安右翼副都統。一八六六年任塔爾巴哈臺（今新疆塔城）參贊大臣，授正紅旗漢軍副都統，幫辦新疆北路軍務。一八六七年母喪回旗，不久死於軍營。諡威恪。

〔九〕丙辰：原書目錄中作「丁巳」。

未灰齋文集卷第三

劉榮喜 校注

務本論自敘

辛丑之夏，英夷犯廣州，御史某請開礦助餉，議者或惜其說之不行。蕭以為國用之不足，非銀少也，恃銀以為用之弊也。擬上諫開礦封事，其略曰：今之籌國用者，在於重農桑而已矣。重農桑必先貴粟帛，貴粟帛必先禁淫侈，淫侈禁而後商賈之利微，商賈之利微而後耕織之人眾，耕織之人眾而後粟帛之所出多，粟帛之所出多而後銀價賤，銀價賤而後泉貨之源通。議者迂之。蕭惟邱甲刑書，規於叔饗，井田世祿，非諸蘭陵。夫束脩之往來，莫親僑伴，洙泗之紹述，莫過孟荀。而猶分茅而設菴也如是。況蕭童土下土，而欲奮一人之舌，信天下之心，其亦慎矣。顧以人之不信吾說，而吾遂無以自信，則是曖昧濡需之學，重以突梯挈榼之情。《易傳》曰：「中心疑者，其辭枝，失其守者，其辭屈。」蕭竊惡焉，因就前說，罄其辨，條其法，為《務本論》上下篇。蓋以守弈者舉棋之戒，且以備道人木鐸之徇焉。

務本論罄辨篇第一

或問於蕭曰：國家二百年來，列聖相承，上自河工、邊餉，下而民間交易，恃銀為用，近歲銀出外洋，公私始匱，此銀少而國用絀之符也。子則謂國用之不足非銀少也，恃銀以為用之弊者，何也？

蕭曰：直省州縣產銀者不及十之一，不產銀者十之九，可農可桑之地不畜十之九，而不可農桑者亦不及十之一，此其多少難易之數相懸萬萬矣。今求利而捨多取少，棄易就難，其亦僨矣。況國帑之人取之民也，一尺之土皆可耕，一寸之絲皆可織，取之於民而民有以應也。銀非耕之能出、織之能成者，取之於民而民無以應也。民賤售其粟帛而易銀輸官，有數石之粟、數捆之布，不足完數兩之銀者，銀愈貴而民愈困矣。且非獨常額之銀取之民也，官不足於奉，私變漕糧為勒折，費不足於批，解名火耗為加封。江以南石米折銀至五六兩，江以北石米折銀亦四五兩，弱者傾產以輸賦，強者聚眾以抗官，追呼鞭撲之既窮，則捏報灾荒以圖缺額，催科不力之有罰則攤移公項以濟然眉。在官則十縣而虧空者有九，在民則十戶而抗糧者有三，於此而欲國用之不絀也，得乎？

然則何以知用銀而有是弊也？曰：今督撫查參州縣虧空之案，銀款居十之九，而倉穀則間有之；花戶抗延不交之款，亦銀款居十之九，而米穀則間有之。嘗見州縣開倉收米，民囊米

倉外，坐臥守之，米人倉則欣欣有喜色。官吏唱籌稽冊，藉故延宕，惟恐米之來，不數日亟閉倉，勒民輸銀。民囊米歸，舉家愁歎，催租吏至其家，持申怒吼，輸銀倍其米價之二三，向使徵收本色，吾知民之輸將恐後矣，何至官私交匱若此哉？有子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故曰國用之不足非銀少也，恃銀以為用之弊也。

務本論罄辨篇第二

問曰：今試持穀帛與人，人取穀帛，又試持銀與人，人則棄穀帛而取銀，銀之貴於穀帛明矣。子謂籌國用在於重農桑者，何也？

蕭曰：人人以銀為貴者，謂有銀而可以得衣食也。有銀而無以為衣、無以為食，銀何賴焉？夫求衣於銀，不如求衣於衣之為得矣；求食於銀，不如求食於食之為得矣。今者南漕缺而有捐米之賞、海運之議，河南荒而有請賑之奏、招商之令。向使倉有積貯，戶有蓋藏，何至一方偏災，至勤聖天子宵旰之憂哉？萬一糧艘淤淺，商船沮滯，雖銀積如山，恐無濟也。往者夷船犯金陵，金陵城高池深，調集之兵五六萬，宜可以固民心矣。而士民出城避亂，奪門號呼，攜老幼以入荒郊無人之地者，非棄安而就危也，則以城中無一月之米，人人不慮死於寇而慮死於餓也。是時藩庫存貯暨紳商捐輸之銀不下百萬兩，富商大賈之藏銀亦不下數百萬，顧無有守銀

而不去者，肩負手攜自餼糧絮襖而外，亦無有持其藏鏹而出者，固慮其啟戎心，亦以呼吸存亡之秋不足活人命也。然則無衣無食，雖有銀亦無用之物矣。古有云「以君養民則不足，使民自養則有餘」，人人耕而天下無飢者矣，人人織而天下無寒者矣，故曰籌國用在於重農桑也。

務本論警辨篇第三

問曰：重農桑必先貴粟帛者，何也？

蕭曰：今使人治其事而獲其利，雖梏之，不止也；治其事而不獲其利，雖策之，不前也。江蘇產穀帛之地也，近者富民以田為累，貧民以耕織為拙。樸者苦之，而巧者遷焉，何也？富民以其旧受制於佃戶，有田之害，無田之利，貧民又累於國賦，終歲勤動，而利己者十不獲五，故蘇州、鎮江兩郡有以棄其田為幸者矣。江北則又不然，穀賤而不售，民間積穀在倉而無從得錢，至典鬻以完國賦，償私逋，於是亦以棄其田為幸矣。雍正、乾隆之間，松江以織布富甲他郡，後奪於蘇州之布，而松江民失其利，近洋布行而蘇民亦失其利。蓋自穀帛賤於銀，而農桑之利奪矣，農桑之利奪而耕織之人少，耕織人少而穀帛之所出亦少矣。今誠能朝廷之租賦、民間之交易一出於穀帛，則農不至有餘粟，女不至有餘布，人人知穀帛之利，而農桑之事將不勸而自興矣。故曰重農桑必先貴粟帛也。

務本論罄辨篇第四

問曰：貴穀帛必先禁淫侈，何也？

蕭曰：厭布而帛，厭素而華，則錦繡纂組之事興，而紡績之人少矣。厭棉而裘，厭常而珍，則口外元狐、海龍、百獸之皮，外洋羽毛大呢、哈喇之屬，布於中國，而棉絮絲繭之利微矣。厭尋常樸拙之物，而玩好之求，則明珠、寶石、文木、雕竹皆足耗吾民衣食之資矣。粟米布帛捆載之多，不敵拳石、顆珠之價，農夫蠶婦終歲之勤劬不能比奇技淫巧一日之所得，則捨本逐末之人多，而農桑之事不講矣。故曰貴穀帛必先禁淫侈也。

務本論罄辨篇第五

問曰：淫侈禁而後商賈之利微，何也？

蕭曰：今試適五都之市，值一二而索十者，奇技淫巧之屬也；值三四而索十者，錦文珠玉也；值五六而索十者，銅錫竹木之器也；值七八而索十者，皮幣酒食也；值九而索十者，粟

米布帛也。緩急無用之物其值必貴，日用必需之物其值反平者，何哉？人人必需之物，人人知其情，偽無所容其欺詐也。故曰淫侈禁而後商賈之利微。

務本論罄辨篇第六

問曰：商賈之利微而後耕織之人眾，何也？

蕭曰：民之所以樂商賈而不樂耕織者，耕織勞而商賈逸，耕織之所獲少而商賈之所獲多也。勞而獲少，則人思去之；逸而獲多，則人爭趨之。以故今日之民，蠢愚無用之男始歸於耕，其巧而慧者弗為也，稍自給而坐食者弗為也。貧窮無告之女始歸諸織，其巧而慧弗為也，稍自給而坐食者弗為也。十男而耕者不過三四，十女而織者並不及一二，彼其所以得食與衣者，固不恃乎耕織也。誠使淫侈禁，而奇技淫巧錦繡纂組之事有所不行，則彼之不耕而食者無可恃，不得不從事於所以得食者矣；彼之不織而衣者無可恃，不得不從事於所以得衣者矣。今天下通都大邑商賈輻輳之地，民不事耕織，而偏州下邑商賈不至之地，民多事耕織焉，亦其證也。故曰商賈之利微而後耕織之人眾也。

務本論罄辨篇第七

問曰：耕織之人眾而後穀帛之所出多，何也？

蕭曰：理固然也。一人耕十人之食，一人織十人之衣，不得也。且耕織雖常事，然必材力聚而後事業精，斟酌乎天時之陰陽寒煖，量通乎地利之燥濕高卑，其事類非蠢愚無識之人所能識其微。人人治其事，則其間聰智之人必能濟乎天時地利之窮而收倍蓰之利。周有上農之夫，漢有力田之科，殆其人歟？且以今天下言之，江以南糞田養蠶之利，淮泗之人則不知矣，楚蜀溝渠蓄洩之宜，燕齊秦晉之人則不知矣。夫北方號稱地寒，然怡親王水利所興之地，歲收且數百萬，此可知天下無不可農桑之地，天下即無不可教耕織之人，無曠土，無遊民，孟子所云「菽粟如水火」者，豈虛語哉？故曰耕織之人眾而後穀帛之所出多也。

務本論罄辨篇第八

問曰：穀帛多而後銀價賤，何也？

蕭曰：穀帛之少也，富商大賈又得乘時射利，逐穀帛之短而囤積以居奇，穀帛愈短，銀價

亦愈高，此展轉相因之弊也。夫有銀而無穀帛，而銀不能代穀帛之用者，以銀不可為衣、銀不可為食也。有穀帛而無銀，穀帛可代銀之用者，有以衣而無賴乎銀，有以食而無賴乎銀也。今穀帛多，而上所以使下與下所以奉上，皆可以穀帛為用，而利權不歸之於銀，銀烏得而不賤哉？故曰穀帛多而後銀價賤也。

務本論幣辨篇第九

問曰：銀價賤而後泉貨之源通，何也？

蕭曰：穀賤而農病，銀貴而商亦病。其始也商不病，人樂為商而有損於農；其繼也商亦病，商苦為商而又無益於農，何也？日用必需之物以錢計值，有常價也。商人以錢易銀，置貨物，銀貴而錢賤，仍其舊值則價不隲，驟加其值則貨難售，於是貶貨就價，以軟脆薄劣之物行其欺，農人以難得之錢而受易敗之貨，商人又以其不售之貨坐耗其居積之銀，展轉牽引而泉貨兩滯，商民交困矣。今以穀帛代銀之用，即以穀帛分銀之權，銀之權既輕，則銀之價自賤，是則用穀不用銀之處，固不患銀之少，且用銀不用穀帛之處，亦不苦銀價之昂，以穀帛為主，以銀為輔，銀不至於騰踴，而穀帛藉以流通，吾見銀之便民，而不見其病民矣。故曰銀價賤而後泉貨之源通也。

務本論條法篇第一

問曰：何以重農桑？曰：法有六，廣開墾，開西北水利，講樹藝，廣教習，設爵賞，節煙酒。何以貴穀帛？曰：法有五，酌徵收，定支銷，立市法，易關稅，核奸偽。何以禁淫侈？曰：法有二，辨尊卑，抑奇巧。

務本論條法篇第二

蕭曰：廣開墾者何？河以北多平原曠野，惟沙磧之地五穀不生，餘皆沃壤也。江以南多高山大川，惟巉巖峭壁，洪波巨浸，人力莫施，其山之阜麓，旁江之洲、湖之濱，皆餘利也。上地種五穀，中地種莢穀、蕎麥、瓜菜、芋蕓、蔬菜、桑柘、木棉、藍草、紅花之屬，下地種榆柳、雜樹、蘆荻之屬。今宜下任地之令，無主之地聽貧民開墾為業，五年而溝澮成、阡陌開，收穫多者為上農，上農有賞，無籍者子孫占籍與考，有罪降一等。八年而溝澮成、阡陌開，收穫多者為中農，子占籍與考，有罪論如律。十年而溝澮不成、阡陌不開，收穫不多者為下農，下農有罰，子孫土著三十年占籍與考，有罪加一等。上地種五穀者十年後均丈起科，中地十五年後量收穫高下起

科，下地水不起科。

務本論條法篇第三

蕭曰：開西北水利者何？今河以北田無溝渠，旱澇無備，產稻之地不及一二，故京倉之米仰給東南。水性逆而河患興，漕政繁而民力竭，此西北水利不興之故也。夫《禹貢》等九州之田，荆揚塗泥之土居八九等，今為產穀之鄉者，水利也。西北土厚壤美，黍稷麥粱以及棗栗瓜果之屬所產過於東南，今誠能以河工歲修之款興西北水利，大開稻田，則怡親王已成之效具在也。其或去水太遠，不宜稻田，則濬吠澮池塘以溉旱種，所收必倍，西北之農功既大，東南之民力亦蘇，蓋今日之急務也。或疑其事不效，告之曰《周官》匠人溝洫之營，草人土化之法，稻人下地之稼，所治者雍冀梁豫之地，非吳越也。

務本論條法篇第四

蕭曰：講樹藝者何？《周禮》以土會辨五地之物生，山林植物宜旱，川澤植物宜膏，邱陵植物宜覈，墳衍植物宜莢，原隰植物宜叢，以土宜辨十有二壤之物，而知其種，以教稼穡樹藝，遂

人以土宜教甿稼穡，草人以物地相宜而為之種，司稼辨種稔之種，周知其名與所地以為法，而縣於邑閭。夫天無物不生也，地無物不養也，得所宜則事半功倍，而不勸自從矣，失所宜則事倍功半，而不梃自止矣。今欲勸農桑而使民，不樂為國胡賴焉。古農家尹都尉、汜勝之之書，既百不存一，《齊民要術》之九十二篇，《兆人本業記》之八十事，又不能家有其書，於是知其義者，不習其事，習其事者不知其義，始廣種以薄收，而莫獲厥利，遂捨本以趨末而去之他，此不講樹藝之故也。綴輯古法，刊示農民，較今督撫之請刊性理精義、聖諭廣訓者，孰為切近有用乎？蓋不以彼易此也。

務本論條法篇第五

蕭曰：廣教習者何？揚州塗泥之土，古稱田下下。今江浙之收穫倍他省，蘇松嘉湖之收穫又倍他郡縣者，巧於農也。蘇松嘉湖柔脆之婦女不逮西北婦女作苦之什一，而蠶桑之利甲天下者，巧於蠶也。今教民以古人農桑之書，愚民懵然不知也。故以古為師，尤不若以人為師。比年江浙大水，貧民失業，轉徙四方，宜厚其直募之，分布各省以為教習，稽其勤惰以為賞罰，第其遠近以相傳授，不過十年而海內享農桑之利矣。聞近年良有司有施此法於一鄉一邑而獲效者，推而廣之在司牧者矣。

務本論條法篇第六

肅曰：設爵賞者何？人情莫不好貴而惡賤，好榮而惡辱，民之秀而慧者既以能文章掇科第，富商大賈又得捐銀入官以異於齊民。惟農民胼手胝足，奉租稅以食上，而驅役不少假借，拙者安之，巧者厭之矣。漢初力田者與孝弟同科，唐有田正，宋太宗詔諸道州府推擇一人練土地之宜，明種植之法，補為農師，蓋猶古人勞農勸民意也。今宜倣其法，察民之力田倍穫者，第其高下，設爵職給頂戴，其力田而又能文章掇科第，則別注冊籍，加等錄用，以示優異，亦重本業而矯趨尚之一術也。

務本論條法篇第七

肅曰：節煙酒者何？奇技淫巧之害農事，錦繡纂組之害女紅，古今所同也。鴉片鼻煙之耗銀，智愚共知也。習見而群不以為非者莫如煙酒，長老言數十年前吸煙者十人而二三，今則山陬海澨男女大小莫不吸煙，十口之家終歲所費不貲。且種煙必膏腴地，則耗農桑之土；種

煙必厚糞，則耗生穀之糞；種煙必摘頭、捉蟲、採葉、曬簾，則害農桑之人工。古人酒以成禮，非此則謂之荒酒，今則糟坊酷於市，士庶釀於家，荒郊曠野必有酒店，歌哭笑罵無非醉人，以所耗計之，釀黃酒一石耗米七斗，釀燒酒三四十觔，膏粱大小麥均耗一石。中人飲量黃酒三四觔，燒酒不及一觔，然已一人耗數人之食矣。今欲驟禁之則勢不行，宜立法以節之。咸豐元年以前，民二十歲者吸煙不之罪，未及二十歲者則罪之，以年遞算，寬以往而禁將來，如此則十年後吸煙者漸少矣。慶賀燕會外，士大夫之群飲者罷其職，庶民之群飲者罰以穀帛，歌哭笑罵鬪鬪於街衢者嚴以刑，如此則中才自好，耽於酒者少矣，此亦養民而寓教民之意也。或謂其法已苛，告之曰，周以忠厚立國，群飲拘歸者殺，淡巴菰之始人中國，吸者有刑，皆成憲也。

務本論條法篇第八

蕭曰：貴穀帛之法首在酌徵收者何？今國家取之於民者，自州縣額貯倉穀外，惟漕糧四百四十九萬一千二百三十五石有奇，漕米六十二萬七千九百六十五石有奇，漕米額外又有漕項者，雜稅、關稅、鹽課、蘆課、茶課各款則徵銀五千四百四十五萬納其地丁，耗羨、漕項、漕米額外又有漕項者，雜稅、關稅、鹽課、蘆課、茶課各款則徵銀五千四百四十五萬丁行月等項之用。民以穀七千五百九十五兩有奇，徵銀之數幾十倍於徵穀，就使州縣不浮收，不勒折，而窮鄉僻壤商賈不通之處，民肩負其穀以市銀，銀已不得不貴，穀已不得不賤矣，非酌而改之則其勢必窮。邊省近

礦穴之區地瘠穀少，得銀不難，照舊徵收無煩改也。至有漕各省，產米之區，納米不難，納銀則匱，宜變而通之，如關稅鹽課茶課皆取之商賈，便於納銀之人則徵銀，地丁、耗羨、漕項則酌徵其穀，雜稅、蘆課各款租稅如學道、州縣、省城、縣城之類，則酌徵其錢或布帛，法以銀為準，穀一石準銀若干，布帛一端準銀若干，錢一緡準銀若干，準物產之宜以定額，準數歲之通以定價。額必酌物之盈虛，而閭閻便輸將，價不隨市為升降，而吏胥無侵冒，則便民而不損於國之法也。

務本論條法篇第九

蕭曰：酌徵收，繼以定支銷何？今國家徵銀五千四百四十五萬七千五百兩有奇，而內外支銷已及四千七百七十九萬六千四百六十兩有奇，改其所入而不計其所出，無惑乎論者之笑其妄也。今核計之，內支銷之一千四十二萬三千三百八十兩有奇。大者，盛京八旗之餉；小者，亦各衙門廉俸薪水之需。京師既不產穀帛，轉輸萬不可改移，此支銀而不可改者也。至外支銷之三千七百三十七萬三千八十兩有奇，如邊省酌撥河工歲料，新疆經費、塘站驛站差兵盤費暨錢局之銅鉛價、薪水料價非銀不可者，計千二百萬有奇。其他，大而文武養廉公費、兵役俸餉、漕項，小而祭祀紅白卹賞、零星雜支之款，某省某款可全支銀，某省某款可全支穀帛與錢，某省某款可幾分銀幾分穀帛幾分錢，核其物產，察其輿情，遞其成數。其始也，穀帛可以代銀之項十

不過二三，久之，穀帛流通，銀幣日絀，因遞減支銷之銀，而酌改徵收之穀帛。法不驟易，效可漸收，實便於民。而圖事伊始，民不及知也，勿以駭俗自阻也，實不便於民。而任事太銳，上不及知也，勿以己見自用也。以實心行實政，是在司牧焉。

務本論條法篇第十

蕭曰：定支銷繼以立市法何？徵收者，下之供於上也，支銷者，上之達於下也。下之供於上，上之達於下，其穀帛可以令行之，而民間交易之不用則民不便，民不便則並徵收支銷亦不可行。今設市法宜以錢為準，穀一石準錢若干，布帛一端準錢若干，銀一兩準錢若干，價之貴賤升降聽民定之，而官不為之制，倣古均輸之法。京師暨省城支銷多款之地，設一官肆，京師則戶部司員，外省則藩司屬吏，擇二人為正副司，其會計民間穀帛，有滯而不銷者，官以市價糶之，願買者以市價糶之，歲之十月冊報所司以為支銷之用，三年中民間穀帛流通而官幣不絀者優敘或以勢凌民、稱不便者則降斥，如此則穀帛可以流通，而奸商無居奇之權矣。或曰：官握算而與民爭利可乎？曰：官肆所出入穀帛與銀而已，百物之行於市者不與也。

務本論條法篇第十一

蕭曰：立市法繼以易關稅何？民間交易之樂於用銀而不樂於用穀帛者，銀便取攜，而穀帛有舟車之費，銀無折耗，而穀帛有關稅之輪。今欲賤銀而貴穀帛，法宜易而置之，稅銀而不稅穀帛，穀帛過關，驗無夾帶私貨則放行，有盜劫則地方官追捕如例。銀過關則稅如百貨例，一人持銀百兩者，謂之旅費，免稅，其二人同行持二百兩，十人同行持千兩者，視之一人持銀，過百兩者則計銀納稅，關給路引，有盜劫則執關引告官，請追捕如例，無路引論偷漏如例，捕獲銀入官，如此則穀帛有舟車之費而無關稅之輪，銀有關稅之輪而不能盡無舟車之費，銀有耗而穀帛無耗，銀之利屈而穀帛之利伸矣。

務本論條法篇第十二

蕭曰：終之以核奸偽何？酌徵收、定支銷，穀帛之行於上也；立市法、易關稅，穀帛之行於下也。夫民間交易往來，物有好醜則價有等差，潮濕蟲蛀之米、脆絲短幅之布帛，市不售也，則奸偽不可行。惟徵收支銷之間其事不得不假之吏胥，則奸偽所由起也。今宜以法核之，

核米之法如今倉場驗收之法，實行焉可也。核布帛之法，某地某布，某地某帛，本色不加染，稱之得若干兩以為尺，量之得若干尺以為端，定其輕重長短之程，中程則驗收，否則換易，有收不中程者，則罪其所司。及其支銷也，某項可布，某項可帛，某項〔某地布，某地帛，第其高下，定其成數，有攙雜及偷換者，許受者告所司論罪。《禮曰》：「布帛精麤不中數，幅廣狹不中量，不粥於市。」師其法以核之可也。

務本論條法篇第十三

蕭曰：禁淫侈之法首在辨尊卑何？今自卿士大夫以下，逮工商皂隸，衣服玩好之無別，豈特無以明等威哉？亦非所以節省物力也。杭之綢，蘇之縐，江寧之緞，口外狐鼠百獸之皮，人人得而衣之，而布帛之利奪矣，布帛之利奪而蠶桑之人少矣。翠石、瓊玉、珊瑚、瑪瑙、琥珀之器人人得而玩之，而商賈之奸偽行矣，商賈之奸偽行而力田之人又少矣。今宜裁之以禮，庶人無頂戴者夏葛冬棉，婦人首飾用骨角，不得衣皮飾銀；生監以上，八品官員以下，夏細葛冬羊皮，婦人首飾用琺瑯銀器，不得衣狐鼠皮飾、金珠玉石；七品以上三品以下官員夏紗羅冬皮，婦人首飾用金珠瑪瑙琥珀，不得衣海龍水獺狐之白黑色者，飾不得用翠石瓊玉珊瑚大珠。違者論如僭侈律，私藏被盜者官弗為理，如此則等威明而物力亦不太耗矣，此亦教民而寓養民之

法也。

務本論條法篇第十四

蕭曰：繼之以抑奇巧何？夫厭故而喜新者人情也，而好貴而惡賤者亦人情也。洋布之易朽敗，羽毛大呢之易蠹蝕，不逮吾中國布帛之堅久也，而人爭衣之者，厭故而喜新也。黑色之耐污澆，不似朱綠之易敗也，而人少衣之，好貴而惡賤也。今欲禁蘇杭之花繡、夷舶之洋貨，其勢既不可行且行之，而人人以為奇巧難得之物，或什伯其價以求售，是禁之而適以張之也。法在因民好惡之情而抑之：庶民以下至人役者，得衣洋布羽毛大呢之屬，生監以上則罪之；匹婦以下至為人役者，得衣洋貨花繡及一切豔冶之色，命婦以上則罪其夫。夫人之衣奇巧者，欲自炫也，今不足自炫其豪，而反以自炫其賤，非特士大夫羞之，即倡優隸卒亦何樂以章身之具，為標識之旗哉？如此則蘇杭之花繡、夷舶之洋貨，不禁而自不行，而吾中國布帛之物貴矣，蠶桑之利興矣，無驟更法令之苦，而有潛移風俗之權，則條其法者之微意也。

未灰齋文集卷第四

劉榮喜 校注

敕授修職郎曩晉中憲大夫顯考秩陵府君行述

府君姓徐氏，諱石麟，字穆如，號軼陵，祖考遠邨公之長子，何太恭人出也。八歲，何太恭人棄養，曾祖考佩蒼公謂無母之孫，尤憐愛之，告塾師毋扑責，珍羞必與偕飭，諸從祖父母許爭，而府君勤讀寡過，學日進。

年十八，遊於庠，學使者胡文恪公高望試詩古，府君以「地中有山賦」押官韻，哀字見賞，疑其年少，面試以「農丈人」七律，府君有「銀河抱甕無邊白，玉宇揮鋤不斷青」之句，拍案稱好，呼府君名曰：「汝詩文冠場，楷法劣耳。」起入內廬出，手持顏魯公《多寶塔碑》舊拓本，曰：「吾與汝，日用油紙影寫之，明歲科試不長進者，吾夏楚汝矣。」是年，餼於庠，歸如胡公教，日曠猶握管，由是病目，未幾而家訟作，訟結而譚元度之事又作。譚元度者，以身家不清，冒廉生談德階姓，應試邑廩增附生，二十一人訐之，遠邨公暨府君與焉。知縣浙人聞鏞納譚賄三千金右之，訐之府，聞君恐，納緞四十端，訐者大受呵斥，遠邨公憤怒謂廉保不可再作。遽遵豫工事例，為己與府君報捐訓導。初遠邨公以家訟由談德階唆使，怨之甚，故銳任攻擊，府君慮遠邨公性剛

遭折挫，止之不得，鬱鬱目幾盲，捐官非所好，然不敢違命。遠邨公尋棄養，家中落，府君念賦閑且日困，以家事屬從父獻堂公，奉檄就職。歷署邳州學正、宿遷教諭、儀徵訓導。

獻堂公為匪人所誘，比府君解組歸，則詬誶盈門。府君以群季尚幼，不得不力持大局，遇事輒與獻堂公嗃嗃，久之不悛，念祖父以骨肉參商啟外侮，不可蹈覆轍，俾各自謀食，庶稍知稼穡艱，請於繼祖妣汪太恭人，析家產為七，華好樓屋任諸叔擇之，已分得馬廄圍十餘間，改葺為課徒塾。幼處膏腴，至是乃痛自刻苦，日以鹽豆下飯，一布裘十餘年，自脩脯外一介不取，賙救諸叔外亦一介不與。謂不孝兄弟曰：「吾以勤補拙，以儉養廉，如某某者吾不能為也。」

自棄舉業後，專治經史，背誦經注，一字不訛，好《史記》、《南北史》、《新五代史》、《通鑑》讀至十餘過。惡晚唐以後人詩，而獨好陸務觀。初教兄肅為文，主淺顯，髫年獲人泮。及不孝肅請業，持說頗相反，或請其故，曰：「吾曩以家運速遭，冀兒輩為蒙師餬口，然未免斬而小之，今當盡其材耳。」聞同邑鄭孝廉德昌善《周易》，命兄肅師事之，詢其說，殊不謂然。

道光戊戌，不孝肅試禮部報罷歸，呼而問曰：「史問山司寇家多藏書，汝西席三年，讀何書？」不孝肅具以對。曰：「汝治諸經而不及《易》，畏其難耳。天下豈有畏難而成之學哉？」是年，史公之喪歸自京師，公子丙榮大令奉遺命來招不孝肅，以久離膝下不欲往，府君曰：「汝在家不患無館穀地，然日與不若己者處，則學日損耳。揚州多通經者，汝往也。」己亥冬，患瘰癧，猶日促不孝肅治裝赴。明歲計偕，曰：「我家世積德，以無妄遭速遭，子孫當有興者，汝

能成進士，俾汝父收窮經教子之效，則死不恨矣。」庚子春，疾革，始輟命呼不孝兄弟跪床前，告兄肅曰：「汝宜勤宜和。」告不孝肅曰：「汝宜謙宜慎。」既揮兄出，泣而告肅曰：「汝兄才短，累多汝助之。」以三月十一日壽終正寢。

嗚乎痛哉！遺命一月發引，淺葬於遠邨公塋之左側。配洪太恭人，生子三：長蓉蕩，次肅，次不孝肅。肅娶厲氏，生承祐、承祺，繼娶黃氏，生承祐、承祿、承祚、承裡。肅娶沈氏，生承禧、承祖、承禮。女一，適同里王應元，孫女二。著有《四書廣義》若干卷，《軼陵詩文鈔》若干卷。所成就門下士以刑部主事丁未進士朱君麟祺、丙辰庶吉士唐君嘉德為最著。

嗚乎！府君皓首讀書，病目不獲應鄉舉，心以為恨，迨不孝肅暨門下士先後通籍，府君又不及見。戊午不孝肅奉命守福寧，將為府君修祠墓、刻遺書，又遭粵匪之亂，兄肅殉焉。江北豺虎縱橫，未可歲月底定，不孝肅年且五十有奇矣，或遂先狗馬填溝壑焉，是府君所以遺不孝肅者，如天罔極，而肅之所以報府君者，一無可言也。嗚乎痛哉！

敕封孺人曩晉恭人顯妣洪太恭人行述

洪太恭人，顯考軼陵府君之元配也。外曾王父洪公起春與我曾祖考佩蒼公同以計然術起家，又皆能教子讀書，甚相得，結為婚。

太恭人年十五歸府君，時兩家業方隆隆起，資用華腴。不數年祖考遠邨公棄養，家中落，繼祖妣汪太恭人性多猜，諸叔幼不治事，祖妣鬱鬱成肝疾，又忌人言之。府君或諛讓群季，祖妣怒無所發，輒遷怒太恭人，加詬誶，太恭人婉承之，終不失歡。祖妣歿後，諸叔益肆。府君乃痛自刻苦，與太恭人曰：「食鹽豆，鬻簪珥，權子母家賴以濟。」長兄蓉年二十以廢疾殤，煦嫗兄彌及不孝，蕭甚至，而教極嚴，嘗撻之流血。兄彌年十四入泮，親友稱賀，太恭人曰：「僥倖獲雋，不讀書且終身廢棄矣，是吾憂耳。」不孝蕭既舉於鄉，偶夜飲不歸，太恭人數之曰：「汝父布衣蔬食，為汝兄弟衣食計耳。今若此將以一孝廉致父母飢寒邪？」搥數十，府君為緩頰始免。道光乙巳，年七十，不孝蕭以庶吉士請誥敕歸，為太恭人壽，賓客喧闐，聲伎雜進，揮之不止，惴惴入告，太恭人曰：「此亦華筵常事也。曩所以不許者，兒為寒士，當以勤儉謀生，今既成進士，所責於兒者不在此矣。」自是宴飲不復問。

蕭供職京師，兄彌侍太恭人於家，遇春秋佳日，昇竹蕘遊郊野，角觥腰鼓，靡不歡。越六年壬子，不孝蕭乞假歸省，甫抵里，而粵匪連陷武昌、漢陽，明年正月，九江不守，賊順流東下，不孝兄弟奉太恭人避之郊外者年有奇，賊鋒少挫乃復奉入城，居北門之林姓宅，偶店作，遂臥不起。明年乙卯三月二十四日為太恭人八十誕辰，猶強起冠帶，坐床上受禮，五月二十七日卯時，遽棄不孝等而長逝矣。嗚乎痛哉！

太恭人知書，能讀《通鑑》、《歐陽五代史》。自鍼黹暨作茄別瓠，靡不精，性剛直無私，遭訶

罵者不為忤，曰：「大太太無惡意也。」生子三：蓉癘；肅歲貢生，就職訓導；不孝肅道光乙未恩科舉人，乙巳恩科進士，改庶吉士，由檢討出知福建福寧府知府。女一，蓉姊，嫁同里王君應元。孫九：承枯早歿，承祺郡庠生。肅娶厲氏，生承祐、承祿，皆從九職銜，承祚、承裡幼讀。肅繼娶黃氏，生承禧，同知銜候補知縣，承祖太學生，承禮幼讀。不孝肅娶沈氏，生孫女二^(二)，以兵亂淺葬於遠邨公塋之下首右側^(三)。戊午，不孝肅奉檄歸，將於是年十月某日與府君合葬左側，抵清江浦，聞六合不可守，眷屬出奔，遂倉卒南行，抵閩始聞兄肅暨姊夫王應元遇害，從子婦姚氏、吳氏，從女素玉，從孫女雲姊殉焉，蓉姊奔閩道，卒於蘇州。嗚乎！兄姊死矣，榮榮如肅，生何為哉？

吉芝長兄行狀

兄姓徐氏，諱肅，字吉芝，肅之長兄。洪太恭人早年生兄蓉，未娶而殤，府君悼之，酌以酒曰：「汝弟生子則為汝後，以不絕予家嗣焉。」故吉芝兄又行二云。兄早慧，九歲能屬文，鄰人壁間壽文千餘言，兄一覽背誦不遺一字。十四歲遊於庠，貴陽朱君欽瑚來蒞六合，觀風試士，得兄卷，擬為名宿，置第一，既詢，知甫十六歲，大驚，寵禮備至。越二年，以優等食餼。兄幼好嬉，學為豔體詩詞，府君痛楚之不俊。忽一日讀書有所晤，舉動必禮法，嘖笑不苟，友人或謾語，則

掩耳走，或故翽之，亦弗與忤，邑人呼為「二夫子」。肅治經好博覽，兄笑曰：「弟讀書多，然心得不如兄也。」肅乞假歸，妻子留滯京師，囊橐如洗，多乞假於人，兄曰：「弟自不甘淡泊，兄寧餓死不與若輩言也。」既肅以知府人都謁選，送者曰：「太守不憂貧矣。」兄正色曰：「此豈僕所望之弟者乎？」是歲粵匪再犯六合，肅之子承禧將以家人從肅於閩，請伯父偕，兄拒之曰：「賊鋒靡定，在家未必死，出外未必生，偷生而餓於道，寧守義而死於家乎。」固請不許，既被賊執，罵曰：「吾讀書數十年，肯從賊求活乎？」賊初以兄老無足忌，既乃怒殺之，時咸豐八年戊午八月二十九日也，年五十有五。元配厲氏，生承祐、承祺。祐早歿，祺郡庠生。繼娶黃氏，生承祐、承祿、承祚、承禔。承祺婦姚氏、承祐婦吳氏，暨兄之女素玉、女孫雲姊皆同日死，詳見《家人殉難記》。

【附錄】徐肅傳

徐肅，字吉芝。歲貢生，候選訓導，早慧能屬文。十四為諸生，嘖笑不苟，人呼為二夫子。粵寇陷金陵，弟肅以待御在籍辦團，肅閉戶治經，澹如也。肅入都選福寧府，請偕往，不果行，賊至召團北鄉被執，罵曰：「吾讀書數十年，肯從爾求活乎？」賊怒殺之。子婦姚氏、吳氏、女素玉、女孫雲姑皆殉，從弟文童鼎亦被脅不屈死。（《光緒六合縣志》卷五「人物志·忠義」）

補六合縣志列傳

(常忠馬純仁毛至潔^(三))

常忠，四川人也。官四川營游擊。崇禎十年，奉檄率所部偕永生洲守六合，流寇陷廬，鳳知縣鄭同元謂賊尚在數百里外，不設備。既聞賊信，急商民篝燈不寐，而偵騎以無賊告。七月十八日黎明，忽炮聲連震，同元騎而逸去，永生洲兵亦無鬪志，忠率所部七百人往禦之，中道逃者半，甫及西門，而賊之驍騎至。忠嚴陣待之，賊不得入，詭呼人東門，忠聞之，令分兵往守。賊見陣動，麾前鋒十七騎突之，後兵先潰，忠見勢不支，呼曰：「百姓速走，予保南門耳！」民爭趨龍津浮橋南。忠且戰且卻，兵悉渡，而忠以五人殿後。賊逼橋次，忠右手提鞭，左手拔橋板，一驍騎馳至，刀砍忠，忠避之馬下，揮鞭格殺之。賊大至飛矢如蝟，忠揮鞭撥之，紛紛雨下。有泅水者斧斷橋索，賊乃不得渡，然倏忽間，忠一矢中股，又洞項矣。賊大掠橋北二日，縣署有總兵程龍遺存大炮，經火自發，賊驚，遁出東門，將竄儀揚，居民焚冶浦橋，賊乃折而北去。未幾，忠以劍瘡迸發死。

徐肅曰：六合為金陵門戶，方賊未至時，巡撫張國維^(四)檄鄭同元^(五)築城，同元以財力不

逮，築土城，高丈許，巡撫責其苟且，發銀造磚，城工未興而賊已至矣。^(六)故以忠之勇壯能據河守橋南，不能憑城全橋北也。然賊不渡橋則不能至江，保障南都，厥功偉矣。忠死後，守備楊芳、張人傑、方世勳皆以客兵防守，著勞績，為邑人所依賴焉。

馬純仁，字樸公，號範二，六合諸生也。乙酉七月聞薙髮令下，囊石袖中，赴龍津橋下，大書橋柱曰：「與死乃心，寧死厥身，一時迂事，千古完人。」沈河死，屍逆流不腐。生平多著作，死之前一夕，取稿焚之。先是有同研究生汪匯者，約同赴難，而匯竟以順治乙丑進士授景陵知縣，一日坐堂上，見純仁至，責以負義，驚懼成疾死。邑人祀純仁為滁河神，靈爽甚著。妻侯氏，詳《列女傳》。

徐肅曰：予世居龍津橋南，幼時即聞純仁殉南都難事，稽縣志則謂死於崇禎十七年，訝與所聞不類，後讀《勝朝殉節諸臣錄》，列諸福王殉難士民九十九人中，得其實矣。馬氏子孫云有絕命詩四章，文一通，藏之篋中，兵燹之餘，殆就埋蝕，是則後死者之責也夫！

毛至潔^(七)，字去水，六合貢生也。從學於黃道周^(八)，或曰道周妻弟也。嘗剝股愈親疾，以孝稱。官沙縣丞，隆武時授廣信府通判。道周既以爭班位與鄭芝龍^(九)不協，乃請親出關，以師相督，師謂：「門生故吏，必有能效力者。」至潔及中書蔡春榮^(一〇)、賴繼謹^(一一)、兵部主事趙士超^(一二)等從焉。次婺源之明堂里，我提督張天祿^(一三)引大兵猝至，道周揮至潔等督眾鏖戰，兵

敗被執。丙戌三月壬子日，道周死，至潔與春溶、繼謹、士超俱從死。

徐肅曰：溫睿臨^(二〇)《南疆佚史》、江東旭^(二一)《臺灣外紀》載至潔死事略同，而江氏書較有首尾，及讀縣志則唯載至潔剜股愈親疾，而於死事闕如，蓋以拒命受刑，洛邑頑民，當時忌諱，有司所不敢請，秉筆者亦無得而稱焉。同時有季生者，衣巾不薙髮，縣官高其義，置不問。又有黃某者，以罵流賊，縛竿頭烈日中曝死，土人名其家為「曬黃」，今其子孫流落無可問，而鄉先生亦無筆之書者。文獻無徵，忠義泯沒，悲夫！

補明史列傳

（唐紹堯石萬程陳君寵妻繡馮一第謝如珂周繼聖^(二二)）

唐紹堯，字二華，武陵人。天啟壬戌進士，知高陽縣。邑魏黨生祠甚麗，日奏樂上食，紹堯下車首禁之，又籍大党冉世魁家充軍資，忠賢積怒，逮下獄。紹堯自獄中疏劾忠賢三大罪：一蔽主聰，二悞國事，三僂東林。忠賢益怒，誣賊三萬，捶楚無完膚。莊烈帝立，擢兵部郎，出知河南開封府，歷擢貴州巡撫，人為戶部右侍郎，以疾歸，臨終手書「忠孝」二字飭諸子，燬家勤王，遂卒諡「文貞」。子誼、誠^(二七)、訪，見《小腆紀傳》。

石萬程^(二八)，字仲升，湘潭人，天啟壬戌進士，歷戶部主事、員外郎、郎中，出知徽州府，以主事呂下問治徽人吳養春獄，株連數百家，爭之不能得，遂棄官去。崇禎改元，知常州，有額稅三

千金，故沒於守吏，以例告，叱之曰：「謂之稅，不貢於朝即還之民，太守何利焉？」治杭州，除巨憝吳中彥，杭人為作《安民錄》、《卻金頌》。海盜張宏銘服其清節，率眾投誠。同時湘陰吳應臺^(二九)者，崇禎甲戌進士，官浦江知縣，有聲，浦人尸祝之，祀鄉賢祠。

陳君寵^(三〇)，字簡之，新化人，萬曆戊午湖廣鄉試第一，官四川羅川知縣，擢潼川知州。賊將馬科陷潼川，說之降不屈，幽之五顯祠，賦絕命詩，自經死。

婁鏞，字元夫，湘陰人，天啟甲子舉人，官涇州知州。崇禎五年，寧塞逸賊屯蒲河，謀寇涇州，鏞偕總兵董志義守要害，賊不敢出。七年，總督陳奇瑜^(三一)受賊降，賊既度棧道，殺監視官，轉攻各州縣，鏞募勇督守，州人感其義，無一叛者。閏八月，賊掃地王悉眾來攻，城陷，不屈死，賊羅拜而去。事聞，贈太僕寺少卿，蔭一子。

馮一第^(三二)，字根公，善化人，天啟丁卯舉人，以詩文雄湖湘間。獻賊陷長沙，檄求甚急，一第書卻之，賊繫其母與兄乃就縛，反復諭降，不屈，將斬之，一老僧伏地代請，乃斫其兩手置營中，一夕死，母兄竟獲免。

謝如珂^(三三)，字鳴玉，耒陽諸生，治《春秋》，居喪三年不見齒。嘗夜分遇盜，危坐讀書，盜歎息而去。癸未，獻賊躡湖南，集鄉兵擒偽弁易上達，胡懋述，虔兵欲攘其功，因遇害。

周繼聖，字述之，長沙諸生，獻賊陷長沙，其鄉人某故與繼聖有隙，嫉賊授以偽職，匿不出則繫其母妻，詣賊，仍不屈，則次第殺之，闔門殲焉。繼聖以衛母斷右腕，尋逸去，密謀聚眾殲賊並

某家三百餘人，以其首祭母，督師何騰蛟上其事，授教諭，繼聖痛家難，終身不仕。又有左天民者，字任菴，湘陰諸生，獻賊膏以偽職，天民大罵，遂遇害。

達成榮傳

達成榮，六合人。邑達、馬、常、王諸姓之族，居南北門者，世習回回教，土人稱之為教門人。雍正中，達子敬以拳勇名梁宋間，後有達五雷公者，習其技，成榮其子也，故又號「雷公達人」。偉軀幹，高顛巨鼻，膂力絕人，奔馬逸蘆洲中數月，野性如虎豹，人近之輒傷，成榮令眾噪逐之，身伏大樹旁，馬奔過，飛一足洞馬腹，斃之。

淮北鹽徒曰三之婦某，率其徒輦私錢十六車過境，少年某亦以拳勇稱，與群少要諸途，某削頂骨斃焉，眾號救於成榮，成榮約眾毋前，持流星鐵杖獨追之，眾聞刀仗錚然有聲，遙而望則見白光如輪，十六人者環白光而攻之，炊時許，一人中杖倒，婦搖手曰：「止！止！君非達八雷公邪？吾夫屬過六時，候君起居，妾忘之，傷君兄弟，妾之罪也。」指兩車錢曰：「留此為君兄弟養傷費耳。」

成榮既以勇名遠近，又頗敦信義，然諾不欺，城鄉有盜警，知縣官以禮致之，輒擒獲盜渠。道光間，淮北梟匪充斥，監司聘成榮主巡鹽事，梟匪斂跡，請之大府，檄為潛山營外委，久之以病

歸。咸豐癸丑春，粵匪自武昌順流東下，在籍檢討徐肅與署縣事溫公紹原謀之成榮，為捍禦計，部署未定，賊奄至，倉卒得戰士百餘人，冒雨禦之，龍池橋士民操柝從者如堵牆。成榮曰：「第扼此橋，賊未測我虛實，不敢逼也。」眾易賊少諫而進，麾之不止，進則墮賊伏中^(二四)，圍數重，成榮與^(二五)繆長庚、長西兄弟者揮刀步鬪，手殺百十人，而我戰士死者亦五十二^(二六)人^(二七)。鎗子中成榮肩，麾壻李祥和曰：「汝去，我死此矣。」與^(二八)繆姓兄弟^(二九)皆死^(三〇)。肅與紹原請之大帥，向榮得奏聞，賜卹如例。

烈婦陸氏傳 (壬辰四月作)

烈婦，六合生員林世增之繼配也，姓陸氏。陸家故貧，婦紡績養其父母，以賢聞。年二十五歸於生，昔年產一女，伉儷甚篤。無何，生遭疾卒。婦絕粒數日，舅姑撫抱中女曰：「爾夫一生祇此一塊肉爾，死將焉置？」此婦始復食。時女生甫逾月，婦輒哺以飯，女或啼思乳，婦泣曰：「我焉能久待爾？奈何久累未亡人哉。」舅姑疑而察之，見婦或晨起抱女人靈幃中，兀坐如癡，久亦弗之怪也。逾年女漸能食，家人為生卜葬，秘不令婦知，婦微覺之，持酒漿奠於夫靈前，已哭請於舅姑曰：「兒夫既死，兒不獨生，所以忍死至今者，以此一塊肉未斷乳哺耳。今以累兩老人，兒從此逝矣。」先是生為婦製繡襦，婦珍愛之。生有腰巾，歿時家人取以殮，則已

裂其半，索之不可得。是夕婦自姑室歸，家人咸就寢，聞婦啟箱篋聲，良久乃寂，拔關視之，則婦著繡襦，持所裂腰巾，自縊死。時道光壬辰四月之五日也。

徐肅聞之慨然曰：慷慨捐軀易，從容就義難。使婦死於生甫歿之時，可謂勇決矣。然女未能食，則婦之死宜有待，艱難乳哺，遲之半載，非所謂從容就義者乎？嗚呼！一女子耳，曲直赴禮，視死如歸，嗚呼烈哉！因紀其顛末而為之傳。

烈女馮氏傳

（庚子石樑〔三〕署中作）

女未成婚養於壻家者，俗謂之養婦。養婦長，壻父母召親族成婚禮，謂之圓房。未圓房而壻死，則養婦他適，蓋江以北習俗然也。馮氏者，懷寧縣三橋楊氏之養婦也。楊氏三子，女之壻，名秀，其中子也，貌最不應，圓房有日矣而秀死。秀父母欲以女改妻秀之兄某，女不可，則以妻秀之弟某，女又不可。秀父母歸諸馮，馮固貧，無以養，勸女他適，女涕泣不從，不得已舁歸楊氏。秀父母則謫女與其長子某閉置暗室中，歷五晝夜，女不可奪，楊氏子乃啟闕出。逾時，女投繯死矣。先是秀之死也，女欲衣衰麻，秀父母不之許，及斂女屍則女著複舄以蠶麻纏足，自肩以下袍袴悉線紉之，牢不可解。馮欲訟諸官，邨人勸而止，蓋道光十二年事也。

婁縣孫君義立悉其事，以告六合徐肅，肅聞之慨然曰：「昏姻之禮廢，則夫婦之道苦，可

哀也哉。《禮》云：「聘則為妻，奔則為妾。」奔者何？六禮不備，壻不親迎也。《厭浥》、《行露》之章，《韓詩外傳》以為女子許嫁因禮不備而不行，蓋古女子之以禮自重也，如是則養婦古所無也。然周禮荒政，聚萬民一曰多婚，二南風化之首也。死麕苞茅，兇荒殺禮，今之養婦亦兇荒殺禮之例歟？然則養婦之喪，其夫宜何若也？曰：禮有之，取女有吉日，而女死壻齊衰而吊，既葬而除之，夫死亦如之。又曰：女未廟見而死，不遷於祖，不祔於皇，姑壻不杖不菲不次，歸葬於女氏之黨，示未成婦也。夫女子在室許嫁，純乎女道而已。今養婦見舅姑，操鹽饋矣，與其夫通言語，而親授受矣，謂之純乎女道不可也。視在室女之葬而除服，則已輕視廟見，婦之夫死不嫁則已重古。夫婦未成婚者得稱兄弟，養婦之事其舅姑也，婦道也，有女道焉。然則養婦之喪其夫，如今律在室女之喪其親兄弟，可也。除喪而他適焉，可也。然則馮氏不亦過於禮乎？曰：是非禮之訾，死於義也，且亦仁人君子所不忍言也。禮教之衰，不肖者流蕩而失所守，往往托古人以自文。曰：禮在則然，則豈先王緣情制禮，反為蕩檢逾閑者之口實哉？忠臣孝子情發於中，激而為過情之舉，君子以為求仁得仁，固無怨也。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使馮氏從壻父母之命，改事伯叔，則是縱慾滅倫，同人道於禽獸也。矢心天日，視死如歸，人道幾希，賴以不滅此志也，與日月爭光可也。曰：然則於古有之乎？曰：有之，劉向《列女傳》曰，齊女嫁於衛，至城門而衛君死，保母曰：可以還矣。女不聽，入，持三年喪。喪畢，弟立請與同庖，不聽，訴於齊兄弟，齊兄弟使人告女，女終不聽，作詩曰：「我心匪

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其於馮氏事蓋吻合焉。夫齊女以公侯之女，既聞宗室公宮之教，守禮固所宜然，君子猶嘉之；馮氏草野女子耳，況所處有百倍於《柏舟》之詩云云者，則於古烈女復何愧哉！故書其事而論列之，以為守斯土者告，且以俟言禮之君子於吾言或有取焉。是為傳。

書辛三事

（庚子石櫟署中作）

辛三者，天長倡也。昵門子某，門子將歸其鄉，三父欲以三嫁某僮。某僮固娟好，與三年相若也。商諸三，三恐曰：「我已失身，非人，奈何再誤哉！」於門子將行之前夕，自縊死。夫倡，賤行也；門子，人奴也。昵所私而自捐其生，可謂愚矣。然肅謂廉恥之大防，其必自愚人全之，而不愚者賤之。士大夫義命相迫，不能引決，失節再三，終身不悔。彼以為吾失節之人死無益也，死且愚也。夫使三自知其死之無益，死而且愚，則且以倡始，以倡終，而天下失行之人無有改過之日矣。曰：雖不能始，善終可也。

家人殉難記

戊午九月朔，肅聞六合被圍，探家人消息不可得，渡江抵無錫，兒子承禧偕其母、妻、弟、妹及兄之子承祿、承祚，乘小舟來，囚首無人色。問承禧：「汝伯父母何在？」承禧方臥病，泣言：「八月二十一日，賊信逼，兒告伯父偕行。伯父曰：『將何之？』」曰：「之閩，尋吾父耳。」伯父曰：「有資斧乎？」曰：「抵邵伯再張羅耳。」伯父歎曰：「汝父仕閩，汝奉母尋之，義也。囊無多錢，將何以達？我年將六十，偷生而餓於道，寧守義而死於家乎？我不累汝矣。承祚幼，可將以行，毋使聚而殲耳。」固請之，則厲聲曰：「賊蹤無定，在家未必死，出外未必生。」兒不得命，乃倉卒行。」承祿在旁大慟曰：「自承禧兄出城後，溫都轉令眾紳士四出招士兵，又令婦孺出城，毋坐耗糧食。吾父念東北鄉士兵多素識，往招焉，托家人於從和仁保王四家，而鄉人已負炊具號泣四散，不可集，欲復入城則圍已合。方相向愁坐，忽數騎排莊門入，婦女急匿隱處，賊括之無所得。吾父危坐堂中，賊弗顧也。脅淦叔及吾兄弟從之行，承祺兄不肯，賊刃其面，血出不為動，賊亦捨之，繫纍淦叔、承祐兄與吾三人者入賊營。二十九日夜二鼓，吾偽為如廁者而遁，問道至王四家，則吾父母已不可見，念當尾承禧兄而行，抵興化，見承禧兄，則吾父母固未來也。」

肅與舟中人計議遣健僕往探，而撫軍門轅門報賊於九月十三日炮轟塌六合城垣數十丈，沿

途殺人如麻，飛走不能過。乃相率收淚，東行過衢州，越仙霞嶺，愈不可得消息。十二月十三日，自福州捧檄之福寧，則淦弟偕從兄之子承元自溫州來，已先在署。驚詢之，泣不言，再三問則曰：「吉芝兄罵賊被殺矣，姚氏婦、吳氏婦、素玉、雲姐投水死矣。」曰：「目睹之乎？」曰：「淦至賊營兩日，賊酋號黃大人者謂淦孱弱不中用，逐而出。出則復至王四家，見嫂黃氏，伯姊抱幼姪承裡藉草坐，嫂言自汝叔姪被擄後，承祺傷不死。兄謂之曰：「我老可死，汝死則吾無後矣，速將汝婦行。」承祺泣曰：「婦女安所之？徒取辱耳。」姚氏婦遽呼吳氏、素玉出，曰：「死耳！奈何以婦女累男子乎？」泣謂女雲姐曰：「汝隨祖母矣。」雲姐曰：「吾從母死耳。」聯袂赴水死。甫沒頂而賊又至，脅兄以行，兄罵曰：「吾讀書數年，肯從賊邪？」賊怒，並姊夫王應元同被戕於雙墩保橋下，時八月二十九日也。姚氏，兄次子承祺婦；吳氏，兄三子承裡婦；素玉，兄之女，許字庶起士唐嘉德之子某，年十八歲；雲姐，兄女孫，年甫十歲耳。淦弟謀與嫂氏伯姊偕來，嫂以未殮兄屍不肯行，語次有譏言賊又來者，淦弟乃奔，途遇承元，挈之來，後此非所知也。」己未正月戊午，徐肅拭淚記。

記初聞六合被圍事

予以戊午七月奉命守福寧，八月十一日出都，邳州道上見山東兵三五人荷戈行，詢之，漫應

曰換班。宿旅店，見廂房有軍裝二人者，似主僕，聞無聲，詢之，曰：「吾兵二百人，餘二人耳。」再詢之則不肯言。

九月朔，抵清江浦，岸上踉蹌來者為吾邑程駕橋之董事鄔少溪，呼與之語，曰：「六合不可守矣。」坐定，泣而言，曰：「前月十八日，賊自和、含傾隊犯浦口，德帥遣將迎擊之，有斬獲，帥意甚得，明日賊復出，帥令出九成隊，或慮留營兵少賊乘之，帥罵曰：「有我在，何患！汝輩怯耳。」隊離營數里，營中火起，帥倉卒登廣艇遁，諸軍遂大潰。自來安道出六合者，為都統穆某，我溫都轉挽之不可止，乃急檄守施官集、雷官集之都統富明阿、總兵羅玉斌、副將鄧鳳林，游擊夏定邦、守備俞承恩回城守禦。二十一日未刻，賊奄至南關，溫都轉焚浮橋，畫河而守，俞承恩及守備王家幹敗之壺蘆套。二十四日卯刻，天大霧，賊潛渡河，兵勇禦之，賊少卻，沿河而走，西焚桂家營，民走巴山，賊踵至，與戰，殲焉。程駕橋、竹墩、雷官、施官、大營諸集焚掠無遺。北行者焚馬家集、四合墩，遂破天長，城中事則不可聞也。」少溪同行四人皆云云。

六合官紳士民殉難記

蕭撰溫公祠碑文成，念同時死事諸人守埤之苦、死綏之烈，皆與溫公左右輝映者也，就鄉人來聞口述者，銓次為《殉難記》。

知六合縣李守誠，字次生，江西人，以道光丁酉拔貢，舉己酉順天鄉試，甲寅選六合縣。大府以溫觀察防堵有功，未可易生手，檄守誠署如皋縣。數月，循聲大著。會觀察厭地方事，請身任防堵，而以守誠任知縣事，大府許之。在籍贊善徐肅謂地方防堵事合之則兩益，分之則兩傷，爭之大府，大府兩難之，乃以觀察署江寧府，而檄守誠到知縣任。時大事權悉為觀察所握，守誠不能有所為，安之無間言，觀察以是親厚之，保升為同知直隸州知州。城陷，頂戴坐署中，賊呼曰：「汝不任事，何自苦？」且庫銀何在？「長隨洪某目守誠而給賊曰：『從我來取銀。』」賊從洪某去，守誠乘間投捕廳屋後井中死。候補知縣周錫光，大興人，於癸丑正月履典史任，從觀察惟謹，以功疊保歷縣丞，升知縣，城陷遇害。葉林奎，宛平人，代錫光為典史，從守誠投井死。

候補知縣李作霖^(三〇)，字雨生，奉天錦縣人。癸丑三月大臣琦善督江北諸軍，都統德崇額、富春等將吉林馬隊分防六合，檄行下縣，事急如星火，溫觀察時為知縣，輒忿爭不之應，作霖以候補未入流，隨辦糧臺，與吉林將弁多故舊交，遇事諧際，用是兵民得相安。既糧臺移駐邵伯，觀察詳留作霖管帶水勇，駐通江集，以焚賊木簞功疊保縣丞、知縣，加五品銜，戴藍翎。戊午八月，賊逼城，紳士任宜棄所事去，急檄作霖入城司支放，欣然受事，遂及於難。又有湖南候補知縣馮明本者，湖北人，效力城守，亦死焉。

都司夏定邦，字治平，本邑人，以武舉官千總。性嚴重，每校所部技藝，鞭罰不少假。丙辰正月，撫軍吉爾杭爾圖復鎮江，檄六合勇助勦。溫觀察命定邦與守備徐鎮海各屬所部數百人渡

江往應，甫安營而賊至，他營先在者閉柵自守，定邦獨展旆率眾出，賊噪呼「六合妖來」，闕而走。進平其壘，他營自壁上觀者皆惛伏。尋賊陷江浦，奉撫軍檄歸援六合，隨張國樑攻復江浦，功最多，纍升游擊，戴花翎。事急，觀察與俞承恩謀突圍出，定邦不可，曰：「兵勇不皆孝子順孫，脫出城星散，吾輩且生擒矣。」城陷自刎，屍不仆，賊疑其未死也，猶鎗擊之。鎮海，儀徵人，其渡江也分道自儀徵，遇賊，策馬渡橋先進，部眾扼於水，莫之繼，賊取鎮海首去，部眾奪其屍歸。

守備俞承恩^(三三三)，字子卿，松江人。貌如書生，而矯捷便弓馬，以武生從軍，積功至千總。時溫觀察方官知縣，將弁奉大帥令來者多相抗，承恩獨能下之。一日與營弁某互馳馬於觀察前，某易承恩文弱，驟馬掠過之，膝相觸，某隊^(三四)馬踏不能起，承恩若不知者，從容下扶掖之，以是益見親重。馭眾寬而士爭用命，戰輒有功，纍升守備都司銜，戴花翎。戊午春，以克復江浦最出力，賞驍勇巴圖魯號。城陷遇害。左右隊長千總朱金標、陶澤亦死。金標，本邑武舉人也。

守備王家幹，字楨甫，睢寧人，由武舉官千總。咸豐癸丑四月，賊犯六合，城守江都徐琳戰死，江北大帥琦善檄家幹代之，戰頻有功，擢守備。尋以葛塘集盜案參，限滿撤任，溫觀察留之管帶左隊徐州勇陳慶等五百人。徐勇固驕恣，又多家幹族人，未能行其法，顧以膂力為眾所服。甲寅十月，冒霧攻九伏洲賊壘，鐵炮重三百斤，家幹掖而放之，火發，賊壘燬，與都司秦懷揚大呼躍入，賊遂潰。丙辰秋，討石鼓山土賊，輕身出覘，悍賊百餘人猝出撲之，家幹以刀左右揮，頭應

手落，賊駭奔，我軍乘之，勢瓦解，纍升都司銜，戴花翎。戊午八月癸亥，禦賊於壺蘆套，賊少卻。丁卯，賊大至，家幹出北門，而所部潰不能止，與勇目王學珍、宋玉成轉鬪至冶浦橋，傷鎗，俱斃於河。陳慶以守城死。秦懷揚，海州人，每戰與家幹偕，先數月乞假歸，不及於難。

總兵羅玉斌，宣化人，與都統富明阿、副將鄧鳳林皆先後奉帥令幫守六合者。事急，諸人托故去，玉斌率所部三百人守小北門，法甚嚴，城陷，三百人俱巷戰死。又都司李春芳、馬興，守備句蘭芳、海亮、關福、馬培荃皆以城守死，而附祀溫公祠者，顧其詳不可聞。

武弁死事未上聞者。海從龍，上元武舉人，隨父守備定國避難來六合，定國守西門，年八十而每夜傳籤巡堞，視諸年少加勤，從龍管帶親軍隊，亦事溫觀察惟謹。丁巳，城守千總王家幹以盜案限滿撤任，檄從龍代之，定國因辭守西門事，從龍後以城陷死。

楊賓寅，壽州人，勇首楊升之叔父行也。升為邑人外委達成榮所薦，募壽州人為一隊。癸丑四月龍池之戰，升子死焉，由是為親軍隊。賓寅能承溫觀察意旨，故委任過於升，升求退不許，浮沈勇目中，而賓寅以五品頂翎為巡捕，守南門死。

毛國祥，六合南門人，絕有力，幼時嘗貸於戚人，不之應，則提其人而鼎舉之。充壽州營兵，捕劇盜，纍官千總，因不謹革職。家居窶甚。在籍贊善徐肅方督城守事，檄國祥守西門，有生員某亦窶甚，而盜於城上，國祥輒草繩繫之。又晝夜赤體坐城樓上，督事者猝至，匿不能出，故五年中不得與保舉，已而竟以城守死。

李祥和，六合教門人，外委達成榮之壻也。成榮死龍池，祥和與成榮族人達保康、達掄英、達掄富分領其眾。事急，保康逃，而祥和以守小東門死，掄英、掄富亦死。

王金禮，亦六合教門人，習拳勇而好以禮貌與士人相接，初安小東門炮位，金禮請於徐肅，願自備資斧管炮位，積功至六品頂翎。戊午八月，從溫觀察登城樓，覷賊放火箭，昨謂觀察速避之，而身受火箭死。

邑紳士殉難可紀者。劉承炳，字紫蘂，道光丙午舉於鄉，與弟訓導銜文生榮炳幫辦團練總局事。兄弟俱性剛，好面訐人過，人亦以慙直恕之。承炳議敘知縣，揀發廣西道，遠不能赴，遂兄弟同及於難。

葉琳，字仲瑯。咸豐辛亥舉於鄉，年已五十有奇矣。自言才不任事，課徒外無所問，城將陷，終日頂戴袍褂，或怪之，曰：「免得臨時倉皇耳。」從容自縊死。

林中芬，字香谷，本邑雷官集人，道光庚子舉於鄉，甫弱冠，咸豐辛亥官咸安宮教習。溫觀察以貲郎出身，好謾罵科名人，中芬心惡之，故其從兄舉人漸遠，以團練累五品銜，而中芬閉戶不出。賊掠鎮，被執，無懼色，賊欲降之，中芬誓賊求死，賊支解之。

朱廷碩，字蘇生，以廩貢生官江陰訓導，丁艱歸。初司守北城，溫觀察嘉其敏練，令兼團練總局事，能不避勞怨。戊午秋，以保舉選寧國府經歷，不之任，而願終城守事，遂及於難。

以諸生議敘訓導者二人。朱安祺，字恬士，邑增生，祖實發，父毅昌，俱以名諸生貢成均。

安祺守家學，精書繪篆刻，性疎懶，其從弟刑部主事麟祺隨侍郎呂賢勳賊陣亡，贊善徐肅將為之立傳，呈史館，屬安祺序其事，年餘不能得。城將陷，既出，復逡巡歸，死。

金蘭芳，字蕙田，邑廩生，父貢生森，為名諸生，精書繪。蘭芳承家學而敏練，兼綜庶務，溫觀察頗倚任之。事急，請父出避，森厲聲不許，遂闔門及於難。

兄弟同死者。候選州判陳慶榮及其弟慶華，候選從九品。黃國錫及其兄國楨。族兄弟同死者未人流陳樹林、樹槐、樹樟、樹德、樹棟、樹楨，以父老不能去。

與城守父子俱死者三人。訓導銜唐嘉謨及其父諸生兆鼇從九。孫應奎及其父諸生元濤。未人流朱聲仁及其父諸生家煌。

年八十與城守死者三人。六品頂戴李允恭、汪長清、談春池。其與城守事不久而死者，則廩貢生戴文泉及其弟文琅，附貢生陳瀾，廩生汪傅瑩、王兆蘭，附生陸沅、孫彭、孫彭年，武生王金鎔，監生陳朝錄、汪浚泉、慎朝錄、茅式如也。又衛千總張景留者，素無籍，亦以守城死。

其在城外以團練禦賊死者。六品頂戴文生方實華，世居北獨山西北鄉，團練禦賊屢有功，團長阮月三、任占如、何廣舒三人者與實華俱為眾所推，三人皆恣橫，實華則恂恂老諸生。賊自桂家營犯巴山及北獨山，土團被殲，實華率眾與賊相持歷二日，力竭，舉家被焚死。

從九品林守先，世居馬家集，父早故，祖天敘年八十故。守先弱冠而為團長，賊掠鎮，守先

頂戴出見賊，遂遇害。其從兄監生開先亦舉家死焉。

其自城奉觀察命赴鄉招土團遇賊死者，千總田沉、貢生談慶元、廩生周廷榜、增生王鶴齡、文生王璵、陳懋政、章平書、顧棟及肅之胞兄候選訓導肅為最烈焉。兄肅事別詳肅所著《行狀》及《家人殉難記》。

以上皆諸生。其職銜則以城守團練事獎敘者，而死事之卹典，則文職自候補知縣周錫光、武職自城守千總海從龍、紳士自舉人劉承炳以下，概未及焉。吾邑自癸丑春迄戊午城陷，與賊相拒者凡六載，賊怒甚，屠戮無遺，男女自盡者懸梁自刎外，池塘溝井皆滿，後至者或倒身插積屍中，遠望如林，賊積其屍於街衢兩旁，高如牆堵。賊封刀後，驅未死之男女入館，而達家巷達姓婦女十八人合謀縱火，為賊所覺，支解死。凡死者數十萬人，姓名不可稽核，謹就鄉人見聞之確者列之。江蘇大憲籲請卹典於朝，未奏聞而蘇、常又陷，文報不可通，惟守南門之文生葉珏從九、葉玉成，為故內閣學士葉覲儀從子，暨其祖母蔡太夫人、家人某某等為御史李培祐所上聞，得卹典焉。

〔一〕承祐早歿……生孫女二：「孫女二。肅娶厲氏，生承祐早歿，承祺郡庠生。肅繼娶黃氏，生承祐、承祿，皆從九職銜，承祚、承禮幼讀。不孝肅娶沈氏，生承禧，同知銜候補知縣，承祖太學生，承禮幼讀。」

〔二〕以兵亂淺葬於遠邨公塋之下首右側：根據文意當在「從孫女雲姊殉焉」之後。

〔三〕常忠、馬純仁、毛至潔：原無，據目錄補。

〔四〕張國維：字玉簡（一五九五至一六四六），東陽托塘人。明天啟二年（一六二二）進士，授番禺知縣。崇禎七年（一六三四）擢右僉都御史，巡撫應天、安慶等十府。升工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總理河道。繼任兵部右侍郎。十五年九月升兵部尚書。清順治二年（一六四五）五月，據魯王監國，任少傅兼太子太傅、武英殿大學士，督師錢塘江。次年退守東陽。自知勢不可支，投水死。清乾隆四十一年（一七七六），謚忠敏。積數年治水之經驗，著《吳中水利全書》、《四庫全書》有著錄。

〔五〕鄭同元：趙南星撰《趙忠毅公詩文集》二十四卷載：「鄭同元，號練水，廣東潮陽人。」康熙《潮州府志》卷九「人物」：「鄭同元，字黃中，潮陽人。為文匠心獨出，俯視一切。天啟丁卯（一六二七）舉於鄉，登崇禎甲戌（一六三四）進士，授六合縣。」玄，避清帝諱改為「元」。

〔六〕《明季北略》卷十三「賊陷六合」記載：「六合雖斗大邑，乃金陵門戶也。素無城，崇禎九年巡撫張國維以流寇孔棘，使邑令鄭同元築城。同元以財力不逮，止建土城一座。明年丁丑，國維出巡，見而責之，發金辦造磚城，尚未興役，而賊已至矣。」

〔七〕毛至潔：一作「毛玉潔」。《南疆譯史》載：「毛玉潔，江西廣信府通判，六合人。」（黃）道周妻弟通判毛玉潔，字去水，六合人。」

〔八〕黃道周：字幼玄（一五八五至一六四六），號石齋。漳浦（今福建省漳浦縣）人。天啟二年（一六二二）進士，崇禎三年（一六三〇）四月任右中允，因上疏指斥大臣楊嗣昌等被謫戍廣西。弘光時官至禮部尚書。弘光敗，擁立唐王朱隆武，官武英殿大學士，率兵抗清，至婺源為清兵所俘，順治三年（一六四六）被殺於南京大中橋。其學問淵博，精天文曆數諸術，工書善畫。著有《易象正》、《三易洞璣》、《太函經》、《續離騷》、《石齋集》等。

〔九〕鄭芝龍：字飛皇（一六〇四至一六六二），小字一官。福建泉州南安（今屬福建）石井鄉人。明朝末年以中國南部及日本等地為活躍舞臺的商人兼海盜，臺灣鄭氏政權開創者鄭成功的父親。崇禎元年（一六二八），受明官職，至都督同知。

弘光元年（一六四五），擁唐王朱聿鍵在福州建立南明隆武政權。清兵入閩，不戰而降。後為清廷所殺。

〔一〇〕蔡春榮：一作「蔡春溶」，字時塔（「塔」一作「培」），福建漳州龍溪人。

〔一一〕賴繼謙：字敬儒（？至一六四六），平和縣蘆溪潭汀人。弱冠即入縣學，後拜黃道周為師。明崇禎及福王相繼覆亡，黃道周在福州擁立唐王，並自福州發兵北上抗清，時繼謙任監紀將軍。及至江西婺源兵敗，被俘，被害於南京。

〔一二〕趙士超：字淵卿，侯官人（《漳州府志·人物》）。另據《南疆譯史》記載：「幕下士兵部職方主事福建趙士超，字淵卿……皆漳州人。」

〔一三〕張天祿：字桂吾（？至一六五九），陝西榆林人。明將，後降清，隸漢軍鑲黃旗。歷官徽寧池太總兵，江南提督。進封世職至三等精奇尼哈番。率部屢敗明將金聲、黃道周部於徽州，俘黃道周。順治十一年（一六五四）敗於明將張名振，被劾罷官。順治十六年卒。

〔一四〕溫睿臨：字鄭翼，一字晒園，浙江烏程人。清代史學家、文學家。舉康熙乙酉鄉試，詩古文雄於時。性直，好面議人過。他哀聚各種野史、傳記資料，編成《南疆譯史》，後因文網，多為人增刪而有所失真。他著尚有《吾征錄》、《均役全書》、《遊西山吟稿》若干卷，均不傳。

〔一五〕江東旭：名日升，字東旭。原姓林，名佚，字敬夫，福建惠安人。清代史學家。少聰慧，有文名。康熙五十二年癸巳（一七一三）萬壽恩科解元。康熙五十七年著成《臺灣外記》三十卷，全書首以年代分期，以紀事本末體裁一一記載臺地統治之過程。是明末史料之瑰寶，記載晚明鄭氏家族最詳細之作品。

〔一六〕此處人名原無，據目錄補。

〔一七〕唐誠：字存之，武陵人，唐紹堯次子。年十歲時，父唐紹堯罹禍，被誣贓銀三萬兩。唐誠奔走吳、越、閩、粵間，泣訴於同族，得相助代贖。明崇禎十六年（一六四三），成進士，授中書舍人。累官至少詹事。桂王時，募兵勤王，組織武陵臨濟會，復郴州、沅州等地，駐桂林。晉文淵閣大學士，命督五省義師，與何騰蛟、褚胤錫相犄角。何騰蛟兵敗，唐誠兼程赴援不及，

走端州。及辰州、常德破，兄死難，母被執，唐誠上印綬自囚贖母。清軍主帥禮遇之，他固請死不屈，被釋歸里。胡統虞擬薦之於清廷，他作詩辭謝，隱入秦人山。

〔一八〕石萬程：字仲升，號軫餘。湘潭縣烏石斑竹塘人。明兵備道員。因闕罪東廠，思不能伸張正義，即封府印授丞，著僧裝走還湘潭。旋被免職，而徵民傳頌數年。一六二八年閩黨被除，復起任常州知府。貪賄者視他為眼中釘。

〔一九〕吳應璫：字伯能，湘陰人。明崇禎七年（一六三四）進士，為浦江縣知縣，以德化教民，善斷疑獄，政績卓著。南明永曆（一六四七至一六六一）初年，升辰沅道兵備副使。

〔二〇〕陳君寵：《續明紀事本末》卷一六：「潼川知州陳君寵，賊幽之五顯祠，賦詩云：『未能誅鼠輩，死亦等鴻毛。』又曰：『吏民休惜我，已視死如歸。』遂縊死。」

〔二一〕陳奇瑜：字玉鉉（？至一六四五），山西保德人。明萬曆四十四年（一六一六）進士。歷官禮科給事中、陝西副使、右僉都察史。巡撫延綏，鎮壓農民起義軍甚力，名噪關陝。後總督陝西、山西、河南、湖廣、四川軍務。南明唐王立，召為東閣大學士，未赴病死。

〔二二〕《明史·忠義六》：「邑中舉人馮一第走湘鄉，將乞師他所，賊繫其母與兄招之。一第歸就縛，賊將斬之，一老僧伏地哭請免。賊乃去其兩手置營中，一夕死，母兄獲免。」

〔二三〕《明史·忠義六》：「犯束陽，諸生謝如珂拒戰死。」

〔二四〕據《續纂江寧府志》其後有：「千總徐琳死。」

〔二五〕據《續纂江寧府志》其後有：「達敘疇、達掄彝、周錫堂。」

〔二六〕五十二：《續纂江寧府志》作「九十餘」。

〔二七〕據《續纂江寧府志》其後有：「成榮刃折，復以鐵杖擊賊，大呼曰：『男兒報國，正在此時，諸君勉之！』賊大至。」

〔二八〕據《續纂江寧府志》其後有：「敘疇、掄彝。」

〔二九〕據《續纂江寧府志》其後有：「周錫堂。」

〔三〇〕皆死：《續纂江寧府志》作「與害」。

〔三一〕石樑：安徽天長市石樑鎮。轄境相當於今天長境。

〔三二〕李作霖：有史料記載，亦字雨人，上元人。光緒丙子舉人，直隸候補道。

〔三三〕俞承恩：清代名將，是近代著名戲曲家俞粟廬（一八六四至一九三〇，名宗海，號韜庵）的父親。

〔三四〕隊：疑爲「墜」。

未灰齋文集卷第五

劉榮喜 校注

天長縣新建天啟后宮碑記 （代林蘇門師作）

今國家於春秋常祀外，鬼神之有功德於民者，督撫得奏請立祠，天子賜封號扁額，以答神庥。蓋禦裁捍患則祀之，遵古制也。天后聖母春溶，先世之貞孝女，道成飛升，靈爽丕應。紀傳載宋元以來朝臣之使海外及商賈市舶之遭風厄者，多以神祐獲全，祠宇遍海內，而吾族人之在閩中者，亦數百年簪纓不絕。《傳》曰「盛德必百世祀」，其是之謂歟？

天長為古石樑鎮，東北鄰壁社湖，西有泗水，夏秋霖雨，往往成災。春溶以道光己亥四月來攝邑篆，以澇水故，禱諸神，有應。明年庚子，告邑中長者及吾鄉人之流寓茲土者，醵金錢建宮於縣治之西，春溶念眾之咸獻其力也，刻石以紀焉。計工興凡四閱月，費錢千二百貫，殿三楹，重門飛甍，垣墉丹雘無不備，於以妥神靈而祈民命，固守土者之責，而亦春溶稱揚先德之本懷也。既述其顛末，且援漢碑陰書醵錢人之例，凡眾之興斯役者列姓名於碑尾，俾役之修邑乘者有所考焉。

六合重修火星廟碑

火星廟，一名彤華宮，在龍津橋南之前街，廟門北向，與城南門相值。咸豐三年癸丑四月八日，粵賊渡江來犯，官民倉卒出禦，眾寡不敵，千總徐琳、外委達成榮暨民勇五十三人皆戰死，餘眾奔還，斷龍津橋以守。賊踞前後街頭鋪二鋪民房，役居民昇攻，具執炊爨，惡廟當路衝，積薪焚之。火不然，乃數十賊繩曳神像，像不動，一賊刃斫之，傷像額不半寸，再斫則刃折而仆，駭而罷。賊謀夜攻城，薄暮，酒脯群飲，忽一人呼火起，賊驚視之，則所飲屋火，走出門則四面街衢皆火，駭而奔，則衣袖間火，彼此相撲，滅則延而火，展轉號呼，枕藉死。是時守者登埤，望火燭天，驚謂賊逼城，顧火光中嘈雜鼎沸不可辨，愈噪聲愈遠，天明乃寂。縋城視之，則自前後街至江口屍橫數十里，或全軀焦爛，而長髮一二尺獨存，視焚屋則賊所踞火，賊未至不火，或左右數家火間一家不火，或一家前院火後院不火。賊以四軍五千人來，負火傷渡江還者纔百十七人，醫之不活，逾月皆死。而居民錮於屋者，或殺傷死，而死於火者無一人焉。有自鄰郡裹脅來者，逃歸亦不死，告其鄉人謂：是日申刻，賊將攻城，見城上旗幟如林，有「九江王」字，疑不進，迨火起，見偉丈夫白衣驟馬，負大小火炮，以十數手所擲則火然，言之鑿鑿，顧居民亦杳無見焉。

嗚乎！賊起廣西，蹂全楚，陷九江、安慶，順流陷金陵、揚、鎮，經數千里，燬廟宇以千百計，何吾邑獨獲神祐，靈異若是？夫數千里官紳軍民走降相繼，而吾邑地不過彈丸，官不過令弁，

顧同仇敵愾，書生操白梃，工商握莖刀，以裂皆殺賊，斷筋絕骨而不悔，其忠憤激發之氣固足以感天地，而通幽明。《易》曰：「天之所助者，順也。」豈不諒哉？大府以聞天子，手書「威靈顯曜」字額諸廟，官民醮錢裝塑，修殿宇，像首受刀慮屢塑輒裂，眾異之，謂神留刃傷以警人也。就塑為三目，像益威。五年乙卯五月工落成，滿漢官弁、地方文武爭佈施金銀與執幡焉。九江王，邑城隍神也，是日亦著靈異，別詳《重修城隍廟碑》。

六合重修城隍廟碑

邑城隍廟舊傳為漢九江王祠，在縣治西，後枕吳大帝堰，前臨滁水，竊以城垣。邑廟宇之建自唐宋以前可考者三十餘區，皆傾圮，絕香火，惟城隍廟巋然獨存。咸豐三年癸丑四月戊午，粵賊燬於南門外。後獲賊諜訊，知是日火未起時，賊見城上旗幟如林，隱約有「九江王」字。既敗，謀再犯，輒昏夜，見隔江燈火燭天，疑是領兵大帥為郡王銜，久之知為神號，益怵然為戒。署縣事今升鹽運司溫公紹原詳敘其事並火神靈異以聞大府，請之朝，加封號，邑人重新殿宇，五年乙卯工竣，屬蕭為文刻石以記之。

蕭按：宋《嘉定志》，紹興、開禧間，金人再圍六合，皆以神祐獲全，敕賜廟額曰「昭衛」。明洪武二年封為監察司民顯佑伯，敕書有「念爾鄱陽助陣之功」云云。又禱雨暘、驅蝗疫，無不

應，志乘碑額詳哉言之。夫前史載鬼神禦災捍患事，或一時一事著靈爽，惟神之福吾邑者至再至三，愈久愈著，蓋神負雄桀不可一世之氣，生長亂世，事猜忌之主，齋恨以終，其魂魄英毅不能泯沒於兩間，儒生家又泥馬班書相詆諆，固神所隱恫焉？欲有所補救以暴白生前之志，而吾邑士民獨觀聽不惑，虔信隆禮，歷千餘年，祖父及其子孫罔敢褻越，斯固神所樂為憑依，而拯之水火者也，其情狀亦顯赫哉，而形家謂廟址下壤吉，故祚靈長，亦瑣妄無足道矣。

重建福寧文昌祠(二)碑

《府志》「學校」、「壇廟」兩卷均不載文昌祠，貢生劉汝欽述其鄉先生之言曰：「明知州事揭公重熙(一)建菱湖書院，乾隆中書院圯，知府余文儀(二)就其址建文昌祠，教授康天墀拊揭公主於祠之旁楹，歲致祀焉。」咸豐五年乙卯祠圯，汝欽偕其友廩生王茂錚，請於知府事王君廣業(三)暨知霞浦縣事高君會嘉，醵錢重修，規模大於舊。越四年，肅代王君領郡事，汝欽鑒舊事之不可詳也，請勒文於石以志之。

肅按：郡縣文昌祠、左右文廟，春秋祀典略如祭先師儀，世人謂神司科名。夫科名遂足言聖教哉。嗚乎！此製禮者崇聖學而正人心之徵權也。蓋有所勸而為善，有所懲而不為惡，中

人之性類然。國家設科目以束斯世於孔孟之教，科目之得失，世運之治亂，人才之盛衰，繫之冥漠之中，必有聰明正直以司是契者，說不可詳，而理則可信也。崇其廟貌，繫其性體，盛其儀文，人是祠者，人人惴惴焉，各懷其旦明屋漏之誠，以冀福善禍淫之有據，則固可輔聖教之所不能及，而警人心於所不自忘也。寧郡為理學名邦，士人夤聞其鄉先生講學之言，或於吾說有合者，爰書之以相質焉。

姚文公曠重建忠孝祠碑記

明嘉靖間，南京禮部尚書霍韜^(五)筭付知六合縣周薇^(六)云：禦大災，捍大患，必須忠賢遺烈。改縣治北之觀音庵為忠賢祠，祀有功六合者，岳忠武以下十人。亂後，祠廢無存。國朝雍正三年，知縣萬世良奉旨建忠孝、節義二祠於東門外，歲久漸圯。道光二十□年，邑紳捐修節義祠，以歲歉未遑及忠孝祠也。贈同知銜姚公文曠謂倫常以忠孝為大，祠廢不修，神其怨恫，民胡觀感，謀之其弟文暄、文昭，捐貲數千金，命長子理問作銜庀材木瓴甓，仲子同知作鍾司相度，猶子庠生淮監生作鈇稽良楛，甍宇齊平，闔扇幃帳無不備。咸豐三年四月，團勇禦粵匪於南關外之龍池，死王事者五十餘人，官紳祀諸祠，從事者感憤涕洟，蓋距祠成已十年矣。邑之人以公闡揚始事之功不可沒也，拊公神主於祠之前楹，屬蕭為文以勒諸石。

蕭幼從先大夫館於公家，公孝友任卹，無疾言遽色，治家儉，而數十年來水旱災侵捐貲數萬，修祠其一事也。干戈擾攘之秋，能有所建置，以為生民倫紀之繫，其視建園亭、廣田宅者，度量奚啻倍蓰哉！李君光輿、茅君式如皆與斯役者，例得附書焉。

誥授奉政大夫贈道銜上元縣知縣前署六合縣事劉公^(七)

祠堂碑記(代溫北屏觀察作)

劉公，諱同纓，字清溪，江西石城縣人。父錦標，武庠生而以學行兩舉鄉飲大賓。公幼承庭訓，弱冠補諸生，旋失怙。生母尹太恭人針黹供讀，或言獨子宜少貸，太恭人曰：「獨子不成，更無他望。」督飭加嚴。

公年三十舉道光丁酉拔萃科，朝考授知縣，分發江蘇，大府偉其才，歷署鹽城、泰興、邳州、江寧、江浦、上元、六合，奉太恭人教，案多平反，所至有聲。丁未，太恭人寢疾江寧縣署，公與淑配王恭人侍湯藥，衣不解帶，輻車出署，哀動傾城，服闋，署吳縣。

咸豐元年辛亥補上元，壬子冬粵匪連陷武昌、漢陽，癸丑正月制府陸建瀛棄九江，單舸奔金陵，微服入城，人情洶洶。公先期購米十餘萬，屯倉設敵，請於大府，深溝築壘，置火器，燬附城

民房為堅守計，聚寶、三山兩門屬江寧縣轄治，民房尤密，不肯燬，公越境諭之，民僉手加額曰：「劉大老爺是愛民好官，我輩不可不從。」一日藏事，是時賊未察金陵虛實，遲回未敢，下游兵數百人偵探，公謂：「賊多而不整，挫其前鋒，氣且沮。」謁制府請選壯士出城一戰，慷慨誓曰：「事成則功歸大人，否則同縲以身當之，不累及城中也。」制府堅執不許，公知事不可為，痛哭作絕命詩數首，猶周巡城垣，親至沙洲圩取大炮數十尊置城上。妾楊氏、張氏在署中，遣出之曰：「爾輩能死則死，吾不顧爾矣。」二月初十日城陷，朝服坐，堂皇罵賊曰：「第殺我，勿傷百姓。」賊相顧曰：「此劉青天也。」擁之至署後娃娃橋空定樓上，乘間赴龍王廟前潭內死。

紹原辱公知最深，軍興，來遇疑難事輒禱諸乩，公降鸞自言為府城隍，紹原念六邑仰獲神祐靈爽，不著設位六峰書院以祀之。《傳》曰：「禦大災，捍大患，則祀之，禮也。」緣詮次公忠孝大節，以告我士民，而事之近神鬼者則略弗詳焉。

贈布政使銜防堵六合候補道溫公祠碑

公諱紹原，號北屏，先世大興人，伯祖屏山公，以乾隆辛未進士歷官湖北漢黃道，遂家焉。贈公□□司訓以明經起家，生子四人，公居長。幼慧，讀史識大義，工吟詠，以家貧棄舉子業，橐筆游楚北州府交辟。初筮仕淮南，厭齟務事，改地方官，大府器之。

今上御極之元年七月，檄公署六合縣事，甫蒞任，除前令苛政，省役減賦，月進諸生而課之，士民大悅。西北鄉強梗難治，官有親行踏勘事，往往中途反，公曰：「官之於民如家人，父子不見面，則猜嫌生。」率家丁數人，遍歷邊堡，男婦數十年不見官長，聞公至，歡呼跪迎。公察民情之可用也，勸捐義穀數萬石，就各堡儲之，鳩工庀瓴甌，修城垣之圯者。時賊方遠在粵西，而公督促司事者日數至，眾未以為急務。三年癸丑正月，工甫竣而賊已陷九江、安慶，且逼金陵矣。先數月，公創團練法，合三四堡為一聯，戶出壯丁，製旗幟器械，約賊至以鳴鑼為號，別募壯士數百人，親教之戰。賊既陷金陵，連陷鎮江、揚州，分兵犯我東溝、瓜埠、皇廠河，鄉民殲其二十七騎。四月初八日壬午，賊大至，公禦之龍池，眾寡不敵，千總徐琳、外委達成榮戰死。公單騎援轡而殿，賊疑有伏，不敢逼，退踞南關，意城且旦夕下。酒脯群飲，夜未半，四面火起，賊駭為神，大亂，兵勇躡之，殺偽丞相一，偽統制四，餘賊殲焉。賊自起廣西，殘全楚，突江西，順流數千里，莫敢撓其鋒，至六合輒敗，忿甚，顧不敢深入，掠沿江諸堡。公督守備秦懷揚、千總夏定邦、王家幹等隨機禦之，擒獲過當，扼要路，浚品字坑埋地雷、火炮，置梅花檣於港汊以斷賊徑，別募水勇掉小舟，泗水與之上下，賊技益窮，為之語曰：「鐵鑄六合。」

是時，江南北督師者各一帥，六合歸北帥轄，而兼承南帥之令。冬十二月，南帥向軍門榮列公禦賊狀於朝，謂為「江南北第一出色之員」，擢知府，賞戴花翎。賊初謀由六合夾攻甘泉山大營，既屢不得志於我，乃築營九伏洲，扼金陵達廬、鳳之路，結木籬長數十丈，上築壘，穴旁置炮，

順流以竄下游，眾謂事不在六合，公笑曰：「大局壞，一隅能獨保乎？」四年甲寅九月，焚賊籓於八卦洲。十月，會官兵攻九伏洲，乘霧破其壘，斬賊數千人。是役也，公實首事，比北帥論功，他將帥晉階，而公僅予一級。賊於上游鐵鎖斷江路，向軍門謂賊且下竄，謀於下游，黃天蕩亦置鐵鎖以阻之，計非公不足任，而慮其以九伏洲事介懷，私書慰藉，公曰：「賊一日未平，紹原敢論功乎？」鑄鐵練數千斤，設炮船及火攻子母船以守之，賊數衝突，輒敗去。又親過艇師總兵吳全美船，勸以立功弭謗，吳感公義，即日冒死斬賊練，駛船直上，江路以通。是時賊不敢窺北渡，專力下游，故沿江百姓稱安堵，而我勇弁願踴躍思鬪，乃截擊賊下駛之船於江，七出七勝，破南岸之七里洲營，燬其船，賊慮水路梗，乃出陸路下竄，乘間築壘於高資下蜀街，重濠周之。

六年丙辰正月，巡撫吉爾杭阿來檄六合勇助勦，公命弟同知綸與守備夏定邦率千餘人以往，賊望見六合旗幟輒退走，進平其壘。方冀會江南官軍復鎮江，而江北揚州大營為賊所襲，北帥托明阿棄軍走蔣王廟，賊勢復張，與皖省捻匪相呼應，二月陷江浦，進犯浦口，總兵武慶棄營走，賊踞六合之葛塘集。會南帥向軍門檄總兵張國樑來援，公督秦懷揚等會師戰於龍池，大破之，追至藏軍營，盤城集，再戰再破之。十九日丁未復浦口，二十一日己酉復江浦。初賊東西兩路夾攻，志在必克，及陷儀徵而聞西路之敗，乃棄不守，遁回瓜洲。公與在籍贊善徐蕭文章劾武慶罪，代北帥者為都統德興阿，檄撤武慶，而以總兵安勇將其軍，諸將心益堅。五月，賊另股自江西來，舳艫蔽江下，吉撫軍歿於陣，鎮江、九華山大營悉潰，向軍門退守丹陽，句容、溧水相繼

陷，江浦復失，江以南數千里烽火相望，而江北大旱、蝗，斗米銀一兩，桶水錢二十，天長梟匪嘯聚數千人，來安山匪結金陵賊突踞縣城，築寨石鼓山。公謂：「此烏合眾，必先勦後撫。」親督守備王家幹、千總俞承恩，由施官集進討，一日三戰，大破之。旋遣幹役入山招撫，不旬日鄰境肅清。先是，公署江寧府，德帥奏擢公以道員用，公謂拜恩私室為近世陋習，執屬員禮如故。暨公再上來安將弁功，德帥謂公越境邀功，公執唇亡齒寒意苦相抵，德帥乃疏劾公於預保舉。天子稔知公無罪，而重違帥意，褫公職，論以防堵江北自效，不數月制軍何桂清疏頌公冤，詔開復知府。

是年冬十一月，南副帥張國樑急攻鎮江，賊撤江北瓜洲，眾將並力出逸，德帥亦以其間復瓜洲，德帥雖於公有舉劾事，顧未識面，既復瓜洲，則移大營於浦口，道出六合，公陳復江浦策，東門外之某山為賊所必爭，公請以所部任之，德帥亦心動。明年戊午春二月，公督秦懷揚等攻克江浦，德帥奏復公官。賊旁陷來安，公復率眾復之，奏加公鹽運使銜，是時皖省捻匪與粵匪合，勢大熾。秋七月，廬、鳳連陷，賊前隊犯滁州之水口鎮，公檄夏定邦駐雷官集，俞承恩駐大殷集，與都統富明阿、副將鄧鳳林之駐施官集者相策應，以備賊自西來，謂帥營在南路也。八月二十日壬戌，賊自和舍犯大營，未交鋒而營中火忽起，德帥倉卒登廣艇遁，眾遂大潰，有都統穆某率眾自六合東竄，公挽之不可止，乃檄西路兵勇回城守禦。癸亥，賊奄至南關，公焚浮橋，畫河而守，王家幹、俞承恩敗賊於壺蘆套，賊少卻，賊帥號四眼狗陳天安者，謀曰：「六合所以不可破者，以兵勇與土團相救應也。今聞大營破，土團必膽落，我以眾抵城下，使兵勇不敢離城，而別

遣驍銳四出，破其土圍，且收旁縣，使城中勢孤，則可圖矣。」丙寅，天大霧，賊自楊家河以木簾潛渡，富明阿、鄧鳳林不能禦賊，乃沿河西走，掠桂家營、程駕橋、竹墩、雷官、施官諸集鎮，巴山土圍與戰，殲焉，北行者焚馬家集、四合墩，遂破天長。賊既破我土圍，乃大集城下，射書城中誘降，莫之應，晝夜急攻，城上多方禦之，又自西北門暗掘地道，城中亦以地道應之，凡三掘三穿，賊多傷。小東門濱河沮洳，城中掘尺餘輒見水，賊於城外民房掘得燥土，乃炮石佯急攻，而潛洞地以達城腳，火藥實空棺轟之，城遂陷，時戊午九月十九日丁卯也。公遇害，夫人王氏、孀婦陳氏、次子輔材殉焉。先是公募能伏水中行者，齋血書告急於南北大營，張國樑、勝保各督兵來援，先後抵城外數十里，而城已陷矣。同時殉難者：都司夏定邦、守備俞承恩、王家幹、千總海從龍、知六合縣李守誠、典史周錫光、葉琳奎及紳士城守者數十人，皆助公守禦有功者也。事聞，天子震悼，贈公布政使司銜，立專祠，家屬及官弁之著者並附祀焉。

臣肅曰：壬子之冬，肅以檢討乞假歸省，抵里而聞楚警。紹原詳請留辦捐輸團練，五載之中無役不從。紹原遇危事則身先之。金陵之初陷也，英夷火輪船駛入長江，紹原獲夷人通賊書以聞向軍門，檄紹原偕臣肅犒遣之火輪船，艤賊船旁，紹原手白旗招之，賊噪呼殺妖不為動。又有言鹽艘通賊者，率眾搜捕艘數百，歸巨如山，眾疑不敢前，紹原手攀鐵錨躍而上，眾從之，遍歷諸艘而返。四年二月，與賊戰通江集失利，慮歸路狹為賊所乘，手大刀殺退者數人，眾乃止，整隊再進，植坐纛於江干，賊收入觀音門始麾軍退。六年七月，攻江浦，飛炮落足前不盈咫，色不

為動。臣蕭嘗從容言：「公一身繫安危，宜持重自愛。」紹原慨然曰：「足下愛我，言誠是。顧紹原何人，乃辱皇上知，敢愛身乎？且死生命也。」既大軍移營江浦，紹原謂臣蕭曰：「以彈丸邑養勇數千人，費錢千百萬，哀我人斯亦既勞止，今大營足為吾邑衛，君輩可少息肩矣。」時眾紳多奉檄之官，臣蕭亦以知府需次京師，授福建福寧府。戊午七月三日謝恩勤政殿，上詢紹原年齒、起居及防堵事甚悉，臣蕭具以對，上曰：「汝來京，六合捐輸團練事孰任之乎？」臣蕭對曰：「始紹原任地方官事，煩臣勉力襄事，自紹原革職辦防堵，臣慮其呼應不靈，已將臣事全付之以一事權矣。」上曰：「新令李守誠能了是事乎？」臣蕭對曰：「守誠亦清勤好官，惟六合南逼金陵，西接滁來，實為廬、鳳管轄，防堵事非紹原不可了。」上頷之至再。方擬便道回里，述天眷以告紹原，九月朔日抵清江浦，則六合已不可歸矣。嗚乎！六合以小邑當賊鋒，向時揚州大營遠在百五十里外，救援不相及，五載來大小數十戰，挫賊鋒者屢矣。今大營勝兵數萬，棋布星羅，謂可聊固吾圍，而卒以長木之標受池魚之殃，使一邑文武及招集四方驍銳之士騰蹕奮發而無前者如岸龍穿虎，智勇不及，設施倉卒鈐縛以同灰燼，此固事勢所不可解，而亦臣蕭與紹原所不及料也。紹原死後，而江北事始不可為矣。嗚乎！豈非天哉。

【附錄】《清史稿·溫紹原列傳》

溫紹原，字北屏，湖北江夏人。少負奇略。入貲為兩淮鹽運司經歷，改知縣。咸豐二年，署六合，減賦役，蠲苛法，民戴之。粵匪陷武昌東下，紹原以六合為南北要衝，勸民積穀儲群堡，修城垣，治守具。團練四鄉，合為一氣，別募壯勇訓練。三年春，江寧陷，賊遊騎至境，輒殲之。既而大至，禦於龍池，以兵單失利，練總徐琳、達成榮戰死，紹原退保南關。會日暮，賊營火，乘亂攻之，斬偽丞相一、偽統制四，餘眾殲焉。紹原益增守要隘，浚品字坑伏地雷。守備秦淮揚，千總夏定邦、王家幹皆能戰，賊屢至，隨機禦之，每擒斬過當，賊懼之，不敢逼。欽差大臣向荣、總督怡良先後上其功，以知府升用，賜花翎，特詔嘉獎，並以紳民深明大義，蠲免六合一年丁漕，增廣學額，以示旌異。四年，賊屯九洲洲，結箚置炮，翼以戰艦，順流下，至八卦洲，紹原夜以小舟襲之，縱火焚箚幾盡，偕總兵武慶、江浦知縣曾勉禮，分路進攻九洲洲。天大霧，架浮橋襲賊營，大破之，平其壘，被議敘。五年，署江寧知府，在縣設治，督辦府屬團練事宜。賊屢糾悍黨自浦口來撲，皆不得逞。六年，大軍攻鎮江、瓜洲急，賊數路來援。其自蕪湖來者，紹原要之於江，七戰皆捷，進劃南岸七里洲賊壘，燬其舟。賊乃

出陸路，竄踞高資港、下蜀街，巡撫吉爾杭阿檄紹原赴援。紹原令其弟溫綸率千人往戰，數有功。江北托明阿軍潰，揚州陷。紹原由儀徵往援，而賊陷江浦，犯浦口，踞六合葛塘集，偕張國樑馳擊於龍池，大破之；又破之於盤城集，連復江浦、浦口。捷聞，擢道員。未幾，賊再陷江浦，進犯六合，紹原合水陸擊走之。時軍事分隸江南、江北兩大營。六合地居江北，紹原以孤城為保障，且數出境渡江助大軍攻勦立功，向榮深推重，令充南軍翼長。德興阿督北軍，意嗾之。七年，天長、來安土匪起，遣兵破之。列上所部戰績，德興阿謂越境邀功，置勿錄，紹原力爭，遂以幹頂保舉疏劾褫職，仍留六合帶勇防堵。尋有旨命兼管江寧、江浦團練。總督何桂清疏言：「紹原以一縣倡募水陸各勇，激勵紳團，屢殲賊眾，出奇制勝。且餘力上搯江浦，下救儀徵，北援來安，江北大營得免西顧之憂。自來安至廬州，尚有一線運道可通者，亦惟紹原是賴。才足匡時如紹原者，實不多見。請復原官，以維繫眾心。」詔允開復知府。八年，從大軍克來安，加鹽運使銜。悍酋李秀成、陳玉成大舉援江寧，先陷江浦。德興阿退六合，三戰皆敗，又退揚州。賊久憾紹原，合力圍攻。文宗恐其有失，詔促德興阿、勝保速援，皆不至。紹原堅守幾及一月，力竭城陷，死之。張國樑既克揚州，即日馳赴，於城陷次日始至，聞者莫不嗟悼。詔嘉紹原「六載守城，久為江北重鎮。援師未集，力竭捐軀，深為憫惜」，贈布政使銜，予騎都尉世職，於六合建專祠，謚壯勇。

大塚碑文

福寧府城之西郊山礮下為叢葬所，咸豐三年六月，大水蓄土敗棺，骸骨委積。九年三月，邑貢生劉汝欽以告知府徐肅，肅命家人戴萬偕劉生督工檢視之，得男骸百七十五具，女骸六具，擇高阜築大塚埋之，先後捐俸錢七十三貫，歷兩月事竣。

僚友有以太守澤及枯骨言者，肅矍然曰：情有親疏，政有先後，古人之澤及枯骨者，由家國中無一夫之不獲所而擴充及之也。吾自鄉邦遭寇亂以來，吾兄弟之暴屍不能葬者幾人，吾親戚朋友之暴屍不能葬者不知幾千百人，情蓋親於福寧之人矣。吾蒞任福寧六閱月，民之疾痛顛連，吾蒿目束手而不能救者不知幾千百人，事蓋先於埋枯骨矣，然則吾固不敢言效古人也，且吾亦何暇為劉生之請，吾不謀之僚屬士民而汲汲為之者，豈將以市吾民哉！

夫骨肉親友之死，吾不能葬者，勢不得為也。民之疾痛顛連，吾不能救者，力未及為也。茲則費貲不過數十貫，矧工不過百十人，勢無所阻，力無不給，吾姑以盡吾心焉。然則古人之事以埋枯骨終，吾之事則將自埋枯骨始也。吾盡吾心，敢市吾民哉？

誥授光祿大夫太子太保經筵講官刑部尚書史公_(△)

神道碑銘_{(己亥寓揚代儀徵阮相國_(九)作)}

宮保諱致儼，字容莊，號望之，又號問山，年七十後自號榕莊老人，又自號樗翁。先世出漢溧陽史崇後，傳至諱必相者，於明洪武四年還揚州之江都縣。曾祖道義，祖積學，父元善，皆名諸生，有隱德，以宮保貴，累贈光祿大夫、刑部尚書。曾祖母董、祖母魯、母蔣皆累贈一品太夫人。元善公生四子，宮保其仲也。

八歲讀書，即考訂《周禮》人民物產。室恒不舉火，太夫人以鍼滌易油，父子一席讀。年十六入江都學，學使謝金圃先生壻歎為奇才，詢知家貧，給膏火以助讀焉。家無書，詣學宮，讀所頒書於尊經閣。年二十七補廩生。乾隆甲辰純皇帝南巡，以學使薦赴召試，時與試者車馬僕從甚都，宮保囊餘十餘錢，薄暮無所投宿，露坐田家石磨上，後婁述之，謂彼時心無所慕，臥觀星斗，頗覺自適。蓋富貴貧賤恬然胸中，自少已然矣。壬子舉於鄉，嘉慶己未會試，元副朱文正公珪為總裁，宮保中試第一名，仁宗問元曰：「會元是汝揚州人？」元對以□士有品學及居尊經

閣讀書狀自元祐至一書狀四十五字。殿試賜進士出身，改庶吉士，是科得人最盛，績學如武進張惠言、高郵王引之、歙縣鮑桂星、全椒吳鼐、福州陳壽祺、德清許宗彥、棲霞郝懿行、武威張澍其，通顯揚歷中外者則自湯相國金釗、盧敏肅坤以下又數十人，而宮保為之冠。是年，太史奏五星聚奎，文正因作《五緯聯珠圖》，議者謂國家科目斯最盛也。

辛酉散館一等，授職翰林院編修。甲子充順天鄉試同考官，累充國史館協修、纂修、總纂，本衙門撰文。丁卯視學四川，捐廉修成都考棚，刻《詩韻辨字略》，明音訓之學，所拔皆知名士。有曾為宮保戒飭者，十餘年忽來謁曰：「吾非師幾為名教所不容也。」辛未充文淵閣校理教習庶吉士。癸酉充日講起居注官，咸安宮總裁，京察列一等，覆帶引見，記名以道府用，尋升國子監司業。乙亥三月進翰林院侍講轉侍讀。七月進右春坊右庶子，八月命為河南學政，河南承十八年逆賊李文成之變，羽黨未盡，有紅鬚賊劫掠燔燒為民害，仁宋諭宮保「知汝品學兼優，操守自好」，並諭宮保察視地方盜賊及官屬捕緝事宜，宮保以滑縣之亂總由積習釀成，凡地方吏治、河工小事言有司大不便者，人告無隱。廉知彰德衛輝府屬吏民習教者眾，因將實在情形入奏，兼陳州縣官編察保甲有名無實狀，商邱廩生陳忠錦以不濫保為童生，張某毒毆知府暨經歷某受賕誣陳加斥責，陳忿縊死，其弟勉旃訟冤宮保，列知府經歷罪於朝，分別鑄革，由是上下畏法，兩河肅清。每疏入，仁宗嘉歎，稱為實心化導者，再累遷左春坊左庶子、翰林院侍講學士，仍留學政任，回京轉侍讀學士。

今上御極之元年，奉特旨充實錄館漢文總纂官。秋七月典試湖北，累升詹事府少詹事、文淵閣直閣事，稽察西四覺羅學。壬午升內閣學士，充武鄉試副考官。乙酉以刑部右侍郎視學福建，尋調禮部右侍郎。福州試院有地溝運竹筒傳遞，宮保捐廉修號，積弊始清。漳、泉諸州尚械鬪，上杭生員何某者，強宗也，以爭墳地械鬪，上控宮保，飭學扣考，何訴之撫軍，撫軍咨送考試，宮保不可，治益急，由是械鬪之風頓減。臨行，生員獻詩，送者幾千人。己丑充會試，知貢舉，轉禮部左侍郎，命偕侍郎鍾昌馳驛審山西平定州朱葛氏一案，究出知州錯擬罪名並門丁受賄狀，人稱明允。是歲賞紫禁城騎馬，署兵部左侍郎，改倉場侍郎。壬辰調刑部右侍郎，命為順天鄉試副考官。癸巳進都察院左都御史，充經筵講官。甲午春仲，經筵充直講，進禮部尚書，命為順天鄉試副考官，調工部尚書，會刑部尚書戴公敦元卒，上以刑部事煩重，調宮保為刑部尚書，宮保謂人命至重，侵晨進署，書吏司員未至，恒一人坐堂上，閱視案件如老諸生，日暮未畢則攜歸，燒雙燭審定，遇疑獄，與同官難論再三，或格於例，則於聖前直陳其情，一事未安，思之終夜。積三年以為常，體素健，自是苦不能寐。會丁酉京察屆期，製書褒美，謂宮保「刑名詳慎，精力如常」，與湯相國金釗同列一等議敘，宮保益不敢自安然，用是體益瘁矣。是年夏至後，病下利，夜數十起，旬餘稍瘳，上召見，溫諭力疾視事。冬至前，更苦煩躁，屢請致仕，上諭以安心調理，不許。次年二月復固請，上不得已許之，猶諄諭以病痊後具摺請安。蓋是時上倚宮保方殷，每召對廷臣，詢問宮保疾狀至於再三，宮保亦欲以餘生報國。臨終，尚書祁公墳來視疾，與談國

事，臺臺如平時。午後嘔吐作，旋端坐逝，面目如生，壽七十有九，時道光戊戌七月之十日也。

遺疏奏聞，上悼歎久之，贈太子太保，降制賜卹，有「品行端醇，學問優裕，明允精詳，克盡厥職」之語。嗣於七月三十日，命禮部尚書吳公椿率太常寺司員為文致祭，相國於致祭下加一姓字，可謂知遇之隆，而哀榮之備也矣。

官保性情誠摯，讀書實事求是，終身不為門戶見。嘗謂「刑以弼教，近世吏治不如古者，以分刑教為二也」，故為學政時，抑豪猾，伸冤滯，勤於有司官，及官刑部，戒飭屬員如子弟，於浙江汪宗炎一案，論大宗小宗，引律據經，作說帖數十紙，曰：「倫常者，弼教之本也。」前後主試三，為學政三，閱會試、覆試、殿試、朝考卷四，累遷五部，所歷官雖一日，必勤所事。性尤介。為諸生時，富賈某持百金求製壽文，鄙其人，弗許。其視學福建也，囊空至不能還京。立朝四十年，自兩朝恩賞書籍珍玩數十種外，殉後家無餘財，其呈請開缺摺有云：「卅年京宦，豢養恩深，僑寓京師，家無半畝」，非虛語也。

配蔣夫人，先官保卒。子三：丙榮，道光乙酉舉人，戊戌進士，安徽即用知縣。悠辰，蔭生，廣西試用知縣，以芳林渡勳殺淫匪軍功升直隸州知州。璜，河南試用知縣。女一，許字秀水汪氏，未嫁守貞。孫三：久開、久恩、久齡。孫女三。

以十九年己亥十二月之十日葬官保於甘泉縣廟山旁、團山之南闕家莊，蔣夫人附焉。以下並誌兩相國墓丙榮等來乞為神道碑銘元耄矣。謹按狀序而銘之曰：「五星聚奎，為文之祥。人文大啟，為

邦家光。尚德緩刑，舉陶拜颺。帝用刑官，空冬居陽。故所褒者，學行為長。一曰明允，再曰純良。以此銘碑，佳城後昌。」

鼎為宮保撰行狀稿成，公子穎生持稿乞相國製神道碑銘，相國年既高，厭碑文煩重，因撰銘詞，而屬肅序碑文焉。

【附錄】《清史稿·史致儼列傳》

史致儼，字容莊，江蘇江都人。家酷貧；甫冠為諸生，學政謝墉器其才，給膏火，居尊經閣讀書。薦預召試，未與選。嘉慶四年，成進士，選庶起士，授編修；督四川學政，彙遷右庶子。二十一年，督河南學政。自滑縣匪平，猶有伏莽，密詔偵察；疏陳「彰、衛二郡，民間習邪教猶眾；州、縣編查保甲，有名無實」。撰《敦俗篇》，刊佈以化導之。商邱廩生陳忠錦以不濫保被毆，知府、經歷受賂，反加斥責，忿而自經；流劾，譴罪有差。道光元年，典湖北鄉試；彙遷內閣學士。三年，擢刑部侍郎；調禮部。五年，督福建學政；奏分臺灣舉人中額，增所屬四縣學額。漳、泉諸郡習械鬪，諸生與者，屏不與試，悍風稍息。九年，偕侍郎鍾昌赴山西鞠獄。平定知州故出人罪，鞠實，論兇犯如律，視知州恒傑職。調刑部，歷左都御史，遷禮部尚書。兩典順天鄉試，調工部，又調刑部。勤於其職，竟日坐堂

上閱案牘，殫析論難，視司員如弟子。任刑部凡四年；京察，以刑名詳慎被議敘。十八年，乞解職。尋卒，年七十九。贈太子太保，祀鄉賢及名宦祠。

張公暨配瞿宜人墓志銘

道光乙未肅與常熟張君芝佩同舉於鄉，越乙巳會試又同出楊簡侯師之門。芝佩性樸淡，為文好深湛之思。交既昵乃知芝佩學行一本封公子瑋先生之教，芝佩官京師一年，汲汲謀迎養，而封公訃至，芝佩乃手行狀，泣告肅於曰：「府君性坦易，遇人無飾容，亦不喜人貢諛，子其質言之，以銘諸幽。」

謹按狀，公姓張氏，諱文虎，字偉人，號子瑋，常熟庠生也。先世有名綿者，於宋建隆二年始居常熟，九世祖號半閒先生者，徙邑之東唐市。曾祖國度，祖庭訓；父培，為名諸生，有《友竹軒詩鈔》行世。公性友愛，伯兄近莊公歿後，事從兄思尊公盡禮，每事請而後行，痛祖母袁太宜人苦節，歲時祭祀必流涕家中，所用斗斛，一守袁太宜人舊規。又訪求常熟、昭文兩邑之苦節未旌表者，告有司，請於朝，建總坊焉。

道光癸未江鄉大水，鬻墳墓，暴骸骨，公捐銀埋之義塚，又歲施棺以為常。友人某袖百金授公曰：「吾欲行善，恐不得當也。」以屬君，力辭不獲，置一冊，凡所費纖細必書，事竣持示之，

某置不觀，公篤行信於人類如此。性好讀書，經史多手鈔，課諸子舉業，必力追先正。所著有《儀禮纂要》、《周禮纂要》、《山海經節訓》各若干卷。

中年遭危疾，夢神人授藥而愈，顧終不信佛氏說。以道光戊申□月□日卒於家，壽六十有七。子三：長璐，即芝佩，官刑部主事；次珽，拔貢生；次瑛，庠生。孫一：存仁。孫女三。配瞿氏，贈宜人，以庚子八月□日先公卒，葬祖塋側，□年□月□日之(二〇)。佩舉公柩而合葬焉。銘曰：「學不志穀，無能粥粥也。善不祈福，自竭噩噩也。彼速速方輟者，曷若此之碌碌如玉也。」

李薊園(二) 司馬墓志銘

君諱枝青，字蘭丸，號薊園，又號西雲。先世為閩之古田人，後徙福安之察陽，家焉。曾祖常藩公，祖龍文公，邑庠生，考焯培公，歲貢生。自龍文公以下，皆贈如君官。焯培公娶鄭太宜人，生四子，君其季也。年十一失怙，家赤貧。將執技以食，太宜人謂仲子枝暉明經曰：「爾父嘗言，此子穎異，學必有成，爾姑飲食教誨之。我佐以女紅，毋令徙業也。」君因得從伯父竟學。少患咯血，經年愈，夜竊窺書，太宜人呵禁之不少輟。弱冠遊郡庠，授徒里塾。鄰婦有以非禮至者，峻拒之，即日移館去而不言其事。道光壬午舉於鄉，時宮保林文忠公讀禮家居，閩人士

結詩文社者，奉文忠為圭臬，文忠持論嚴，第甲乙，君輒冠其曹，六試春官不售，囊筆餬口，折挫而氣不衰。乙未年大挑一等，以知縣分發浙江，所至有聲，權餘杭三閱月，審結積案三百餘，調署新昌，立義學，闢邪教，興水利，弭大災。代者將至，士民上書乞留，為繪《攀轅圖》頌德。旋在龍泉任內，聞鄭太宜人訃，奉諱旋里，與同人修文廟考棚，創建書院里塾，任勞如服官時。服闋赴浙，歷署常山、仙居縣，補長興。在常山百廢釐舉，士民為供長生位，去之日，焚香遮道者十餘里。仙居俗好鬪，長興好訟，君處之裕如，大府器之，調仁和首邑。歷署西防乍浦同知，擢南塘通判，旋因大水，海塘壞，被議。大府惜其才，請仍以知縣留浙補用，署嘉興，值□□之變，風鶴日驚，君完守備而靜以鎮之。署孝豐，天久旱，調劑民食，民賴以蘇，尋補西安縣。戊午三月，粵匪竄擾衢州，大府以兵餉緊急，檄采買兵米，又令幫辦嚴州糧臺事務，積勞成疾，以戊午年十一月十五日卒於杭州公廨，享年六十歲。

君性耿介，不能唯阿隨俗，故廿餘年中，屢起屢蹶，遇事明決，折獄稱最，尤好士貧而才者，推食解衣，始終無倦色。分校道光己亥、咸豐壬子浙闈，所得皆知名士。生平手不釋卷，自經史百家，旁及小學雜記，無不搜覽，著有《西雲詩鈔》、《西雲文稿》、《薊園筆記》、《倉頡字考》、《海防略》、《福安縣志拾遺》、《長溪詩話》、《說文疑》等書十餘種。

元配鄭宜人，鄭太宜人之姪也，先君五年卒。側室徐氏、蔣氏。子三：長世緹，附貢生，候選知縣；次世緒，壬子科舉人，候補部主事，皆鄭宜人出；三世紫，幼讀，蔣氏出。孫男四：

長如弼，邑庠生，肅郡試所拔冠軍也；次如進、如顏、如鄴。孫女二。

以咸豐十年庚申□月□日葬於察陽過溪龍虎岡之麓，如弼持狀來屬肅為文，埋諸穿。肅久耳君名，守福寧時君歿，已四載，令嗣亦宦遊在外不獲見，然觀文孫之秀雅能文，則家學亦可見矣。

謹按狀而銘之曰：「君之淑躬兮困能自持，君之服官兮去而見思，謂瓦合而突梯兮，乃媻媻而不移，從孫子以受祺兮，孰廉吏而不可為。」

張紫庭封翁墓表

翁姓張氏，諱維垣，字位中，號紫庭，先世江西人，明嘉靖間有□公者，以教職官溧水，老於金陵，尋遷六合，家焉。傳至翁之王父彭年公，生二子。長太學生玉衡公，即翁本生父也。次智衡公，母喪煨瘠，又以童子試失志，病不起，無子，彭年公命翁嗣焉。

幼岐嶷有大志，謂嗣母李太宜人曰：「兒不得科名，不足洗吾父泉下之恨，否亦當以數篇文字傳不朽耳。」年十二應試郡縣，皆前列，偕兄西林明經赴省院試，居場期接家書知玉衡公病篤，即徒步歸侍，玉衡公旋歿。彭年公撫翁而告之曰：「爾父死後，予益老，不治事爾，宜代父盡孝道，讀書固佳，謀生亦要事也。」手算學書授翁，讀未半，伏案熟思，起對曰：「兒知之矣。」

試之，則布子歷歷無差謬，彭年公大奇之，曰：「能承先業者，必是孫也。」翁請身任勞苦經營事，而俾伯兄卒讀，許之，命翁學賈於戴姓銀號。邑宰某貪婪，將以查禁私錢禍戴，同伴匿不敢出，翁時年十四，挺身而出，詞色不撓，事遂寢，由是為里黨所知。

彭年公既下世，翁獨肩家務，居積利恒三倍，不數年業隆隆起。西林明經中年目失明，多疑忌，季弟維藩為生母袁太宜人所鍾愛，蕩佚不事事，鬪雞走馬，歲費千緡，翁重拂母意，委屈順從之，猶不能得兄弟歡。僉謀析產，翁泣曰：「以吾為之數年，倍蓰可也。吾兄弟又何求焉？析病兄弱弟而自為之，豈我所以報先人哉？」既不獲已，則膏腴田產任兄弟擇之。逾年，歲歉，則又悔所擇，請更析之。翁悉如所請，無所較，凡三易始定。顧歲人皆折閱，始愧且感，敦和□焉。

嘉慶十九年甲戌大旱，赤地千里，翁捐錢數千緡賑一方。道光間，大水頻年，捐錢倍之，又獨棹小舟沿圩堤拯護，立育嬰堂收棄兒，種德堂施藥材、棺木，積善堂卹嫠婦，皆各捐數千緡為之倡。袁太宜人以節孝旌表人祠，翁見祠宇傾圮，葺而新之，與同邑姚公文暉之新修忠孝祠，並巍煥成巨觀。丹徒舉人朱部郎鐵臣、天長進士崇大令家鼐以乏資不能之官，翁皆以千金資其行。甲辰之冬，蕭將館穀某紳家，翁走相告曰：「君不赴明歲會試，而就數十千館穀，何也？君豪士，其以資斧故恥求人乎？僕資君行矣。」同時有戚人某因借貸成仇隙，或尤之曰：「不求公者，公與之；求公者，公靳之，何也？」翁曰：「錢者，有用之物，不利己則利人，損己所有而非以利人，雖緡銖可濫與哉？孟子所謂與傷惠也。」

翁生於乾隆丁酉，卒於道光戊申七月□日，得年七十有二，淺葬於邑程駕橋之汪莊。元配余宜人無出。繼娶余宜人，生長子縣丞晉，肅之姻兄弟也。側室李氏，生庠生訓導鼎、通判恒、國子監典籍頤。楊氏生太學生震、益、泰、坤。

戊午九月六合之變，邑巨室多戕於賊，亡在外者又不能自存，獨翁家男婦數十人無恙，豈非節用好施之報哉？通判恒改名定山，需次來閩，手行狀屬為文。肅辱翁國士之知，何敢以不文辭，詮次其大節，通判他日歸里後，其勒石以表諸墓焉。

許憲章先生墓表

君姓許氏，諱景文，字憲章。先世□□人自□□世祖遷盱眙之雙鎮。君少家貧，習計然術，獲利恒三倍。雙鎮，故水陸通衢，商賈輻輳，君悉接以誠信，義聲噪於時。客旅中有稱貸者，浼君署券，得者卒焚之曰：「券何為哉？得許君一言，足矣。」性孝友，父卒，哀燬骨立。道光辛卯壬辰連歲大侵，親串中不能舉火者以十數，君極力營救，得全活，即絕無諧際者請貸，罔弗從。嘗謂子培森曰：「聞古人有脫驢指困者，心向往之，恨力不逮耳。彼守錢虜，齷齪自甘，何足道哉！」君起家貿易，而悔不得習經生業，督培森綦嚴，或嬉戲廢學，呵曰：「汝欲墮吾家書香，效乃翁寄人籬下邪？」科名吾弗望，作讀書種子便佳耳。」培森補弟子員。而君於□□年

□□月□日以疾下世，卒之日街衢走告，有歎泣失聲者。嗟乎！士固有博學能文，致通顯而慳吝見顏色，至親篤好齒冷而不樂道其姓名者。君一布衣，而能孝友姻卹，義俠孚於遠人，生相信，歿相哀，無纖芥之嫌，亦賢矣哉！吾故表之，以告其鄉人焉。

高祖楚珍公暨妣王太安人墓碑文

公姓徐氏，諱崑，字楚珍。先世以明勳臣裔，世襲錦衣衛帶刀都指揮。隆慶初，光福公偕兄弟由上元遷六合，傳耀環公，耀環公傳士俊公，士俊公傳家慶公。家慶公生二子，長曰嵩，公其次也。先是，明季寇亂，族人之在龍虎營、驍騎營、新簧港者，蕩析離居，公與兄嵩始卜居南門外紙坊巷，邑人所謂南門徐氏也。娶王太安人，生三子，長必純，即曾王父佩蒼公，次必經，次必綸。佩蒼公自幼敏權算，公念門祚寒薄，命三子棄儒業賈，王太安人以女紅佐之。恒作苦，夜分不寐。性誠實，然諾不欺，為鄉黨賓客所重。佩蒼公之業，公啟之也。卒於乾隆三十二年九月二十三日，葬於西鄉蕭家澗保之樸家松園。越十七年，王太安人年九十四，無疾終，祔焉。

曾祖佩蒼公暨妣太安人墓碑文

公姓徐氏，諱必純，字佩蒼，楚珍公長子也。十餘歲能布指知穀米之數，歷數十困不差圭撮，楚診公謂能計然術，命兩弟必經、必綸公從學賈焉。弱冠操朱提百二十兩糶米滌、來間，終歲數十往返，獲利輒倍。娶陳太安人，早世，繼娶樂太安人，生三子：長諱鑒，即王父遠邨府君也；次從祖祖父釗；次鎧。是時，連阡陌，構廣廈，報效軍餉，賞直隸州同知銜。從祖祖父鎧不樂讀書，從容言學賈利，公愀然曰：「汝不肖矣。始吾父以貧故命吾賈，今吾不貧，奈何使子孫廢儒哉！」延同邑孝廉李公德淳、拔貢生孫公延昌於家脩脯，惟所欲曰：「治家宜儉，延師不宜儉也。」故王父兄弟行多以文學名。公家政嚴，而兩弟娶富室女，服用侈於舊，公輒嗃嗃，兩弟請分產，公泣曰：「是何言，使吾家有十萬金以吾治之，數年倍之可也，兩弟又何求焉？分而失利，豈先人意哉？」既不獲已，如所請。兩弟瞰公居積，倣效之，而贏絀遠甚，用是益不相能。迨公歿，必經公以他事訟遠邨府君於郡知府，宋公觀光坐堂皇呼必經公而數之曰：「汝非徐佩蒼之弟邪？是以孝友起家，使汝坐食為富家翁，不圖報，反仇其子邪？吾恐傷兄心，不然予汝杖矣。」必經公泣而悔，和好如初。咸豐戊午九月之變，族人燬於賊，幸脫在閩者

十四人，皆公之曾元孫也。公卒於乾隆四十九年七月二十五日，葬於邑北鄉白塔岡保上□地方，樂太安人祔焉。元配陳太安人早卒，葬於邑東鄉留□保楊家岡，族曾王父必魁，必進公之塋側。

王父遠邨府君暨姚何汪兩太恭人墓碑文

府君姓徐氏，諱鑒，字藻亭，號遠邨，佩蒼公之長子也。幼與諸弟受業於李先生德淳，獨誠篤，能傳所學，諸城劉文正公統勳以愨直謫知江寧府，歲試童子，見公文大賞之，謂可比先輩任蘭枝。旋入學，補廩膳生，與同邑名宿孫君廷昌、汪君鶴舉、常君鈞、朱君實發、唐君湘、妹夫孫公永清為文誼之交。曾王父佩蒼公下世，家難作，公痛已不能感孚骨肉，絕意進取，竟鬱鬱成疾，年五十二卒。所著《遠邨詩鈔》若干卷，暨藏書數千卷，並燬於咸豐癸丑四月粵匪之亂。元配何太恭人，生顯考軼陵府君，從父玉麟。繼配汪太恭人，生從父夢麟、厚麟、炳麟、仁麟。側室周孺人，生從父毓麟。伯姑適歲貢生陳君淖，何太恭人出也。仲姑適嘉慶癸酉舉人劉君維桐，叔姑適太學生余君濯江，汪太恭人出也。季姑適王君某，周孺人出也。公卒於嘉慶四年九月初一日，葬於邑西鄉蕭家澗保樸家松園之□，兩太恭人祔焉。

先嫂厲孺人墓志銘

嫂姓厲氏，女兄弟三人，嫂其季也。年二十，歸兄吉芝，先君子治家嚴，儉於用，嫂生長饒裕，能安之，性機敏，善料事，能為太安人分憂。自于歸後，母家忽中落，其仲姊適姚氏者又夭逝，嫂用是常悵悵。生女婉兒，劇憐愛之，未逾月暴殤，嫂驚惋成瘵癯證，竟不起。體素豐，高顙廣額，今所畫像乃歿後追為之，無彷彿似也。生子二人，長承祜，次承祺。先君子暨太安人痛嫂之早歿也，為承祜聘厲氏女，為承祺聘姚氏女，蓋欲厚嫂之戚屬，以慰之於泉下也。嫂生於嘉慶七年七月二十日，卒於道光十四年七月之九日。其年十月，先君子厝之祖塋之旁。越十有二年丙午，其夫弟肅乞假歸謀之兄，將以□月□日遷葬諸□□之新阡，乃先為文以志之，銘曰：『夫不俗，兒能讀，命雖促，魂來復。』

〔一〕福寧文昌祠：即今福寧興賢書院，位於員林公園內，供奉有文昌帝君、倉頡及諸聖賢。今燬。

〔二〕揭重熙：即揭重熙，字祝萬，江西臨川人。崇禎十五年登進士，授福寧知州。南明福王弘光時，擢吏部考功主事。不久歸里，與同里曾亨應先後舉兵抗清。唐王隆武時，命以故官，後任考功員外郎兼兵科給事中、右僉都御史，代江西巡撫劉廣允往攻撫州，不克而退。隆武二年（一六四六），唐王朱聿鍵敗亡，解兵入山。永明王朱由榔永曆時兵部尚書兼都御史，總督

江西兵事。永曆五年（一六五二），揭重熙因傷被俘，十一月在建寧從容就義。

〔三〕余文儀：字叔子（？至一七八二），號實崗，浙江諸暨高湖鄉人。清乾隆二年（一七三七）進士。前往北京任刑部主事。一七五五年，前往閩省任福寧知府再升漳州府。歷任漳州知府、臺灣知府、臺灣海防同知、臺灣道、福建巡撫、刑部尚書。行事方正，杜絕私謁，善吏治。曾設局續修《臺灣府志》。

〔四〕王廣業：字子勤，江蘇泰州人。道光丙戌進士。十一年十月由兵部郎中入直，官至漳州府知府。（據梁章鉅、朱智撰《樞垣記略》卷十九）

〔五〕霍韜：字渭先（一四八六至一五四〇），號兀崖，南海縣石頭鄉（現屬石灣區瀾石鎮）霍族人。正德八年（一五一三）中舉人，正德九年（一五一四）聯捷會元。多次主持鄉會試，作主考官。廣博多學，文人學士多稱他為渭崖先生，官至禮部尚書太子、少保，謚文敏。

〔六〕周薇：浙江人，明嘉靖中初任六合縣知縣，頗有德政。後升為河南參議，未上任而病故。

〔七〕劉公：即劉同纓，江西石城人。拔貢。歷官鹽城、泰興、江浦、上元、六合、江寧諸縣，皆有聲。江寧治防，儲糧練團，胥賴其力。賊初至，假向榮書請入城，同纓察其詐，卻之。炮裂城，率死士禦擊復完。及城陷，賦絕命詞，投水死，卹典加等，贈道銜，謚武烈。《清史稿》有傳。

〔八〕史致儼：字容莊（一七六〇至一八三八），江蘇江都（今揚州）人。嘉慶進士。歷官內閣學士，左都御史，禮、工、刑諸部尚書。先後督四川、河南學政，多次主持湖北、順天鄉試。敦民俗，正士習，勤於職守。道光十八年卒。贈太子太保。

〔九〕儀徵阮相：即阮元（一七六四至一八四九），字伯元，號芸臺，又號雷塘庵主，晚號怡性老人，揚州儀徵人。少年即篤志墳典，乾隆五十四年（一七八九）成進士，入翰林院任庶吉士，四年後授編修，入值南書房，旋出任山東學政、浙江學政。嘉慶三年（一七九八）返京，任戶部左侍郎，會試同考官。不久赴浙江任巡撫，撫浙約十年。以嘉慶十年喪父，服除任職兵部，又先後出為湖南、浙江、江西巡撫，兩廣總督。在粵期間，建議禁鴉片，對英商采用較嚴厲的政策。道光六年，遷雲貴總督，旋又晉

升體仁閣大學士，道光十八年（一八三八）致仕，返揚州定居，先後加太子太保、太傅。謚文達。

〔一〇〕之：疑為「芝」之誤。

〔一一〕李薊園：李枝青字蘭九（一七九九至一八五八），號薊園，又號西雲。福安陽頭人。清末閩東詩人、學者。係民族英雄林則徐的內侄婿。出身寒門，博覽諸子百家。清道光二年（一八二二）中舉，後六試禮部均不第，滯留京師設館授徒。道光十五年（一八三五），終以「大挑」高等，歷官餘杭、新昌、龍泉、喜興知縣，後署陝西西安知縣。勤於吏治，然仕途坎坷，不廢讀書，終以積勞成疾歿於其所。著有《西雲文鈔》、《西雲詩鈔》、《說文聲律》等。擅長書法，乃清後期書法家之一。

未灰齋文集卷第六

劉榮喜 校注

《金縢》「我之弗辟」句^{〔二〕}當從孔傳說

《金縢》云：「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孔傳云：「辟，法也。告太公召公言，我不以法三叔，則我無以成周道，告我先王。」馬、鄭作「避，謂避居東都。」

按：孔傳是也。夫是時武王新崩，成王方幼，勝國之餘燼猶存，懿親之留言復起，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周公慨念先王之業，不避猜嫌，討除兇醜，以靖國家，此所謂聖人之權也。而如康成之說曰「避居東都，成王多殺公之屬黨，公作《鴟鴞》之詩，救其屬臣，請勿奪其官位土地」，夫公之屬黨果何如人哉！成王所殺之奪其官位土地者誰哉？公既避居於外，不操國家尺寸之柄，成王又殺其黨屬，則周公方自保首領之不暇，而何能作詩救其屬臣哉？且成王亦何畏於公，而未敢誅公也哉？彼武庚管蔡乘此朝廷空虛，上下危疑之際，安肯不肆鴟張，坐守巢穴以待天誅也。《周書作雒》解曰「降辟三叔，王子祿父北奔，管叔經而卒，囚蔡叔於郭陵，斯固辟之」之說也。然則《鴟鴞》之詩何為作也？蓋公當帥師東征之時，戴震主之威，雖罪人伏誅，而

王心未悟，故取子燬室之喻言之，至深痛焉。迨天鑒其衷，風雷示警，則固公之誠能格天，而此三年中，太公、召公維持調護之功為不少也。《君奭》之篇所以告召公者，多痛定思痛之言，故纏綿悱惻之不自已也。《左傳》曰周公為《太宰書序》曰「召公為保周公，為師相成王，為左右，無居攝之言」，《戴記》踐阼之言，蓋新莽時劉歆輩之所躡人。夫二叔既誅，成王已屆十五，生子之年而公猶居攝改元，此非篡而何哉？《說文》曰：「弊，治也。」《鷓鴣》之傳曰：「寧亡二子，不可以燬我周室。」蓋皆無辟居東都之言，故吾於王肅之言，深有取也。蔡沈溺於鄭說，復苦罪人，斯得之言之不可通也。取孔傳以足之，抑所謂一孔之儒者歟？

讀書間有心得而無可左證，必往復馳騁以暢其說者，得數條，不敢入《讀書雜釋》中以蹈空言說經之陋，別之人《文集》，謂是固一家言云爾。肅自識。

《詩》「父母孔邇」⁽¹⁾ 當從漢人舊義說

《詩·汝墳》序云：「汝墳，化道行也。文王之化行乎汝墳之國，婦人能閔，其君子猶勉之以正也。」箋云：「辟此勤勞之處，或時得罪父母甚近，當念之以免於害，不能為疏遠者計也。」《後漢書》：「周盤⁽²⁾誦詩至《汝墳》之卒章，慨然而歎。」注引《韓詩》薛君章句曰：「魴魚勞則尾赤，君子勞苦則顏色變，以王室政教如烈火矣。猶觸冒而仕者，以父母甚迫近飢寒之憂為

此祿仕。蓋文王率諸侯以事紂，故汝墳之大夫，猶有王事賢勞不得養其父母之歎。」毛、鄭以「免父母於害」為義，韓以「祿養父母」為義，蓋皆賢夫婦情至義盡之詞，百世之下有餘痛焉。朱子《集傳》乃云：「父母，指文王也。文王之德如父母，望之甚近，可以忘勞。」夫文王之德雖深遠，豈有可望而忘勞之理？夫婦相勉不為利害切身之計，而為虛懸慰藉之詞，此必非人情，且此大夫行役事也。《集傳》不云大夫妻而云婦人，喜其君子行役，則與《杕杜》之「我心傷悲，伯兮之甘心首疾」，義無少別，彼庶人之妻，胡亦乃心王室如此乎，其不然乎？

《春秋》書「子同生」〔四〕說

桓六年，經書「子同生」，《公羊》以為久無適子，喜國有正。《左氏》謂十二公惟子同適夫人之長子備禮，故書。向疑其義不然。莊公二年至六年經書夫人姜氏會齊侯者三，享齊侯者一，如齊師者一，書奸者屢焉。《春秋》之例內大惡，諱。君夫人禽獸之行，大惡也，胡弗諱？夫《春秋》之諱不書者，聖人有不忍書者也；《春秋》之書不諱者，聖人有不敢諱者也。《齊風·猗嗟》章之序曰：「人以齊侯之子子焉。」《穀梁傳》曰：「時日同乎人也。」蓋齊魯之間臣民疑惑，流言錯繆，有以呂秦牛晉之事疑莊公者。聖人懼是說行，則我周公魯公之祀忽焉，斬

也。詳稽舊史，桓三年秋九月齊侯送姜氏於謹夫人始，至自齊六年九月丁卯子同生，此三年中無夫人會齊侯事，則子同為桓公子確乎不惑矣。故書子同生，而又慮後人疑，魯史於夫人會齊侯之事不盡書也，故五年之中五書之，頻煩不諱，則子同生以前之三年無是事，而子同之為桓公子益確乎，可不惑矣。床第之言不逾闕，豈故以牆茨不可道之醜，播之後世哉？《穀梁》曰「疑故志之」，蓋深得聖人之微意也，惜乎范寧、楊士勛之不能發其微也。

《左氏》記伍子胥事與《公羊》同義說

昔賈逵條奏《左氏》大義長於二傳者。《左氏傳》伍尚曰：「親戚為戮，不可以莫之報也。」《公羊傳》曰：「父受誅，子復讎，推刃之道也。」《公羊》不許子胥復仇，不如《左氏》之義深於父也。遠意在昌明《左氏》之學，甚善，而謂《左氏》許復讎則過矣。

按《史記·伍子胥列傳》，吳人郢，子胥求昭王不得，掘平王墓鞭尸三百，申包胥居山中，使人謂之曰：「子之報讎，其已甚乎？子故平王之臣，親北面而事之，今至於僇死人，此其無天道之極乎？」按：左氏載子胥謀楚，與《史記》諸書略同，而無掘墓鞭屍之事載，子胥與包胥友，與《史記》諸書亦略同，而無「無天道之極」云云，豈缺略哉？為賢者諱也。子胥負骨肉之沈痛，窮餓呼籲，求所以報父兄於地下者，義不復顧其他，孝子義憤之激，君子所憫。而世為楚

臣，滅其社稷，殘其民人，至於掘墓鞭屍，則亦不可以為後世之臣子法，不載之則傷孝子之心，而詳載之亦傷孝子之義，故於篇首云「伍員為吳行人，以謀楚」，篇終云「我必覆楚國」，以著柏舉為子胥復讎之役，而深沒其已甚之事，憫孝子之心而為之諱也。然則何以云《左氏》不許復讎與《公羊》同也。篇中載郈公辛之言曰：「君討臣，誰敢讎之，君命天也。若死天命，將誰讎？」隱沒子胥之事而大聲疾呼，以著郈公之言，文見於此，義起於彼，《左氏》所以義深君父，善治《春秋》也夫。

『使舜完廩』^{〔五〕} 節非虛設之詞說

《孟子》「使舜完廩」節與《史記·五帝本紀》略同，當時典籍未亡，必非鑿空，而宋儒有曰《孟子》言舜完廩、浚井之說未必有此事，論其理而已。吁！此何說哉？此段文詞古奧與《孟子》全書毫不相類，此必逸書之詞，而《萬章》引之以為問者。如為假借之詞，則如下篇所云「舜為天子，皋陶為士，瞽瞍殺人」一節數語可了，焉能假設其事，復杜撰象曰舜曰云云數十字乎？夫理學之儒，空言說經，其信心誣古必至於此，而後之人以其言出於大儒，遂從而和之，且夫多疑寡識，其說必至於顛倒而失據。孟子書之可信者也，梅頤偽《古文尚書》書之不可信者也。而羅泌《路史》發揮曰：「惟茲臣庶汝其於予治舜告皋陶語也，郁陶乎思君，顏厚有忸怩，五子

戒太康語也，牽合之以為舜象之言，此戰國之妄。」夫戰國言誠多妄，七篇中所辭而辟之者也是也，此則孟子所論斷者，且與弟子往復而辨難者，固未嘗以為齊東野人之說，而斷以否不然之例者也，曷為亦不可信乎？安知非作偽《尚書》者之割裂《孟子》以為文乎？且即《尚書》不偽，而舜所以告皋陶之言如是，安知告象之言必不如是也？五子戒太康之語如是，安知古逸書記象言之必不如是也？此所謂膠柱而鼓瑟矣。朱子於《集注》則取《史記》，讀《尚書》則辨其偽，卓識獨出諸儒之上，由其能從實事求是，不專尚空談也。

古韻東冬鍾江與陽唐通說

顧亭林曰：「四江古與一東、二冬、三鍾通為一韻，南北朝猶然，唐以下始雜入陽韻。」亭林之說為吳棫、周德清之混淆江陽者言之，亦嚴於辨古音之至意。然東冬之通於陽唐者，秦漢人書班班可考，實不自唐始矣。顧亭林、江慎修執一己之見，謂此方音，非字之正音也。夫當時本無韻書，韻即其地之方音耳。古人文章無不用音叶者，蓋其文猶有古音樂之意，均平之調適之，以便於口之諷誦、耳之聽受，所謂音韻天成也。古人有一行無不本於禮，有一言無不本於樂。《記》曰「行而履之，禮也，言而樂之，樂也」，此之謂矣。今人讀書但當就古人之書以求古人之音，不必改今音以從古音，如《韻補集傳》之鑿空而談。亦不必執今音以定古音，而為廿一部、

廿部、十七部之墨守聚訟也。

伍員〔七〕論

昔春秋士大夫之有名當世者，孔子多及門弟子問答及之，臧紇、孔圉倫行虧缺節而取焉，蓋善善之從長也，當時鄭僑、吳札外稱賢豪者莫如伍員，而孔子未言及之，門弟子亦無問難及之者，豈傳記之闕歟？抑其事非聖門所取也。夫弑逆，大惡也。伍員知闔閭有異志，進專諸以弑王僚，掘平王墓鞭屍三百。夫吾欲報吾父之仇而使人弑其君，吾報吾父之仇而鞭吾故君之屍，情很而行悖，推而許焉，則俠烈亢厲之夫皆險危其身，挺刃君父，以快私而立名，而白公、石乞、要離、慶忌之徒且橫行天下而不知止，此大亂之道也。然則不聞貶絕之，何也？忠臣、孝子可悲涕之事，不原諒之而苛議焉，此宋明以來儒者之所為，聖門亦無取焉，存而不論，有深意哉。

漢昭烈〔七〕不取荊州論

昔劉琮舉荊州降曹操，昭烈將其眾過襄陽，諸葛亮勸攻琮以有荊州，昭烈曰：「景升托我

以遺孤，背信自濟，吾不忍也。」習鑿齒謂昭烈顛沛險難而信義愈明，勢逼事危而言不失道，此可以言昭烈之得眾，而未深明乎不取荊州之本謀也。夫荊州已降，取之操非取之琮，何傷於信？取荊州以卵翼琮而長之，何背於遺孤？而一舉可以有荊州，有荊州可以拒曹操，顧煦煦子子之為仁義以失事機，豈所以為昭烈哉？是時操兵在宛，去荊州百里，蒯越、韓嵩、蔡瑁、張允之徒握兵權為琮心腹，乃率敗殘之卒以襲堅城，攻未必克，即克之而操攻其外，琮黨應之於內，此危道也。昭烈知事勢之未可為，而不欲以儒語挫士氣，因托於倍信不忍之說以市荊州之人，所謂「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譎，吾以忠，與操相反，事乃可成」者，非徐偃、宋襄之為也。夫劉璋情款不異景升，而克涪之會置酒作樂，璋可攻而克，克而可定，則取之琮不可攻而克，克而不可定，則棄之，此沈幾達變之用，而目論者，或未之知矣。然則諸葛亮勸攻也？英雄無用武之地，與其坐而待亡，姑試一擲焉，亦不得已之下策。勸之而不固爭之，惟亮能知昭烈之心哉。

唐肅宗靈武即位論

世儒之論唐肅宗不孝也，曰：「國賊未平，乘危傳襲。」嘻，是何論之未當也！夫時有常

變，道有經權，處其常則以問安視膳、奉子職為先，處其變則以匡難扶危、安國家為大。方祿山竊發兩京，覆沒四海，分崩唐室，不絕如線。馬嵬之變，將士殺國忠如反掌，比至扶風，元宗〔九〕再三慰之，而流言始息。當是時，事機在呼吸之間，而成都僻處一隅，去諸鎮甚遠，詔書不得通，故論者謂：「元宗幸蜀，唐室幾亡，幸天誘其衷，父老遮留，諸臣建策，於是太子收兵朔方，召郭、李於河北，而軍威始振。不有重權，何以制將士進退之命？不有位號，何以繫豪傑歸命之心？」史稱諸道得靈武之詔，徇國之心益堅，故靈武之舉，唐室存亡之機也。國存則父子俱安，國亡則父子俱危，而乃忽社稷之至計，就匹夫之小節，重其所輕，輕其所重，毋亦未知權之說者乎？」且夫古之人有言曰：「師在制命而已，稟命則不威，專命則不孝，故君之適嗣，不可以率師。」夫稟命者，經也。專命者，經權俱失者也。肅宗將稟命乎？則靈武去成都數千里，動不相及，坐失事機。將以太子專命乎？則父為天子而已，遂易置將相帝制，自為名實不稱，形跡可疑，非不孝之至者乎？故正位號以繫臣民之望，任軍國以分君父之憂，猶未失乎權之正者也。夫肅宗制於牝后家奴，至於矯詔劫遷，射生五百，遮道露刃，斯其罪無可逃者。今如人有罪，以其罪罪之，彼無辭也。不以其罪罪之，而以其非罪罪之，是授之口實也，不責其還宮之後不能安親，而責其討賊之初遽貪大位，夫亦失所據依之甚者矣。曰：「然則《綱目》於即位有貶詞，何也？」曰：「《綱目》之書，明臣子之義者也，其辭嚴，所以守經也。吾儒之論，通成敗之勢者也。其辭恕，所以明權也。二者固兩相明而非兩相反者也，不然肅宗之不孝，顧可恕乎哉？」

吳孝子家梅重花記

東臺吳古香茂才觸余於其家，指齋前梅樹而告余曰：「昔吾祖母寢疾，吾父侍湯藥，嘗冀剗股者再，禱於樹曰：『母疾愈則花重開。』時八月矣，樹重花，祖母疾果愈。此嘉慶乙卯年事也。乞先生志之。」肅惟孝子至行，旌諸朝，光諸志乘，邑人士所耳熟者，獨是梅之重花相語為奇，而不得其說。夫史傳所載感應至奇之事，往往於庸行得之，孝子思愈親疾之心，纏綿固結，耳目見聞之所及，若觸處有神明，而禱祀求之，其血誠幾幾乎不欲以示人，而天鑒其衷，假草木無知之物，以昭其感應，蓋以大篤行之光輝，而發愚人之深省也。故芝苗蒲節，甘競符瑞，而儒者疑其反常為妖，若樹以孝子重花，則其事奇而理固至常歟。孝子姓吳氏，諱紹宴，字吉甫，東臺人也。

董蘋洲先生畫像記

肅之曾王父以計然術起家，先生以子壻行同其業能詳述之。肅幼不省記，稍長，欲請於先

生為曾王父作家傳，客於外不果。暫歸，謁先生，先生又臥病不得見，迨先君子棄世，肅始汲汲治其事，而先生又逝矣。先生廣額宣髮，頤垂如雷，是圖作於年五十時，面目稍豐潤，肅不及見之。嗚呼！使當作圖時肅遂能隨侍先生，則先生之局幹器識肅能悉之，能為文以述之，又能因先生以述先曾王父之典型，為兩家子孫示法守，誠厚幸也。幼不省事，長又置之，則即肅之不獲聞教於先生，而肅之不肖祖德者，益自懼矣，書之以志吾過焉。甲辰正月六日徐肅謹記。

上雲澹人師箋（丁酉都中作）

乙未冬拜別後，計偕來京師，修稟附家書寄呈，緣遞書人粗莽浮沈，無從根究疎忽之咎，萬無可辭。肅伏思古人為學，其成就高下視其生平志向之所存，而卒能守道而不渝者，則莫不賴良師友激勸之力。

肅年二十粗解為文，自經史外亦嘗涉獵先秦兩漢唐宋諸家，其指事類情，狀寫景物，縱橫奇譎之章，亦嘗愛而誦之，而心知其義，顧所居童土，無見聞講貫之資，又賦性浮躁，所學不能卒業，輒棄而他去。自夫子蒞官敝邑，每月吉課試，召諸生雁立座側，告以修己治人之方，向與屏息而敬聽者，不乏人其迂之、怪之、目笑存之者，亦不知凡幾也。而夫子憫其頑愚，不以愚不肖而棄之也。肅於是始知聖賢為學之本，向所為涉獵乎秦漢唐宋之文者，皆其膚末而無與乎修己

治人之道者也。顧念親老家貧，不得不從事制舉業以謀餬口，以驚下之資馳心名利，其耗敝精力不足與有為者，又數年於茲矣。

既來京師，京師為海內輻輳之地，冀於此間博求當世賢傑，以自擴鄙陋之胸，而所遇知名之士，則自試帖鄉會房行書外絕口不言，間叩以秦漢唐宋之文，則已迂之、怪之、目笑存之。蕭始知井蛙不可以語海，夏蟲不可以語冰，以古人膚末之學，尚迂之、怪之、目笑存之如此也。設有百倍於此者，有不揜耳而走者哉。譬如駑馬尚不能駕鹽車，矧追風千里邪？然蕭所以瑣瑣焉為夫子告者，又非敢詆他人以自快也。思古人為學，篤志力行，不顧舉世之非笑，而毅然以道自守，異學煽惑，離群贅疣，摧抑沈滯，側身無所，猶與其徒講明切究，使微言大義如日再中。

夫子今之古人也，蕭雖不敏，願執鞭隨其後矣。近課讀之暇，讀近儒說經之書，雖與宋儒多所抵牾，而其思慮精專，堅守師法，實足以昌明周孔之傳而補心性。諸儒之過懼其久而散佚，擬效賈孔之例，與同志數人集《皇清經解》，諸儒之書並藏本未刻行世者成《十三經後疏》之學，就中惟《易》、《論語》稍有端緒，又作《今古文辭》各若干首，俟他時趨侍呈正。臨稟不勝悚惶之至。

〔二〕父母孔遺：見於《詩經·周南·汝墳》，原詩為：「遵彼汝墳，伐其條枚；未見君子，惄如調饑。遵彼汝墳，伐其條肄；既見君子，不我遐棄。魴魚鱗尾，王室如毀；雖然如毀，父母孔遺。」

〔三〕周盤：《後漢書》卷三九載：「周盤字堅伯，汝南安成人，徵士變之宗也。祖父業，建武初為天水太守。盤少遊京師，學《古文尚書》、《洪范五行》、《左氏傳》，好禮有行，非典謨不言，諸儒宗之。居貧養母，儉薄不充。嘗誦《詩》至《汝墳》之卒章，慨然而歎，乃解韋帶，就孝廉之舉。和帝初，拜謁者，除任城長，遷陽夏、重合令，頗歷三城，皆有惠政。後思母，棄官還鄉里。及母歿，哀至幾於燬滅，服終，遂廬於墳側。教授門徒常千人。」

〔四〕子同生：見於《春秋公羊傳·桓公六年》：「九月丁卯，子同生。（傳）子同生者孰謂？謂莊公也。何言乎子同生？喜有正也。未有言喜有正者，此其言喜有正何？久無正也。子公羊子曰：「其諸以病桓與？」」

〔五〕使舜完廬：見於《孟子·萬章上》：「父母使舜完廬，捐階，瞽瞍焚廬，使浚井，出，從而揜之。」

〔六〕伍員：字子胥（？至前四八四），封於申地，故又稱申胥。春秋時期楚國人。吳國大夫，傑出的政治家、軍事家。

〔七〕漢昭烈：即劉備（一六一至二二三），字玄德，河北涿縣人，漢景帝之子中山靖王劉勝的後代，為三國蜀漢開國君王。東漢靈帝末年，與關羽、張飛一道討黃巾賊有功，遂為安喜縣尉。密誅曹操不成，潛逃。三顧茅廬始得諸葛亮輔佐。後與孫權聯合大敗曹操於赤壁，取得益州與漢中，自立為漢中王。二二二年，於成都即位稱帝，國號漢，年號建章。伐東吳兵敗，損失慘重，退回白帝城，因病崩逝，享年六十二，謚號昭烈帝，史稱為劉先主。

〔八〕唐肅宗：名李亨（七一一至七六二），唐玄宗第三子，馬嵬驛兵變後玄宗西逃，他繼位，在位六年，在宮廷政變中驚憂而死，終年五十一歲，葬於建陵（今陝西省醴泉縣東北）。

〔九〕元宗：即唐玄宗李隆基。避康熙帝玄燁諱改。

未灰齋文集卷第七

一六六

劉榮喜 校注

《本支世系譜》序

徐氏為明勳臣裔，世居上元，隆慶初光福公偕兄弟遷六合之東郊，再傳移居邑南門外。明季遭寇亂，舊譜燬焉，族人之在龍虎營、驍騎營、新篁巷者數十家，弱不自振，故今可考者惟光福公一支。謹按：光福公生耀環公。耀環公生子六人，曰士升、士俊、士棻、士泰、士超、士昌。士升公生嘉錫，嘉錫生岱，岱生必遠、必春，必遠遷金陵，必春遷滁。士俊公生五子，曰嘉謨、家慶、嘉立、嘉會、嘉策。謨、立、會、策皆無子，惟家慶公生子二人，長曰嵩，次諱崑，即高祖楚珍公也。士棻公生嘉訓、嘉誥，訓、誥皆無子，傳二世而除。士泰公生嘉彩，彩生錫，錫生如旭、如暄，旭生仁，暄生佺、信、仁、佺、信皆無子，傳五世而除。士超公生嘉美，美生洪，洪無子，傳三世而除。士昌公生嘉言，言無子，傳二世而除。嗟乎！吾族遷六合幾三百年，中間遭亂遠徙暨乏嗣者不可紀數，歲時春秋與祠墓祭掃，札天兇荒相賙卹者，祇家慶公之元來冢孫數十人，宗支之寥寥不絕如線。戊午九月粵匪之變，肅之兄弟行又多以城陷殉難死，幸而生者散四方，轉溝壑。向無閩省之行，則吾祖宗之血食忽焉斬矣。今肅得以官來閩，肅之族父碩麟、從父弟淦、從祖弟

濤、弟沔，子承禧、承祖、承禮，兄之子承祿、承祚、承裡，從兄弟之子承燾、承烈、承元之十三人者，又以肅故得來閩，是吾祖宗之忠厚盛德，不及不祀，於數十人中留此十四人以延一脈之傳，天之所以待吾族者不為不厚，而吾十四人宜知感而知懼也。爰為本支世系譜，詳載葬所山向，俾吾子孫幸還鄉里者，可求而得焉。是為敘。

《興國鍾氏^(一)四修族譜》序

(代穆鶴舫^(二)師作)

《周禮》小史掌四方之志，莫世繫辨，昭穆秦火而後，惟傳左邱明《世本》，司馬遷據之作《史記》，東漢碑石必詳氏族所由來，蓋先王保姓受氏、敬宗收族之風未盡泯也。永嘉播遷猶重門第，有唐中葉譜學遂亡。古有云：「公靡常產之拘，士鮮舊德之傳」，悠悠世胄，訖無考按，良可慨哉。

興國鍾子賓^(三)太守暨其子伯平編修，兩世出予門下，以其家四修族譜見示，昭穆遠近，燦若列眉。夫鍾氏原本鍾離，旁衍越國，千百年來更兵燹而去墳墓者再矣，而是譜之別派分支不相雜廁者，固子賓父子用力之勤，然非其先世有賢者釐而正之，惡能數典不忘如是也？夫士大夫躋通顯，擁厚貲，往往廣田宅膏腴，為子孫計，其智者又或鐫刻碑版圖籍以為名高，顧或於祖

德家風置焉不講，抑所謂舍其本而圖其末者歟。吾固以此賢子賓父子，而尤願鍾氏子孫世守勿忘也。至其氏族繁衍，別詳源流，序茲不贅焉。

《江東外記拾殘》敘

泰順林少尉亨甫^{〔四〕}以所刊《江東外紀拾殘》一卷屬弁之言，受而讀之，慨然曰：「少尉非獨為《外紀》拾殘也，其為五代十國史書之拾殘乎？」歐陽《五代史·一行傳》曰「自古忠臣義士多出於亂世」，當時可道者何少也！傳紀文字殘缺僅得者四五人而已。按《外紀》卻聘之吳諫議，雞黍供客之後山人，較《一行傳》所言放身自得之鄭邀、張薦明何如邪？棄家遠賈不肯主之裴壽，較《一行傳》所言勢利不屈其心之石昂、孝弟自修於一鄉之李自倫何如邪？陳生之言《易》可補《儒林傳》，楚娘之奇節可補《列女傳》，蜀僧之伏虎可補《方外傳》，天柱山之角端、浙東西之賦役可補《五行》、《鹽鐵》諸志，使得全書六卷而讀之，則當日可歌可哭之事必有十倍於此者，缺有間焉，良可悼惜！

國朝劉氏《五代史補注》、吳氏《十國春秋》，采摭裨官各數十種，今按名求書則中秘藏本不可得，而江南北坊肆暨藏書之家又燬於兵燹，得如亨甫者掇拾存之，則訂墜闡幽之功，蓋不朽之盛業矣。然楊凝式之歷事梁、唐、晉、漢、周，以心疾致仕，官太子太保，事見正史，而《外紀》稱

其佯狂不仕，則傳聞失實亦不免矣，附書之以告亨甫焉。

《劉雲齋詩集》序

蓋自天下人人言詩而詩亡矣。古人有不容己之心，旁薄鬱積而發之於詩，非假是以廣交遊而獵名譽也。故兩漢魏晉士大大之以文學重者，不必人人能詩，齊梁以還，經術衰而詞章競，有唐繼之，作者代興，其為詩也，言之有物，發之成章，本之風騷以導其源，旁涉樂府歌行以暢其支流，覽百家以窮其變，然而代不過數人，人不過數篇。自夫怛心佚志，流蕩而不知止，連篇累牘，風雲月露之詞一唱百和，更僕難終，而詩教於是乎衰矣。肅心焉懼之，故於海內懷鉛握槧之士，耽著述而能文章者，莫不執手締交，而言詩之士蓋寡，非惡言詩也，惡夫今之言詩者之有害於詩也。

甘泉劉君雲齋與肅同年舉於鄉，汪純卿編修、蔣叔起比部嘗為予言其能詩，肅謂是今之言詩者流而未之察也。今夏六月，雲齋以部選為吾邑司訓，獲修相見禮，見其蹙躄於行，囁嚅於口，粥粥若無能者，及讀其詩則淵乎莫測，質有其文，璀璨陸離，震蕩心目，思古勵志則張衡、左思之制也，感時憤事則少陵之歌行也，寄情聲色，哀感頑豔，則徐、庾、溫、李之流裔也。所謂言之有物，發之成章者乎！

夫以雲齋之能詩若此，肅與同譜二十年而不聞知，則雲齋之不假是以廣交遊而獵名譽者，亦可見矣。肅少壯時頗知力學，不獲交雲齋以進吾詩，今髮已種種，鞅掌四方，匠石在前，磨礪莫效，靈修傷來於遲暮，聰明日負乎初心，則吾向日之嚴於取詩友者，適足益吾離群索居之過，而孤陋獨學為可愧夫。顧或以是不見棄於有道之士焉，則於予心終無悔矣。

《張又蓮詩集》序

又蓮居邑西之程駕橋，去敝居二十里，以故家居時不相聞。丙申予來京師，與又蓮相見於客邸，見其人胸懷磊落，有丈夫氣，或同人宴集，酒酣耳熱，又蓮則脫帽狂呼，橫笛歌諸雜曲，意氣閑逸若不可一世，而其牢騷不平之氣，每托之於詩，時而拔劍吒叱，擊唾壺作壯士吟，時而呢呢作兒女子語，不屑屑於漢魏唐宋名家之跡，而其即景寓情，自抒懷抱，淵乎莫測其中之所止焉。予始恨知又蓮晚，而益怪又蓮有才如此，而未嘗以詩名也。

今夫寒士處山林枯槁之中，衰其不可一世之才，而無由見知當世。杜少陵客嚴武幕中，李義山為令狐記室，往往托跡公卿之門，思附青雲以自顯，以太白之雄才逸氣，其與韓荊州書幾類於乞憐者之所為，豈非自懷其才，冀於流俗中有所遇邪？今又蓮館大司寇史公家，眾方謂又蓮遇合自茲始，而又蓮決然辭歸，不少依回，是又蓮之高世絕俗，有非古人所及者，而詩之名不名

又非又蓮所屑計也。然則予雖知又蓮晚，而能知又蓮之心者，莫予若也。於其歸也，贈以詩，酌酒以告之曰：「君所居多豪於酒者，又其地舟車輻輳，多絲竹管弦之勝，君得棄塵世事風流，笑傲其間，隱於才不才之間，以全其天，或風晨月夕遠念勞人，因取人都來所得於朝廷之政事典故，以及二千里之名山大川無不發之於詩，則他日之哀然成集者，雖欲不以詩名，豈可得乎？」又蓮曰：「善。」因書其言以弁詩首焉。

《六合保衛團練章程》敘

六合在吏部銓選冊為無字簡缺，而實疲難之區也。南濱大江與金陵為唇齒，東接儀、揚，為鹽梟藪，西北界皖省，擒匪出沒，與土人相仇殺，而二百年來無大兵革，百姓耽安樂以聲色自恣。道光壬寅之秋，夷船入犯，倉卒募鄉勇數百人，握刀遊市上，實不足用也。今上御極之元年，江夏溫北屏先生來守茲土，蒞任未久，修城垣，積義倉穀，眾猶謂非急務。乃事甫竣而粵匪已逼武昌矣。

壬子冬，肅歸自京師，先生謀諸肅，募四方壯士數千，捐資製器械旗幟，分隊伍，設團練保衛局，親歷四鄉百二十餘保鋪，教以樹旗鳴鑼起伏救應之法，賊三犯東溝，團勇三敗之，賊既陷金陵，復陷鎮江、揚州，乃渡江分兩路北犯，破浦口官兵，陷滁州，分其眾問道奄至邑之南關外，我

軍荷神庥以火攻破之，賊駭奔南鄉，兵勇團練尾而殲之，時癸丑四月壬午日也。是時賊之由滁州而上者，連陷鳳陽、潁、亳、歸德，逼開封，攻懷慶，破臨洛關，掠直隸界，京都大震，獨其殲於六合者數千人，焦頭爛額，折骨絕筋，無一獲全，拋棄銅炮火鎗刀矛無算，賊中為之語曰「紙糊揚州，鐵鑄六合」，由是吾邑團練之名聞天下，天子詔書褒美，而四方聞風而起者，往往聚鄉兵以殺賊焉。

夫常勝之眾易於驕，驟積之財易於匱，撤勇則可虞，養勇則多費，必也。用民之力以保其身家，不破吾民之身家以墮其力，庶乎眾不驕而財無匱，百餘保之村落寫遠，戶口畸零，散而難聚也。故首編聯難民流徙，良莠錯雜，故次之以稽查，責任不專則功過相諉，選鍊不早則老弱濫充，故責任選鍊次之。未能守何言戰，故未遑言攻勦也，而統之以防禦。不除弊何興利，故不更煩條約也，而終之以禁止。遠法古人，近揆時勢，經歷兩年之久，斟酌變通而畫然始歸於一，此先生勞民節財之苦衷，而凡欲保衛其身家者，所當慎終如始者也。肅故條而列之，以告司事者焉。

【附錄】章程

編聯章程第一

一、舊章以十戶為牌，十牌為甲，十甲為保。今本邑二十七鋪，九十九保。大保七八百戶，小保一二百戶，舊設鄉約，保長有捕盜催科之責，事事紛更則多不便。今變通舊章，牌以十戶為準，甲以十牌為準，保仍其舊，惟團練時分畫團界，設立團練，則仍以牌甲多寡為率，大保二三保為一團，小保或併四五保為一團。

一、每牌十戶若零戶數在三戶以內，則附於末牌之末；如數過三戶，則與末牌均分為兩牌。每甲十牌，如有零牌在三牌以內，則附於末甲之末；如數過三排則與末牌均分為兩甲。其村落窩遠、住處畸零者，戶不滿十，則就本村編為一牌，牌不滿十則就本村編為一甲。

一、城廂內外集鎮，鄰村無論紳士、兵丁、百姓、商鋪、官員公館、路旁小店、庵觀寺院、種山柵民一體編聯入牌。鋪家以一鋪為一戶，公館以一館為一戶，小店以一店為一戶，庵

觀寺院以一處為一戶，棚民以一棚為一戶。

一、窮苦孤獨及遊手無業之民，往往數姓或十數姓同居一院，除同院而同姓同宗者可併為一戶，若同院而俱異姓及同姓而不同宗者，仍以一院為一戶。查明房主在內居住，則以房主出名立戶，如房主不同居，則以有妻室或丁目最多者出名立戶，其戶冊上填寫一院幾家，某家男婦若干目字樣。

一、牌甲中有倡家、煙館、聚賭、習教及一切不安本分之徒，眾戶多不敢與之同牌，倘不編聯便成漏戶，彼反置身牌外，恃無稽查，肆行無忌，今一體編入牌中，於冊內該戶之上蓋用「目新」二字戳記以示區別，俟能改過則去之。

一、寄籍客民，或貿易、或耕種，原與土著無異。遇有鄉親遠來投奔，無論久住暫住，均需查明，如係素相認識，來歷明白，帶至甲長、牌長處說明來歷，該甲長詰問明白，即於戶冊門牌上添注名姓住址，責成帶來之人保結，方許居住，如並不認識，無端來投，保非匪徒，立刻驅逐，私自容留者拏究。

稽查章程第二

一、縣官將牌冊、甲冊、團冊照式刷印，頒給團練，團練頒給甲長，甲長頒給牌長，權杖所管地段確切查明各戶姓名，作何生理，有無糧業，及戶內丁口若干，填注冊內，戶戶開列，不准遺漏一戶，戶內人人開列，不准遺漏一人。

一、造冊既竣，牌冊、甲冊存團總公局，團總將團冊照式謄清正副二本，送縣蓋印。正本曰循冊，團總領回，副冊曰環冊，存縣備核，每年正月更換一次，縣官坐大堂親收親發。不假書差之手，且隨到隨發，不須守候，有公差借事須索者，准喊稟究辦。

一、造冊既竣，每戶給門牌一面，每牌長給十家牌一面，每甲長另給一牌，開列該甲長及十家牌長姓名實貼薄板之上，朝挂夕收，如有遺失燬壞，由甲長稟請補給。

一、各戶如有搬去遷來者，牌長查明搬往何甲何牌，遷自何甲何牌，十日內告知甲長，團總於牌冊內後幅注明每季將搬去者，門牌繳縣，遷來者稟請補給。

一、各戶中一家男女幾口遠出外鄉，及自外歸家，均隨時報明牌長甲長，注明牌冊。

一、縣官因公下鄉攜帶環冊順道抽查。若公事稍暇，則示期分路查點，並閱壯丁技藝。

自團總以下齊集聽點，一切夫馬飯食，縣官自備。有公差借事需索者准喊稟究辦。

一、官河大路橋樑之下，稟縣核準，設立堅固水柵，責令本地方甲長添壯丁數人專司啟閉。凡戊亥子丑寅五時應行關柵，不准片帆行走。若遇緊要軍務、兵餉等，差許守柵人查明開放，他時不閉，其停泊船隻，本地方牌長向船主查明客人來歷，船主姓名，有可疑者稟官查驗。

責任章程第三

一、每牌擇本牌一人為牌長，一人為牌副，責以稽查一牌之事。平時稽查死亡遷徙以告於甲長，而注於冊，如同甲有事，則督率本牌壯丁，鳴鑼持械，以赴有事之所。壯丁有臨時玩悞者，則以告於甲長，甲長以告於官，徇隱者同罪。

一、每甲擇本甲一人為甲長，二人為甲副，責以聯絡一甲之事，平時訓練壯丁，修飭守備厘正戶冊，有事則鳴鑼召牌長齊集壯丁以從事，牌長有臨時玩悞者，則以告於官，徇隱者同罪。

一、每團擇本團一人為團總，四人為團副，責以守禦本團及聯絡各團之事。平時督同甲長、牌長稽查奸細，訓練壯丁，修飭守備。本團有事則鳴鑼集近甲壯丁以赴有事之所，外

團有事則以次鳴鑼，集各甲壯丁相機救援，聽候調遣。甲長以下有臨時玩悞者，則以於告官，徇隱者同罪。

一、自團長以下及牌副，皆本團、本甲、本牌紳衿耆老，公舉其家道殷實、品行端方、才具明練者數人，以告於官，官擇其尤者給札飭辦。

一、團內甲內公事有應稟官及知會鄰團者，由官按各團給戳記一個，各甲則五甲共戳記一個，如官書戳記之式。凡係保甲團練公事應稟官者，准用戳記，遣人待遞稟詞，庶知會鄰團鄰甲者，準用戳記為信。若事與保甲團練無關者，不准擅用，違者照擅用公文印信律重究。

一、自團總以下及壯丁一切耕種生理，仍照其常，有警則團集守禦，其守禦有效則計功獎賞，由團總稟請縣官或給頂戴，或給匾額，或給銀錢，團總不准挾私，如有遺漏冒濫，惟團總是問。

一、自團總以下奉行稽查派撥，傳習教演及一切堵禦要務，敢有藉端需索，希圖肥己，通同舞弊，擾累壯丁居民者，無論有無功名，立行鞫究。

選鍊章程第四

一、計戶出了，除年十六以內、六十以上不准充當外，二人出壯丁一名，五人出二名，七

人出三名，十人出四名，其餘依次遞推。

一、選壯丁之法，縣官責之團總，團總責之甲長，甲長責之牌長，如一戶二人，責其身體壯大、心性誠實者一人為壯丁。不得以駸愁無用之人充數，亦不得僱傭遊手無賴之人頂替。惟壯丁內實有探親外出，及紳衿耆老力不能持械者，准其選派年壯傭工家丁替代，仍報知團總甲長注冊。

一、壯丁另立名冊，所有壯丁姓名、年歲、疤記及所習器械，逐一注明，團總照式謄請正副本，送縣蓋印，一存縣，一存團總處，與戶冊法同。

一、團內有武藝精熟之人，團總以報於縣官，派令教演各甲壯丁，勤者獎譽，惰者呵斥，如師生之禮。有不率教者，團總稟請懲處，其教師薪水月費，官為給發，不准收受壯丁錢文。

一、甲長擇本甲寬大廟宇，空閑平地，為傳授教演之所，曰教場。教師在教場居住，聽壯丁自來學習。

一、壯丁耕種生理，各有本業，赴場學習原聽其便。惟不立課期，則無以示懲勸，今議定月之朔望，甲長齊集壯丁會同教師閱試壯丁技藝，以優劣分上中下三等，報於團總。團總以次親歷教場，於春夏秋冬四季，月定其等第，以報之縣官。縣官示期何日，定場何處，親閱賞罰，如所報不公，則罰其團總、甲長。

一、壯丁學習器械各從所好，而臨陣必分隊伍，彼長此短，互相策應。如壯丁至五百人，則火器弓箭手一百，長鎗手二百，短刀棍棒雜技手二百，教師演習，約以此數為率。

一、壯丁聽受團總甲長稽查約束，如有抗違不遵，及派辦何事不到，及藉端滋事者，稟官立提究處。

防禦章程第五

一、每團必須設卡以為防堵。聚齊之所，如八百橋、陳堡橋為儀、揚來路，雷官集、施官集、程駕橋為滁、來、全來路，四合墩為天長來路，葛塘集為江浦來路，有險可阨則阨諸險，平原曠野，無險可阨亦須築土牆、挖濠溝、削竹簽、堆蒺藜以防賊來衝突，著團總甲長輪派壯丁分段預備，按戶出力，不准斂費。

一、每團於總要路口、高岡之上設立望樓，十里一座。或木支茅蓋，或磚瓦砌蓋，著團總甲長會同有力之家，商量自為建造，不准勒索。

一、望樓每座輪派壯丁守望，無事之時，每座四人，支更守夜，有事之時每座八人，片刻不離。設銅鑼一面，螺角一個，遇警則鳴鑼吹角，如有推諉偷安、虛應故事者，著團總甲長稟請究辦。

一、望樓置備銅鑼之外，牌長家公置銅鑼一面，民居鋪戶有力之家各置銅鑼一面，無事不准鳴鑼嬉戲，遇警則鳴鑼，其鑼以隨手連擊不斷為號，各戶立即鳴鑼接應，其鑼亦以連擊不斷為號，各壯丁明火執械，飛出救援。

一、遇有盜警之附近，各望樓、各排、各戶一聞連擊不斷之鑼，立即鳴鑼接應，其鑼以連擊五聲為號，擊後再擊，各壯丁明火執械飛赴鑼聲連擊不斷之村莊救援。

一、遇有盜警之較遠之各望樓各牌各戶一聞五聲鑼響，立即鳴鑼接應，其鑼以連擊三聲為號，擊後再擊，各壯丁明火執械，飛赴五聲鑼處，以次至鑼聲連擊不斷之處村莊救援。

一、救援鄰村之法於每甲壯丁內仍分兩班。一班居守本村要地，預備截殺，以一班赴救。朔、望互為更換，預先分定，以免臨時推諉。

一、甲長牌長聞鄰村鳴鑼，不傳鑼接應者，罪坐甲長牌長。如甲長牌長傳鑼，而甲內牌內壯丁不赴援者，罪坐各家，以黨賊論。如盜警之時，查出一家空虛無人者，即以賊論。

一、遇有事之時，各團相距在二十里內者，約期於附近要隘處齊集會哨，或施放鎗炮或演試武藝，以壯聲威，庶彼此認識，不至失守望相助之意。

一、有事之時每甲選壯丁二人，充探報之役，優給口糧，給與探報路票，如探在本境者，其探票內必取團總或甲長戳記，如至鄰省鄰邑，飭令於所到管縣稟請於票內加印，若票無戳印及稽留後時者，稟官嚴究。

一、每團製朱紅大旗一面，上書每團中隊，此旗隨團總左右，以為眾人耳目。製青大旗一面，書某團左隊，白大旗一面，書某團右隊，絳紅大旗一面，書某團前隊，黑大旗一面，書某團後隊。團副四人各領一隊，旗亦隨之，各甲就附近地方分入前後左右四隊。另製小旗一面如大旗之色，上書某隊第幾甲幾隊，隨各甲長左右，進退聽團總調度。各壯丁於衣上繫號帶一根，書某甲壯丁某人，以便分隊稽查，錯誤者軍法從事。

一、兩牌計二十戶，輪派一人支更。遇有事之時，則每牌出一人支更，傳簽為號，製戊亥子丑寅卯六簽，各牌依次遞傳，本團自為起止，一時一簽輪流一遍。遇警則傳簽飛報，遲誤者，甲長查明誤自何牌，稟官究治。

一、遇夜安歇，各壯丁鎗刀器械俱要隨身安放，刻不可離，防事起倉卒。

一、刻下攔江鐵鏈、鐵貓、狼牙、木檔、篾籠之屬，預備齊全。撤防後，量其丈尺，稱其斤兩，數其件數，登冊存庫，遇有事之時，分置官河汊港，再按舊法製聚鉤、涉鉞、水毛蠟、水蒺藜置之水中，可無虞矣。

一、軍興以來，刀鎗器械十戶已有其五，今計戶出丁，不能計丁授器，徒手何能應賊，不知手法、步法、身法，習練輕便則稷鋤鉞叉皆可為兵器之用，或竹槍木棍省費而易辦，或拋灰飛石，熟極而生巧，其法難以枚舉。團總甲長教師做而行之，事半而功倍焉。

禁止章程第六

一、私鬪宜禁也。遇有不平之事，小可理論，大可稟官，私鬪逞兇即為亂民，除用兵器傷人者如律擬罪外，即拳棒相加，圍總甲長稟官懲治。

一、臨時遷徙宜禁也。有事之時，移家他徙，最易搖惑人心，違者罰產充公。

一、有事之時響器宜禁也。民間宴會作樂，例所不禁，而有事之時，聞聲訛傳，易於驚恐，一概停止，違者論罰。

一、訛言宜禁也。無行之人好造謠言，煽惑人心，一切禁止，違者嚴究。

一、客民開山宜禁也。向來客民買屋開山，原與土著無異，但祇許自耕自種，不准輾轉招人，添棚築屋，以致匪徒藏匿，違者並本人驅逐。

《小腆紀年附考》自敘

敘曰：世運治亂之大小，人心之邪正，分之也。《易》之占曰：「坤變乾至二成「遯」，為子弑父；至三成「否」，為臣弑君。」《洪範·五行傳》之言天人感應也，曰：「彝倫攸敘，彝倫攸斁。」彝倫敘，則人心未死，天理猶存，兵戈水旱之灾，人力可施其補救；彝倫斁，則晦盲否



塞，大亂而不知止。孔子之作《春秋》以討亂賊，所以明君臣之義，正人心而維世運也。兩漢近古，氣節未盡泯亡，其禍變亦數十年而即定。自魏晉南北朝以及隋唐五代之季，人心披靡，倫紀蕩然。或一人而傳見兩史，或一官而命拜數朝，榮遇自誇，恬不知恥。故其間篡弒相仍，兩千年中可驚可愕絕無人理之事，層見迭出。蓋人心之變、世運之窮極矣！朱子憂之，作《綱目》一書，以昌明孔子之教，踵事《春秋》；而義例較淺顯，稍識文字者能讀之而知其說。於是愚夫婦亦曉然於君父之義、怵然於名節之防。故自南宋後七八百年中，有遞嬗之世，無篡立之君。極微賤之人，知節義之重；則聖賢正人心而維世運之明效大驗也。

臣肅躬讀《純廟實錄》及《御製勝朝殉節諸臣錄序》謂：「史可法、劉宗周、黃道周為一代完人。其他死守城池、身隕行陣，瑣尾間關，有死無二，在人臣忠於所事之義，實為無愧。朕深為嘉予，不欲令其湮沒無傳。下及諸生、韋布、山樵、市隱之流慷慨輕生者，亦當令俎豆其鄉，以昭軫慰。」凡賜謚者千六百餘人，人祀忠義祠者又二千餘人。命儒臣於《通鑒輯覽》之末，附紀福王年號，撮敘唐、桂二王本末，銓次死事諸臣。又命史館編明降臣劉良臣等百二十餘人為《貳臣傳》、吳三桂等二十餘人為《逆臣傳》。煌煌聖諭，至再至三。蓋以前聖人公天下之心，行後聖人正人心之教，大中至正，超越千古。而史臣惑忌諱之私，稗史習傳聞之謬，漏略舛錯，不可究詰。臣肅仰遵純廟附書之諭，竊取《春秋》、《綱目》之義，原本正史，博采舊聞，為《小腆紀年附考》一書。考而知其梗概者，則王鴻緒《明史稿》、溫睿臨《南疆繹史》、李瑤《繹史摭遺》、

黃宗羲《行朝錄》、谷應泰《明史紀事本末》、楊陸榮《三藩紀事本末》也；參考而訂其謬誤者，甲申三月以前，則吳偉業《綏寇紀略》、鄒漪《明季遺聞》、李遜之《三朝野紀》、文秉《烈皇小識》、錢軾《甲申傳信錄》、陳濟之《再生紀》、某氏《國變難臣鈔》、戴田有《桐城子遺錄》、《保定榆林城守紀略》暨《國子監進士題名碑》、《貢舉考》也；福王南渡事，則顧炎武《聖安本紀》、黃宗羲《弘光^{〔七〕}實錄》、李清《南渡錄》、《三垣筆記》、夏允彝《幸存錄》、文秉《甲乙紀》、許重熙《甲乙彙略》、應廷吉《青燐屑》、戴田有《偽東宮偽後事略》、某氏《弘光大事紀》、《金陵贖事》、《揚州殉難觚》、《福人錄》暨各省郡縣志、諸家詩文集也；唐、桂二王事，則錢秉鐙《所知錄》、瞿昌文《天南逸史》、閩人《思文大紀》、劉湘客《行在陽秋》、沈氏《存信編》、魯可藻《嶺表紀年》、馮甦《劫灰錄》、某氏《南粵新書》、《粵遊見聞》、《東明聞見錄》、范康生《做指南錄》、何印甫《風倒梧桐紀》、楊在《紀事始末》、鄧凱《滇緬紀聞》、《遺忠錄》、《求野錄》、《也是錄》、黃晞《江陰城守紀》、某氏《贛州乙丙紀略》、徐世溥《江變紀》、沈荀蔚《蜀難敘》、鄭元慶《湖錄》暨閩、廣各志書也；魯監國及賜姓成功事，則馮京第《浮海紀》、鮑澤《甲子紀略》、陳睿思《閩海見聞》、汪光復《航海遺聞》、某氏《江東事案》、《江南義師始末》、《魯乘》、《舟山忠節表》、《江上孤忠錄》、黃宗羲《朱成功始末》、江東旭《臺灣外紀》暨臺灣、廈門志、海外諸遺老詩文集也。

臣肅入史館後，始創是書。壬子冬，乞假歸觀，奉命辦理團練。扞擻之暇，發家藏稗史，參互推勘，五歷寒暑。每月夜登埤，與諸同事相勞苦，輒舉書中忠義事，口講手畫，環而聽者，咸感喟不

能自己。戊午春，揚州官軍移營浦口，士民額手相慶。臣肅亦解團練事，需次入都，屬門下士汪達利繕寫成帙。方冀故鄉友朋參訂訛闕，乃五載金湯，一朝瓦碎，向時家藏之書，燬焉無復存矣。登埤聽講之人，較書中死事之人為更慘矣！獨臣肅以孑然之身，遠宦數千里外，烽煙未息，羽檄交馳，脫並是書灰燼焉，則臣肅所以仰遵純廟聖諭、竊取《春秋》《綱目》之義，汲汲以正人心、維世運之愚衷，與不才之軀同忽焉沒矣。是則梓而存之之意也夫！

咸豐十一年歲在辛酉秋八月，六合彝舟甫徐肅自敘_(八)。

《讀書雜釋》自敘

漢初，說經守師法。人治一經，經治一說，無一人兼治數經，一經兼治數說者。自東京修明經術，鴻生鉅儒，負表來遠方者，蘭臺、石室之書多於天祿之舊，班固綜其異同，作《白虎通義》，自後許氏之《五經異義》、鄭氏之《駁五經異義》並尊於世。唐《藝文志》別之為經解類十九家，蓋踵劉向《五經雜義》之書而為之也。宋以後，著錄之書多於前代，理學家鑿空之談無復說經之法矣。國朝巨儒輩出，阮氏《經解》中所列若干家，又《經解》未列而書可傳者亦十餘家。然遵用古學則語多雷同，旁及類書則義嫌瑣屑，又近儒之通弊焉。肅幼從先大人治經，好涉獵，有所疑，輒以私意志之眉額。先大人始怒訶之，繼而笑曰：「任汝所為，勝飽蠹魚耳。」久之，自

覺蹈雷同、瑣屑之弊，而家藏之書點汙已遍矣。戊子己亥，館揚州史氏，治《月令》，見高、蔡之義間優於康成，作《月令舊解異同》，讀洪興祖《楚詞補注》，作《楚詞校勘記》。未卒業，而聞先大人疾革，匆匆卷篋歸，祇稿散失過半。癸丑四月，粵匪犯六合之南關，藏書燬焉。就行篋所遺留者，錄鄙說而覆勘之，不復覺為雷同、瑣屑。蓋向時因學而知其不足，今廢學則自忘其醜。則即是害之既棄之而復取之者，亦可見予學之不殖將落乎！然以是志先澤焉，則固當過而存之矣。

書《四書拾遺》後

蕭將治《論語後疏》，因集近儒說經之書為《四書廣義》，紙墨煙浩，未暇編寫分帙。庚子端陽後，房師林蘇門先生招蕭記室，先生同懷弟鑑塘^九編修郵書戒蕭以治經在守師法，毋好奇，毋詞費，並以所著《四書拾遺》屬蕭檢校改刊。受而讀之，蓋雜取漢、宋及近代諸儒之說，體例未能畫一，名曰「拾遺」非專守師法也。千里面目，就質為難，終歲飢驅，初心日負，敢以康成車後之囊，妄附汶長卷中之字，實而臧之，以貽來學，是則私淑之志也夫。

書《四元玉鑑細草》^(二〇) 補後

儀徵阮相國嘗謂：「近日海內言算學者，部郎徐君筠卿^(二一)第一，羅君茗香^(二二)其亞也。」
肅不獲交部郎。己亥館揚州史氏，與同志治蔡氏《月令》、許氏《說文》之學說，多與茗香合用，
訂交焉。

茗香道其鄉焦先生里堂^(二三)之言曰：「治經在先明乎六書九數。」治六書者不能外許氏
《說文》，治九數者不能外劉徽《九章》。肅聽其言，購得李侍郎潢^(二四)《九章細草》，問業茗香，
茗香為指示布算法，以所著《四元玉鑑細草》、《句股容三事拾遺》、《春秋朔閏異同說》、《三
禮補算》屬肅檢校，就中《細草》一書尤為紹述絕學之業。茗香自言治此書十二年，三抱范增之
疾^(二五)，亦可見茗香用力之勤矣。

肅旋奉先君子諱，輟其所學。嗟乎，肅生長童土之中，臃腫與居，無可與質，又海氛未靖，不
敢棄老母幼子襁被從諸君子遊。而客有自邗上來者，道茗香轉徙飢驅，經年無耗，則不惟離群
索居之感，而余學之不殖將落者，益惴惴焉而自懼也。志以數語藏之篋中，兒輩長大授使習之，
冀可補余學之所不及，而亦使知余生平執友中之大有人也。

跋賴子瑩^{〔一六〕}文集後

子瑩沈靜士也。讀其文幽邃肅穆，殆亦如其中之所存者邪？子瑩宗法昌黎，而陽湖張仲遠^{〔一七〕}以為似永叔、子固。為昌黎，為永叔、子固所不敢知，要以子瑩之思慮精專，能於三子變而通之，精而進之，則異日所成就者又豈余與仲遠之言所能盡邪？高山仰止，余於子瑩有焉。

〔一〕興國鍾氏：據《興國潁川郡鍾氏族譜》記載，南北朝時，中原「侯景之亂」，鍾寯為梁臨海令，他看到侯景嗜殺，為避禍亂，攜家眷從潁川長社（今長葛市）徙至江南，先駐腳虔州（今贛州），在崗下朝天坊（今天竺山），其子鍾匡復遷贛縣激江鎮（今屬興國縣）。鍾寯五世孫鍾紹京為唐睿宗朝任宰相，傳承至今已四十多代。

〔二〕穆鶴舫：即穆彰阿（一七八二至一八五六），字子樸，號鶴舫，郭佳氏，滿洲鑲藍旗人。出身於滿族官僚家庭，嘉慶十年（一八〇五）中進士，選庶起士，累遷禮部侍郎，歷任兵部、刑部、工部、戶部侍郎。道光最信任的首輔，在禁煙運動和鴉片戰爭期間，穆彰阿主張維持鴉片走私現狀和對外妥協投降，咸豐時被革職永不敘用，降為部屬。後因捐軍餉鎮壓太平軍，被授予五品頂戴。不久去世。

〔三〕鍾子實：鍾音鴻字子實，江西興國人。二甲五名進士，散館授編修，任湖南辰沅永道。道光二十三年（一八四三），任山東副考官。二十四年，任順天同考官。

〔四〕林用霖：字亨父，一字亨甫，泰順人。諸生，官覆浦典史。有《望山堂詩續》。據清丁紹《聽秋聲館詞話》卷十六記

載：「泰順林亨甫貳尹用霖得羅隴江東外紀殘本於遂昌村塾中，梓以行世。」

〔五〕披：原作「波」，形近而誤，據文意改。

〔六〕陣：原作「陳」，形近而誤，據文意改。

〔七〕弘光：原作「宏光」，避清乾隆帝弘曆諱，今改爲通用之稱。下同。

〔八〕咸豐十一年（一八六一）歲在辛酉秋八月，六合彝舟甫徐肅自敘：此落款原無，今據《小腆紀年》一書補。

〔九〕先生同懷弟鑾塘：即林春溥（一七七五至一八六一），字立源，號鑾塘，亦號三山居士，福建閩縣（今福州）人。嘉慶七年（一八〇二）進士，授翰林院編修，以母喪乞假歸，於烏石山麓居宅中作竹柏山房，閉戶著書，不聞外事。曾主講福州鼈峰書院垂十九年。晚歲重宴瓊林，旨賞四品銜。熟悉儒家經典與中國古史。著《竹相山房叢書》十五種並詩文集。《四書拾遺》五卷，亦是其著作之一。

〔一〇〕《四元玉鑿細草》：我國古代數學著作，元朱世傑撰，清羅士琳補草。《四元玉鑿》由中國元代數學家朱世傑所著，成書於一三〇三年。全書共三卷，二十四門，二百八十八問，主要論述高次方程組的解法、高階等差級數求和以及高次內插法等內容，更是流傳至今且對四元術進行系統論述的重要代表作。是中國數學著作中最重要的一部，同時也是整個中世紀最傑出的數學著作之一，美國著名的科學史家薩頓評論說：「朱世傑是他所生存時代的，同時也是貫穿古今的一位最傑出的數學家。」

〔一一〕徐君筠卿：徐有壬（一八〇〇至一八六〇），字鈞卿，又作君青。順天宛平（今北京）人，原籍浙江烏程（今湖州）人。道光九年（一八二九）進士，初任京官，後出任道員。一八四三年出任四川成綿龍茂道，後任廣東鹽運使、雲南布政使等。一八五三年任湖南布政使。太平軍起，回原籍，受命湖州辦理團練。一八五八年升任江蘇巡撫，為江南大營籌餉。一八六〇年太平軍摧燬江南大營，乘勝進攻蘇州，城破被殺。賜諡莊潛。他自幼喜學數學，在數學上有一定建樹。著有《務民義齋算學》（包括《測圓密率》、《造表簡法》、《橢圓正術》、《截球解義》、《弧三角拾遺》等），未刻者有《堆垛測圓》等七種，均佚。

〔一二〕羅君茗香：羅士琳（一七七四？至一八五三），字次瑒，號茗香，江蘇甘泉人。清著名數學家。於朱氏《四元玉鑿》甚為歎服，遂一意專精於天元四元之術，推演訂證，廣為二十四卷。著有《春秋朔閏異月考》二卷，和《觀我生室隨稿》十二種，包括《玉鑿細草》二十四卷、《釋例》二卷、《續疇人傳》六卷、《校正算學啟蒙》三卷、《割圓密率捷法》四卷、《勾股容三事拾遺》三卷、《附例》一卷、《三角和較算例》一卷、《演元九式》一卷、《台錐積演》一卷、《周無專鼎銘考》一卷、《弧矢算術補》一卷、《推算口食增廣新術》一卷、《交食圖說舉隅》、《勾股截積和較算例》、《淮南天文訓存疑》、《博能叢話》等若干卷。

〔一三〕焦先生里堂：即清代學者焦循（一七六三至一八二〇），字理堂，晚號里堂老人。江蘇甘泉（今江都）人。嘉慶六年（一八〇一）舉人。應禮部試不第，即返鄉奉侍母親不出仕。博學多識。尤擅算學，亦精醫理。著書數百卷，如《雕菰樓文集》、《雕菰樓易學三書》、《孟子正義》、《開方通釋》等。

〔一四〕李潢：生卒年待考。清代數學家。字雲門。湖北鐘祥人。乾隆三十六年（一七七二）進士。由翰林官至工部左侍郎。博覽群書，尤精於算學。著有《九章算術細草圖說》九卷附《海島算經圖說》一卷、《緝古算經注》等書。

〔一五〕范增之疾：指癰疽之病。范增因為被項羽懷疑，獨自離去，後生疽病死。

〔一六〕賴子瑩：福建泉州永春人。具體事跡不詳。

〔一七〕張仲遠：即張曜孫（一八〇七至一八六三），字仲遠，號升甫，晚號復生，江蘇武進人。清道光舉人。官湖北督糧道。工詩書，能畫，精醫術。著有《謹言慎好之居詩集》、《續紅樓夢未竟稿二十回》。

未灰齋文集卷第八

劉榮喜 校注

《出險圖》箴（並序）

出險圖者，志查子漁生覆舟洪澤湖事也。漁生得出於險，乃作圖以示其友人徐蕭，屬弁之言。嗟乎，蕭轉徙江湖十有三年，可驚可駭之狀如圖所狀者，蓋身歷焉。漁生出險，漁生其毋以出險自憚乎哉。人情翻覆之狀，雖驚雷怒濤，崩雲屑雨，不若是之倏忽莫測也。波濤起於衽席，戈矛興於談笑，雖海童馬銜，天吳網兩，不若是之鬼域罔極也。牽掣手足之累，雖呵噉魚腹，掛胃蛟宮，不若是之絀結也。七情六欲沈滯陷溺之苦，又非若臨神負穢，虛誓愆祈之可禱免頃刻也。吾與漁生既不能沐咸池而倚闔闔，濟白水而翔廖廓，去故都而就遠焉，洋洋而為客，則方且浮沈滅沒於洪波巨浸之中，渺不知其所如，即幸入雷淵而得脫，又豈終古之所居。

漁生之為此圖者，其欲以身之蟬蛻污穢，為世之與波上下偷全其軀者覺迷途乎？夫談虎變色者，傷於虎者也。追維往事，至今心悸，覽君此圖能無言乎？爰獻箴曰：

茫茫湖水，渺彌千里，玩者溺焉，君獨不死，眾以君為出險，而吾獨以為未然，楊子有云：

跌於汚而莫跌於川。禍福無門，心所召焉，敬慎不敗，需血出穴，壯於前趾，過涉頂滅，毋謂坳堂之水不可覆舟，腳跟一滑，厲呂梁之懸流，慎實忠信，見險知止，友人司箴，敢告佐史。

燭觚銘

辛丑予與袁君鶴潭遇於皖江，鶴潭命工人製燭盤，盤方二寸有奇，莖截為三，折疊之能自為底，蓋如方勝然。余嘉工之巧也，名曰燭觚，刻以銘曰：

用之揚爾明，舍之韜爾光，毋舉而誤，庶自適乎短長。

二合方硯銘（為鶴潭）

毋斲樸，毋破觚，平如底，合如符，吾與女為石田之農夫。

二合長圓硯銘

如璧有羨，其形橢圓，不揜蓋於外，妙契合乎自然。

扇韜銘（為史穎生）

如劍有囊，如矢有房，展之斯揚，卷之則藏。寧折節兮何傷，不先時以自張，永佩斯言兮毋相忘。

團扇畫贊（並序）

丙申仲夏，僕以紈筵集長安友人筆墨，江都李梅生^{〔一〕}寫瓜菌，上元朱鞠垞畫蕙及蛤梨，司馬繡谷^{〔二〕}補以蘆萑長須蝦，匆匆醉筆，忘鈐其章，北窗之暇，思我清風，南皮之歡，邈若墜雨，假之蟲鳴，存彼鴻爪，擬文通頌，寓曼倩言，綴以贊詞各十六字。

外圓而澤，中疏以空，與君臭味，有屈突通。
蕙

誤為王瓜，讀雅不熟，自西域來，綿綿爾族。黃瓜

生不知根，亦不擇地，雖竊芝名，終傷托寄。菌

畫工皮相，多買臙脂，精色內白，誰則剖之。紅蘆葩

須長似戟，背曲如弓，嗟爾跳擲，胡為泥中。蝦

誰錫爾名，甘圓內史，笑且食之，不知許事。蛤梨

會攻九伏洲告祭風神文 （代溫太守作）

維咸豐甲寅仲秋之月吉日，江蘇補用知府留署六合縣知縣溫紹原謹備牲醪，致祭於風伯尊師之前曰：

維神噓吸萬靈，吐納九淵，鞭雷車而颯疾，驅月御以輪旋。載霓旌兮迷離，招雲從兮委蛇。所以宣大塊之噫氣，而彰聖主之威。逆賊塗毒神州，竊據江省，污曠神靈，鳴張妖霧，近復藐我大營，窺我北岸，潛踞江洲，冀圖遠竄。紹原忝為守土之官，三驅戰士，聯絡舟師，進逼賊壘，一月於茲，群師氣沮，維神震怒，萬姓號呼，維神呵護，按良方兮樹靈旗，招江神兮發鼉鼓，天吳閃屍以宣威，馮夷上下以鬻舞，怒號萬竅，威鎮江浦，颯發三日，功助一炬。紹原將請之大帥上聞帝閭，鳴笙璫以奏雅，賜匾額以褒揚，克佑我皇，爰答上蒼，受福胙兮無疆，其來假而來饗。

祭林蘇門_(三) 師文

歲在辛丑，招搖指寅，門生徐肅，卮酒親申，嗚呼哀哉，夫子之靈，魂兮歸來，陟降在庭。去年臘月，我別夫子，風雪夜歸，望衡心憊。謂不須臾，得侍顏色，忽聞哀音，骨驚心折。夫子之病，口未羹噉，夫子之歿，手未齒楔。慙負恩私，五內崩裂，哲人萎矣，夫復何言。况兮浩歌，藉慰幽魂。嗚呼夫子，淵淵其度。太邱子弟，載酒星聚。河汾門人，嗚珂雲步。公車一上，翩然故林，溪山僊宅，煙霞道心。少穆中丞，心殷吐哺，謂吾安石，胡可不遇。馳書千里，敦促出山，擊轡四顧，棲別松間。春闈一戰，聲噪多士，遂來江南，司我明試。我以文售，□芥相投，拜於床下，顏何輯柔。我生不辰，痛切毛裏，夫子惻然，撫我如子。我貧且拙，其慾耽耽，夫子憐之，不謂我貪。我愚且慧，刺人如芒，夫子恕之，不謂我狂。我拙於書，千錐成字，夫子睨之，謂其恣肆。我怯於飲，罰籌蝟毛，夫子顧之，喜我神豪。生我知我，棄我長逝，我獨何辜，逢此大戾。豐頤垂耳，夫子之形，玉璆珠貫，夫子之聲。嗚呼哀哉，今何往乎？壁間圖畫，髣髴像乎。工祝招君，返故居些。玉馱紛來，芻秣我莖。雲旗逶迤，後先我課。逐鬼伯兮，戈盾我荷。用巫陽兮，嘯呼我和。撫案下兮，翠幃可臥。排闥人兮，華堂可坐。靈衣披披，淨不可唾。玉珮離離，污不

可流。漏鼓擘擘，夜其未央，明燭燦燦，爛其有光。掣梁稱麥，擣我銀餽^(四)，挫糟凍飲，實我羽觴。華酌既陳，有馥其香，一獻再獻，酌言請嘗。嗚呼夫子，永安幽冥，穎濱未老，椽筆銘兄。翩翩孤嗣，秋桂挺英，繩繩孫曾，春蘭擢莖。人誰不死，亦孔之榮。嗚呼哀哉。山川悠遠，歸路茫茫，龍輻既祖，返君故鄉。幔亭峰青，石江波綠，夫子之魂，於焉歸復。執紼千里，古人所高，我有老母，非敢憚勞。嗚呼夫子，從此永訣，遠望天涯，無涕可屑。再生有緣，能相識否，不知愛我，如今日否。身異性存，言儻不爽，嗚呼哀哉，靈其尚享。

閩鄉人祭林蘇門師文

粵以道光辛丑仲春之月，福州進士知天長縣事林公蘇門卒於任所，其鄉人之流寓茲邑者操牢醴致奠，屬公門下士徐肅為文以招公之魂，曰：

嗚呼哀哉，鴻範有言，好德錫福些。胡言不信，奪我公之速些。工祝招君，群嘯呼些。吾儕小人，久居此土些。我公戾止，托仁宇些。叩之闔人，人拜床下些。我公之顏，揚休玉色些。我公之言，暖如布帛些。飲我食我，飽公之德些。教我誨我，薰公之澤些。公來何暮兮，公去何速些。奈何鬼伯兮，相催促些。境內眾庶兮，涕零如雨些。吾儕小人，無公何怙些。敝詞上帝，用巫陽些。傳芭會舞，期夕張些。塗我椒壁兮，葺我藥房些。繚以杜曲兮，薛荔為牆些。擣我柜

枚兮，稱我稻粱些。吹我參差兮，實我羽觴些。魂兮歸來，蹇憺壽宮些。欣欣樂康，神其罔恫些。千年魂魄，樂故鄉些。素旗是瞻，無適四方些。悠悠越土，吾鄉道路些。峩峩九牧，君家墳墓些。登公之堂，鐘鼓是樂些。招公之朋，酒醴是索些。穎濱聯床，夜雨蕭瑟些。孟光舉案，晨羞棗栗些。大歸中婦，織流黃些。小婦挾瑟，調絲未央些。繩繩孫曾兮，鸞鶴停峙些。羅列成行兮，七十有二些。魂兮歸來，故土可懷些。遠適異國兮，恐自遺栽些。

亂曰：枝頭叫兮杜鵑，山中遊兮魍魎。魂不可兮久留，瞻故鄉兮長往。莫椒酒兮祖君，魂髣髴兮尚饗。

代作祭前湖州太守方公〔五〕文

維屠維作噩之歲〔六〕，招搖指午之月，某等謹具牲醪，致祭於方公之靈，曰：

維蘭有芳，焚而逾烈，維劍有芒，折之不缺。英英我公，萬人曰桀，幽闢洞開，蒙泉清冽。八歲讀雅，曰周公作，梁山晉望，疑出依托。仁廟巡狩，召試多士，獻冊河干，天顏有喜。賜列賢書，作官中秘，遂來荆襄，盤錯是治。白蓮天主，莽戎潛伏，公殲厥渠，弗株其族。帝用嘉之，庸爾車服，咨汝浙西，秉鞭作牧。歲在癸未，民漸於洿，搗絮以食，產龜及廬。我公惻然，告諸大

府，愆彼吏胥，蠲其全賦。三駁三申，大府積怒，石塘甫修，輪臺遠戍。祖帳峴南，士民痛心，公獨灑然，賦壯游吟。曲磳通馬，懸巖挾龍公建壘，劍倚絕壁，篆鐫崆峒公有西壘。逆回鷗張，殺我長吏，四城鼎廩，列戍烽燧。二楊桓桓，國之將帥，我公槃槃，軍中掌記。詩唱刀頭，墨磨盾鼻，伊犁邊寒，轉饒孔艱。公告將軍，後路形屏，大營停運，軍實乃完。冰嶺千仞，凍裂人肌，天子有命，改道濟師。公謂冰嶺，天險可恃，準夷窺伺，棄之非計。將軍入告，遂格前議。逆回繫轅，論功釋愆，玉關生還，優遊湖山。有子象賢，翱翔木天，象義躍酒，群季翩翩。孤臣餘生，得此已足，嗚乎鬼伯，胡相迫促。敷枉彷徨，敢告巫陽，絕域殊鄉，我公所傷。魂兮歸來，毋適四方，荷屋藥房，我公尚羊。柜枚銀餽，我公卒嘗，魂兮歸來，欣欣樂康。嗚乎哀哉，靈其尚饗。

乙巳同年公祭濰縣陳相國〔七〕夫人文

瑤泉遠絮，芝草自芳，天竺夫人，灼灼其英，歸我相國，鳳鳴鏘鏘。維時相國，甫舉於鄉，案齊德曜，機最樂羊。君舅威姑，髮色艾蒼，挾瑟安坐，談碁未央。見星戒弋，遲日條桑，朝織練素，夕織流黃。善心曰窈，靡謀不臧，謂貧家婦，莫敢或遑。觥觥相國，邦家之光，乘輅中屬，秉軸銓衡。赤烏幾幾，朱陛趙趙，人門左顧，鶴鳴東廂。七十有二，羅列鴛鴦，僉謂夫人，金玉滿

堂。宜厭糟糠，拒枚銀餽，宜捐簾匡，珠襦繡裳。羌值盛昌，貧賤毋忘，刈耜先髻，窖芋為糧。尊章滌澆，夫人親嘗，婢媪踰廁，夫人相將。伴來羔養，右招由房，拜跪卻略，起立彷徨。誰何夫人，乃齒眾行，跨閭而語，相驚若狂。有子元方，木天翱翔，謂母母苦，且以樂康。夫人瞿然，汝德胡涼，君子能勞，吾聞敬姜。冀而朝夕，毋怠毋荒，我自不苦，汝乃不獲。嗚呼哀哉！言猶在耳，命胡不長。幽宮扃闔，泉路冥茫，匪惟柿（△）附，怛焉神傷。越在僚庶，茹蕙浪浪，乃告巫陽，期兮夕張。芭舞軒襲，竿瑟浩倡，稱我稻粱，實我羽觴。蹇將愴兮，靈降皇皇，生榮死哀，亦孔之彰。嗚呼哀哉，靈兮尚享。

代作祭灘縣陳相國夫人文

維夫人之純懿兮，荷輩翟之殊遇。驂白鸞而西逝兮，復何恨乎薤露。固群言之弗枝兮，余獨以為未詳。傳芭舞以儼詞兮，霑茹蕙以浪浪。睠余馬於故鄉兮，赫萊陽之華裔。通兩家之柿附兮，又申之以嫻誓。柿說釋於彤管兮，數更僕而難終。既端操之有蹤兮，又優閑之有容。年二十而于歸兮，翳靜女之其姝。挾瑟而安丈人兮，談碁而侍威姑。紛籛留兮粟有秕，躬煩攜兮衣有垢。別茄瓠兮窖芋，整栝案兮縛帚。始太邱之未貴兮，甘荼苦以如飴。既築戟之交映兮，胡轉轉而不移。均勞逸於婢媪兮，與雜居而操作。倏羔使之盆集兮，問平安而卻略。羌錯立而

愕眙兮，驚夫人之安在。寮友以為美談兮，媿尹吉之卷蠶。翦文伯之髮鬢兮，斷機絲而戒惰。偶年少而語哆兮，慕鷹仕之瑣瑣。夫人怒以蔓笞兮，又申申以交罫。謂吾門之清德兮，何吾兒之無志。暨元成之蟬聯兮，翔玉堂而翩翩。慰人以息艱兮，進綈錦以割鮮。夫人卻而弗御兮，語吾樂此而不苦。堂上有汝祖母兮，懼職未劬乎子婦。既罫罫而竭思兮，復劬劬^(九)而如畏。固福德之日躋兮，亦形神之交瘁。鼃倚竹而驚寒兮，夕飲冰而內熱。命莫延於參苓兮，巫已先夫桃茢。太傅愴以寡歡兮，屏琴瑟而弗彈。推孝子之心肝兮，涕縣雷以潸潸。悵黃泉之永閔兮，躡龍轡而躋虛。緬珩璜之令德兮，莫一束之生芻。交靈旗兮擊鼉鼓，剌□漿兮擊麟脯。愴壽宮兮返故宇，靈恫恍兮聲激楚。子為翰林兮夫宰相，極哀榮兮天壤。陳竽瑟兮浩倡，魂髣髴兮來享。

代作祭灘縣陳相國夫人文

醫夫人之淑懿兮。固寮庶之所共知。羌夫人之抱疴不起兮，驟聞之而不能無疑。醫工之謝不治，謂形神積勞之所致。夫挽車椎髻滌洗與踰廁，此仄陋之所宜。以夫人之赫然耀其楡翟，何弗委蛇而如志。而乃以自戚為暨聞元方之侍側，繫滌澣而進文綺。夫人之媻媻不移者，謂吾冀而朝夕兮，皜然而不滓。爾胡周於今之人兮，耽瑣瑣之靡仕。夫女子有士君子之行者，詩

人歌曰女士。以夫人之貴不驕而祿不侈，蓋士君子所不自持。而夫人乃克儉約以循乎禮，豈曰錫類於孝子兮而亦以光。說釋於彤管之史靈兮有知，當亦嘉其無溢美之詞。尚饗。

秦佑五游擊壽序

咸豐三年，粵匪連陷江、揚兩郡，攝六合縣篆溫北屏太守募江淮間驍勁之士二千人，謀諸眾，謂：「非智勇兼全之將不足馭此軍。」請諸琦參政，參政命海州千戎秦公佑五率三百人來，肅與相見於太守公廨，時滿漢諸將咸在座，公修軀廣穎，談賊情如指諸掌，太守呼酒飲客，諸將引巨觥號呼拍張，公危坐，終宴不改容，肅心竊異之。

明年秋，賊數千人來犯團洲，公謂守備王君家幹：「我迎擊賊且走，誘之至團洲，張左右翼圍之。」自辰至申，賊大敗，斬馘無算。賊踞江浦之九伏洲，浚濠三周其營，布鹿角巨炮數十尊守之，總兵武慶以數千人駐浦口之陡岡，觀望不敢進，太守語眾曰：「九伏洲掠無所得，而賊久踞之者，將以通廬、鳳之往來也，不撲滅禍且蔓中原。」請於大帥，托將軍命公偕家幹及夏守備定邦各將壯士數百人，衝霧銜枚逾濠，賊始驚呼，我軍四面奮擊，拋火彈火罐燒其帳，賊驚擾四竄，遂克其壘。是役也，公功第一，而武慶冒之，公僅升都司，再敘團洲功始賞戴花翎。

六年三月，賊陷江浦，乘勝逼浦口，武慶棄營走，公以三百人駐六邑之南關，扼賊衝，眾危

之，公撫肅背曰：「君勿怖，有秦佑五在，三百人足破此賊也。」適漳州鎮張公國樑渡江來援，駐軍毛許墩，公率所部別為一軍，遇賊即酣鬪，張公登高望之，顧問太守為誰，太守曰：「此都司秦懷揚也。」張公呼「好將」者再，麾眾夾攻之，賊遂大潰。張公既連復浦口、江浦，武慶復冒收復功，免議，集餘眾守浦口，其下相謂曰：「賊若再來，秦都司且不容我走六合，計惟走滁州耳。」偵者以告肅，列其狀於大帥，德都統再爭之，始奏罷武慶官。公索原劾文讀之，笑曰：「吾武人不知文，君此舉亦好男子可傳也。」肅答曰：「公武臣，可戰則戰，僕言官，當言則言。武臣戒驕，言官戒慧，郭令公富貴壽考為名將最，其和平致福，可法也。」公曰：「善。」爰書其言，為公壽焉。

任瑞五五十壽序

昔子路適衛，顏淵曰：「何以贈我？」《三百篇》多行役贈答、友朋勸勉之作。蘇、李肇始歌行，韓、柳變以序記，豈惟是詞華相標榜哉？蓋以信久要而厚友誼也。肅交遊遍海內，顧未有歷貧賤盛衰安樂患難數十年，無閑言如瑞五者甚矣。益友之難，其人歟？

先大夫與贈公茂林先生為莫逆交，兩家子弟亦歡然無間，君幼從贈公以計然術起家。先大夫每適市輒呼任生，以茶來告，以勤苦力作事，他少年或掩耳走，君獨樂聞之。歲時伏臘賽社，

蕭招同人從君遊，事近蕩佚，君輒引身退，顧於色無忤，同人以是愛且敬焉。暨蕭捷南宮，官翰林，君業亦隆隆日起。禮部試士有不持一錢而公車北上者，問何得來，則皆君欣助之。慎鑾坡、劉紫萼兩明府負君錢各數十萬，君皆不之較而資其行，蕭益賢君之為人，而歎幼時追逐之獲教於君者為已淺也。

壬子冬月，粵匪陷岳州，逼武昌。今觀察使溫北屏先生慮賊順流東竄，謀修城、積穀以備之，察眾中惟君勤幹廉正，能和於眾，事無大小必咨之。賊信急，議設捐輸團練總局，適蕭自都中歸，觀察屬蕭與君主持局務。蕭書生，不習會計，又性不耐繁劇，觀察乃以錢穀筭餉事屬之君，君感觀察國士之知，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天明坐局中指揮諸務，夜分不寐。

癸丑四月戊午，賊殲於邑之南關，商民慮賊且大舉復仇，咸空室出避，君與觀察集眾而告之曰：「一邑亡，一家能獨保乎？城垣破，四鄉能伏處乎？今惟有富者出錢，貧者出力，官與紳民效死以待之耳。」某可捐錢若干，某可捐穀若干，某可主某事，觀察固深悉民情，得君言益織悉必當。士有一技之長，君必薦之，觀察使有所司；事有冤抑，君必言之觀察，平反之；四鄰里正有不能於眾者，君輒假觀察命親往撫綏之，眾情益和。

丙辰三月，揚州大營潰，托將軍明阿棄營走，賊勢大張，連陷江浦、儀徵，進踞邑之葛塘集。蕭募壯士數百人為觀察後應，君曰：「兵勇數千人，日需錢千緡。事急，眾商且走匿，安所得錢？」一日缺餉，眾譁且亂，弟忘之乎？」乃親署券，眾商貸錢萬六千緡，鑄局中密室儲之。既

而觀察會張總鎮國標連破賊於龍池、藏軍營、盤城集，克復浦口、江浦，凡築壘、犒軍、資糧、扉屨之供，費用不匱。是秋大旱，蝗，斗米銀十餘銖，桶水錢二十，道殣相望。君請於觀察，發銀千兩，鳩有力者釀金買穀，賤價糶之，民得不飢。立借材局，購棺木數千具，骸骨得不暴露。立育嬰堂，棄兒者得存活，君皆捐錢為之倡。

先是，大府以君保衛鄉里功，聞諸朝，得直隸州同知銜，賞戴藍翎，尋晉府同知銜，諸子弟戚屬次第列仕版，眾論榮之，君笑曰：「此非僕所望也，如天之福，干戈息，年歲豐，子弟能讀書成立，暇時與諸同人登眺園亭，酬酢樽俎，則所願也。」君性勤力作，暑月蹠屨往來，汗浹背，日數易衣。肅嘗從容勸肩輿行，君曰：「弟從大夫之後，禮不徒行，兄祖父以勤儉治家，曷敢驕蹇取戾？」久之，果成肺疾，復笑謂肅曰：「無害乎？」肅告之曰：「《抱朴子》感應之言，儒者不道，《內經》云脈靜者壽，太公云恭則壽，《論語》云仁者壽，君六脈平和，與人交終日無情容，施濟活萬千人，於聖經言壽之說脗合焉。」天將以一邑之休戚降大任於君，一邑之人尸而祝之者，又欲錫純嘏於君，《禮》曰「愛其身以有待也，養其身以有為也」，《老子》曰「內無搖爾精，外無勞爾形」。肅行將遠別，不獲登堂介酒，而猶欲執節勞延壽之言，為臨歧之贈焉。

〔二〕司馬鍾谷：即司馬鍾，字子英，號秀谷，別號紫金山樵，上元（今南京）人，官直隸河工州判。長寫意花卉及鳥獸。亦善畫蘭。山水不多作。性傲嗜酒落拓。

〔三〕林蘇門（約一七四八至一八〇九），字步登，又字嘯雲，號蘭癡，清甘泉（今江蘇揚州）人。阮元舅父、業師，以學問賅博名於世。助教（四庫全書）十四年，曾在山東賈阜衍聖公府中供職。著有《邗江三百吟》、《續揚州竹枝詞》等。

〔四〕餛飩：古代指餛飩子之類的面食品。

〔五〕湖州太守方公：據清方濬師《蕪軒隨錄》記載，其先世父蓮舫公卒於道光己酉閏四月十二日，「六合徐彝舟太守（肅）《未灰齋文集》中有祭公文一篇，傳頌頌文，哀終榮始，不減潘安仁之誄楊荊州也。」所附即本文。因此此處方公即方士淦（一七八七至一八四九），方士淦，字子箴，號蓮舫，定遠人。嘉慶戊辰召試舉人，曾任德安縣丞、湖州知府，有政聲。後因事被謫戍新疆。歸鄉後以讀書著書為樂。所著多散逸，有《初刻二知軒集》、《咳蔗軒遺著》等。

〔六〕屠維作噩之歲：即己酉年。

〔七〕濰縣陳相國：相國是明、清兩代用以對內閣大學士的尊稱。考清代濰縣官至內閣大學士之陳姓者，只有陳官俊，且題中有「乙巳同年公」即指陳官俊之子陳介祺（一八一三至一八八四），與徐肅同為道光二十五年乙巳進士，故「陳相國」當是陳官俊。陳官俊（？至一八四九），字偉堂，山東濰縣人，嘉慶十三年（一八〇八）進士，歷官翰林編修、國子監、內閣學士，曾任戶部、吏部侍郎、禮部、工部尚書，贈太子太保，謚文愨。陳介祺（一八一三至一八八四），字壽卿，號篋齋，晚號海濱病叟，齊東甸父。山東濰縣人。著名銅器收藏家和金文學家。清道光二十五年進士，授編修。生平有古文字之好，收藏極富，曾藏毛公鼎。因藏十鐘，故齋名「十鐘山房」。又因其藏古璽及秦漢印七千餘紐，故名其樓「萬印樓」。曾纂集有《篋齋印集》、《十鐘山房印舉》等。

〔八〕柿：音肺，指削木。

〔九〕匍匐：恭敬謹慎的樣子。

未灰文外集

劉榮喜 校注

擬楊子雲《長楊賦》 （丁未散館二等八名）

皇漢既定朔方，平僮耳，馳西域之橐駝，進大宛之騶馴，天子慮海內久安。武功廢弛，乃登鄂杜之原，規灞滻之涘，仁義為囿，道德為藩，九柯十匠，萬戶千門，環以八水，繚以三垣，錫長楊之佳號，備蒐狩乎中原。其中則列岫嵯峨，群峰嶽嶽，日月蔽虧，風雲翕闐。翠瞰樓低，青當檻出，岡阜龍迴，長林蜂密。盤窄徑於雲根，迸飛泉於石隙，遠勢郁乎終南，清流漱於太液。金人承露之盤，織女昆明之石，乍瑤閣兮排空，帀玉堂而對雷。啟牡鑰之魚，蹲屋脊之獸，增巖脚竅，以窈深，繞步欄之左右。半長塗而絕飛梁，軼浮景而迷清晝。瓦鑄長生，磚銘延壽，宛若龍蛇，錯如綺繡。周列乎三十六宮，上應乎二十八宿。又有三尾之獸，一足之夔，牝牛豪齒，白貔赤狸，蝮蠖飛蠅，元猿素雌。有貓有虎，非龍非彫，其目仇仇，其角鬚鬚。山狒學人而語，館熊攀檻而窺，麋羊之狀如鵠，寔麻之音如兒。凡夫邈氏之所掌，服不氏之所司，儻儻俟俟，怪怪奇奇，終軍所不能對，伯翳所不能知，靡不深其爪，出其目，作其鱗，之而乃駕翠華，乃陳鷲翻，乃載蜺旌，乃建牙纛。命風伯以先驅，使雨師為前導，既攻既同，既禡既凋，陋飛廉與桂館兮，徒求僊而祠

竈。天子幸神雀之林，擊靈鼉之鼓，彎大黃之弓，發肅慎之楛，執錫鏡，齊部伍，箭激流星，翻驚墜雨，再中兮疊禽雙，壹發兮連犯五。三驅未終，再宿曰次，僕夫授綬，夙駕載燧。於是肅戒有司，號召羽騎，載士師之虎皮，逞將軍兮猿臂。傳觀之弓六鈞，佐貳之車七萃，揉木以為矛矜，剡圭以為戚秘。市地煙塵，沸天鼓吹，鏘鏘鳴鸞，瑁瑁佩璫。酋長嗅草而知香，單于珥貂而人侍，賜卮酒而角崩，駭金鉦而心悸，豈以侈武夫之趨趨，戎容之暨暨哉？蓋亦曰唯祀與戎，國之大事而已。春蒐既畢，鑾輅言旋，機弓弛，輜矢鏃全。乃撤虞人之表，乃給獸人之鮮，策勳飲至，布告几筵，百神歆享，群工讓賢，人遊藝圃，農服力田。莫不拜手颺言，而頌曰天子萬年。昔枚乘賦《菟園》，相如賦《上林》，臣於諸子者無能為役，而猶欲為皇帝誦祈招之音曰：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

論瘍醫一章贈常子經章（壬寅作）

客有問於肅者曰：「方脈分內外乎？」曰：「未有也。肝筋腎骨脾肉肺毛，本之五行，喻乎四體。《易緯》之言卦氣曰「爻辰在未，人病臚張，爻辰在丑，人病瘞癩，爻辰在巳，人病癰疽，爻辰在子，人病癩疥」，此言人身之應天時也。《呂覽》之言生數曰「輕水所多禿與瘦人，重水多與癩與躄人，辛水所多疽與瘰人，苦水所多尪與偃人」，此言人身之因地氣也。證或歧諸表裏，

理則根乎陰陽，以故氣壅結裏，解於《釋名》之書，熱極圍膿，發諸傷寒之論。蓋無外之非內，將合異以為同，而或欲華離之茅蘆之，豈呼吸之相往來，亦如秦越之視肥瘠乎？」

曰：「古醫師兼治之乎？」曰：「惡乎兼？」《周官》醫師掌醫之政令，其屬有疾醫、瘍醫，凡邦之有疾病、疔瘍者，造焉，則使醫分而治之。賈公彥曰：「疾醫知疾不知瘍，瘍醫知瘍不知疾。」醫各有能也，惡乎兼？」

曰：「孰難乎？」曰：「瘍醫難。」

曰：「今失其傳乎？」曰：「由來久矣。鄭康成之言疾醫也若神農、子儀，若扁鵲、倉公，若岐伯、榆拊。秦和其言瘍醫也，則莫能綜其長短，舉其姓名。蕭嘗讀隋《經籍志》、唐《藝文志》，醫術之書各四千有奇，而所存癰疽之方則祇秦政應之方二卷、喻義纂之方二卷、沈泰之方二卷，或姓名亡於蕭梁，或著錄汰於唐代。飛蠹蛆雉，為剝蝕殘角之書，胘肛^(二)、臑脾^(二)，多佶屈聱牙之字。固不如黃岐之問答、素靈之微言，述於士安、叔和，校於王冰、林億，猶可道滿門、書滿家矣。」

曰：「今世有善其術者乎？」曰：「常子經章。常子之於術也，凝於神，鋤其色，不雄成，不暮士，不蹙躓為仁，不踉跂好知，合氣於莫，與物皆春。歲之八月，蕭之舅氏吹雲偶傷店作，而伏初並心而生厲，遂艮限而裂，貪既微且虺，薰胥以痛，燠然而澤蕉，蕪然而肌萎。斲其鼻聖，郢人亦立而失容；怪如濕灰，季咸或望而卻走。常子則不震不驚，無門無毒，拊其僕緣，化其臭

腐，擣嬰莠白蛻之藥，偉尻輪神馬之功，相息以吹，霍然遂已。以視夫治痔而多其車，泝澗而鬻其技，殆所謂於物無利而陳義甚高者矣。」

曰：「常子之於術也，性之乎？縣解乎？學於古乎？」曰：「學於古。」

曰：「能言之乎？」曰：「常子世其先人之業，其詳不可得聞，嘗一嚮於侯鯖，吹一吷於劍首，走雖不敏，願有言然。蓋人身三百六十五穴，營衛過則癰疽生，其態不常，惟背九刺，背於兩象屬陰，而為五臟之系。其實證，則或困於酒食，鬱為熱邪。《呂覽》所云「肥肉厚酒爛腸之食」，《素問》所云「高粱之變，足生大丁」是也。其虛證，則飲冰而憂內熱，聞風而患竅虛，《素問》所云「營氣逆於肉腠則脈陷而為痿」，《靈樞》所云「寒邪客於經脈則血澀而腐肉」是也。至於療治之方，亦有祖師之法，辨鍼石於羲皇，齊劑殺於姬聖。青萍發表，詳長沙《金匱》之書，黃整掃創，見高密《天官》之注。他如天嬰愈瘞，載之《山經》，雞頭已痿，言之《鴻烈》，雖復調劑未明，佐使未備，而古義所存，胡可湮廢？至若丹溪之論，景岳之書，蓋不免謬敘元黃雜糅玉石。」

肅力謂常子廓清之以比於武事，寧復繁稱之以揚其餘波乎？《揚子》曰：「吾寡見人之好假者也，邇文之視，邇言之聽，假則倆焉。」肅於常子其不敢以日出之卮言而簧鼓賢者之聽矣。證以儒書，列其大義，強作解事，所弗恤焉，不然弄斤於匠石之門，吾烏知常子之不胡盧而笑也。

《敝帚齋年譜》自序（戊午冬虎邱舟中作）

昔靈均賦騷，紀庚寅之降，淵明自祭，編甲子之詩，臺卿志墳，元凱沈碑，類皆敘述修能，發摠懷抱，其不自菲薄，一息千古之心，非苟焉已也。

僕生長童土，浮沈債臺，傳舍寄如秦贅，囊粟飢於侏儒。藝海千尋，飲驪鼠之勺水，冰署十載，滯鮎魚之竹竿。鮪仲之生也，無益敬叔，則喪不如貧，計惟荷埋人之鍤，高沒字之碑，幻身世於浮漚，溷先生於烏有。呼牛呼馬，聽客所為，曰龍曰蛇，匪賢胡陋。无咎无譽，不識不知，庶鄧禹不至笑人，魏收可以藏拙，而欲畫混沌之眉目，紀螻蛄之春秋，則我學山鳥，自呼其名，人食蛤蜊，不知許事矣。

然而生當聖代，家世業儒，溯弧矢於厥初，惟門戶之所寄。風前翦鬢，摩頂犬子之呼，雪夜橫經，提耳鯉庭之訓。瞻言栝樅，敢委逝波？十二而識金鑲，弱冠而遊贊序。言了家禽，技逞磔鼠，譽之者，決為破浪，惡之者，嗤為債轄。既登賢書，始觀上國，寵吏部高軒之過，當陸機人洛之初。劉毅乞炙，未冷牛心，江式談經，不辱狗曲。經瑣闌之三黜，迨閭苑之初遊，鴉塗或棄於法家，驢券或呼為博士。簪毫東觀，修先皇實錄之書，需次西臺，勞御筆屏風之記。

當夫詬誶人去，問字酒來，猿擊鐵以傾壺，鶴開籠而驗客。筓冠狂脫，搜秦碑漢碣之文，蔗杖歡呼，半日下雲間之選。亦復碩人自譽，先生解嘲。無何黃巾賊起，皂帽人歸。飛燕磯頭，鼓聲沈

雨，佛狸祠下，笳吹呼風。醉兵狂舞於荻船，有女化離於菹谷。縛袴作桓公急裝，操柁與樊噲為伍。書生叩馬，乞渡河蒼兕之師；炎帝驅虬，流王屋赤鳥之火。令我至今心悸，此事烏可不傳。又況江國陸沈，故人慷慨，怒傷猿鶴，耳叫鴝鷓。西臺朱鳥之吟，謝翱痛哭；北方赤狐之懼，宋玉招魂。即或劫灰幸免，畏壘僦居，而生者吹吳市之簫，逝者賦山陽之笛。望靈修其不見，吹參差兮誰思。黃祖論心，多蛾射鳩媒之懼；健兒把臂，雜雞鳴狗盜之雄。鷓鴣賦自嗟，鴟音日瘁，溺人必笑，傷如之何。

又復小草出山，苦匏求濟，梁鴻之熱竈因人，范叔以綈袍贈我，息壤在彼，蕪蕪曷忘。至於阿輒題詩，玲瓏遣唱，感半出於淪落，事不接於風流。問影問形，或歌或泣，冀同伯玉之知非，竊做門律之自序。知交好事，譜敘成書，見之汗顏，棄之可惜，以志吾過，何卹人言？加我數年，再增一卷，若逢日者算磨蝎以占，余為告巫陽早靈龜之舍爾。

《水雲樓詞鈔》序

原夫詩餘之作，蓋亦樂府之遺。孤臣孽子，勞人思婦，籲閭闔而不聰，繼以歌哭，懼正容之莫晤，悅^(一)以曼音。其體卑，其思苦，其旨^(二)幽隱，其聲^(三)啾緩，故為之者，必中句中規，端如貫珠，宜工宜商，較以纍黍。太白、飛卿實肇先路，南唐、兩宋蔚成巨觀。玉宇高寒，子瞻將其忠

愛；斜陽煙柳，壽皇識為怨誹。當日朝野不勉賞音，元人雜以俳優，明人決裂阡陌，淫哇日起，正始胥亡，高論鄙之弁髦，小儒顧其瓦缶。臣質之死，匠石傷焉。

吾友^(四)蔣生鹿潭^(五)，承明不遇，作吏淮東，駟僮與居，踞觚竈北。芰衣荷裳，羌修能之自潔；霓旌玉珎，指潛淵以為期。一夕相思，八公招隱。孰海唱之孤憤，答鬼語之幽修。有河上之歌，吹參差兮自訴。又況簾雨闌珊，念家山於破後；衍波迢遞，悵環佩之來遲。鳩媒娵晉，傷如之何！徒觀其擗鼻苦吟，吹唇辨律，性有三好，技了十人，謂為倚聲，人淺之論作者矣！僕強舌難調，知心幸託，不辭嗶引，聊代舷歌。駒谷人來，問花外羊求之徑；虎溪送罷，聽嶺間鸞嘯之音。歲在丁巳冬杪六合彝舟甫徐蕭敘於東臺舟次^(六)。

孫欣泉結網圖序

今將投任公子之竿，守鯢旦旦，持臧丈人之釣，觀象空空，則宿沙善魚，山居胡獲，陶朱長鯉，水畜為難。何則？未牧而牂生與，未田而鶉生矣，子綦所以泣怪徵也。見卵而求時夜，見彈而求鴟炙，瞿鵠所以大旱計也。如其歧途屢泣，左券莫操，若農自安，將守株以待兔，問臧奚事，且挾筴以亡羊。尸祝治庖，樽俎豈能越代；罔兩問景，起坐何無特操。則是弈舉棋而不定，賈欲贏而惡羈，如即鹿之無虞，詎飛蟲之弋獲歟。欣泉幼長鱸鄉，既遊蛟浦，及榮華之未落，

冀靈瑣焉少留，撰余轡兮駝翔，懼修名之不立。卜之漁父，靈氛就占；貌之畫師，良畧在側。自記所云，兩鬢蕭蕭，壯心未已，亟思反求自得，免再太息臨淵，蓋欲厲茂先之志，非徒貌子陵之狂也。爾其芰衣蓉裳，遺襍澧浦；藥房荷屋，築室水中。魚媵予兮波迎，醫何為乎木上，直鍼無得，枯肆焉求，遵赤水以容與，登白蘋而騁望。烟江路長，揚靈曷極；夕陽景短，搔首忘歸。時不可兮再得，與佳期兮夕張。折疏麻之離離，索胡繩之纏纏，有條不紊，交錯成文，闡筌緒於投鉤，播芳馨以為餌，庶幾哉。補牢未亡於末路，發筭可閱於我躬，彼信天翁之忘機，豈鑑水者之微意也。僕也驚梁久慨，魚鈇空彈，蘆中之士相呼，河上之歌同病。君其視諸藪澤，動松江舉網之思；我且據彼槁梧，續濠上忘筌之諦。

吟秋圖題詞

鶉鴉一聲，芳草已歇，碧雲千里，瑤瑟欲希。有美一人，遠涉極浦，芰衣蓉裳，幼好奇服，蘭浴芭舞，夕期靈修，羌榮華之遲暮，吹參差兮誰思。老我江干，白蘋不見；睠焉故國，黃鞠初開。之子不來，呼烟誰語，涼夜無寐，載愁與俱。振批詩思，皴染畫本，揚靈未極，傷如之何？僕也頻年作客，異地逢君，停栢話平生之交，展卷驚狂奴之態。酣熱蔗竿，釘座歡墜；漂流桃梗，烟江莫長。折芳馨兮浩歌，憐予河上；結幽華以延佇，招爾籬東。

童君湘夫以《吟秋圖》索袁鶴潭為序，鶴潭浼予捉刀焉。中間「碧雲千里，瑤瑟欲希」、「釘座歡墜，烟江暮長」十六字鶴潭所點定也。稿成鶴潭跋尾曰：「節促音長，跨躡六朝。」

代作袁鹿萃少府詩集序

今將學牛馬走，折名士之腰；進雁鷺行，署文書之尾。則一行作吏，鑽李心勞；數慢日丞，哦松興敗。牙角去而廳壁無書，心計蠹而涓城不唱矣。乃有以臥雪之才，作候風之吏。南昌僊尉，家本天台；東野詩人，名聞江國。身臞似鶴，吟苦如蛩。送酒人來，新詩閑作；退衙鼓罷，佳句初裁。既六鈞之傳觀，敢一詞之莫贊。願藉弦歌之化，助我割雞；行偷案牘之閑，看君射鴨。留茲鴻爪志他日之相思，莫以鴉塗笑老夫之作惡也。

題友人某《松蔭讀書圖》小引

黃巾滿郊，棲泊何所；青氈在室，晤歌未忘。先生肆志烟高，提躬調直，珍重青緇之業，灑白練之書。茹蓼斷蠶，乃一寒之徹骨；浴蘭衣芰，羌避俗其若仇。屬者蟲沙見告，鶴唳頻

驚。庾信之哀江南，小園無恙；向栩之踞竈北，竹屋不多。石涼作床，松老成屋，攤書小倦，掃葉烹茶。脫帽高吟，印若作字，寄言同志，足了此生。僕急裝縛袴，磨盾揮毫。笑我還家，依舊青山負約；煩君招隱，應知丹卷有靈。問童采藥之蹤，嶺間鸞嘯；在彼生芻之谷，花外羊求。

與陳秋門^{〔七〕} 給諫書 （辛丑寓皖城作）

久隔眉宇，時切於懷，比維廣平之直，海內所知，元素之章，天顏有喜，下風傾仰，能不依依。蕭自遭先大人捐館，瓮瓮失恬，米鹽瑣碎，益不可支，不得已橐筆近省，以謀餬口。而臃腫拳曲之不材，既棄於匠石；突梯挈榼之不習，復違於俗情。鳴逝之鳩，告余不好；夜歸之鶴，笑人徒勞。雖復數椽之居，可以息踵，一卷之讀，可以齋心，而所居童土，無可與質，不學之躬，復終日不聞吾過，暖姝之說，域於濡需，鄙吝之私，積如塵垢。回憶在都時，追隨几杖，循循誘我，援手之鶉，抑何意之深厚、言之淳至。夫去國期年，聞人足音蹙然而喜矣，而況先生長者之聲咳其側者乎？遠道所思，采夫容而不見；揚靈未極，吹參差以誰思。此則素居已久，固西河之所悲；其言不慚，恃惠子之知我也。所幸老母康健，僕婢關白事件，猶能聽記，指示兒子從家兄授書，《易》、《書》、《詩》、《論語》略能上口，柰憨騃不肯聽講，折筭笞之，了無所益。昔人云，厲

之人夜半生其子，遽取火視之，汲汲然惟恐其似己也。先生聞之母亦驟然笑乎！倘其被物春風，吹於小草，俾泚澌統得鬻百金之方，支離疏足餬十人之口，則又肅之妄想未除而瀆陳不敢者也。臨風翹企，不盡欲言。

代作祭天后聖母文

維道光上章困敦之歲，福州進士知天長縣事林春溶倡建新宮於縣治之西，招搖指酉之月，墟像成，乃諏吉日，備牲牢，以為吏民祈福，昭告於天后聖母之神曰：在昔履迹華胥，成紀先於周廟，登臺簡狄，後王祀為郊禘，往往以女子之祥而隆王者之祀。維我聖母竺生林氏，孝同駘首，節比龐娥，誠格皇天，力回大地。抱炎帝女填海之志，參夏后氏治水之功。敢用摛之篇章，光我俎豆。蓋福建為古閩甌之地，靈海之區，噓翕百川，瀾汗萬里。其外則有交股謹頭之國，穿匈反舌之民，冠帶而祀春秋，梯旒而奉正朔。天子命使臣製獬廌之冠，銜鳳凰之詔。張騫則查浮牛斗，徐福則山引蓬萊。更有舟人候月，估客掛帆，凱風颺而南逝，廣莫至而北征。其或臨深負穢，虛誓愆祈，則有海童水嬉，馬銜妖露，天吳往來而儵忽，罔象暫曉以閃屍。其目旣旣，其角鬚鬚，決颺摧撞，崩雲屑雨。或呵啖於魚腹，掛胃於蛟宮，身化蟲沙，心銜精衛。即幸人雷淵而得脫，亦安能從彭咸之所居。維我聖母乘青鳳、駕白螭，雨師汎灑，風伯掃塵，電以為鞭策，雷以

為車輪，上游於霄霓之野，下出於蒙汜之淵，經紀蹈騰，劉覽徧照，陟陞皇之赫戲，忽臨睨夫舊鄉，哀民生之多艱，用覺迷於彼岸，殺龍止雨，斬蛟頽波。凡夫元蠹若壺，赤蟻若象，莫不匿爪牙，滅其螫毒。於是白雉來譯使，知中國之有聖人；黃龍負帝舟，卜威靈之及河伯。斯所謂功烈際九天，光暉重萬物者矣。天子於是錫金泥，書玉檢，命太祝如忌方立祠，令有司以歲時致祀。爰自上國，訖於遐陬，靡不三階重軒，右平左城，筭簞趨趨而餘怒，鐘鼓鶉鶉以流聲。天邑南近江流，東有淮水，其或陽侯肆虐則闔邑為菽。春溶將乞神之靈，為民請命，而廟貌未崇，冥漠安宅。用是糾眾雲齊，監工日號，廬里端直，薨宇齊平。萃九柯十匠之用，示民力之普存也；略千門萬戶之奇，昭神德之崇儉也。緬昔奚斯闕宮之頌，屈原帝子之歌，悅豫以宣下情，聲音以和神聽，猶古之遺，非今之樂也。春溶幸以裔孫來蒞茲土，敢數典而忘祖，用自銘以稱先。頌曰：

惟聖母兮降祥，握道鏡兮孔彰。餐朝霞兮飲露，留不死兮舊鄉。體好生兮彼蒼，怒河伯兮為殃。麾蛟龍兮避舍，叱鼉鼉兮為梁。劈洪波兮百丈，觀蓬萊兮中央。功可並兮神禹，迹更奇兮媧皇。既周流兮六漠，豈遐棄兮此方。薜荔兮為君，帳沙版兮為君堂。布瑤席兮玉鎮，葺葺壁兮藥房。筮吉日兮辰良，與佳期兮夕張。將上下兮求索，邈音容兮彷徨。肖融和兮土德，更嚴妙兮金裝。駕飛車兮瑤象，翼承祈兮鳳凰。屬馮夷兮海若，隨真人兮翱翔。飾龕童兮玉女，奉劍珥兮兩行。靈皇皇兮既降，翹翠羽兮明璫。坐起舞兮鸚鵡，旁羅列兮鸞鴛。鍾鼓備兮嗶嗶，磬管鳴兮鏘鏘。奏鈞天兮廣樂，歌咸池兮九章。蕪蘭膏兮明燭，爛昭昭兮未央。陳穉麥兮

稻梁，莫桂酒兮柘漿。餌彫胡兮秬糗，實□勺兮羽觴。蹇將憺兮壽宮，聊逍遙兮相羊。跪敷衽兮敵詞，乞代訴兮帝聞。石梁波兮浩浩，射陽湖兮湯湯。我民力兮既竭，痛稼穡兮卒痒。神來假兮來享，願降福兮無疆。我受命兮溥將，惟豐年兮穰穰。餒神餘兮母過，眾醉舞兮軒裳。

浙撫梁楚香_(八) 中丞六十壽叙

歲在強圉協洽，浙撫梁公以述職人覲天子，詢公母李太夫人年八十有六，賜如意文綺扁額曰「節署臚歡」。獻百純之祖，紀跡槐眉，披一品之衣，戲采葦室，樂愉愉也，慶陰陰也。越明年，歲在涒灘著雍，則且之月，己未日，為公六十壽，魏負聰達貽如耳以令聞，壽母祉多，錫魯侯之純嘏。某等教承淑艾，學愧傳薪，張興之泚，梁邱守祖師之法裴皞之於新進，皆門下之生，敢以高足之聞，進介眉之祝，為邦人告媮長者歡。

公器範夙成，岐嶷天挺，弱冠遊庠，旋舉京兆。於時司馬壁立，樂羊家貧，繫堂上之魚羹，賴學徒之羊酒，然而神默元素，顏赫渥丹，幽關洞開，華藻外饒，雖不鳴不躍，未為三府所知，而能武能文，豈特十人之技也。既以癸未進士改庶常，丙戌散館授知縣，奪鳳池而無伎心，驅鹿車而劬職事，中間翔歷牧守，涖膺臺司，莫不電電以竭思，斤斤以體兒，剔蠹整紛，苗耨髮櫛，叩鞍一

視，落紙如飛。六緊六雄，夕飲冰而不熱；一官一集，時捶琴以自吟。初仕青州，輒無叩首，旋拜驄令，物任懸衡。恭懿之在德州，標映倫伍；盧奐之刺西陝，內存匪躬。沈填河之圭，金堤露宿；載渡海之石，銅柱風清。以至三至刊碑，會諸生於稷下；八州作督，警通市之島夷。草識威名，花開旌節，據其崖略，足勒鼎鐘矣。至如魯恭先就弟名，樂藹參分姊秩，同居官廨，詩聯夜雨之床，遠隔吳門，書寄大雷之岸，孝乎惟孝，貽厥孫謀焉。而且友接佳流，扶將後進，愛才若命，相息以吹。坐趙壹之車，熏夕不厭；接王符之刺，屣履相迎。又皆都人士之所耳熟，而無俟某等之綴詞者也。

代作吳仲昫^{〔五〕}觀察使五十壽頌並序

今夫椿樹之蔭百晦，於小草何私；鞠井之汲萬家，非挈餅所罄。而蜀葵之傾向日、江醪之飲知恩者，蓋冬陽之暄，負背者熹，太牢之享，鼓腹者歌也。我觀察使仲昫先生才備九能，身膺六緊，以辛丑歲來守安慶，不數月除貴州糧儲道，時則雨師泛灑，陽侯戲波，袞罽之翁居以擲鼈，轆釜之嫂慨於產龍，民澤若蕉，氣蒸成菌。先生方將張劫禾之榜，開續命之田，而福星遠移，鄉月它耀，心煥布帛，手无斧柯，驪駒在門，持鞶曷及，鴻雁滿野，留佩難忘。撰余轡以駝翔，茶邱

暫息，解朝服而推鞮，柏矩安遊，留錢二百萬為賑卹之費，燬令尹之家，代子皮之粟。蓋欲任包於西飽，非曰難繼之庚禾也。茲當眾庶祖轅之日，為先生設弧之辰，莫不酌水貯介麋之觥，臥轍進吉祥之洗。某舊隸餘邱，既遊蛟浦，喜章叟為鄉望，悉楊公之德門，懼郡人士之局於咫聞，矜相蠶測也，敢用揚觶而語，為邦人告，媮長者歡。

先生器范夙成，岐嶷天挺，蘭葉獨秀，瑤泉自清。自嘉慶辛酉舉京兆，已而騰芳翰苑，習上清之書，典試黔陽，來童土之澤，貴遊慕塵，群士睹景，洵可謂璠璣之寶，羽儀之華矣。然而邱靈鞠之為祭酒，不願遷除，汲長孺之守淮陽，力辭煩劇，蓋屠龍之技不可以亨鮮，編貝之珍不可以適市也。先生則饋漿不驚，飲冰不熱，初守滇池，楚人喁化，久歷山左，萊人作歌。皖江游魚，識重來之太守；貴陽竹馬，問垂老之門生。翔歷四邦，河潤千里，莫不去其害馬，孚及遯魚。朗月人懷，颺清芬於琴鶴；陽春有腳，勤日稷於扈鳩。意者天下治平，吳公第一人，亦有言今不異古也乎。雖然人第知盤盤者先生之大才也，而不知翼翼者先生之小心也。先生之在史館也，奉命習國書，已而以起復召見，上詢以禹冊朱文，舜圖綠字。先生則謝以補履錐鈍，曾學倒筆之干；記事珠忘，已迷殿鈴之指。於是問斗不知，綸旨喪其淳直；數策以對，舉朝服其小心。而且愛才若命，相息以吹，李迪文來喜動顏色，孔珪簡折不惜齒牙，令狐鈔承吉之詩，元晏序太冲之賦，凡此扶將後進，斧藻群言，殆莊子所云虛室生白、吉祥止止者歟。至於比德檀梨，威原質子，雙清冰玉，樂是婦翁，則郡人士之所耳熟，而無俟某之綴詞者也。於是眾皆葉拱而趨，蒲

伏願聽，作鳩鵲舞起坐者，蓋數百人，成鸞鸞行羅列者，有七十二。迺作頌曰：

自昔周章，實維望族。天竺我公，載震載夙。幽關洞開，華藻外饒。如彼芝蘭，其香馥馥。如彼圭璋，其質瑤瑤。射策上年，乘輅中屬。背踏六龍，角折五鹿。帝曰咨女，秉鞭作牧。公拜受命，色容齊邀。視營四海，懷下百谷。其明斤斤，其思翼翼。帝曰賢能，有融有俶。以君重望，臥治退服。此邦之人，謂公信宿。公來何莫，公去何速。公之愛我，我生我鞠。公之教我，我薰我沐。招搖指酉，我公誕育。旨酒一盛，芳茶一匊。吾儕小人，躋堂稱祝。其歌烏烏，其行族族。公顧而言，既富方穀。我相此邦，潮於洿瀆。稼穡卒癢，儋石無穡。我獨何心，速速方轂。我寧飲水，爾其饁鬻。眾起嘉告，天被爾祿。彼蕭維何，碧梧翠竹。彼輅斯何，朱輪華軸。豈弟君子，景命有僕。子子孫孫，無疆之福。

崔次雲封翁壽序

粵以上章闡茂之歲、招搖指酉之月，為我冰雪先生七十壽辰。里之人謂先生持躬綢直，煦物衣溫，不可無以介景釐而旂碩行。夫叔夜之斬眉壽，征行鸞鬻，良臣之樂父兄，飲餞訶舞。某等與令嗣比部官廡鱗集，寮案鶴從，敢用歷階而趨，揚觶而語。先生蘭葉獨秀，瑤泉自清。方尊甫天池公之官京師也，先生以長子留督家政，文舉與客談而聽了，王褒作《僮約》以無苛，雖蘭

栗困於鹽車，而鳳毛噪於卵歲。天池公甫旋珂里，遽赴玉棺時，則蕭蕭墓門，馬鬣未卜，曾曾小子，鴛室斯搖，先生博博勞心，匆匆竭力。熨斗著襦之對，蚤悉艱難；金鏡灌佛之悲，哀感行路。以一身而兼數事，分餘技而了十人。種玉成田，妙范子計然之術；握珠入市，盛陸機人洛之名。既漂麥不笑其愚，亦鑽李無虞其鄙也。既而辛卯壬辰鄉試，以內廷膳錄，出就外職。先生則宦情雲薄，歸興酒濃，策漫漢謁選之驢，嚮辭觚爵，射潘岳閑居之雉，謀奉板輿。北堂樹蕙，東廂鳴鶴，調絲織綺，安坐未央，祭竈請鄰，休嘉砰隱，樂愉愉也，慶陰陰也。孝乎惟孝，書不勝書，略舉歸田之事，聊當綰綽之詞。先生當未艾之年，有悼亡之戚，膠鸞可續，牧犢何傷。先生謂向平就衰，未了婚嫁，曾子不娶，為愛元申。何魚媵之迎予，毋鳩媒之告我。閑愁不賦，靜坐自齋。小集春園，教群季晨趨之禮；高燒椽燭，聽雛兒夜讀之聲。此則先生修身之善也。先生於族中齒代不高，而為門戶所寄。魚川宗主，顯甫所開；馬糞名門，僧虔稱最。勃溪偶起，則閉戶自撾，笑語相提，則擊鼓會食。備僕馬以趣南宮之試，飾修羊以為西席之供。戲賭香囊，則焚以示誡；勸歸蔥肆，亦各盡其才。此則先生齊家之善也。歲在辛丑，英夷豕侵，土寇遽起，先生預為部署，隱若干城，家饋十漿，樓置一鼓，劉凝之餉餞市門，魯仲連解紛海上。畏壘之異庚桑楚，祝以神明；群寇之憚李元忠，甚於官府。此則先生居鄉黨之善也。然則醜醜肅肅，懼卹宗家，愷愷能能，降余純魯。左顧鴛鴦之列，道上生光；是誰鸞鳳之音，嶺間長嘯。

代作某山人六十壽序

維元默攝提之歲、闕逢執徐之月，為某先生六十壽。其鄉之人將歌烏鳥、行先耄，作鷓鴣舞，進翡翠觴。某洩官於茲邦五載，知己惟先生一人。紀交道之有神，駒場伊邇；祝山居之多壽，鳩杖宜銘。敢以馬岌刻石之詩，效序點揚觴之語。

先生瓊瓊其質，醇素用情。城南韋曲本高士之家，竈北板床賦遂初之願。方某之乍縛塵纓，浪棧貴邑，久已識朱居士之屨，聞韓伯休之名，而乃蘭薄之書未相酬對，桃源之人遲以經年者，何哉？蓋中散樹下之鍛，或對士季揚槌；張鷹竹中之廬，未許右軍識面。既就隱之成癖，將避俗其若仇。以某之敲扑犯慮，諜訴裝懷，聳袂軒眉，抗塵走俗，儻其訪罍礪之室，泛剡溪之舟，則恐阿螭作爾，鄙為不齒之僮，野鶴避人，羞見折腰之吏。彼鑿坏而遁，我懷刺而歸，匪其素心，徒遭白眼也。既而邑有公事，噬肯來遊，則見先生家饋十漿，河潤九里。陳平宰社，父老服其才能；王烈居家，鄉里遵其約束。此蓋以息相吹，尸祝留諸畏壘；豈其先貞後黷，王道見笑樵夫哉。

某既接音塵，遂造衡宇，先生則掃花待我，蔽竹窺人，猿擊鐵以傾壺，鶴開籠而驗客，茅容之饌，不辭舛疏，子猷之輿，徑造林下。出門有毫楮之分，入座無胡盧之問，抑何驩洽予心，鶉援我手乎？

且夫向栩之膝沒踝，王霸之子蓬頭，污羹之婢，髻高如椎，曳杖之奴，涕長盈尺。固高情所

不屑，亦野容之堪嗤。而乃浴以蘭湯，葺其荷屋，幼婦挾瑟，稚子候門，靡不顏色敷愉，口齒清歷，卻略拜客，解問平安，羅列成行，健持門戶，綜其瑣事，亦徵疋懷矣。

無何某奉大府檄調移守它邦，雙魚甫送，一鶴翩來，拄板看山，能相料理，迎風入幕，妙管機宜。於時貴遊慕塵，群士附景，過新豐之店，先謁馬周，攀薄笨之車，聚觀郭泰。豈曰陳元龍湖海之士，蓋陶通明神仙中人也。客歲，先生倦游還山，向平之願已了，嗣宗之興逾高，流黃堂上，音聲離離，虛白室中，吉祥止止。願人芝蘭之坐，與君談《秋水》一篇，尚留松朮之香，分我以華山半席云爾。

杜母李孺人七十晉四壽序

粵以招搖指酉之月，為孺人七十晉四壽辰。時則令嗣獻白贊府階勞既敘，宦板初呈，錦帽稻齋屈於短馭，畫刺投壯格以停年。騎漫漢謁選之驢，恒持便面；射潘岳閑居之雉，謀舉壽觴。里人之官京師者，皆以柿柎之親，同芝蘭之臭，將作鷓鴣舞，進鴛鴦行，追蔗杖之歡，進麥邱之祝。肅之族叔與獻白為外婚媼，肅與獻伯又為姪兄弟。伯符之歡公瑾，拜跪登堂；謝晦之客庾公，箱囊入坐。兩家之好，廿年於茲。既而留宦京師，同居瓦廡。周妻何肉，恩紀綢繆；祭竈請鄰，休嘉砰隱。躡履問訊，藥酒招邀，偶互謔以委蛇，共傾談其肺腑。因得悉閭儀之媿，

介福之宏，敢用蒲伏而趨，葉拱而對。太孺人之歸我贈公若洲媚伯也，蘭蕙之心，珩璜之德，形管之史，說釋不窮，槐眉之題，刻鏤靡盡。略舉數端，聊當一快。

贈公家本素封，中丁戾運，伯兄廉吏，未卜寢邱，季弟詩人，頻賒酒券。竈下鮮汗羹之婢，堂前無曳杖之奴。太孺人茹荼自甘，負薪不惱，盥先雞唱，宿後烏栖。整案滌栢，賓廚宿辦，湔裙淪廁，羔使相將。用是倚竹驚寒，炙瓜作噍，枕蓀而憂目疾，唾玉而患竅虛，大鑿雖臻，沈疴常抱，此則太孺人之勤也。

贈公體貌瑰奇，著述宏富，身兼七十二技，學通八十一家。臥元龍百尺之樓，未除豪氣；重季布千金之諾，夙負高名。交之者醉心，從之者景附。然而輕財俠膽，竟忘南郭家貧；勸世婆心，未免西門性急。畏壘之異，庚桑子祝以神明；鄉里之畏，王彥方甚於官府。太孺人則竭智扶將，相機柅阻，莖薦佐陶客之餐，惡網戒伯宗之直。此則太孺人之敏也。

維時君舅未衰，威姑無恙。絲調中婦，風前挾瑟之堂；曲唱姑恩，霜後擣衣之石。太孺人則心容窈窕，顏色敷愉，入廚而作羹湯，奉匱而親沃盥。閑數局中之馬，談弈承歡；泣言它舍之雞，搥床無怒。此則太孺人之篤於孝也。

且夫音聲和壹而後螺斯羽辭，上下平均而後鵬鳩儀一。太孺人則斷蕙知度，折蓼示慈，用能修鳳樓成，鳴鶴廂啟。為優為劣，誰如王氏之諸朗；得酒得文，各具延年之一體。蓋獻白之兄若星伯、雨仲、雷叔三君者，皆稜稜露爽，粲粲有才，氣湧邱山，交多湖海。此則太孺人之厚於慈也。

況乎住東住西，二陸已分宅舍；道南道北，諸阮各暴庭禪。使其養炬各私，必致勃溪啟釁。太孺人則嗜好無尤，和樂且孺。邱嫂入室，不聞鐮釜之聲；夏父在旁，先側食珍之坐。諸姑伯姊，醅醴通情，幼子童孫，衿鞶示戒。此則太孺人之和於室人也。

然則寶昭宮之頌鼎，祈丐康度；作伯黎之旅，簾段繼黃耆。敢以飲飴詞舞之樂，用為永命沔壽之詞。

福安書院論

照得：書院所以樂育人才，山長期於主持講席，事既不止於八股八韻，人亦不求之一國一鄉。第寧郡五邑雖歷代儒林之藪，實為七閩貧瘠之區，以百金修脯之資，難供兩地舟車之費，向來主講席者，不出本縣孝廉、明經兩途。主善本無常師，在邇不求諸遠，可謂人地相得，辦理合宜。而邇主同於傳舍，勝耦競於舉棋，此方談江式之經，彼已奪戴憑之席，師儒變局，習為固然。本府下車問俗，謁廟行香，方冀膠庠之地濟濟冠裳，洙泗之儒斷斷俎豆。乃該縣文生胡筠等環園橋而警眾，跪敷衽以陳詞，謂是痛在剝膚，進而越席查閱，所稟為控退山長一事。語甚嘲師，令同逐客，始以蠅頭之利啟牛耳之爭，遂致鼙鼓之鳴、速鼠牙之訟，豈二千石所望於諸生哉？未有公羊墨守，何康成之操戈；或者五鹿談經，來朱雲之折角。若欲窮其獄情，必至不成事

體。本府於兩難之中，酌萬全之術。李明經見訴於人，何必舉比之再擁；卓孝廉以訟受服，亦恐聲帶之三概。均可高賢者退讓之風，存師道尊嚴之體。惟是不腆之物，不足求駿骨於遠方；即或賁然來思，亦難繫駒場而永夕。且恐郡守縣官視為不惠之費，幕賓遊客相與不速而來。惟茲舊貫之可仍，安用無事而自擾？但向係地方紳衿自主，官不與聞。家雞之厭，狎則不莊；市虎之喧，怒因難犯。具曰：予聖相怨一方，士習既偷，民風胥效，固此邦士大夫之憂，亦二千石之不職也。若不與之變革，更安用夫官司？今與一邑士大夫賢暨生徒約，師儒擇之士著，束脩無境外之交，關聘定自有司，太阿無倒持之柄。或求脫毛生之穎，自媒近於鑛鄒，即公舉鮑宣之幡，阿好亦嫌標榜，概從屏絕，以杜鬻爭，除札飭福安縣立為定案，永遠遵行，外並通諭在院肄業生童知之。

〔一〕悅：《水雲樓詞鈔》作「矢」。

〔二〕旨：《水雲樓詞鈔》作「寄托」。

〔三〕聲：《水雲樓詞鈔》作「節奏」。

〔四〕吾友：《水雲樓詞鈔》無此兩字。

〔五〕蔣生鹿潭：蔣春霖（一八一八至一八六八），字鹿潭，江陰人。近代著名詞人。

〔六〕歲在丁巳冬杪六合彝舟甫徐肅敘於東台舟次：原無，據《水雲樓詞鈔》補。

〔七〕陳秋門：陳光亨（一七九七至一八七七），字衡書，別字秋門，湖北陽新人。道光六年（一八二六）進士。官至御史，給事中等。曾入曾國藩幕府。著有《養和堂文集》。石榮璋編《陳秋門先生年譜》，刊於《靖安著述》之三（一九二七年排印），約二萬餘字。

〔八〕梁楚香：即梁寶常，字楚香，清直隸天津（今天津市）人。道光進士。道光十八年（一八三八）由南河河庫道遷陝西按察使，二十年任廣東布政使。二十二年擢廣東巡撫，旋調山東。次年調任浙江巡撫。二十八年陳請開缺。咸豐三年（一八五三）太平軍北伐軍進軍直隸，他奉命辦理團練。後病死家中。

〔九〕吳仲昀：即清代詩人吳振棫（一七九二至一八七〇），字毅甫，一字仲雲，號再翁，浙江錢塘人。嘉慶十九年甲戌進士，改庶起士，授編修，曾充實錄館纂修、提調兼校勘。歷官雲南大理知府，四川布政使至雲南巡撫，官至四川、雲貴總督。有《花宜館詩鈔》。《明史》有傳。

敝帚齋主人年譜

同里諸子 編輯

承祖

男 承禧 謹注

承禮

主人姓徐氏，名肅，字彝舟，號亦才，江蘇六合人。世居南門外龍津橋南。

始祖光福公，先世以明勳臣裔世襲錦衣衛帶刀都指揮，隆慶初，偕兄弟由上元遷六合，遂家焉。主人其九世孫也。

曾祖必純公，字佩蒼，候選直隸州同知，元配陳太安人，繼配樂太安人。

祖鑿公^三，字藻亭，號遠邨，廩膳生，候選訓導。以主人貴累贈中憲大夫，元配何太恭人，繼配汪太恭人。

^三 徐鑿，據光緒《六合縣志》記載：「徐鑿，以孫肅貴贈中憲大夫」。

父石麟公^(二)，字穆如，號軼陵，廩貢生，候選訓導，歷署邳州學正、宿遷教諭、儀徵訓導，以主人貴累贈中憲大夫，母洪太恭人。

兄肅，字吉芝，歲貢生，候選訓導，咸豐戊午粵匪陷六合殉難，贈國子監學，錄子雲騎尉，世襲罔替，人祀昭忠祠，以主人貴賜封中憲大夫。

(謹案：原譜闕世系，今依黎洲金石例補纂，以著氏族之源流焉。)

嘉慶十五年(一八一〇)庚午年一歲

是歲夏四月初九日，壬辰午時，洪太恭人生主人於邑南門外前街之舊宅。時贈公年三十九歲，太恭人年三十四歲。

主人兄弟四人：長兄蓉。次兄吉芝，明經。三姊蓉姐。主人其季也。

太恭人體素羸，主人生五月，頭無毛髮，家人呼為「秋葫蘆子」，又呼為「捋藤瓜」，覓乳媪不稱意，久得孫氏乃安。

(二) 石麟公：據光緒《六合縣志》記載：「徐石麟，以子肅貴贈中憲大夫」。《續修江寧府志》卷十四之七「人物·儒行」載：「石麟，字穆如，儀徵訓導，博極經史，著《四書廣義》《軼陵詩文鈔》。」

辛未年（一八一—）二歲

壬申年（一八一—）三歲

癸酉年（一八一—）四歲
是歲，長兄蓉殤。

甲戌年（一八一—）五歲

乙亥年（一八一—）六歲
是歲，從贈公授《毛詩》。

丙子年（一八一—）七歲
是歲，兄吉芝人泮，年甫十四歲。



丁丑年（一八一七）八歲

是歲，隨贈公移居舊宅。之後，身授尚書。

戊寅年（一八一八）九歲

己卯年（一八一九）十歲

庚辰年（一八二〇）十一歲

道光元年辛巳年（一八二二）十二歲

先是，主人病疇且不慧，從兄弟相撲為戲，嚙皮破不為怒，叔趾堂公以為癡，讀《詩·緇衣章》，苦聲牙不成誦，《書·盤庚》三行，終日不省記，被贈公笞責，太恭人謀。俟少長，令學賈，

而日者^②謂「當以科甲文章顯」，太恭人告以不能讀，日者曰：「是兒尚未扎根。」（原注：走無常^③者謂，前生未葬為未扎根。）過十二歲則不爾。」

是歲春二月，病幾殆，逾月差，哮亦頓止。贈公授以《學》、《庸》、《孟子》、《周禮》，日誦千言，授制藝題為「君君臣臣」句，主人成兩大比，贈公喜，謂兄吉芝曰：「吾家又得一秀才也。」秋七月，大水，瘟疫作，街衢有舟行者。

壬午年（一八二二）十三歲

是歲五六月間，贈公以兄吉芝食餼^③，事赴江陰，主人隨侍太恭人。一日，獨坐書齋，大雷

② 日者：古時以占候卜筮為業的人。

③ 走無常：舊時迷信，謂活人到陰間當差，事訖放還。明祝允明《語怪·重書走無常》：「鄆都走無常事……彼中以此為常。或人行道路間，或負擔任物，忽擲跳數四，便僕於地，冥然如死。途人家屬，但聚觀以伺之，或六時或竟日，甚或越宿，必自甦，不復驚異救治也。比其甦，扣之，則多以勾攝。蓋冥府迫速繁冗時，鬼吏不足，則取諸人間，令攝鬼卒，承牒行事，事訖即還；或有搬運負載之役亦然，皆名走無常。」清蒲松齡《聊齋志異·棋鬼》：「公園役馬成者，走無常，常十數日一人幽冥，攝牒作勾役。」

④ 食餼：指明清時期經考試取得廩生資格的生員享受廩膳補貼。亦即成為廩生。清蒲松齡《聊齋志異·餓鬼》：「入場，適是其題，錄之，得優等，食餼焉。」何垠注：「餼，廩餼也。入泮後有廩祿，所謂食餼也。」清紀昀《閱微草堂筆記·槐西雜志三》：「秦興有賈生者，食餼於庠，而癖好符籙禁咒事。」

雨，稀臥塌上，逾時雨止，一物狀如犬，自榻下突出，緣屋走，主人唬告太恭人，謂眼花夢魔之所致耳。少長，讀稗官書^②。見有狐避劫事，主人始自疑，然未敢以告人也。

癸未年（一八二三）十四歲

是歲，赴縣童子試^③。主人以年幼，試於內齋。初覆題「雖蔬食菜羹瓜祭」^④，主人結尾一段集《毛詩》八句叶韻，邑侯賀吉人^⑤先生疑為勦襲，詰之主人，對曰：「《詩經》耳，誰不讀，何勦襲為？」先生笑而賜肴饌焉。

(一) 稗官書：古代小說家出於稗官（低級的官員），後稱野史小說為「稗官」。宋劉克莊《釋老六言十首》：「道家事頗恍惚，稗官書多談諧。」

(二) 童子試：亦稱童試，分為「縣試」、「府試」及「院試」三個階段。縣試在各縣進行，由知縣主持。清朝時一般在每年二月舉行，連考五場。通過後進行由府的官員主持的府試，在四月舉行，連考三場。通過縣、府試的便可以稱為「童生」，可以參加由各省學政或學道主持的院試。通過院試的童生都被稱為「生員」，俗稱「秀才」。

(三) 雖蔬食菜羹瓜祭：出自《論語》：「食不語，寢不言。雖蔬食菜羹，瓜祭，必齊如也。」明清時期的科考出題都取自「四書五經」。

(四) 賀吉人：據清梁章鉅（一七五五—一八四九）《楹聯剩話》記載，其字崇禧，曾任吳縣令。梁章氏有挽聯：「百里舊神君，刻牘未酬舉主願；卅年前進士，蓋棺猶是宰官身。」並云：「吉人為余十餘年前所薦卓異，至今未進一階。近余重蒞吳門，復以同知奏薦，奉部覆准之日，吉人已不及見矣。」可略見其生平。

甲申年（一八二四）十五歲

乙酉年（一八二五）十六歲

是歲，院童子試，題「不賢者」^三三字。主人以《周禮》、《左氏》博分兩大比，學使者加墨圈，以字跡太劣且有別字，批「太羸心」，置之。

丙戌年（一八二六）十七歲

是歲，縣童子試，題「孰敢不正」至「荀子之不欲」^三，主人小講起句云：「且為上者，不患民之有敢心，而患己之有欲心。」姻家董錫疇茂才亟賞之，曰：「子文有奇氣，好為之。」主人向好弄觀燈、角戲、汗流、足繭不為疲，自是折節力學。

（二）不賢者：出自《論語·子張》：「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

（三）「孰敢不正」至「荀子之不欲」：出自《論語·顏淵篇第十二》：「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荀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

丁亥年（一八二七）十八歲

是歲，隨贈公館姚氏。邑侯熊民懷^①先生^②（謹按：先生名傳栗，道光壬午進士）試童子，拔主人第二人。初覆經題「授珠玉者以掬，授弓劍者以袂」^③，主人集經語為儷句，上元溫翰初^④先生（謹按：先生名肇江，道光壬辰進士，官至戶部主事）閱卷，詫為窩才，府試余麓門^⑤太守（謹按：太守名霽元，嘉慶己未年進士）拔第七人，青浦胡編修履吉^⑥時以孝廉主六峰書院講席，見主人文，曰：「此他日名進士也。」

① 熊民懷：名傳栗，河南信陽市商城人，清道光二年（一八二二）進士第二甲四三名，亦曾任崇明令。

② 授珠玉者以掬，授弓劍者以袂：出《禮記·曲禮》：「進劍者左首，進戈者前其鏃，後其刃，進矛戟者前其鏃，進幾杖者拂之。效馬效羊者右牽之，效犬者左牽之，執禽者左首，飾羔雁者以纁，受珠玉者以掬，受弓劍者以袂，飲玉爵者弗揮。凡以弓劍苞苴，箠笞問人者，操以受命，如使之容。」

③ 溫翰初：名肇江，南京人。善山水、行楷。據甘熙《白下瑣言》記載，溫翰初的祖墳在南京太平門外板倉附近。

④ 余麓門：清梁章鉅、朱智撰《樞垣記略》作「余鷲門」。名霽元，江西德化人，嘉慶己未進士。曾任刑部主事，官至淮揚道，江寧（今南京）知府、鎮江知府。

⑤ 胡編修履吉：字理生，松江人。咸豐二年進士。

戊子年（一八二八）十九歲

是歲，隨贈公館周麓西先生學署，同受業者為朱臥雲比部麟祺（三）（謹案：比部道光丁未進士，官刑部主事，咸豐癸丑隨侍郎呂賢基（二）赴舒城勦賊陣亡，贈知府銜，追諡武毅）、唐薇階庶常嘉德（謹案：庶常，咸豐丙辰進士，由庶起士出知吉水縣，現官湖北候補道。）適學使者郵遞諸生觀風試卷，贈公就麓西先生索觀之，先生曰：「無庸，此百十人不逮文郎及諸弟子有成就也。」時比部庶常尚總角不能文，惟主人少長，無可徵，贈公謂先生言誕，先生曰：「僕非妄言者，二十年後當有驗，惜我二人不及見耳。」主人嘗舉以告人，莫解其故。

秋，院試復被黜。冬十月，娶沈淑人（謹案：原諱作恭人，茲追改，下皆倣此）。
主人好《楚詞》、《文選》，贈公恐誤童子試，不之許，乃就閨中私讀之。

（二） 朱臥雲（？至一八五三）：名麟祺。江蘇六合人，太平天國戰爭中陣亡。

（三） 呂賢基（一八〇三至一八五三）：字義音，一字鶴田，安徽旌德人。道光十五年進士，改庶起士，授編修、監察御史，官至工部侍郎。咸豐三年（一八五三）春，赴安徽督辦安徽團練，率李鴻章六百團練在舒城堵截失敗，投水自殺。贈尚書銜，謚文節。《清史稿》有傳。有《立誠軒古今體詩》。

己丑年（一八二九）二十歲

是歲，縣試邑侯光地山先生（謹案：先生名謙，嘉慶癸酉舉人）拔主人第四人，主人以不第一人為恨，出不平語，自是有狂名。府試蘇鼇石（謹案：先生名廷玉，同安人，嘉慶甲戌進士，累官四川總督，左遷大理少卿）拔第一，五覆四冠其軍，比人謁，先生曰：「子文筆明亮，不久滯諸生也。」

秋，院試學使者為申鏡汀（謹案：侍郎名啟賢，延津人，嘉慶壬戌翰林，官至山西巡撫，諡文恪），主人入泮，又冠其軍。

庚寅年（一八三〇）二十一歲

是歲，沈淑人之舅氏李恩元為太湖副將，招主人往。始遊蘇、常，有《夜渡太湖》、《真娘

（二）蘇鼇石：即蘇廷玉（一七八三至一八五二），字煊山，號鼇石，晚號退叟，福建同安縣翔風里澳頭人。嘉慶十三年（一八〇八）中舉，嘉慶十九年成進士，欽點翰林院庶起士，改刑部主事。道光六年（一八二六）記員外郎。次年，考察列為一等，升刑部郎中。道光九年（一八二九），調署蘇州府。道光十年（一八三〇），升任陝西延榆綏道，署江蘇督糧道。蘇廷玉在朝中、地方為官二十多年，政聲一貫很好。著有《從政雜錄》、《亦佳室詩文抄》等。

（三）申鏡汀：即申啟賢（？至一八三九），字子敬，號鏡汀，延津南街人。清嘉慶七年進士，為翰林院庶起士，後歷任福建道、江西道監察御史、順天府尹、倉場侍郎、禮、戶、吏部侍郎、山西巡撫等職，是禁煙運動先驅之一。

墓》、《五人墓》詩。

九月，隨李公往京口，有《自丹陽達京口》詩。李武人遇事凌侮，主人不樂，辭歸。

辛卯年（一八三一）二十二歲

是歲，館同里余氏。好歐蘇之文，作《唐肅宗靈武即位論》、《悼蘭說》。讀衛湜《禮記集說》、陳祥道《禮書》，謂足以羽翼注疏，暢鄭、孔未達之義。著《禮記彙解》，謂近日八股膚淺。取有明及國朝諸名家文，探索源流，而尤好方燦如《集虛齋稿》，批點至再。

秋七月大水，街衢行舟，鄉試改九月。

〔三〕 衛湜：字正叔。吳郡（今江蘇蘇州）人。南宋藏書家。酷嗜典籍，建藏書室為「樸齋」，學者稱「樸齋先生」。寶慶二年（一二二六）集《禮記》諸家傳注為《禮記集說》一百六十卷奏上，擢直秘閣。遷朝散大夫，直寶謨閣學士，知袁州。

〔三〕 陳祥道：字用之，一作祐之，福州（今屬福建）人。英宗治平四年（一〇六七）進士（《淳熙三山志》卷一六）。除國子監直講，遷館閣校勘。哲宗元祐中為太常博士，終秘書省正字，卒年五十二。著《禮書》一百五十卷，已佚。《宋史》有傳。

〔三〕 疏：當作「疏」。

〔四〕 方燦如：字若文，一字文翰，號樸山，淳安賦溪人。康熙四十五年（一七〇六）進士，官順天豐潤知縣。篤信好學，博覽群書，以文章名天下，時人稱其為「朴山先生」。有《集虛齋集》、《周易通義》、《尚書通義》、《毛詩通義》、《集虛齋學古文》、《離騷經解》及《樸山存稿、續稿》。燦，通「柔」。

八月始科試，學使者汪巽泉^(三)侍郎（謹案：侍郎名守和，樂平人，嘉慶丙辰翰林，官至禮部尚書）置主人優等，餼於庠。鄉試下第。

壬辰年（一八三二）二十三歲

是歲，春正月，沈淑人生長子承禧。

鄉試下第。（謹案：《文集》是年四月作《六合烈婦陸氏傳》。）

癸巳年（一八三三）二十四歲

是歲科試學使者廖鈺夫侍郎^(三)（謹案：侍郎名鴻荃，侯官人，嘉慶己巳翰林，累官工部尚書，左遷太常寺卿，

^(三) 汪巽泉：汪守和（一七六四至一八三六），字惟一，號巽泉，凱甫。江西東平人。嘉慶元年（一七九六）榜眼，曾任翰林院編修、國史館協修等職，多次出任各省鄉試考官，處事盡心竭力，公正無私。後晉升為工部、禮部、戶部、吏部尚書，恩贈資政大夫，晉贈光祿大夫、榮祿大夫，卒時贈太子太保銜。（清史稿）有傳。

^(三) 廖鈺夫：廖鴻荃（一七七八至一八六四年），初名金城，字應禮，號鈺夫。祖籍將樂縣，後遷侯官縣（今福州市區）。清嘉慶十四年（一八〇九），進士第二。授編修，累升至工部尚書，經筵講官，賜紫禁城騎馬。道光元年（一八二一）八月，典試陝甘，生平總裁會試一次，典鄉試、分校京兆試各三次，參與朝考閱卷，殿試讀卷，又督學江蘇、浙江等省，可謂「門生半天下」。咸豐二年（一八五二）冬，乙太常寺卿致仕，賞還尚書銜。同治三年（一八六四），重宴鹿鳴，特加太子少保銜。卒謚文恪。

謹文格)置主人優等。

邑侯文昌雲澹人先生(謹案：先生名茂琦，道光丙戌進士，終於吏部稽勳司郎中)修六峰書院，月課諸生，極賞主人，謂為書院第一人。

甲午年(一八三四)二十五歲

是歲鄉試下第。有《書懷示內詩》云：「兩字科名春夢老，一年心事落花繁」之句，贈公見之，大訶責，因焚其稿。

乙未年(一八三五)二十六歲

是歲春，病目，醫家進滋陰降火之劑，大劇，書院月課至不能自書試卷，口授弟子代書之。會病瘡，不得已進溫燥之劑，瘡已而目疾亦少痊。

歲試三等，抑鬱甚。兄吉芝以聞於贈公，贈公促主人歸，不許赴鄉闈，婉求之乃可，中式第三人。(謹案：是科闈題「君子不以言舉人」(三)，「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天下畏之」(三)，有「安社稷臣者以安社稷為

(三) 君子不以言舉人：出自《論語》。

(三) 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天下畏之：出自《中庸》。

悅者也」(二)，詩《江面山樓月照時》(三)，得「樓」字。(主試為華陽卓海帆(三) 閣學(謹案：閣學名秉恬，嘉慶壬戌翰林，官至武英殿大學士，謚文端)、襄陽單地山(四) 編修(謹案：編修名懋謙，道光壬辰進士，歷官武英殿大學士)，房師為侯官林蘇門(五) 大令(謹案：大令名春溶，道光乙未進士)，詩文具刻闡墨(六) 中。

(二) 安社稷臣者以安社稷為悅者也：出自《孟子·盡心上》。

(三) 江面山樓月照時：出自唐代詩人劉滄的《宿題金山寺》詩中：「一點青山翠色危，雲巖不掩與星期。海門煙樹潮歸後，江面山樓月照時。獨鶴唳空秋露下，高僧入定夜猿知。蕭疏水木清鐘梵，顛氣寒光動石池。」

(四) 卓海帆：即卓秉恬(一七八一—一八五五)，字靜遠，一字海帆，四川華陽(今成都雙流)人。嘉慶六年(一八零一)舉人，一七九九年(清嘉慶四年)中進士，選翰林院庶起士。曾任山東道監察御史，內閣大學士，兵部、戶部、吏部尚書，都察院左都御史等要職，官至武英殿大學士，曆仕三朝，垂六十年，未嘗外任。持身清正，工書，尤善詩文。謚文端。

(五) 單懋謙(一八〇二—一八七九)：清朝官員。字仲亨，號地山。襄陽人。道光十二年(一八三二)進士，歷任編修、贊善、洗馬、工部侍郎、左都御史、工部尚書等。先後管理戶部、吏部、國子監事務。後拜文淵閣大學士，兼管兵部。

(六) 林蘇門(約一七四八至一八〇九)：字步登，又字嘯雲，號蘭癡，清甘泉(今江蘇揚州)人。以學問賅博名於世。助校《四庫全書》十四年，曾在山東貢臬衍聖公府中供職。著有《邗江三百吟》、《續揚州竹枝詞》等。

(七) 闡墨：科舉制度，自明以來，鄉試、會試後，主考挑選試卷中文字符合程式的，編刻成書，明稱「小錄」，清稱「闡墨」。《清會典事例·禮部·貢舉》：「刊刻闡墨，務照原卷。」

丙申年（一八三六）二十七歲

是歲春，正月偕同年吳研塘家楣、沈蔭溪樾（謹案：吳君，江浦人，沈君同邑人，沈淑人之從子也。後官國子監監丞，改丹徒縣教諭）赴禮部試，薦卷不售。房師為黃梅吳檢討文林。（謹案：檢討字葆虛，道光己丑進士），將南旋，贈公寓書曰：「汝負過人才氣，未經磨鍊，宜留京師，少嘗艱苦。」

大司寇江都史問山先生（謹案：司寇名致儼，嘉慶己未翰林）見主人鄉墨（三），喜曰：「此李石臺（三）一流人也。」延教其孫。司寇家藏書甚富，分經、史、子、集、類書、詩詞為六大部，書匱高

（二）史問山（一七六〇至一八三八）：名致儼，字容莊。江蘇江都（今揚州）人。嘉慶進士。歷官內閣學士，左都御史，禮、工、刑諸部尚書。先後督四川、河南學政，多次主持湖北、順天鄉試。敦民俗，正士習，勤於職守。道光十八年卒。贈太子太保。祀鄉賢及名宦祠。

（三）鄉墨：鄉試中式者試卷的編選匯刻。

（三）李石臺：即李來泰（？至一六八四），字仲章，號石臺，江西臨川人。年十二，補諸生；屢試輒冠，有「英絕領袖」之目。順治九年（一六五二）進士，授工部主事。歷官江南蘇松常道。康熙十八年（一六七九）應博學鴻儒科，試列二等第一，授翰林院侍講，與修明史。歷充湖廣鄉試正考官，取文雅正，時稱得人。後卒於京師。來泰之文，窮極雕鏤，但詩以平正通達稱。著有《蓮龕集》四十餘卷，燬於火，後人搜集得半，今僅存十六卷。

與屋齊，主人得次第藉讀之。時溫翰初先生^①官農部，就正焉。因得交農部之弟明叔學士^②。謹案：學士名葆深，道光壬午翰林，現官戶部侍郎，及上元梅伯言曾亮^③（謹案：梅君，道光壬午進士，官戶部郎中，為桐城姚部郎弟，其為文傳其師法，名著大江南北者數十年）、馬湘帆沅^④（謹案：馬君，道光己丑翰林）、江寧何青耜兆瀛^⑤（謹案：何君，為恪慎公之子，道光丙午舉人，現官杭嘉湖道）、鄧子久爾恒^⑥（謹案：鄧公，道光癸巳翰林，澠筠制軍之子也。累官雲南布政使，咸豐辛酉擢巡撫未任，調陝西行至曲靖為叛將所害，謚文愨）、句容陳卓

林，曾任戶部侍郎。善山水、行楷。山水師沈周，得蒼古之致。

① 溫翰初：即溫葆深，字翰初，一字肇江。一作字導甫，號翰初，道光時江蘇上元（今南京）人。道光二年進士，入翰林，曾任戶部侍郎。善山水、行楷。山水師沈周，得蒼古之致。

② 梅伯言：即梅曾亮（一七八六至一八五六），清代散文家。原名曾蔭，字伯言，又字葛君，江蘇上元（今南京）人，祖籍安徽宣城，曾祖時移籍江蘇。道光二年（一八二二）進士。少喜駢文，轉攻古文，出桐城姚部郎之門。居京師二十餘年，承姚

翁余勢，文名頗盛。著有《柏枧山房集》三十一卷、《詩集》、《文續集》、《詩續集》、《駢體文》等，另編有《古文詞略》二十四卷。

③ 馬湘帆：馬沅，字湘帆，號章伯。上元（今南京市）人。道光九年進士，官監察御史。善楷書。

④ 何青耜：即何兆瀛（一八〇九至一八九〇），字通甫，號青耜，江蘇上元（今南京）人。道光丙午舉人，曆官兩廣鹽運使。博涉多通，尤嫻習朝章國故。服官持大體，不殖生產，以文章詩酒自娛。著有《老學後庵自訂稿》、《老學後庵文集》、《心庵詩存》及《心庵詞存》。

⑤ 鄧子久：即鄧爾恆（一八一一至一八六一），字子久，江蘇江寧（今南京）人。鄧廷楨之子，道光十三年進士。歷任湖南辰州知府、雲南曲靖知府。擢鹽法道，遷按察使、布政使。咸豐十一年（一八六一）擢貴州巡撫，未赴。調任陝西。旋入京覲見。被前任陝西巡撫徐之銘派人殺害於曲靖途次。謚文愨。

人立^(三)（謹案：陳君，道光甲辰翰林，由御史出知雲南曲靖府，未任，歸。君博覽載籍，窮心經術，與府君交尤摯，時以古義相切劘。）、陽湖張仲遠曜孫（謹案：張君，道光癸卯舉人）、福州陳念庭金城^(三)、永春賴子瑩其瑛（謹案：陳、賴兩君均道光中舉人）。主人初為唐四傑駢體之文，揮灑輒千百言，仲遠、子瑩勸以漢魏為宗，讀群經，抄撮眾說，念庭勸以專經。主人慨然曰：「吾向者固未有師承也。」取所作駢四儷六文暨《禮記匯解》諸書，拉雜摧燒之，以許、鄭之書為宗，為駢文不取法唐以後人，晝夜攻苦如未嘗學問者，三年如一日。

丁酉年（一八三七）二十八歲

是歲，仍館史氏。（謹案：《文集》是年《上雲澹人師箋》：「近課讀之暇，讀近儒訊經之書，雖與宋儒多所抵牾，而其思慮精專，堅守師法，實足以昌明周孔之傳而補心性，諸儒之過懼其久而散佚，擬效賈孔之例，與同志數人集《皇清經解》，

(二) 陳卓人：即陳立（一八〇九至一八六九），字卓人，一字默齋，清江蘇句容人。

(三) 陳念庭：即陳金城（一八〇二至一八五二），字殿臣，號念庭，福建惠安縣嶺頭村人。道光二年（一八二二）舉人，曾任連城縣學訓導、古田縣教諭、刑部雲南司主事。為官廉潔愛民，學淵而才博。為文渾雄剛健，陳詞論政，直抒胸臆，為時人所重，著有《怡怡堂文集》四卷、詩詞六卷。

諸儒之書並藏本未刻行世者，成十三經後疏之學，就中惟《易》、《論語》稍有端緒云。《詩鈔》是年有題《湯海秋太史》^(二)。謹案：湯君未入詞林，《太史》二字疑誤。《采石齋詩圖》七言古風一首。按，湯君名鵬，益陽人，道光癸未進士，由禮部主事累擢山東道監察御史，以言事罷，終於甲辰七月，玩詩詞乃題於捐館後者，則當在甲辰、乙巳之間，蓋詩誤編於是年也。府君與君交遊事無所見，僅此詩猶存。

戊戌年（一八三八）二十九歲

是歲春會試。薦卷為固始祝衡畦^(三)大鴻臚（謹按：鴻臚名慶蕃，嘉慶甲戌翰林，累官禮部尚書，左遷內閣學士），總裁以額滿置之。乃南歸，念父母春秋高，不欲遠遊，而贈公以主人家食為憂，會閩山司寇卒於京師，遺言謂延師教讀非徐彝舟不可，公子穎生丙榮扶柩歸揚州，主人感司寇國士之

(二) 湯海秋太史：即湯鵬（一八〇〇至一八四四），字海秋，自號浮邱子，益陽沙頭人。他自幼聰敏好學，二十二歲中舉，二十三歲進士及第。初官禮部主事，因文章「震爍奇特」，被選入軍機章京，轉達貴州司員外郎，旋擢出東道監察御史，以勇於言事，觸怒清室，不一月即令仍回戶部供職。此外，做過陝甘正考官、記名知府等閒官。著有《浮邱子》十二卷、《七經營補疏》七卷、《明林》二十四卷、《海秋制藝》前後集、《海秋詩集》前後集、《信筆初稿》等。

(三) 祝衡畦：即祝慶蕃，字晉甫，晉庭，號衡畦。河南固始人。嘉慶十九年甲戌榜眼，授編修。歷任內閣侍讀學士、左副都御史、兵部右侍郎、吏部、戶部侍郎、都御史，施授禮部尚書。著有《祝大宗伯疏稿》。

知，乃遊揚州。與劉孟瞻文淇^(二)（謹案：劉君儀徵人，以諸生貢成均，屢試不售，遭亂感憤以卒。許宗衡太史^(三)稱其湛深經術，治行不苟，不愧為純儒焉）、念樓寶楠^(三)（謹案：劉君號楚楨，寶應人，道光庚子進士，即用知縣。《讀書雜釋·三禮》：「國中以策誓卽勿驅塵不出軌」一條：「余謂卽勿、搔摩一聲之轉，偶為全椒金君畧谷望欣、寶應劉君楚楨寶楠言之，畧谷、楚楨謂此草盧說為長」云云。末書己亥六月二十四日。又《論語》「文獻不足故也」一條：「友人上三元楊正命大培嘗與余言：《大誥》「民獻有十夫」，《書大傳》作「民饒有十夫」，獻乃儀之段借字也。《論語》「文獻不足故也」當是「文儀不足故也」。此事不得其年，金、楊二君出處無考，均附記於此）、羅銘香士琳（謹按：羅君，甘泉人，留心經術，尤精布算之法。所著《四元玉鑿細草》、《句股容三事拾遺》、《春秋朔閏異同說》、《三禮補算》，皆紹述絕學之業。儀徵阮文達公嘗謂：「近日

(二) 劉孟瞻：即劉文淇（一七八九至一八五四），字孟瞻，江蘇儀徵人。嘉慶己卯優貢生，候選訓導。精研古籍，貫串群經。著有《左傳舊疏考正》、《楚漢諸侯疆域志》三卷、《揚州水道記》四卷、《讀書隨筆》二十卷、《青溪舊屋集》十二卷，俱傳世。

(三) 太史：原為「太吏」，據文意改。

(三) 念樓：即劉寶楠（一七九一至一八五五），字楚楨，號念樓。寶應人。道光二十五年以優貢生中式鄉試，道光二十一年（一八四〇）成進士，歷任直隸文安、寶坻、固安、元氏、三河知縣，關心民眾疾苦，勤於聽訟。早年曾在揚州、儀徵教書，主講廣陵書院，與劉文淇、梅植之、汪喜孫等人交往甚密，是「揚州學派」的傑出代表。著有《論語正義》、《釋穀》四卷、《漢石例》六卷、《愈恩錄》六卷、《韞山樓詩文集》、《寶應圖經》六卷、《文徵》百餘卷、《文安堤工錄》六卷、《勝朝殉揚錄》三卷、《清芬集》十卷、外集及家譜傳稿各若干卷。

海內言算學者，自徐部郎筇卿後，以君稱首焉。」咸豐癸丑，死於揚州之難。陳卓人立、梅蘊生植之^三、薛介伯壽^三訂交問難既多，劄記日富，有《讀書雜釋》之作，成《戴記呂覽蔡氏月令異同疏解》四卷。著《說文引經考》未成，丹徒柳賓叔榮宗^三以所著書見示，主人歎其精核，乃燬己稿。

自遊揚州後，酬答唱和詩文漸多。（謹案：《詩鈔》是年《夜發高郵》詩云：「扁舟三日擱魚磯，算定歸期未得歸。」又《明年元宵後二日抵揚州》詩云：「征衫纔浣去年塵，又策疲驢渡晚津。」以詩考之，蓋府君歲杪返里，明正復至廣陵也。）

(二) 梅蘊生：梅植之（一七九四至一八四三），字蘊生，號嵇庵，人稱蘊先生。江都（今江蘇揚州）人。道光十九年（一八三九）舉人。操行耿介，詩、琴頗負盛名，與著名學者黃承吉、劉文淇交遊甚密，與吳熙載、王御西、王旬生並稱為「黃門四君子」。著有《嵇庵詩集》十卷、《嵇庵文集》二卷。《清史稿》有傳。

(三) 薛介伯（一八一二至一八七二）：薛壽，字介伯，晚字劼伯，江都人。道光時諸生，生平專力許書，于音韻尤有深造。著《續文選古字通》、《讀經劄記》、《學誥齋文集》、《外集》、《詩集》。

(四) 柳賓叔：即柳興恩（一七九五至一八八〇），字賓叔，原名興宗，江蘇丹徒人。道光十二年舉人。初治《毛詩》，著《毛詩注疏糾補》三十卷。嗣以毛公師荀卿、荀卿師穀梁，而《穀梁春秋》，千古絕誼，唐以後無治之者，乃纂《穀梁春秋大義述》三十卷，倡明魯學，成一家言。又著《周易卦氣補》四卷、《虞氏易象考》二卷、《尚書篇目考》二卷、《續王氏詩地理考》二卷、《儀禮釋官考辨》二卷、《群經異義》四卷、《劉向年譜》四卷、《史記漢書南齊書校勘記》、《說文解字校勘記》、《查宿齋詩文集》若干卷。為人敦樸純謹，幼學至老不衰。

己亥年（一八三九）三十歲

是歲，仍館揚州。先是，主人博治眾經，而苦《易》義深奧，未卒業，贈公曰：「聖人言學《易》寡過，汝不思寡過乎？」取言《易》之書博觀之，謂王、韓、程、朱之說雖純駁不一，而外象數以言性命，終非聖人作《易》之旨，取明何楷^①、國朝惠棟^②、張惠言^③、姚仲虞^④之書添注之，

(二) 何楷（一五九四至一六四四），字元子，一作玄子。明末清初福建鎮海衛（今廈門南）人，天啟進士。崇禎間擢刑科給事中，率直敢言。順治二年（一六四五）隨唐王入閩，擢戶部尚書，掌都察院事，因不容於鄭芝龍，旋去職，抑鬱而卒。博覽群書，尤精經學，著有《古周易訂詁》、《詩經世本古義》。

(三) 惠棟（一六九七至一七五八）：字定宇，號松崖。江蘇元和（今江蘇吳縣）人。清代漢學家。謀徒著述，終身不仕。治經以漢儒為宗，尤精於漢代《易》學。著有《易漢學》、《易例》、《周易述》等。

(四) 張惠言（一七六一至一八〇二）：原名一鳴，字皋文，武進（今江蘇常州）人。清代常州詞派的開創者、散文家。著有《茗柯文編》四卷、《茗柯詞》一卷。

(五) 姚仲虞：即姚配中（一七九二至一八四四），字仲虞，安徽旌德人。博覽經史，旁通百家言，而尤嗜《易》，著有《周易姚氏學》。

塗乙之，將有《周易舊注疏證》之作，乃詳稽孟京以下諸儒，訖於干寶^三，輯《周易舊注》若干卷。
（謹按：《詩鈔》是年有《端陽後一日游莫愁湖》七言絕句一首，可為府君夏間游金陵之證。）

是秋，梅蘊生舉於鄉，約同人赴計偕劉念樓殊不欲行，主人勸之曰：「君以館穀足謀生，不欲舍去，計良是，顧明歲為大挑年，若得二等，較授徒為不勞而獲矣。」念樓諾之，臘盡歸里治裝，而贈公患瘰癧，主人乃書辭偕行之約。

前邑侯熊民懷先生過六合，勉主人以成名為孝，願假資斧。主人涕泣辭，先生深然之。是秋九月，女阿紅生。奉贈公命為子承禧聘張氏。

庚子年（一八四〇）三十一歲

是歲，主人與兄吉芝視贈公湯藥，夜不解衣就寢，鐙下校《老子》，疑河上公注為偽作，合王弼注本參考之，成《老子校勘記》。既而贈公疾增劇，乃捐書籍，奔走醫卜。三月十一日酉刻，贈公薨，壽七十歲。喪葬畢，家益困。

（三）干寶（二八三至三五二）：字令升，祖籍河南新蔡，隨父遷居海鹽。我國古代著名的史學家和文學家，學識淵博，著述宏豐，橫跨經、史、子、集四部，堪稱魏晉間之通人。至今有關專家已收集到的干寶書目達二十六種，近二百卷，比較著名的有《晉紀》、《搜神記》等。

夏，大水，街衢行舟，薪米踴貴。走天長謁房師林蘇門先生，先生之同懷弟鑿塘編修春溥舊有《四書拾遺》一書，先生病其簡略，屬主人推廣之，乃上溯漢魏，下逮國朝諸儒之書，有可廣朱注所未備者，博采之為《四書廣義》若干卷。（謹案：《文集》有《懷寧烈女馮氏傳》、《書三辛事》，皆作於是時。）

不數月，蘇門先生卒於官（謹案：《文集》有《祭林蘇門師文》，公私負累數千金。後任陳君葆森請於上憲，扣留靈柩，家屬令完繳，公子黻堂、少蘇慶光兩孝廉晨夕涕泣。主人代先生作遺稟，上鶴舫相國、廖鈺夫。尚書，訴虧累之由，反復千百言，淋漓悲痛，兩公為感動，函致巡撫，事得解。

辛丑年（一八四一）三十二歲

是歲，自天長歸。家益困，念與史氏為兩世交，公子穎生官於皖，往依之（謹案：公子道光戊戌進士，官桐城知縣）。未幾鬱鬱歸。校《楚詞》，謂王逸注《離騷》本《淮南章句》劉向諸儒之說，故該

（二）廖鈺夫：即廖鴻荃（一七七八至一八六四），初名金城，字應禮，號鈺夫。祖籍將樂縣，後遷侯官縣（今福州市區）。清嘉慶十四年（一八〇九）進士。授編修，累升至工部尚書、經筵講官，賜紫禁城騎馬。多次主持各種科舉考試，時稱「門生半天下」。咸豐二年（一八五二），乙太常寺卿致仕，賞還尚書銜。回里督辦團練抗擊太平軍，受賞戴花翎。同治三年（一八六四），重宴鹿鳴，特加太子少保銜。卒諡文恪。

洽詳盡，自《天問》以下十餘卷，頗鑿空而談。洪興祖《補注朱子章句》不可廢，成《劄記》一卷。（謹案：《讀書雜釋》自敘云：「戊戌己亥館揚州史氏，治《月令》，見高蔡之義間優於康成，作《月令舊解異同》，讀洪興祖《楚詞補注》，作《楚詞校勘記》，未卒業而聞先大人疾革，匆匆卷篋歸，抵稿散失過半。」云云。據此則《劄記》之作，蓋以校勘記未成而為與？）

是秋，復大水。自皖城解纜，歷銅陵、荻港、采石，皆維舟樹杪，田廬漂沒甚於往年。

壬寅年（一八四二）三十三歲

是歲，館同里董氏。校《毛詩》、《爾雅》注疏^①，參考陳長源、段玉裁、王念孫、臧琳、邵晉涵、郝懿行、阮元之書，成《劄記》若干卷。

夏六月，贈公服闋。

秋八月，英夷駛入長江，鎮江陷，金陵戒嚴，風鶴之驚一日數告。與兄吉芝謀奉太恭人避居鄉邨，太恭人曰：「吾老矣，城破則死耳，何鄉居為？」固請不許，乃分遣幼子從親戚遠避為門戶計，亂定復歸。

是秋七月二十三日子承祖生，與贈公生同日，援鄭小同^三之義呼為「小同」。為女阿紅許字陳氏。

癸卯年（一八四三）三十四歲

是歲，仍館董氏。校《公羊左氏傳》，參孔廣森、顧棟高、劉文淇之書，成《劄記》若干卷。聞張仲遠捷南關，喜極，渡江往晤，座中包慎伯世臣^三（謹案：包君，涇縣人，嘉慶戊辰舉人）、湯雨生貽汾^三（謹案：湯君武進人，由蔭生襲雲騎尉，歷官浙江樂清協副將，致仕寓金陵。咸豐癸丑殉於粵匪之難，謚貞愍。君留

志》，已佚。
（二）鄭小同：具體生卒年不詳，三國魏北海人。鄭玄孫，少有名譽，學綜六經。歷官郎中、侍中，封關內侯。撰有《鄭志》，已佚。

（三）包慎伯：包世臣（一七七五至一八五五）字慎伯，號倦翁，小倦遊閩外史。清代學者、文學家、書法家。安徽涇縣人。嘉慶十三年舉人，官新喻（今江西新餘）知縣，仕途不順，終歸布衣。工詩文書畫，能篆刻，其書時稱「包體」。著有《藝舟雙楫》、《中衡一勺》、《管情三義》、《齊民四術》、《清朝書品》等。

（三）湯雨生：湯貽汾（一七七八至一八五三），字若儀，號雨生，晚號粥翁，江蘇武進人。以祖父大奎蔭襲雲騎尉，官至浙江樂清副將、溫州鎮副總兵，後寓居南京，天平天國攻破金陵時，投池而死。工詩文書畫。

心經術，工於文詞，有儒將之風焉。兩先生索觀主人著述，歎曰：「經生而能文章者，自洪稚存^(三)、孫淵如^(四)、張皋文、孔昉軒^(五)，劉端臨^(六)、汪容甫^(七)後，如君才多邁也。」勉之。由是，諸同人戲呼為「江南才子」。主人為畫江南才子諾，有《題瑤華閣畫梅花帳畫鶴簾》詩，觴詠月餘而歸。

(二) 洪稚存：洪亮吉（一七四六至一八〇九），字君直，一字稚存，號北江，晚號更生居士。陽湖（今江蘇常州）人。清代文學家。乾隆五十五年（一七九〇）考中進士，授翰林院編修，充國史館編纂官。後督貴州學政。嘉慶元年回京供職，以越職言事獲罪，充軍伊犁。赦還後家居撰述以終。著有《卷施閣詩文集》、《附結軒詩集》、《更生齋詩文集》、《北江詩話》及《春秋左傳詁》。

(三) 孫淵如：孫星衍（一七五三至一八一八），字淵如，又字伯淵、伯如、季述等，江蘇陽湖（今武進）人。清代著名學者。乾隆五十三年進士，授翰林院編修，改刑部主事，員外郎、山東兗沂曹濟道，所至皆有政聲。晚年主講於鍾山書院。著有《芳茂山人詩錄》、《孫淵如外集》、《岱南閣集》等多種。

(四) 孔昉軒：孔廣森（一七五三至一七八七），字眾仲，一字搗約，號昉軒，山東曲阜人。清代學者。乾隆三十六年（一七七二）進士，授翰林院庶起士、檢討、文林郎等職。一生短暫，而著術宏富。所著有《儀鄭堂集》。昉，同「巽」。

(五) 劉端臨：劉燾拱（一七五一至一八〇五），字端臨，一字江嶺，江蘇寶應人。清代經學家、訓詁學家。中舉後，會試不第，留京師，授生徒為生。長於考訂，以藏書、鑒賞金石為樂，聚書數萬卷。多所撰述，書稿多佚。輯有《劉氏遺書》八卷。

(六) 汪容甫：汪中（一七四四至一七九四），字容甫，江蘇江都人。清代學者。乾隆四十二年（一七七七）貢生，後絕意於仕進。因依書商為傭，博覽經史百家書籍。能詩，工駢文，精於史學，所著有《廣陵通典》十卷、《述學》六卷、《容甫先生遺詩》六卷等。

甲辰年（一八四四）三十五歲

先是庚子歲大挑，部臣請改於是年會試。後正月偕同里慎鸞坡、巴種芝（謹案：慎君，名朝元，道光丁酉舉人，官岳池縣知縣。巴君，名光諱，道光庚子舉人，終於瀘溪縣知縣）、沈蔭溪公車北上。金陵汪梅邨（士鐸、江緝菴文熙，績學士也，場後苦經策不稱意，讀主人試草，驚歎願納交，緝菴至，欲執弟子禮。榜發仍被黜，大挑^三二等。歸，益落拓不得志，資用乏絕，遂絕意名場，謀就葉閣學家教讀。姻家張翁位中奇士也，哀而進之，曰：「君年幾何？」曰：「三十五。」「老乎？」曰：「未也。」「能文章乎？」曰：「即拋書二十年，足成進士。」「然則以數十金為人傭乎？」曰：「君休矣！僕以告貸資斧，遭人白眼者屢矣，何顏為馮婦乎？」張翁曰：「吾資君行矣。」出白金五十兩，歲杪始為束裝計。

(二) 汪梅邨：汪士鐸（一八一四至一八八九），字梅邨，江蘇江寧（今南京市）人。清末歷史地理學家。曾經商，後中舉人，一生以遊幕和授徒為業。主要著述有：《汪梅村先生集》、《乙丙日記》、《梅翁筆記》、《南北史補記》、《水經注圖》等。

(三) 大挑：清乾隆十七年（一七五二）定制，三科（原為四科，嘉慶五年改三科）不中的舉人，由吏部據其形貌應對挑選，一等等以知縣用，二等等以教職用。六年一次，使舉人有較寬的出路。

乙巳年（一八四五）三十六歲

是歲，正月將盡，偕同里厲紫筠式瑄（謹案：厲君，道光己亥舉人）登舟北上，途中遇吳江仲支仙孫機及其弟博山孫樊（謹案：支君道光乙未舉人，博君庚子舉人，今科成進士，山西即用知縣）、吳縣繆心如嘉穀（謹案：繆君道光乙未舉人，由今科進士官工部主事）、常熟王蓉洲憲成、張寶卿璐（謹案：王、張兩君均道光乙未舉人，又同於今科成進士，授刑部主事。王由給事中擢汀漳龍道，而張竟以比部終），談論甚洽，博山尤豪放，與主人相得恨晚。是科同行七人，五登第，惟紫筠、支仙落孫山焉。場前張仲遠招觴芍藥於吳偉卿比部家，座客為蘇更堂廷魁（謹案：蘇公，高要人，道光乙未翰林，官至河東河道總督）、陳頌南慶鏞（謹案：

（二）蘇更堂：即蘇廷魁（一八〇〇至一八七八），字德輔，一字廣堂，鼎湖區廣利鎮長利村人。清道光元年（一八二一年）舉人，道光十五年進士，選庶起士，授翰林院編修。官至東河河道總督。對外力主抗戰。詩、書、文俱佳，有《守柔齋行河集》、《守柔齋詩鈔》。

（三）陳頌南（一七九五至一八五八）：名慶庸（一作「鏞」），字乾翔，笙叔，號頌南，福建泉州西門外塔後村（今屬豐澤區北峰鎮）人。道光十二年（一八三二）進士，官至監察御史。極力主張抗擊外侮，與朱琦、蘇魁要並稱為「天下三天鯁直御史」。卒贈光祿寺卿，欽賜祭葬。工詩，精研漢學和金石學。著有《循經堂稿》、《三家詩考》、《古籀考》等。

陳公，晉江人，道光壬辰翰林，官至刑部給事中。兩給諫，甘泉羅茗香、平定張石州穆（謹案：張君以優學貢成均，學問淵博，於漢學源流能窺其堂奧，所著《顧亭林閩潛邱年譜》，徵引博瞻，考據精核，為世所稱焉）、福州陳念庭、涇縣包孟開慎言（謹案：包君道光乙未舉人，學問淵雅，志行醇篤，屢試不第，以老學究終）。仲遠被酒大言曰：

「今日座客皆能讀萬卷書，僕白腹無能，為役然。使詠芍藥詩，恐壓倒元、白耳。」舉座皆醉。

竟閱筆榜發，主人中式三十名（謹案：是科闈題「人焉廋哉，人焉廋哉」，《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琴瑟，兄弟既翕，和樂且耽」；「宜爾室家，樂爾妻帑」；「至於治國家則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以異於教玉人雕琢玉哉」；「詩凡百敬，爾位得賢字」，經題是「故聖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業，以斷天下之疑」，「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如松柏之茂，無不爾」，或「承公觀魚於棠虹，始見萍，始生易藝、書藝、春秋藝」，皆進呈御覽。座師為長白鶴舫相國（謹案：相國名穆彰阿，嘉慶乙丑翰林，歷官文華殿大學士）、錢塘許溟生、黃縣賈筠堂兩尚書（謹案：許尚書，名乃普，嘉慶庚辰翰林，官至吏部尚書，謚文恪。賈尚書，名楨，道光丙戌翰林，官至武英殿大學士，謚文□）、商城周芝臺侍郎（謹案：侍郎名祖培，嘉慶己卯翰林，官至體仁閣大學士，謚文勤）、房師為漢軍楊簡侯宮贊（謹案：宮贊，名能格，道光丙申翰林，歷官江寧布政使），撥房師為豐城徐稼生編修（謹案：編修，名士毅，道光丙申進士）。初，簡侯先生以主人卷薦溟生、芝臺，兩先生擊節賞，謂二三場沈博絕麗，可第一人。會有以二場多《說文》古字慮磨勘

（二）張石州：張穆（一八〇五至一八四九），謚名瀛通，字蓬仙，後名穆，字誦風，又字石州、石艾、月齋、子介、廉友。世有人取石州同音稱之石洲、碩洲或石舟，清代山西平定州（今平定縣太陽泉村）人。道光時優貢，官白旗漢教司。工書法，精治經史，善言地理，兼好金石碑版。著作有《顧亭林年譜》、《月齋居士文集》、《蒙古遊牧記》、《延昌地形志》等。《清史稿》有傳。

被議者，鶴舫相國顧謂羅椒生學士（謹案：學士，名惇衍，順德人，道光乙未翰林，官至戶部尚書）曰：「君好古，屬君校勘之，有譌舛，則君執其咎耳。」策中問「古文尚書別自有二」，主人據《隋書·經籍志》「衛宏李簡古文尚書」以對，問「《古詩十九首》孰為蔡邕作，孰為傅毅作」云云，主人據徐陵《玉臺新詠》對，學士校至此，起對曰：「匪特經義原本漢學，取才騷選，即此二條通場無條舉者，足壓卷矣。」相國曰：「元魁無庸議，予以進士可耳。」是科江蘇中式十六人，主人拙於書，殿試三甲六十六名，引見班次在十五，無館選望。朝考之前一夕，主人飲葉棣如閣學（謹案：閣學，名覲儀，同邑人，道光癸巳進士）所，笑問，曰：「論疏款式未習耳。」閣學亦笑曰：「如君書法，閱卷官恐未肯閱論疏，作妥帖八韻得知縣足矣。」比人試保和殿，命題為「君子周而不比，論恐懼修省以迓和甘」疏，主人固不習制科論疏，且無得失心，論中□左氏「忠信為周」，《周天圖說》「始終為周」，易謂□注，普徧義未備，據《周易·比卦》、《說文》，人與人相反為比，說偏黨義，疏中引用《洪範五行傳》、《春秋繁露》，振筆疾書，日午投卷出。閱卷大臣元修侍郎福濟簽其卷面曰：「擬三等上。」芝臺先生見之，笑曰：「此君波磔，恐仍三等下耳。」侍郎曰：「誠然，第徵引博瞻。」先生取閱之曰：「此卷恐是湖南魏源。」原注：默深以甲辰貢士覆試四等，停一科殿試，故同試。

（謹案：魏君，邵陽人，道光壬午解元，官內閣中書。甲辰成進士，出知州。咸豐改元，督撫及近臣交章薦，旋以直隸州用。君經術湛深，讀書淵博，精於國朝掌故，海內利病瞭若指掌，著有《聖武記》、《海國圖志》、《皇清經世文編》，皆經國之大業也。）

蓋質之祁春圃乎？（謹案：祁公名寯藻，壽陽人，嘉慶甲戌翰林，官至體仁閣大學士，謚文端。）蓋壽陽相國時以

戶部尚書人直，與鶴舫、海帆兩相國同有總理權，且好樸學，故欲以棄取決之也。比壽陽見之，則大喜，謂非讀墨卷，人當第一，海帆相國曰：「鄉會試糊名易書，字畫工拙所勿論，殿廷試卷呈御覽，字畫不楷可乎？」鶴舫相國曰：「春圃謂翰林須讀書人，良是，恐奉上斥駁耳，若改二等第一，則有詞以對矣。」議乃定，折彌封，見主人名，海帆相國笑曰：「此僕乙未江南第三人，第不能書，他皆翰林才也。」壽陽亦笑曰：「然則窩藻固不識其人，非有私矣。」出，謂其鄉人張穆曰：「子識有徐肅乎？」穆固狂士，遽答曰：「天下有幾讀書人，焉有不識也。」壽陽因告以閱卷事，且曰：「君告之不論授何官，是我門生無疑也。」翼日引見，改庶吉士。方排班時，有三品官問：「孰為徐公？」主人答曰：「某是也。」其人指語眾曰：「此通人，貌亦不俗。」主人方匆遽不暇問姓名，事後每向人言之，以聲聞過情為恥也。

冬十月，乞假歸，抵家甫三日，邑天井窪堡奸民葛天章等糾眾鬧，漕爪傷邑侯張君銘曉額項，數千人洶洶欲變。葉木齋、唐啟三兩封翁懼禍及不敢出。主人呼與夫親友棍止之，主人笑曰：「民非敢為變也，疑官將治以法耳。官亦不欲竟其事，懼洶洶之不已耳，官民交疑，變且立作。我一出，官民喜此事可了，必無遷怒者，我何為不出以弭變乎？否則殃及池魚矣。」主人至署前，眾有跪而訴者，主人私喜其勢不張，下輿好語之，曉以禍福曰：「毆傷官長者，罪立梟。張公不愛此官，汝輩駢首戮矣。但渠以寒士得一官，決不欲為汝輩輕於一擲，從我言則無事矣。」眾唯唯，乃婉勸邑侯予杖了事。是日，微主人則變作矣。張君本乙未同年也。

丙午年（一八四六）三十七歲

是歲秋七月，子承禮生。太恭人以明歲主人有留館之試，呼小字曰「留」。為子承祖聘王氏。主人向落魄時固遊讌不輟，既歸招飲者無虛日。又以資斧告貸，有姑蘇、邗上之遊，冬月歸里。

丁未年（一八四七）三十八歲

是歲正月，元宵前一日，主人偕子承禧辭太恭人，由揚州登舟北上。

四月，散館。命題「擬楊子雲長楊賦」。閱卷大臣孫符卿尚書瑞珍^三見卷中有齷齪字，笑謂張筱浦侍郎芾^三曰：「此君不能書，而寫難字可怪也。」侍郎曰：「此必江蘇徐稷筆公也，文古而字劣，曩卓、祁兩君所以爭也。」尚書因置二等引見，授檢討。蓋葉棟如閣學嘗戲主人

（二）孫符卿：即孫瑞珍（？至一八五八），字元卿，號奇庵。清山東濟寧人，道光進士。歷任大理寺少卿、翰林院侍講學士、江西學政內閣學士、戶部尚書等職。

（三）張筱浦：張芾（一八一四至一八六二），名輔侯，字小浦，陝西涇陽人。道光十五年（一八三五）進士，選庶起士，授編修。官至內閣學士，工部侍郎，直南書房，後調吏部。同治元年（一八六二），被殺於陝西回亂之談判中。

曰：「他人以紫毫書卷子乃用椽筆乎？」因呼為「椽筆公」。

秋，沈淑人以子承祖、女阿紅至京師，太恭人以阿留方纒襪，命乳媪留養之。初，主人雖囊橐無餘錢，亦衣食自給，自眷屬至京，債臺日高。冬夜不能寐，洩溺十餘起，知為脾腎不交之證，進大溫補之劑，數日而愈。先是目疾痊，而楷書百字輒為苦，服藥後，昭若發矇，始晤前此滋陰降火之劑誤之也。自是肆力於醫，謂山東黃氏坤禦^三書有扶陽抑陰之功，足明仲景^三絕學，而關丹溪^三之謬。

(二) 黃氏坤禦：當指清代著名醫學家黃元禦（一七〇五至一七五八），名玉路，字元禦，一字坤載，號研農，別號玉楸子，山東昌邑市黃家新郭村人。尊經派的代表人物，曾被詔為乾隆治病。一生勤奮，著述豐富，主要有：《傷寒懸解》、《金匱懸解》、《四聖心源》、《長沙藥解》等十多種。此處寫作「黃坤禦」，有誤。

(三) 仲景：即東漢著名醫學家張仲景，名機，字仲景，南郡涅陽縣（今河南省南陽縣）人。他的《傷寒雜病論》是我國醫學史上影響最大的古典醫著之一，他也被尊為「醫聖」。

(三) 丹溪：朱丹溪（一二八一至一三五八），名震亨，字彥修。元醫學家。誕生於浙江義烏縣赤岸鎮，故號「丹溪」。主張滋陰降火，是「滋陰派」的代表人物。著有《局方發揮》、《格致餘論》、《素問糾略》、《本草衍義補遺》、《傷寒辨疑》、《外科精要發揮》等。

戊申年（一八四八）三十九歲

時何子貞編修紹基^①（謹案：編修，道州人，何文安公之子，道光丙申進士。博涉群書，究心漢學，於六經、史、

子皆有著述，旁及金石文字，搜輯至千余種，卓然為一代之儒宗焉）、何願船比部秋濤^②（謹案：何比部，光澤人，道光

甲辰進士，學問淵博，讀書過目成誦，《十三經注疏》及《皇清經解》皆能默記，尤精輿地之學）、張石州穆招同志麟金建

顧亭林先生祠^③於報國寺之西偏，春秋佳節以牲牢酒醴祀之。（謹案：報國寺在廣寧門大街，額曰「大

報國慈仁寺」。《亭林年譜》注，道光二十三年夏，何太史紹基鳩資為先生建祠堂於寺西偏，隙地一區，架屋三楹，几筵禮器悉

備，歲春秋致饗祀焉，二十四年落成。）與祭者自壽陽相國以下為呂鶴田賢基^④（謹案：呂公，旌德人。道光乙

① 何子貞（一七九九至一八七三）：名紹基，號東洲居士，晚號媛叟。道州（今湖南道縣）人。清代書法家。道光十五

年（一八三五）舉人，次年中進士，授編修。曾任國史館提調、四川學政，因謫卸官，主講濟南、長沙等地書院，晚年主持蘇州書

局、揚州書局。通經史、律算，尤精小學，旁及金石碑版文字。著《東洲草堂詩鈔·文鈔》、《惜真味齋經說》、《說文段注駁正》、

《史漢地理合證》等。

② 何願船：何秋濤（一八二四至一八六二），字願船。福建光澤人。清代地理學家。道光二十四年（一八四四）進

士，官刑部主事。咸豐間，擢升員外郎，懋勳殿行走。著有《朔方備乘》、《王會篇箋釋》、《一鑑精舍甲部稿》。

③ 祠：原為「詞」，據文意改。

④ 呂賢基（一八〇三至一八五三）字義音，號鶴田，安徽旌德人。道光乙未進士。改庶起士，歷任編修、監察御史等職，官至工部侍郎、刑部左侍郎。太平天國時殉難，贈尚書銜，謚文節。有《立誠軒古今體詩》。

未翰林，經術淹深，能傳其家學。封翁鵬飛著有《周禮補義》，辨論極精。公嘗為箋注。咸豐癸丑，以工部侍郎授安徽團練大臣，於舒城勦賊陣亡，贈尚書，謚文節。○羅椒生惇衍○、曾滌生國藩○（謹案：曾公，湘鄉人，道光戊戌翰林，歷官兩江總督、武英殿大學士，封一等毅勇侯，謚文正）、王子槐茂蔭○（謹按：王公，□□□人，道光□□□進士，官至刑部侍郎）、王鷹汀慶雲○（謹按：王公，閩縣人，道光己丑翰林，官至工部尚書，謚文勤）、陳頌南慶庸、蘇更堂

（二）羅惇衍（一八一四至一八七四）：字星齋，號椒生，廣東順德人，道光十五年（一八三五）進士。官至戶部尚書，工部尚書。謚文恪。著有《集義編》、《庸言》、《孔子集語》等。

（三）曾滌生（一八一一至一八七二）：名國藩，初名子城，字伯函，號滌生，謚文正，湖南長沙府湘鄉（今湖南省雙峰縣）人。清朝著名的時軍事家、政治家、文學家。道光十八年（一八三八）中進士，入翰林院，官至兩江總督、直隸總督、武英殿大學士，因鎮壓太平天國起義有功，封一等毅勇侯。贈太傅，謚文正。後人輯其所著詩、文、奏章、批牘等為《曾文正公全集》。

（四）王子槐（一七九八至一八六五）：原名「茂萱」，初字「樹之」，初號「適甫」，後改名茂蔭，字椿年，號子槐（一作「懷」）。安徽歙縣人。清朝貨幣理論家。道光進士，曆官監察御史、戶部右侍郎兼管錢法堂事務及兵、吏、工部侍郎等職。是馬克思《資本論》中提到的唯一的中國人。有《王侍郎奏議》。

（五）□□：原文缺一字。當為「歙縣」。

（六）□□：原文缺一字。當為「壬辰」，即道光壬辰年，公元一八三二年。

（七）王鷹汀（一七九八至一八六二）：名慶雲，字鷹（一作「雁」）汀。福建閩縣（今福州）人。道光進士。曆官侍讀學士、通政司副使、戶部右侍郎等，官至四川總督、左都御史、工部尚書。著有《熙朝紀政》。

廷魁^(二)、金翰皋鶴清^(謹按：金公，桐鄉人，道光乙巳榜眼，授編修)、孫芝房鼎臣^(三)^(謹案：孫公，善化人，道光乙巳進士，官侍讀)、陳卓人立^(四)、馮魯川志沂^(五)^(謹案：馮公，代州人，道光丙申進士，官刑部主事，終於廬鳳穎道)、孔繡山憲彝^(六)^(謹案：孔公，曲阜人，道光丁酉舉人，官至內閣侍讀學士，弱冠即能詩。才華駿越，氣度雄豪，尤好輯諸名流詩賦。府君辛亥春有《祭顧先生祠哭亡友張石州》詩一首，南歸後抵稿散失，後從公詩冊中錄得，見詩鈔注)、潘季

(二) 蘇更堂(一八〇〇至一八七八)：名廷魁，字德輔，一字廣堂，高要人。道光乙未(一八三六)進士，改庶起士，授編修，官至東河河道總督。書法、詩文俱佳，著有《守柔齋行河集》、《守柔齋詩鈔》、《詩鈔續集》。

(三) 孫芝房(一八一九至一八五九)：名鼎臣，字子餘，號芝房。善化縣(今長沙縣)人。道光二十五年(一八四五)中進士，改翰林院庶起士。散館授編修。曆官翰林院侍讀。以言事不用，乞假歸裏，肆力於學術。工詩古文辭，著有《蒼莨集》。

(四) 陳卓人(一八〇九至一八六九)：陳立字卓人，又字默齋。江蘇句容人。清經學家。曾任翰林院庶起士、刑部主事等職。著有《公羊義疏》、《白虎通疏證》等。

(五) 馮魯川：即清朝著名的詩人、書法家馮志沂(一八一四至一八六七)，字述仲，號魯川。山西代州人。道光十六年(一八三六)進士。授刑部主事，後升郎中。曆官安徽廬州知府，徽寧池太廣道，署按察使。有《西隴山房集》。

(六) 孔憲彝(一八〇八至一八六三)：字敘仲，號繡山，一號繡珊，又號韓齋，山東曲阜人。晚清著名詩人，學者。道光十七年(一八三七)舉人。官內閣中書。工詩、畫及篆刻。著有《韓齋文集》、《對岳樓詩集》等。

玉曾璋^(二)（謹按：潘公，吳縣人，潘文恭公之子，時以父蔭官太常寺博士）、葉潤臣名澧^(三)（謹按：葉公，漢陽人，崑臣相國之弟，道光丁酉舉人，時官內閣侍讀，終於浙江候補道。公究心經學，《尚書·禹貢》用力最深，辨胡黼明《維旨》之誤，多中其失）。

主人嘗自顧先生祠出，遇某閩學於途，曰：「君自名士，我不讀書，不識有顧先生也。」又嘗酒酣論文，為要人所忌，友人某私戒之，曰：「古來以文得名者，亦以才得禍，東林、復社可懼也。」主人聞之悚然。自是，同人酬酢、唱和，輒以事辭，惟同鄉何青耜^(四)、陳卓人常共談讌。是歲寓達子營，命子承禧歸覲太恭人。納婦張氏。

己酉年（一八四九）四十歲

時連歲饑饉，度支告匱。廷臣有開礦、折漕、捐輸之議，主人謂：「銀非耕織所出，求之末

(二) 潘季玉：潘曾璋（一八一八至一八八五）：字玉泉（或作「淦」），一字寶臣，晚號養閒居士，江蘇吳縣人。道光時期軍機大臣、大學士潘世恩季子，故稱「季玉」。蔭生，曆官刑部郎中，記名道。有《自鏡齋詩鈔》。

(三) 葉名澧：字翰源（一八一一至一八五九），號潤臣，湖北漢陽人。道光丁酉（一八三七）舉人，歷官內閣侍讀，改浙江候補道。博學好古，尤工詩，著有《敦夙好齋詩》、《樞西雜記》。

(四) 何兆瀛：字通甫（一八〇九至一八九〇），號青耜，江蘇上元（今南京市）人。道光丙午舉人，歷官廣東鹽運使。有《心齋詩存》、《心齋詞存》、《老學後庵自訂稿》。

而忘其本，非計也。」著《務本論》二卷（謹案：辛丑夏，英夷犯廣州，御史某請開礦助餉，府君以為「國用之不足非銀少也，待銀以為用之弊也」。擬上《諫開礦封事》，其略曰「今之籌國用者，在於重農桑而已矣，重農桑必先貴粟帛，貴粟帛必先禁淫侈，淫侈禁而後商賈之利微，商賈之利微而後耕織之人眾，耕織之人眾而後粟帛之所出多，粟帛之所出多而後銀價賤，銀價賤而後泉貨之源通」云云。《務本論》之作，亦就前說罄其辨，條其法也。）」

主人負債數千金，酒後與卓鶴溪編修標^(一)（謹案：編修華陽卓文端公^(二)之子，道光庚子翰林，官至吏部侍郎）言之，自悔成進士，編修曰：「僕有房一區假居之，亦省賃屋錢。」乃自繩匠胡同移寓粉坊琉璃街。編修更葺數椽，栽花種竹，為遊讌所。賈湛田公子致恩^(三)（謹按：公子黃縣賈□□^(四)公之子，以父蔭累官彰德府知府，以道員即用）、寶少梁比部元灝^(五)（謹案：比部邳州人，由刑部員外郎中咸豐辛亥舉人，在

(一) 卓標：字雲木，號鶴溪，四川華陽（今成都市）人。道光二十年（一八四〇）翰林，官吏部侍郎。工書法。

(二) 卓文端公：卓秉恬（一七八一至一八五五），字靜遠，一字海帆。四川成都市雙流人。嘉慶七年（一八〇二）進士，選翰林院庶起士。曾任山東道監察御史，內閣大學士，兵部、戶部、吏部尚書，都察院左都御史等要職。持身清正，工書，尤善詩文。卒謚文端。

(三) 賈湛田：名致恩。以父楨蔭官戶部工部員外郎，歷官多地知府、浙江布政使等。

(四) 賈□□：原文缺二字。根據賈湛田的情況，可以知此處兩個缺字當為「忠楨」或「筠堂」。賈楨（一七九八至一八七四），原名忠楨，字藝林，號筠堂，清咸豐年間武英殿大學士。黃城西九里賈家村（今龍口市東江鎮賈家）人。道光六年（一八二六）進士，授翰林院編修，歷任侍講、詹士府少詹事、內閣學士、工部、戶部侍郎、都察院左都御史、禮部尚書、吏部尚書、經筵講官等職。追贈太保，謚文端。

(五) 寶元灝：邳州人，咸豐元年舉人，曾任刑部員外郎，鎮壓捻軍起義中被殺，贈太僕寺卿銜，賞世職。《清史稿》有傳。

籍殉難，贈知府銜）嘗相往來，招歌者張荔仙語山為酒糾主人，亦籍以澆愁，顧非所樂也。每過市見書籍，輒典衣購歸，積書數千卷，不善書而好秦漢以來石刻，積隋開皇以前碑數百種。（謹按：是年府君充本科，直省鄉試磨勘（二）官。）

庚戌年（一八五〇）四十一歲

是歲正月十四日，宣宗成皇帝升遐。館臣以將有實錄館之命，發列聖實錄聖訓讀之。主人讀純皇帝諭，謂史臣不當斥明福、唐、桂三藩為偽國，初王師迅掃，不得不行抗命之誅，事後追思，諸臣瑣尾闕，有死無二，在人臣忠於所事之義，實為無愧。又讀仁皇帝諭，謂朱成功（三）乃明室遺臣，非朕之亂臣賊子。因檢《欽定勝朝諸臣殉節錄》諸書，告子弟曰：「大哉，王言至公，無我之學也。當日史臣不能仰體宸衷，發揚大旨，可謂曠職。」因仰遵純廟，分注福王年號，撮敘唐、桂二王本末之論，為《小腆紀年》。

（二）磨勘：科舉時代對鄉、會試卷派翰林院儒臣等復核，稱「磨勘」。如發現毛病，便要追究；縱無毛病，也可以研究文風，觀察士子思想動態，康熙四十一年壬午科，始磨勘鄉試朱墨卷。

（三）朱成功：即明清之際民族英雄鄭成功（一六二四至一六六二），本名森，字明儼，號大木，福建省南安市石井鎮人。祖籍河南省固始縣汪棚鄉鄧大廟村。弘光時監生，隆武帝賜姓朱，並封忠孝伯。康熙元年（一六六二年），擊敗荷蘭殖民者，收復臺灣。

冬十一月，充實錄館協修官。

咸豐元年辛亥年（一八五一）四十二歲

是歲春正月，隨扈恭謁慕陵^②，歸聞孫女生，呼曰「扈兒」。（謹案：是年春日，祁文端公集同人祭顧

先生祠，以張石州徵君拊祀，府君哭以詩成七律二首，載《詩鈔》中。）

秋七月，御史補用將竣，命部院大臣舉所屬掌院以編檢二十二二人，上命於八月初一日試於保和殿。初四日引見記名十六人，主人與焉。旋充順天鄉試同考官，得少司空景簾等十七人。

冬，充實錄館纂修官，兼國史館協修官。（謹案：咸豐二年十一月，實錄告成，奉旨徐蔭著遇有應升之缺，

儘先題奏，欽此）

查道光^③年八月，欽天監奏彗星見，主人據以入稿本，總裁某公謂主人刪之，主人曰：「堯舜之世亦有災異，史例凡日食、星變、地震、河決皆書，今實錄不載則國史天文、五行志無所據，非信史矣。」又查軍機處隨手檔載，國子監祭酒勝保請收城門稅，奉硃批此事斷不可行，主人謂：「先皇帝愛民實政，宜垂示子孫。」某公又刪之，主人爭之不得。尋總纂官需人，壽陽相

② 慕陵：清道光帝愛新覺羅·旻寧的陵寢，位於昌陵西南十五公里處的龍泉峪。

③ ①：此空缺當為「五」。經查，道光朝僅道光五年八月有彗星出現的記載。

國^三謂：「徐彝舟可。」某公曰：「徐君名士氣太重。」竟不行。曾滌生侍郎嘗疏言：「近日人才之弊翰林閣部差使不取之於學問，而取之於小楷。」上詢大臣曰：「翰林中有不善小楷而能學問者乎？」相國以主人姓名對。一日，掌院靜濤尚書柏後^三召對，畢，上問曰：「徐翰林有試差乎？」尚書以徐樹銘^三、徐士毅^四對，上曰：「徐聶耳。」尚書言：「在實錄館修書。」上復曰：「有試差^五乎？」對曰：「未也。」上默然。

(二) 壽陽相國：祁寯藻（一七九三至一八六六）字穎叔，淳浦，號觀齋、息翁，山西壽陽縣平舒村人。世稱「壽陽相國」，具體事跡見前。

(三) 靜濤：柏後（？至一八五九），原名松後（後改柏後），字靜濤，聽濤，號泉莊。巴魯特氏，蒙古正藍旗人。生於北京，道光六年（一八二六）中進士，授庶起士。曾任工部、刑部侍郎、正黃旗漢軍副都統、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盛京工部侍郎，總管內務府大臣，兵部尚書，熱河都統，軍機大臣，戶部尚書，協辦大學士兼翰林院掌院學士等職，為人秉公正直。後因順天鄉試科場舞弊案中獲瀆職罪，被冤殺。著有《薛林吟館詩鈔》。

(四) 徐樹銘：字伯澄（一八二四至一九〇〇），號壽衡，又號激園，湖南長沙人。道光二十七年進士，選庶起士，授編修。歷官兵部、吏部、工部左右侍郎，福建督學，浙江督學，都察院左都御史，工部尚書。喜藏書，工詩書，精金石鑒賞，著有《激園詩集》、《約園志》、《浙江紀事詩》等。

(五) 徐士毅（一八〇三至一八六六）：字稼生，號拙翁，今豐城市拖船鎮蛟湖村人。清道光進士，殿試欽點第一名，歷事三朝皇帝（道光、咸豐、同治），風流文雅，清政廉潔。

(六) 試差：古代朝廷特派的鄉試試官。

壬子年（一八五二）四十三歲

是歲夏五月，大考翰詹^②，主人得三等，罰俸一年。

秋八月，子承禧應京兆試不售。主人既負債萬金，日仰屋歎。會部臣議推廣籌餉事例，許翰詹科道捐外任官，乃乞假之中州，告貸於商城周子千孝廉。

冬十一月，由光、固、潁、亳歸觀太恭人。抵家十餘日，而楚北告警，風鶴日驚，主人以太恭人春秋高，決意留侍。或言妻子在都，主人曰：「有老母在，他非所知也。」亟渡江謁當事，請扼九江、安慶以禦賊衝，制府陸建瀛在豐工未歸，藩司祁公寓藻議增高金陵城八尺，主人曰：「金陵城高與都城等，能守之即減八尺無妨也，不能守即增八尺無益也。」又議扎營棲霞，主人曰：「棲霞在金陵下流，賊至棲霞則金陵已烏有矣，盍營於東西梁山？」祁公以藩司號令不能遠行辭，主人廢然歸。

十二月，武昌陷，始與邑侯今觀察使溫公紹原（謹案：觀察，字北屏，江夏人，由知縣累官江蘇候補道，贈布政使銜，追謚壯勇）謀募鄉勇五百人，分五隊，以外委達成榮領之，操演以備非常。

② 翰詹：指清代對翰林和詹事的合稱。大考翰詹，就是朝廷組織翰林院的翰林、詹事府的詹事們進行考試，通常六年舉行一次。

癸丑年（一八五三）四十四歲

是歲正月十九日，始聞九江之敗，陸制軍單舸奔回金陵，闔城鼎沸，主人赴團練局議城守事，而請兄吉芝奉太恭人避居八伯橋之汪莊。（謹案：是月，府君條陳機宜，間道人奏，疏未達而金陵陷。旋奉

旨留籍辦理勸捐團練事宜，從督撫臣之請也。）

二月，浦口、金陵、鎮江、揚州連陷，城中居民遷徙一空。（謹案：金陵之初陷也，英夷火輪船駛入長江，南帥向忠武公檄府君與溫壯勇公往定夷酋約。時黑龍江兵之戰浦口者，肆淫掠，江浦令曾勉禮不敢問，府君至浦口，民遮道號呼，府君以情聞於北帥文勤公琦善，帥札江浦、六合縣令，無論何項，兵丁有奸淫婦女、搶掠錢財者，准地方官捆拿究辦，用是兵民得相安。）

三月，欽差大臣都統銜琦善公、幫辦提督陳公金綬^(二)、四品京堂勝保公統大兵復浦口，謀進兵揚州，主人謂浦口不難於復，而難於守，上書各大帥請留兵守浦口、六合，以防賊尾襲大軍之後。陳、勝兩帥過邑之東門外，主人與勝帥有寮誼，面陳之勝，以兵少辭。數日，琦帥來，主人揖之馬前，帥許留吉林馬隊三千人，分防浦六。尋前都統德崇額、富春穆□□、參領巴□□駐營邑之龍虎營，居民始有固志，此為浦六駐大兵之始。

(二) 陳金綬：四川岳池人。曾任把總、都司、直隸提督等。歿於鎮壓太平軍之戰事。

四月初四日，賊再陷浦口。初八日壬午夜，自梅官營間道奄至龍池，去城三里，溫觀察倉卒率鄉勇出禦。主人遣騎告龍虎營之官兵，徒步登城，望見鄉勇敗歸，浮橋上下舟檣有太平興國藍布白字旗，方錯愕間，而德都統、巴參領已率兵馳至城下，鎗斃執黃旗賊目於浮橋南，又連斃之無虛發，觀察亦自城外招潰勇人，與官兵併力守禦。賊駐南關外，將燬火神塑像，數十賊繩曳之不動，劈像首，刃為之折。酉刻，人民舍酒脯群飲。夜三更，一賊突呼火起，眾驚，出視則街衢前後民舍皆火，駭而狂奔，則火出衣袖間，謔出叫呼，輾轉灰燼，脫走者仍故道走，江岸鄉民殲之焉。是夜，城守者聞火光中人聲喧呼，驚疑莫測，且遣壯士縋城視之，則焦頭爛額者橫陳十餘里，惟髮長一二尺之頭顱尚存。視昨晨接仗處，則我千總徐琳、外委達成榮、暨鄉勇士兵死者五十三人，屍身可辨識，取而殮之。（謹案：是時，江南官軍連挫賊鋒，府君慮賊且窮竄，上書向忠武公條陳四事：散羽黨、防衝突、杜旁竄、嚴軍令，全書載《文集》中。）

六月，主人病脅痛，醫家謂積勞傷陰絡，進養陰之劑，大劇，幾殆，呻吟中念氣血膠滯而痛，通陽庶有濟乎？試進薑、附，則霍然愈。會有奸人告僑寓之鎮江朱氏窩藏奸細，琦帥令營縣雜治之，觀察白其冤，遭駁斥。朱氏乃赴愬於主人，主人列其被誣之狀，且請以另緝奸自任，琦帥許之。

九月，賊陷儀徵，主人白琦帥，請大兵攻其東，已與溫令攻其西，琦帥以方拒賊樸樹灣，難分兵力辭。尋函屬主人進兵，而琦帥已先一日入儀徵城矣，遂不果往。是月，沈淑人以子承禧等

歸里，主人上書江南大帥向公榮巡撫，許公乃劄，述溫觀察防勦功，得溫旨優擢觀察，亦稟請大帥以主人主城守事，扞擻之役，恒夜不寐。

除夕宿城上，閱邸報京信，知呂鶴田侍郎、朱臥雲比部死城桐之難，羅茗香亦死於揚州，為位以哭，遣城上老兵操雞豚吊月姐墳，句云：「紅心已長香墳草，白骨難開火宅蓮。」又云：「綠水如煙閑放鴨，朱樓深鎖不聞鶯。」全稿不存。

甲寅年（一八五四）四十五歲

是歲秋九月，主人以賊鋒少挫，奉太恭人人城，寓北門之林姓宅。時溫觀察亦列官紳保衛功於上憲，主人以團練勸捐分內應為之事不願邀獎，敘啟諸大府，巡撫吉爾杭阿公批云：「該紳之辭，溫令之請，是官，是紳，可謂兩得，奏請加恩，奉旨加贊善銜，仍留籍辦理勸捐團練事宜。」主人以責無旁貸，銳意整飭。會與觀察論事齟齬，主人慮以官紳不和誤大局，乃效信陵君，深自韜晦。（謹案：吾邑於癸丑春設團練保衛局，府君與溫壯勇公親歷四鄉百二十餘保舖，教以樹旗、鳴鑼、起伏救應之法，編《團練章程》，刊行遠近，賊三犯東溝，團勇三敗之。是年四月，龍池之戰賊敗走南鄉者，團練復尾而殲之，是時賊之由滁州而上者，連陷鳳陽、穎毫、歸德，逼開封，攻懷慶，破臨洛關，掠直隸界，京都大震。獨至六合輒敗，忿甚，為之語曰：「紙糊揚州，鐵鑄六合。」事聞，詔書褒美備至，中有「六合為天下第一效忠尚義之區」語，由是吾邑團練之名聞天下焉。）

乙卯年（一八五五）四十六歲

是歲，太恭人年八十歲。多病，主人乃不復夜飲，督家人侍湯藥，太恭人偶進飲食則坐齋中理《小腆紀年》未卒之業。

五月二十七日卯刻，太恭人薨。主人以賊氛逼近，急謀窀穸，於六月二十六日祔葬於蕭家澗之祖塋，竭力經營，不以貧廢禮焉。

丙辰年（一八五六）四十七歲

是歲春正月二十九日，揚州大營潰，北帥將軍托明阿^三走蔣王廟。先是壬子冬月，主人與溫觀察所募鄉勇，半土著回民習技勇者，鑒於癸丑四月龍池之敗，辭不願充，觀察亦以回民戀家室，別募徐、海、壽州人及江上弄潮者合四千餘人，為徐勇、海勇、壽勇、南勇，募北鄉之巴山北、獨山、七堡五百人為北勇，分隊防守，屢著戰功。回民顧不得與，頗快快。主人念各勇皆流寓人，事急且潰走，回民家在城中，可用以城守，乃募數百人為後隊，自領之。

（三）托明阿（？至一八六七）：清朝將領。鄂棟氏。滿洲正紅旗人。由侍衛升副護軍參領，後任游擊、參將、副將、總兵等職。

三月初九日，江浦失守，主人親督登埤。十二日，鎮守浦口之總兵武慶棄營走，邑之南關外居民號呼奔竄，我管帶海勇之都司秦懷揚固與武慶不相能，乘其敗挫辱之，主人謂勝敗亦兵家常事，好言慰撫，勉武慶以立功贖罪。適向帥檄張鎮軍國樑渡江來援，眾勇聞之踴躍思鬪。

十四日辰刻，觀察率秦懷揚等，以海勇、壽勇會師禦賊於龍池，主人以回勇守南關外之土橋為後繼，命居民煮飯烙餅以餉戰士。賊在二十里外，偵者以告，張公戒勿動，十里又以告，諸將請出隊，張公曰未可，言笑如常，近二三里，張公乃發號炮，解衣著草屨，跨馬出陣前，顧謂民夫之築壘者曰：「汝輩第樹鋤鋤吶喊助吾威，看吾軍破賊也。」戰始合，秦懷揚以所部張左翼出，偽為退避狀，觀者色懼，張公曰：「此秦軍欲致賊耳。」三卻三進，賊乃突我右軍，一黃衣賊麾旗進，張公顧謂外委某曰：「此楊國宗悍賊也，汝為我取之。」某應聲領小隊五人往，賊發火鎗，五人者伏於地，煙未散則已蛇行前，刺國宗墜馬，斬其首歸，我軍呼聲動天，賊大敗。追至藏軍營，賊又敗，踟躕葛塘集固壘為持久計。

十六日三鼓，張公拔寨起，一賊呼「張妖來」，方食，棄鍋灶走，追至盤城集，逼其壘，而軍有傳賊另隊乘虛走西路襲縣城者。主人乃率回勇過程駕橋，拒之王家渡，賊方噪呼，架大木為橋，忽聞鎗炮聲，則我旗幟滿山，駭而逸，主人度賊去遠，乃整隊過河。歷張家堡、葛塘集，遍踏昨交戰處，撫慰居民之被焚戮者。是時賊已棄浦口入江浦城，觀察命都司夏定邦、藍新恩守備、王家幹督勇會張公攻克之，留兵駐守，張公乃渡江去。時代北帥者為都統德興阿，令武慶駐浦口之

舊營為援，武慶以營破無鍋帳辭，主人令千總田沅輦蘆席鍋灶往助之。沅歸謂主人曰：「空費錢耳。渠軍中言：賊再來將自滁州走，不復出六合為秦懷揚所殺矣。」主人乃列武慶前後罪狀於德帥，德帥固與武慶暱，且以克復浦口、江浦為之功，奏請開復矣。接主人啟，大呵斥，主人抗章申駁，侃侃二千餘言，眾皆危之，主人曰：「我候缺言官，此我職也，何敢懼禍身以誤國事哉？」且彼情見理屈，欲以大言相恫喝耳。盛氣折之，懦夫無能為也。」德帥果檄總兵安勇來代，將且慰主人。先是觀察欲張大聲威，誇言募勇七八千人，巡撫吉爾杭阿公信之，檄調渡江助攻鎮江，觀察不得已，既命弟知縣綸與夏定邦、守備徐鎮海往，慮不足任，則議以秦懷揚、王家幹之勇繼之。主人謂：「掃境以徼外功，脫賊乘虛來，噬臍何及？」力爭之事得已，會觀察厭地方事，請之巡撫，願解本任，帶勇自效，巡撫許之，檄李君守誠來代，主人謂「地方防堵事，合之則兩益，分之則兩損」，遍啟江南北大帥及督撫藩臬，陳觀察不可卸六合任狀，言：「溫守數年來指揮如意者，以其為有印之官，且歷年之久，事權一而不分，威勢積而愈重，故事半而功倍也。」反復千餘言，大府深然之，乃以觀察署江寧府，而檄李君到知縣任。用是觀察與主人益相左，主人恍然曰：「北屏慮京員撓權，故不相能，我敢忘廉藺之事乎？」因盡謝所事，杜門著書。

冬十一月，大府上主人團練功，特命以知府用，先換頂戴。

丁巳年（一八五七）四十八歲

是歲春三月二十三日，孫守官生，以兄吉芝長子承祐早逝無嗣，命守官為之子。

主人既盡謝諸務，總局事皆任君宣主之，絕不相關。白^三端陽日，北勇缺五日餉，突人總局擁任君出，將甘心焉。主人方食，輟箸出，溫觀察亦以親軍小隊至。北勇乃棄任君跳城出，觀察將以軍法行，各隊勇皆譁。主人謂：「持之急則變生，且亦不利於任君。」告諸將弁約束所部無譁。請觀察捕渠魁下獄，而陰屬勇目求解於任君，以見德鞭數人，革二十四人，事乃解。時觀察以事為德帥所劾，革職留效，慮人或慢之，主人顧盡力且禮貌有加。尋觀察復職，陽鑄者又來，觀察深鄙之，謂任君曰：「惟徐彝舟有長者風耳。」以是夙嫌盡釋，相好如初焉。

秋八月，太恭人服闋，主人將起復，赴部貸資斧於親友，賴任君左右之。念將有地方之責，不暇為儒生事，裒集所著書，分卷抄錄。

九月，為子承禮聘姚氏。

冬十月，歸女阿紅於陳氏。反馬禮畢，乃請咨選文於巡撫，為蘇州之遊。主人久不出門，兼兵火後知交契闊，抵揚州始知劉孟瞻、楚楨、包孟開皆物故，抵蘇州晤繆心如同年，始知卓鶴溪、

(二) 白：疑為「自」字，形近誤植。

金翰皋、吳竹言福年^①（謹案：吳君，錢塘人，道光乙巳翰林）、孫芝房、仲博山先後捐館，大有山陽之慟。

十二月，以事赴東臺，與周弢甫騰虎^②（謹案：周君，武進諸生，候選主事）、蔣鹿潭春霖（謹案：蔣君，時官兩淮鹽大使）訂交。（謹案：鹿潭為府君書楹聯署款曰「受業」，蓋府君雖處之儕友不以師道自居，而鹿潭終執弟子禮也。）除夕之前一日始歸家，旅次得詩數十首。

自戊午元旦以後，主人以將宦遊乃日記其事，容續輯另為一卷焉。

① 吳竹言：即吳福年，字竹言，又字築巖、竹崖，浙江錢塘人。道光二十五年（一八四五）探花，官至翰林院侍讀學士。

② 周騰虎：原名瑛（一八一六至一八六二），字韜甫、弢甫，江蘇陽湖人，諸生。人曾國藩幕，性至孝，篤友誼，工詩文。

敝帚齋主人年譜補

及門諸子 編次

承祖

男 承禧 謹輯

承禮

謹案：府君自序年譜至咸豐七年十二月止，自八年正月迄於同治紀元八月中，凡五載，府君以遊宦事繁則日記其事。承禧等不才不能表章遺行，謹與及門諸君排比歲月，遵前例而續之，無飾詞，無溢美，後之君子尚其有考於斯。

咸豐八年戊午年（一八五八）四十九歲

是歲春正月，主人偕子承祖、門人汪次安達利北上抵揚州，丁劍溪士鴻來執贄，迂道至東臺訪周改甫騰虎、蔣鹿潭春霖，作《吳孝子家梅樹重華記》、《過羊流店題壁》。（謹按：羊流店，晉羊叔子故里，在新泰縣西北六十里，南北孔道也。）登泰山，謁岱宗廟，訪唐元宗紀太山銘磨崖碑。

三月望，至都。四月，夷船駛入楊邨，官軍奉議款密旨莫敢進擊，廷臣爭者數十人，王侍郎茂蔭、殷學士兆鏞^(二)、尹御史耕雲^(三)言尤痛切，而樞臣扼之卒不用。主人擬《請定戰守疏》稿，漏初下走謁商城尚書，求人奏閱，人以已就寢辭，乃廢然歸寓。(謹案：日記《致同年蔣叔起比部啟》

云：昨與閣下談津門事，感喟不能成寐，前數日就管見擬為疏稿，遍謁臺閣諸公，以其為積薪也，棄之，國家縱乏人才，奈何使年例出外之京員，曉曉多言，不亦惡乎？然羞婦卸緯為已將及野人獻曝自媚於君，閣下今之有心人，以為有當虞箴否也。時

同人惟潘木君中丞^(三)（謹按：中丞，名鐸，江寧人，道光壬辰翰林，時以河南巡撫羅官居京師，同治元年，苗氛熾，朝議起公為雲貴總督，而是時中軍某已有異志，諸大吏皆為所制，先後代者率寓公，黔境逡巡不前，公毅然而往，某具鞶鞶郊迎甚

(二) 殷兆鏞（一八〇六至一八八三）：字補金，一字序伯，號譜經，江蘇吳江（今蘇州市南）人。道光二十年進士，選庶起士，授翰林編修。先後任內閣學士，兵部、工部、戶部、禮部、吏部侍郎。著有《齋莊中正堂集》、《松陵詩經》、《玉尺堂詩文集》等傳世。

(三) 尹耕雲（一八一四至一八七七）：字瞻甫，號杏農。祖籍徐州府睢寧縣，後遷居淮安府桃源縣，遂為泗陽人。道光三十年（一八五零）進士，授禮部主事、郎中，歷官湖廣道監察御史、戶科給事中，官至河南陝汝道，以敢言稱。能詩，畫工山水。有《心白日齋集》、《大學緒言》、《周易輯說》、《豫軍紀略》等。

(三) 潘木君（？至一八六三）：名鐸，字木君，江蘇江寧（今南京）人。道光十二年進士，選庶起士，歷官河南、湖南巡撫，官至署雲貴總督。同治二年（一八六三），為回民起義軍刺殺。謚忠毅。

恭，而時以危言迫脅，公以大義責之，遂遇害，贈太子太保，謚忠毅。宋雪帆侍郎^(二)（謹案：侍郎，名晉，深陽人，道光甲辰翰林，官至戶部侍郎）、殷譜經學士^(三)（謹案：學士，名兆鏞，吳江人，道光庚子翰林，現官吏部右侍郎）、何地山中允^(四)（謹案：中允，名廷謙，定遠人，道光乙巳翰林，現官工部左侍郎）、李子和^(五)、方子征^(六)、何心甫三給諫^(七)（謹按：李給諫，名鶴年，義州人，道光乙巳翰林，現官閩浙總督。方給諫，名潛頤，定遠人，道光甲辰翰林，現官兩淮鹽運使。何給諫，名桂芬，江寧人，道光乙巳翰林，官至陝安道）毛煦初^(八)、尹杏晨、惲次山^(九)、何青耜四侍御^(十)（謹案：毛侍御，名

(二) 宋晉（？至一八七四）：字錫蕃，號雪颿，江蘇深陽人。道光二十四年進士，選庶起士，授編修。官至戶部、工部侍郎。有《水流雲在館詩鈔》。

(三) 李子和（一八二七至一八九〇）：名鶴年，字子和，號雪琴，奉天義州（今屬遼寧）人。道光二十五年進士，由編修改御史，轉給事中。官至東河河道總督，兼署河南巡撫。

(四) 方子征：應作方子箴（一八一五—一八八九），名潛頤，字子箴，號夢園，安徽定遠人。道光二十四年（一八四四）進士，官至兩廣、兩淮鹽運使，擢四川按察使。晚年居揚州主講安定書院。收藏書畫甚富，精鑒賞，頗負時名。著有《夢園書畫錄》、《夢園子》、《夢園賦概》、《試帖》、《夢園叢說》、《夢園時文》、《二知軒文存》、《二知軒詩鈔》、《忍齋和陶詩》、《古香凹詩餘》、《北行日記》、《征途隨筆》、《朝天錄》、《蜀程小紀》等多種著作。

(五) 毛旭初（一八一七至一八八二）：名昶熙，字旭初，河南武陟人。道光二十五年進士。咸豐十年（一八六〇）以左副都御史銜，在籍辦團練圍攻捻軍。次年任內閣學士。同治元年（一八二六）隨僧格林沁在魯、豫、鄂、皖等地鎮壓捻軍，授禮部侍郎。先後調吏部、戶部，授左都御史、工部尚書、吏部尚書、兵部尚書，兼翰林院掌院學士。

(六) 惲次山（一八一七至一八七二）：名世臨，字季鹹，號次山。江蘇陽湖（今常州）人。道光進士。累遷長沙知府、岳常澧道、湖南巡撫。曾為曾國藩湘軍籌措餉需，在財政上對湘軍援助甚力。

昶熙，武陟人，道光乙巳翰林，現官吏部尚書。尹侍御，名耕雲，桃源人，道光庚戌進士，現官河南陝汝道。惲侍御，名世臨，武進人，道光乙巳翰林，官至湖南巡撫。何侍御，爵里詳前譜。林穎叔^(二)、閻丹初^(三)、蔣叔起^(四)、陳伯敏、卓人五部郎^(五)謹按：林部郎，名壽圖，閩縣人，道光乙巳進士，歷官陝西布政使。閩部郎，名敬銘，朝邑人，道光乙巳翰林，歷官山東巡撫，以疾歸，起為戶部侍郎，辭不赴。蔣部郎，名超伯，江都人，道光乙巳進士，現官廣東候補道。伯敏部郎，名魯，上元人，道光庚子進士，現官杭州府知府。卓人部郎，事蹟詳前譜。賈湛田公子致恩^(六)謹案：公子爵里詳前譜。凌損園孝廉煥^(七)謹案：孝廉，定遠人，現官江蘇候補道。常共談讌，然無復曩時之盛矣。

秋七月朔日，引見，授福建福寧府知府。初三日謝恩勤政殿，上詢主人年齒及里居、防堵事

(二) 林穎叔(一八〇九至一八八五)，名壽圖，初名英奇，字恭三，穎叔，別署黃鶴山人，福建閩縣(今福州市)人。清道光二十五年(一八四五)進士，累官至福建巡撫，因參與慈禧政變有功，而官至兵部給事中、浙江道監察御史、陝西布政使、山西布政使。後主講鍾山、鼇峰、致用書院。工詩，富藏書，著述豐富，大部燬於火，刊印的有《榕蔭談屑》、《啟東錄》、《黃鶴山人詩抄》、《華山遊草》等。

(三) 閻丹初(一八一七至一八九二)，名敬銘，字丹初，陝西朝邑縣(今屬大荔縣)人。道光二十五年(一八四五)中進士，歷任戶部主事，湖北按察使、布政使、山東巡撫、戶部尚書、兵部尚書、軍機大臣，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大臣，晉協辦大學士，一八八五年授東閣大學士。一八九二年卒後追贈太子少保，謚文介。為官清廉耿介，善理財，有「救時宰相」之稱。

(四) 蔣叔起(一八二一至一八七五)，清歷史學家和文學家。名超伯，字叔起，江蘇江都人。道光乙巳進士，由刑部主事歷官廣東候補道。著作甚多，主要著作有《南澗梧語》、《通齋詩集》、《晚瀛遺稿》、《爽鳩要錄》、《南行紀程》、《垂金蔭綠軒詩抄》等數十種。

(五) 凌損園：凌煥字筱南，號損園，安徽定遠人。道光甲辰舉人，署江南鹽運道。有《損園詩鈔》。具體生卒年不詳。

甚悉，主人具以對。

上曰：「汝曾見陣乎？」主人對曰：「賊至二十七次，臣皆隨同出隊。臣一人督戰者二。一四年五月，賊燒邑南鄉之梁塘鋪、梅官營，分犯通江集，溫紹原深入被圍，臣督勇往救，適有鄉團數千人不期而會，賊解圍亂竄，臣與溫紹原追至江邊，擒斬數十人，落水死者百余人；一六年三月，溫紹原與總兵張國樑會師禦賊於龍池，連戰破之，賊分兵閒道自西路襲城，溫紹原不能兼顧，臣督勇自南門穿城出西門，迎至三十里外之王家渡，賊與鄉民隔河相拒，謀扎筏以渡。臣整隊上山分樹旗幟，吹角開鎗，賊駭，謂大眾且至。又張國樑、溫紹原已再破之葛塘集，追至浦口，賊乃棄王家渡而走，臣渡河徧歷官軍破賊處，撫慰居民之被焚掠者，仍自南門回。」

上曰：「爾督戰不能不殺人？」主人對曰：「臣紳士無專殺之權，惟三年四月，賊逼城垣，臣在鄉獲奸細十餘人，若解赴地方官，慮中途有變，臣訊明，就地正法，平時仍由溫紹原專主，臣不敢專殺。」

上曰：「六合勇餉曾取之糧臺乎？」主人對曰：「皆臣與溫紹原勸捐籌備，日需製錢五百貫，歲需二十萬貫，經理七年之久，民力已竭。」

上曰：「汝來京，六合捐輸團練事孰任之？」主人對曰：「始溫紹原任地方官事煩，臣勉力襄事。自溫紹原革職辦防堵，臣慮其呼應不靈，已將臣事全付之，以一事權矣。」

上曰：「新令李守誠能了是事乎？」主人對曰：「守誠亦清勤好官。惟六合南逼金陵，

西接滁來，實為廬、鳳管轄，防堵事非溫紹原不可了。」上領之至再。

八月十一日，出都。壽陽相國手《亭林年譜》以贈行。（議案：府君《書亭林年譜後》云：「是書舊有石州手贈一冊，壬子南歸後失去。戊午八月，將赴福寧任，春圃師以是冊及楹帖贈，師友離別之感，於是書為多」云。）

九月朔日，次清江浦，聞浦口大營為賊所襲，北帥德興阿走揚州，賊進圍六合，探家人消息不得，渡江抵常州，鄉人避難，在^②者知府平翰慮人眾，將逐之，群情洶洶，主人為告於趙伯厚侍講振祚^③，約已在城賃居者勿動，後至者不得入，擇四人為首領，主稽查，眾始帖然，泊無錫，沈淑人偕子承禧，挈眷至，孫守官以驚風殤於途。

是月十九日，六合陷，溫北屏觀察李次生大令及官紳數十人皆死之（詳見《六合官紳士民殉難記》），主人抵桐廬，聞報，登嚴子陵釣臺北望，慟哭曰：「遂使鍊打城垣，一朝瓦碎，儒帥之罪可勝誅乎？」

冬十一月至福州。

十二月十七日，到福寧府任。始得兄吉芝之訃，姪婦姚氏、吳氏、姪女素玉、姪孫女雲姐殉

（二）在：疑為「主」字。

（三）趙振祚（？至一八六〇），字伯厚，江蘇武進人，順天宛平籍。道光十五年進士，改庶起士，授編修。因抗敵有功，賞花翎，加翰林院侍讀銜。咸豐十年，戰死。贈太僕寺卿。善詩、古文詞，精漢學，著有《明堂考》一卷，文、詩集若干卷。《清史稿》有傳。

焉。率子弟設位哭，作《家人殉難記》。（謹案：日記《致溫大令繪書》云：「秋杪，吳門握別，厚意殷殷，方冀國家威靈，神明佑庇，兩家骨肉獲與一邑士民同免紅羊之劫。行抵浙東，驚聞六邑失守，未遽信，到閩，謁督憲於延平，讀和帥奏稿，始知都轉公祖裂睢陽之管，沈汨（二）羅之屍，在城官紳士民同焚焠火。嘉平中旬，族人逃難來寧郡，始知吉芝家兄暨姪媳姚氏、吳氏、姪女素玉、姪孫女雲姐以罵賊被戕，聞信之下，痛不欲生，第念一家見存數十口，嗷嗷待（三）哺，不得不收淚勉強支持。與足下昔日共事艱難，原期幸免湯火，同遭此厄，夫復何言？惟有交相勗勉，以敵國愾，而雪家讎，不濟則以死繼之耳。至都轉公祖及尊嫂夫人令姪輩下，遠一邑殉難士民，肅處未悉底裏，應由足下查報詳請人奏，俾忠魂毅魄不與城垣俱歿，是所厚望也。」）

是月，鈔《小腆紀年》二十卷成，更采舊聞為《小腆紀傳》，除夕輯《徐氏本支世系譜》一卷。

己未年（一八五九）五十歲

是歲春三月，聞沈紫卿（三）同年死梧州之難（謹按：沈君，名炳垣，海鹽人，道光乙巳翰林，咸豐丁巳以左庶子視學廣西，按試至梧州，城陷遇害，贈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謚文節。《日記》有云：「紫卿為人醇厚正直，城陷後兩年無

（二）汨：原作「汨」，據史實改。

（三）待：原作「待」，據文意改。

（三）沈紫卿（一八一九—一八五七），名炳垣，字紫卿，浙江省海鹽縣武原鎮人，是中國現代著名女詩人沈祖芬的曾祖父。道光二五年（一八四五）進士，改庶起士，授編修，歷官左中允（三品官）、廣西學政。殉難，贈內閣學士，謚文節。著有《星輶日記》。

消息，同人料其必抗節，今果不負知己，然而感逝傷離益戚感矣。」哭而吊之。

府城西郊山礁下為叢葬所，先是癸丑夏，大水蓄土敗棺，骸骨委積，至是邑貢生劉汝欽以告，主人命劉生督工檢視之，得男骸百七十五具，女骸六具，捐廉擇高阜築大家埋之，作《大家碑文》。文庶久失修，廊廡及明倫堂、崇聖祠皆傾圮，大成殿亦剝落不完，悉建而新之。（謹案：

寧郡名宦、鄉賢各祠亦多傾圮，府君以物力不繼，未遑。越四年，程君榮春權府事，始鳩貲完葺之，而教授李家輝作碑記，以修文廟事歸之程君，非事實也。）

書院舊無藏書，自辛亥後科第久輟，舉業日靡，每科試，學使者蹙額攢眉無可取錄。主人念諸生中頗有苦心力學之人，而終年不窺十三經、廿四史，是以學無根柢，乃捐俸購《十三經注疏》、《史記》、《兩漢書》、《三國志》、《南北史》、《新五代史》暨《皇清經解》、《昭明文選》、《類書》數十種，儲近聖書院，交監院官與山長司其事，為立管書規條六則，讀書門徑七則，課書功候八則，福寧書院之有藏書自是始也。又上書各大府，請武場添試火器、刀矛，平時令地方官擇其技精而行良者，授為團長，定期操演，以備爪牙，格於成例，不果行。

秋七月遣姪承祿迎嫂黃孺人於蘇州。九月命子承禧赴省，需次為承祖納婦王氏。輯《未

灰齋詩鈔》成。初，主人鈔錄所著書不欲留詩，福州林香溪^三致書謂：「君詩佳者，即梅邨、仲則不能過之，請留之以雪言朴學者不能詩之恥。」因檢存稿，畀香溪校訂焉。（謹案：林君，名昌彝。道光己亥舉人，以進呈所著《三禮通釋》，特旨授建寧府教授，君經術湛深，博覽載籍，詩亦古雅，尚才也。）

是冬，開梓《小腆紀年》，林太沖^三、宋左夫任校讎之役（謹案：林君，名鶴，泰順人，以貢生官蘭溪縣教諭。嘗與府君書論《小腆紀年》「崇禎十七年真定知府邱茂華殺巡撫徐源叛降闖賊」一條，改定書法，府君虛心從之，書曰：「書名《小腆》，雅醇無忌，自甲申正月起，祇是為三藩張本，亦自無礙。蓋崇禎此年正史已刪人本朝，諸軼事將來無所附麗，正可為此書開宗明義也。書做《通鑿綱目》極當，自作《春秋》，自為《公》、《穀》，雖是創格，然與正史不相沿襲，正可自為一家，以示不敢僭妄，續史知削胤時亦煞費苦心矣。書法謹嚴之至，考訂棄取，徵信存疑，既博且精，皆無遺議，內惟邱茂華殺巡撫一條，敢質所疑，殺巡撫是中軍謝嘉福，中軍是巡撫麾下首領，義等君臣，今專誅茂華，而使操刀賊上之，嘉福全脫罪名，終覺未允。夫茂華下獄，當日定是叛跡已露，不待降賊始為叛，不若據事直書，明真定知府邱茂華叛與中軍謝嘉福殺巡撫徐源迎降○謹案：今本作明保定別將，謝嘉福殺巡撫徐源皆知真定府邱茂華叛降闖賊。先生用董狐例書法，自超然。趙宜是當國人，穿

（三）林香溪：即林蘅溪（一八〇三至一八七六），名昌彝，字惠常，別號子，晚年又號茶叟、五虎山人。侯官（今福建福州）人，林則徐之族兄。清文學家。道光十九年（一八三九）舉人，後累試不第。咸豐元年（一八五一）因進呈所著《三禮通釋》，受賜教授，先後在建寧、邵武執教。學問淵博，尤長於考據和經學。著有《射鷹樓詩話》、《小石渠閣文集》、《衣羅山房詩集》、《海天琴思錄》、《教舊集》、《詩人存知詩錄》、《破逆志》、《平夷十六策》等。

（三）林太沖：林鶴（一七九三至一八七四）少名韻雲，字太沖，號愚谷，南院人。二十歲中秀才，清道光二十二年為歲貢。後出任粵西學使孫鏗鳴幕僚和蘭溪訓導。著作有《望山堂文集》、《花木欄》、《借刊錄》、《陽篋錄》、《琴學全書》等。

是宣子，族屬反有類乎巡撫之中軍，故歸罪宣子不必更書。趙穿、嘉福，□是□公之屬，非茂華之屬，茂華似與宣子不同科也。宋君，名光伯，鎮寧人，道光戊戌進士，官福建永定縣知縣。汪次安董其事。

著《延平春秋》未成。延平者，紀朱成功始末也。

庚申年（一八六〇）五十一歲

福寧東南濱海，故多盜。師船久敞，盜艘出沒於東沖、三沙之間，吏莫敢捕。主人勸團練法，令沿海各村編戶口，出壯丁，築望樓，修炮臺之圯者，捐廉倡修戰艦，募廣艇三，勇船四，與舟師協緝，先後捕獲積年巨盜，李水綽號同安鯨等六十二人置於法，盜始斂跡。

夏四月，江南大營潰。常州，蘇州連陷，浙東告警。主人念福鼎縣轄疊石、分水兩關，多坦途，浙平陽之飛雲江為閩北天險，白大府請與浙省合兵固守，大府以隔省，難之議遂格。（謹案：辛酉秋，金錢會（二）匪之變，飛雲江虛無一兵，賊順流擊楫而渡，平陽、福鼎遂不守，論者謂府君有先見云。）

是月，右足中寒，不能舉步，進大溫補之劑，旬日而愈。未幾，又得不寐疾，醫家謂積勞所

（二）金錢會：太平天國時期活躍於浙江南部的秘密社會組織，是太平天國革命時期浙江四大農民起義之一。清咸豐八年（一八五八），錢倉趙起等人在北山廟結盟組織金錢會，並與太平軍取得聯繫。凡人會者每人發「金錢義記」銅錢一枚，作為會員憑證。數年間發展到平陽、里安、溫州、永嘉、青田、福鼎一帶，人數達萬人。一八六一年八月二日在北山廟宣佈起義。先後攻下溫州、福鼎縣城等。同治元年五月（一九六二年六月）起義失敗。二年七月（一九六三年八月），趙起在玉環被捕犧牲。

致，以節勞戒，主人未能用其言，遂大劇，至秋乃瘳。

子承禧以回避，改發浙江，乞假來省。時鄉人避難至者百數十人，主人計口授食，而內署資用益絀，晨炊常不具。

辛酉年（一八六一）五十二歲

先是，主人列六合殉難官紳狀，上之江蘇大憲顧請卹典於朝，未奏聞而蘇、常又陷，文報不可通。是歲三月，乃撰《溫公祠碑》、《六合官紳士民殉難記》。從金陵吳氏假漢魏碑刻數百種，以《金石萃編》^三、《訪碑錄》^三校之。刊成《小腆紀年》二十卷，續梓《讀書雜釋》十四卷，《未灰齋文集》八卷、《外集》一卷，《徐氏本支世系譜》一卷。

自夏四月不雨至於六月，米價踴貴，攘竊填衢，主人捕渠魁，杖之死，而嚴飭巨室之閉糶者，不數日米價頓減，民賴以安。

(二) 《金石萃編》：王昶撰，清代金石學著作。書成於嘉慶十年（一八〇五），該書收從秦到宋、遼、金各代碑刻文字達一千五百餘種，編為一百六十卷。

(三) 《訪碑錄》：即《寰宇訪碑錄》，清代金石學著作，孫星衍、邢澍合撰，嘉慶七年（一八〇二）成書，十二卷，是一部歷代石刻目錄。收錄周秦至元代碑刻八千餘種以及少量帶字瓦當，有的碑刻僅有拓本傳世。

未幾，而浙江金錢會匪之變作。金錢會匪者，平陽奸民假團練名，散佈金錢以煽動流俗，而趙啟^三為之首，築寨金角山，與瑞安鄉團相讎殺。邑令匿不以聞，主人偵知其狀，密封白制府慶端公，請陸師守飛雲江，遏其前，海師抵前倉，搗中堅，浙兵由溫州襲其後，三路並舉，賊可盡殲。制府逡巡未發，而瑞安人遽引廣艇攻前倉，殺賊百餘人，啟於是倡言復讎，掠在籍侍講孫鏘鳴^三家，乘夜入溫州，開倉庫盡取軍械以出。

八月，渡飛雲江，陷平陽，進逼分水關，主人募鄉勇六百人，分守要害，而屬福寧鎮陳韶舞統千餘人由福鼎進討，適游擊許忠標、知縣謝穎蘇赴援西浙，假道進師，主人留之助戰。啟懼，偽納款以緩我師，陳信之，主人謂：「賊未創而遽求撫者，詐也，必先勦後撫。」移書力爭之乃已，而是時陳以游擊護印事權不屬。

九月二十九日，諸軍禦賊於橋墩門。許忠標引兵深入，所當摧陷，而後軍遽退，賊大至，忠標潰圍出，其弟某最驍勇及部卒數十人戰死，賊益猖獗。制府始檄秦鎮軍如虎、曾觀察憲德督兵來

(二) 趙啟，一作趙起，溫州平陽錢倉人，原為碼頭腳夫，善技擊，結交拳勇之士，仗義疏財，名震閩浙。他素奉道教，乃合眾立會，鑄金錢為信，文曰「金錢義記」，故名金錢會。後起義攻城，被清廷鎮壓，失敗後被叛者執送清營而死。

(三) 孫鏘鳴（一八一七至一九〇一），字紹甫，號葉田，晚號止庵，里安人。清道光十五（一八三五）年中舉人，二十一年成進士，入翰林。二十四年散館授編修，二十七年充會試同考官。二十九年，主試廣西，留督學政。曾參與防堵太平軍和鎮壓金錢會起義。晚年主講蘇州、金陵、上海、里安、永嘉等地書院，遺著有《海日樓詩文集》、《東甌大事記》等。

援，賊乘大軍之未至也，十月十八日傾隊自橋墩門入，守關兵皆潰，賊乘勝陷福鼎，郡城大震。主人亟命子承禧以一軍守楊家溪，與候補知縣張堃之駐柘洋者相犄角，而捕斬劫掠潰勇十數人，眾始定。會瑞安人知賊空巢出，急攻金角山，賊棄營遁，我軍掩擊大敗之。二十一日復福鼎。

初，制府借援浙名，數徵捐於列郡，主人以民力窮困爭之，忤制府意，至是有以募勇不實蜚語聞者，令解任候勘，紳耆數十人詣省訟冤，藩司裕厚公、糧道丁公日健亦力白，其枉事得解。時援兵四集，秦鎮軍進薄平陽，曾觀察駐郡城為後繼，以主人主轉餉事，用是體益德矣。

同治元年壬戌年（一八六二）五十三歲

是歲正月初三日，官軍入平陽，乘勝壓其巢，趙啟潛身遁，餘黨星散，分道掩捕，悉平之。而粵匪已自杭州突金、嚴，陷台、處，且逼溫州矣。

先數月，主人赴各鄉周覽形勝，城東七十里之半嶺亭，嚴地也，築礮於其巔，嚴關峻堞，為郡門戶，分鄉勇三百人守之。郡城四面環山，舊有長溪河，久淤塞，潛深之，開壕導水源，沿城建飛樓數十座，增炮臺，布鹿角，大修守具。

夏四月，處州賊間道陷青田、景寧，出秦軍後進犯瑞安，守桐嶺之游擊賴得福全軍陣歿，賊勢大張。時各軍分調四出，存城兵不滿千，主人商諸曾觀察，命子承禧率千總毛震豐、外委徐榮生以五百人由泰順往援，敗賊於瑞安之金角山，又合諸軍大敗之馬嶼，秦鎮軍亦檄都司馬雲標

復青田、景寧，逼其歸路，餘賊盡殲，自是不復圖南犯矣。（謹案：是役也，承禧以孤軍赴援，眾皆危之，曾觀

察謂府君曰：「賊勢如此，可令公子履危地邪？」府君慨然曰：「小子從軍已久，臨難而避之，非義也。」乃諭承禧曰：「爾以年少膺戎行，治軍宜嚴，臨敵宜慎，毋輕進妄退以誤國亡身。」承禧抵平陽之洋頭，洋頭為飛雲江上流，與金角山相峙。時賊奪舟爭渡，我軍扼之，封岸相持。十餘日諸路兵始集，而游擊李朝安擁兵千餘人，觀望不敢進，承禧麾勇衝潮渡，賊炮石雨發，傷數人，渡如故，賊棄營走，追之，再勝於馬嶼，又敗之柴橋頭，無何賊大舉自湖石至，李朝安先走，諸軍繼之，承禧以所部急迎戰，士卒皆殊死鬪，既賊大隊馳至，承禧傷於矛，眾幾不支，會統領張觀察放煊從瑞安來援，諸軍悉反戰，我外委徐榮生先登陷陣，賊大潰，死傷無算。時夏五月也。）

先是，署撫厲硯秋學使恩官^(二)（謹案：學使，儀徵人，道光庚子翰林，官至宗人府丞）奏調主人知延平府，會新撫徐公宗幹^(三)至（謹按：徐公，字樹人，嘉慶庚辰進士，由知縣歷官福建巡撫，謚清惠），偶與監司語及主人名，曰：「是非偕溫北屏守六合之徐御史乎？素有經世才，吾得人矣。」即檄曾觀察還，特疏請以主人接辦北路糧臺並浙江溫處接壤地方防勦事宜，中有經猷夙裕，有為有守，為閩省緩急可恃之員語。詔俞所請，時司庫匱乏，輓輸不繼，主人念兵勇以餉為天，一日缺餉，眾譁且

(二) 厲硯秋，字恩官，儀徵人。道光庚子進士。曾任宗人府丞，官署福建巡撫、護理閩浙總督。

(三) 徐宗幹（一七九六至一八六六），字樹人。又字伯楨，室名斯未信齋（有《斯未信齋文稿·詩錄》），自號斯未信齋主人（有自訂年譜），謚清惠。江蘇南通人。嘉慶二十五年（一八二〇）進士。歷官山東、四川、福建、臺灣、浙江等地，任內參與鎮臺臺灣嘉義等地起義和撫軍及太平軍人閩餘部。著有《斯文信齋文編》、《治台必告錄》、《東瀛試履》、《瀛洲校士錄》、《虹玉樓詩選》。

亂，乃典貂褂狐裘一襲他物稱是，得數百金以應之，眾益感奮。

秋七月，復處州，遂復台州，北路解嚴，命承禧撤軍歸。

初，主人患怔忡症，夜不能寐，至是右目失明，力請解任，撫軍不允。八月朔，疾革，僚友人問，猶強起與談善後事，命承禧、承祖、承禮檢所著《小腆紀傳》稿，總為一大篇，顧曰：「此吾未了事，好藏之。」因為述馬班故事而泣。

〔議案〕：《小腆紀傳》舊無定本，同治丙寅，承禮就遺稿輯為六十五卷，繕寫成帙。跋曰：右《小腆紀傳》六十五卷，先大夫晚年未成之書，今謹編目鈔定者也。先大夫以道光庚戌充實錄館纂修官，恭讀列聖實錄，遵純廟「分注明福王年號，撮敘唐、桂二王本末」之諭，為《小腆紀年》二十卷，更采舊聞，著為是書。彼以年經，此以人緯，縱經橫緯，職志左、班。東南寇盜，初捍桑梓；迨守福寧，登陴盡瘁。疾彌留，命兩兄暨承禮曰：「余半生精力，盡此二書。而《紀年》刊成，方識謫舛；《紀傳》草創什一，舊得稗乘遭亂散亡。某人某事雖復省憶，時地貫秩無徵不信。今天不假年，齋志黃壤。吾非談、彪，庸遂責若輩以還，固邪！然小子識之矣！」承禮泣承遺命，念茲事體大，逡巡有年。大興傅君以禮故熟於明季掌故者，昔讀《紀年》，知有《紀傳》；介仁和魏君錫曾來索副本。承禮以原鈔有標目，無卷次，又字句失隄，間有譌奪，迺盡發手稿清本與魏君參互校勘，而時咨疑義於傅君。不揣僭妄，釐次如右，募書人繕為二本，一貽傅君，一藏諸家，閱兩載始竟事。其中義類悉依舊稿而少加變通：舊立「徵者」、「戮辱」二傳，篇目寥寥，難以分秩；則附於「義師」、「貳臣」。如大臣陳士奇等、武臣邱磊等、土司楊之明等、宦官龐天壽等、奸臣劉孔昭等、貳臣方國安等、逆臣劉澤清等原稿僅存其目，間取《紀年》中事實賅備者聯綴為傳，注「補」字以別之；或始末不完，雖見他書，未敢臆引，則注「傳闕」二字，從其慎也。又清本史可法、高宏圖、姜日廣、徐石麟、高倬、顧錫嘯、邱祖德各傳謹載本朝賜諡，他皆闕如；今遵《欽定勝朝諸臣殉節錄》次第增補，俾體例歸畫一也。夫有明南渡後紀事之書不下三百餘種，類皆分輯見聞，偏舉時地。惟溫氏睿臨《南疆逸史》、李氏瑤《緹史勘本》、《披遺》，綜括三藩，較為完備。顧溫

書蟲具體裁，病於太簡；李書紀次無法，詳略失中。論者謂先公之作會萃群編，訂譌求是，簡而該，詳而有體，非夫溫、李同年可語。然承禮追維治命，飲若不足。又披傅氏藏書，遺閱軼事，頗尋端緒，蓋臣誼士，盛著風烈。若復甄綜散亡，做裴松之注《三國志》例補紀傳所未及，別為志表，無闕史裁，則於當日事勢，瞭若觀火。先人未竟之志，庶少慰也。幼遭不造，長復失學，文采不足以耀無窮，學識不足以繼往古。惟此六十五卷之書鈔綴成帙，尚賴傅君講求，魏君鑿校之力。小子涉川，其無津涯，況乎不朽之事、名山之業，羅故國之文獻，成一家之述作！龍門、扶風，繫豈異人！瞻印前修，邈絕攀躋。覆誦斯編，滋益罪戾者矣！又案：府君甲寅年在六合和溫北屏太守防堵，六合紀略原韻七律二首以語含諷諫成嫌隙，因焚其稿，易寶之前數夕，憶原詩尚不失古人法度，口授汪次安錄之，補入《未灰草》焉。

初九日巳未午時，終於福寧府署正寢。

閏八月，撫軍乃備列主人以死勤事狀聞於朝。九月初一日，奉上諭：「徐宗幹奏知府積勞病故，請寬免處分議卹等語，福建福寧府知府徐肅經徐宗幹派令接辦福寧糧臺並浙江溫處接壤地方防堵事宜，俱能悉心經理，諸臻妥協，茲以積勞病故，深堪憫惻，所有上年失守福鼎縣城應得處分，著加恩寬免，並著照軍營病故例，議卹該員長子浙江候補知縣徐承禧，在溫處各營隨同勦匪，迭著戰功，著準其留於閩省援浙軍營差遣，欽此。」經部議奏奉旨追贈「道銜」，蔭一子人監讀書，期滿以州判用，賜祭葬如例，而調知延平府之命亦先數日下。

四年乙丑，閩浙肅清，大府追念主人防勦功，奏請以承禧仍留福建以知縣補用，奉旨俞允，蓋異數也。

□□年□□月承禧等奉喪歸葬於□□，賜塋□□□□（下缺）。

配沈夫人，生子三女三。

長子承禧，官生，以勳匪功累陞福建遇缺即補知縣，加同知銜，賞戴藍翎，歷任平潭同知，光澤縣、連江縣、長樂縣、古田縣、福安縣知縣，現任莆田縣知縣，在任候補直隸州。娶張氏。生子二：標、枏，女六。側室王氏，生子楫。

次承祖，欽差出使日本國大臣，二品頂戴，特用道，賞戴藍翎。娶王氏，生子椿。

次承禮，同知銜知縣用福建候補鹽大使，現充出使日本國神戶理事官。娶姚氏，生子四：楨、栻、棣、桓。

嗚呼！府君幼而岐嶷，有成人之量，於書無所不窺，尤留心經世之學說。經則本之漢學之精核，作文本之《史》、《漢》、《騷》、《選》之淵雅，而去宋元來空疏不學之弊，亦不為近人瑣屑撰述之言，故為文覈而通，大而有體。壽陽祁文端公見府君輒折節致敬，退語人曰：「是可分亭林、潛邱之席者。」順德羅椒生尚書亦曰：「是誠當世真儒也。」同時名宿如湘鄉曾文正公、旌德呂文節公、道州何子貞太史、光澤何願船比部、邵陽魏默深刺史、平定張石州徵君爭相質難，士大夫翕然宗之，既受顯廟特達之知，出守福寧，益思以經世自見，潔已率物，宏大綱而略細務，凡諸振風飭紀事，行之不遺餘力，群小畏其不便於己也，交構於上官，所建請多中格，今上御極之元年，詔直省督撫舉賢能吏，徐清惠公舉道府七人，府君與焉，復特疏論薦朝，旨未下而府君已不起矣。

生平手不釋卷，著述多燬於兵，見存者：《周易舊注》十二卷，《四書廣義》□卷，《小腆紀年》二十卷，《小腆紀傳》□卷，《明史藝文志補遺》一卷，《讀書雜釋》十四卷，《度支輯略》十卷，《未灰齋文集》八卷，《外集》一卷，《詩鈔》一卷，暨《禮記彙解》、《戴記呂覽月令異同疏解》、《說文引經考》、《延平春秋》、《老子》、《淮南子》、《楚詞》、《毛詩》、《爾雅》、《公羊》、《左氏》之校勘記各若干卷，而《小腆紀年》、《紀傳》二書尤為晚年精力所注。

嗚呼！府君讀書達道，思大有為於世，晚雖偃蹇宦途，而歸然負一時重望，況乎千秋之業，彪炳不朽，聞者興起。異日，聖天子疇咨史館，命詞臣討論儒林，以宏典策，必有進先臣之著述，而甄訪其生平事實者，則是譜不飾不濫，其家乘之足徵者乎！

同治十三年歲在甲戌冬十月

男承禧承祖承禮謹志長白受業景廉填諱

附錄

徐肅傳（清夏寅官撰）

徐先生肅，字彝舟。江蘇六合縣人。二十歲，入邑庠，中道光乙未舉人。赴禮部試，不售。館江都史致儼司寇家。司寇藏書甚富，書篋高與屋齊，先生縱覽坐讀之，學以大進。交上元梅伯言、溫明叔、句容陳卓人、陽湖張仲遠、益陽湯海秋、永春賴子瑩。初，先生喜為唐四傑駢體文。至是，專研經義，以許、鄭為宗，與人書云：「讀近儒說經書，雖與宋儒多所抵牾，而其思慮精專，堅守師法，實足以昌明周、孔之傳，而補「心性」，諸儒所不及。懼其久而散佚，擬效賈、孔之例，與同志數人集《皇清經解》、諸儒經說並藏本未刻行者，成《十三經後疏》，就中惟《易》、《論語》稍有端緒云」。戊戌南歸，遊揚州，仍館司寇家，與劉孟瞻、劉楚楨、羅茗香、梅蘊生、薛介伯訂交。問難既多，劄記日富，有《讀書雜釋》之作，成《戴禮呂覽月令異同疏解》二卷、《說文引經考》二卷、《四書廣義》若干卷、《楚詞劄記》一卷。

中道光乙巳進士，殿試三甲，朝考二等第一，改庶吉士，散館，授檢討，充實錄館協修。先生志在經世，盡讀中秘書。恭譯純皇帝諭旨，謂「史臣不當斥明福、唐、桂三藩為偽國，惜當日

史臣不能仰體宸衷，發揚大旨，因仰遵純廟「分注福王年號，撮序唐、桂二王本末」之諭，為《小腆紀年》二十卷。其自序曰：「世運治亂之大小，人心之邪正分之也。《易》之占曰：「坤變乾至二成遁，為子弑父；至三成否，為臣弑君。《洪範·五行傳》之言，天人感應也，曰彝倫攸敘、彝倫攸斁。彝倫敘，則人心未死，天理猶存；兵戈、水旱之災，人力可施其補救。彝倫斁，則晦盲否塞，大亂而不知止。孔子之作《春秋》以討亂賊，所以明君臣之義，正人心而維世運也。兩漢近古，氣節未盡泯亡，其禍變亦數十年而即定。自魏晉南北朝以及隨唐五代之季，人心波靡，倫紀蕩然：或一人而傳見兩史，或一官而命拜數朝，榮遇自誇，恬不知恥。故其間篡弑相仍，兩千年中可驚可愕，絕無人理之事，層見迭出。蓋人心之變，世運之窮，極矣！朱子憂之，作《綱目》一書以昌明孔子之教，踵事《春秋》；而義例較淺顯，稍識文字者能讀之而知其說。於是愚夫婦亦曉然於君父之義，怵然於名節之防。故自南宋後七八百年中，有遞嬗之世，無篡立之君；極微賤之人，知節義之重；則聖賢正人心而維世運之明效大驗也。臣肅恭讀純廟《實錄》及《御製勝朝殉節諸臣錄序》謂：「史可法、劉宗周、黃道周為一代完人。其他死守城池、身隕行陳、瑣尾間關，有死無二，在人臣忠於所事之義，實為無愧。朕深為嘉予，不欲令其湮沒無傳。下及諸生韋布、山樵市隱之流慷慨生者，亦當令俎豆其鄉，以昭矜慰。」凡賜諡者千六百餘人，人祀忠義祠者又二千餘人。命儒臣於《通鑒輯覽》之末附紀福王年號，撮敘唐、桂二王本末，銓次死事諸臣；又命史館編明降臣劉良佐等百二十餘人為《貳臣傳》，吳三桂等

二十餘人為《逆臣傳》。煌煌聖諭，至再至三。蓋以前聖人公天下之心，行後聖人正人心之教；大中至正，超越千古。而史臣惑忌諱之私，裨史習傳聞之謬，漏略舛錯，不可究詰。臣肅仰遵純廟附書之諭，竊取《春秋》、《綱目》之義，原本正史，博采舊聞，為《小腆紀年附考》一書。考而知其梗概者，則王鴻緒《明史稿》、溫睿臨《南疆譯史》、李瑤《繹史摭遺》、黃宗羲《行朝錄》、谷應泰《明史紀事本末》、楊陸榮《三藩紀事本末》也；參考而訂其謬誤者，甲申三月以前即吳偉業《綏寇紀略》、鄒漪《明季遺聞》、李遜之《三朝野紀》、文秉《烈皇小識》、錢軻《甲申傳信錄》、陳濟之《再生紀》、某氏《國變難臣鈔》、戴田有《桐城子遺錄》、《保定榆林城守紀略》暨《國子監進士題名碑》、《貢舉考》也，福王南渡事則顧炎武《聖安本紀》、黃宗羲《弘光實錄》、李清《南渡錄》、《三垣筆記》、夏允彝《倖存錄》、文秉《甲乙紀》、許重熙《甲乙匯略》、應廷吉《青磷屑》、戴田有《偽東宮偽後事略》、某氏《弘光大事紀》、《金陵剩事》、《揚州殉難觚》、《福人錄》暨各省郡縣誌、諸家詩文集也；唐、桂二王事則錢秉鐙《所知錄》、瞿昌文《天南逸史》、閩人《思文大紀》、劉湘客《行在陽秋》、沈氏《存信編》、魯可藻《嶺表紀年》、馮蘇《劫灰錄》、某氏《南粵新書》、《粵遊見聞》、《東明聞見錄》、范康生《仿指南錄》、何印甫《風倒梧桐紀》、楊在《紀事始末》、鄧凱《滇緬紀聞》、《遺忠錄》、《求野錄》、《也是錄》、黃晞《江陰城守紀》、某氏《贛州乙丙紀略》、徐世溥《江變紀》、沈荀蔚《蜀難敘》、鄭元慶《湖錄》暨閩、廣各志書也；魯監國及賜姓成功事則馮京第《浮海紀》、鮑澤《甲子紀略》、陳睿思《閩海見聞》、汪光復《航海遺聞》、

某氏《江東事案》、《江南義師始末》、《魯乘》、《舟山忠節表》、《江上孤忠錄》、黃宗義《朱成功始末》、江東旭《臺灣外紀》暨臺灣、廈門志、海外諸遺老詩文集也。臣肅人史館後，始創是書。壬子冬，乞假歸觀，奉命辦理團練。捍擻之暇，發家藏稗史參互推勘，五歷寒暑。每月夜登陴，與諸同事相勞苦，輒舉書中忠義事，口講手畫；環而聽者，咸感喟不能自己。戊午春，揚州官軍移營浦口，士民額手相慶。臣肅亦解團練事，需次入都，屬門下士汪達利繕寫成帙。方冀故鄉友朋參訂訛闕，乃五載金湯，一朝瓦碎。向時家藏之書毀焉，無復薦矣；登陴聽講之人，較書中死事之人為更慘矣！獨臣肅以孑然之身，遠宦數千里外；烽煙未息，羽檄交馳。脫並是書灰燼焉，則臣肅所以仰遵純廟聖諭、竊取《春秋》、《綱目》之義，汲汲以正人心、維世運之愚衷，與不才之軀同忽焉沒矣！是則梓而存之之意也夫。」嗚呼！先生深思巨痛、卓識苦心，誠非一二迂儒小生所能夢見也。

粵寇擾江南，在籍辦理團練。咸豐八年，入都；七月，授福建福寧府知府。福寧與浙江溫、處接壤，粵賊從橫肆擾，防堵年餘，登陴盡瘁。八月初九日，卒於福寧府署，年五十三。疾革時檢《小腆紀傳》稿，總為一大簞，屬其子承禮曰：「吾非談、彪，不敢望汝等為遷、固也。雖然，小子勉之！」承禮因就遺稿，匯輯為六十五卷；蓋《紀年》以年經，《紀傳》以人緯。承禮仰繼先志，不懈益虔；復延大興傅以禮、仁和魏錫曾同事校讎，付刊以行。生平述多毀於兵，見存者《務本論》二卷、《周易舊注》十二卷、《四書廣義》若干卷、《小腆紀年》二十卷、《小腆紀傳》

六十五卷、《明史藝文志補遺》一卷、《讀書雜釋》十四卷、《度支輯略》十卷、《未灰齋文集》八卷、《外集》一卷、《詩鈔》四卷、《校勘雜記》若干卷。

夏寅官曰：徐先生遭遇聖世，身列承明；乃猶眷眷然甄綜遺聞、發潛闡幽，以彰勝國誼士蓋臣之風烈於不朽。其明哲保身，視莊廷鑑、戴名世諸人遠矣！讀其書翔瞻有法，別史之良也。惜《紀傳》未見，尚當訪而求之。

（錄自閔爾昌《碑傳集補》卷二四「守令四」，原載夏寅官著《清儒學案》）

徐肅傳

徐肅，字彝舟，號亦才，六合人。父石麟，字穆如，儀徵訓導，博極經史，著《四書廣義》、《軼陵詩文鈔》。肅少穎敏，善屬文，既乃一意治經，承父命習《周易》。由廩生中道光十五年舉人，二十五年進士，改庶吉士，授檢討，記名御史。屬時事多艱，嘗《擬上開礦封事》，極言足國之要在重農桑、貴穀帛、禁淫侈、媿媿數千言。又為《務本論》二卷，首罄編次條法，多廣前人所未備。咸豐三年，謁假家居，值粵寇犯江寧，肅亟上書飭重兵扼守瓜、揚、淮、滁，分道救援之策，與縣令溫壯勇公紹原倡率義民嬰城，固守四年，加贊善銜，命仍留辦團防。肅竭忠效智，屢解重圍，堅櫓五載，賊不敢犯，有「鐵鑄六合」之稱。

八年，選授福建福寧府知府。福寧東南濱海，盜艘常出沒為患。肅到任，令民嚴斥堠守望，一以六合團練法形之。嘗出金贖軍，修戰艦，募水勇，出洋禽巨盜置諸法，振文教，葺近聖書院，購儲經史，立管書、讀書、課書章程，蒞任五年，政績彰著。會金錢匪起，與粵匪擾閩疆，肅力任轉餉，兼溫、處接壤軍事，以勞動卒於官。恤贈道銜，蔭一子，准祀福寧名宦。所著書已行於世者有《讀書雜釋》十四卷、《小腆紀年》二十卷、《未灰齋文集》九卷，別有《周易舊注》十二卷、《度支輯略》十卷、《明史藝文志補遺》一卷，寫定未刊。其《禮記匯解》、《小腆紀傳》、《說文引經考》，惜未卒業。又嘗補《毛詩》、《爾雅注疏》，別參以陳啟源、段玉裁、王念孫、臧琳、邵晉涵、郝懿行、阮文達之書；校公羊、左氏傳，則參以孔廣森、顧棟高、劉文淇之書；讀《老子》，疑上河公注為偽作，參考王弼注本，著《老子校勘記》；病王逸注《離騷》自《天問》以下頗鑿空，參以洪興祖補注、朱子章句，著《楚辭校注》。

（錄自《續修江寧府志》卷一四之七「人物·儒行」）

徐肅傳

徐肅，字彝舟，江蘇六合人。道光二十五年進士，改翰林院庶起士，散館授檢討，尋擢御史，出知福建福寧府，調延平。同治元年，卒於官。

蕭負經濟才。咸豐三年，粵匪犯江寧，蕭在籍，與六合令溫紹原募壯士數千人為團練，賊三犯東溝，輒敗之。奉命留辦團，防守六合。五年，賊不得逞。時稱「紙糊揚州，鐵鑄六合」。六合團練之名聞天下。蕭以常勝之眾易於驕，驟積之財易於匱，撤勇則可虞，養勇則多費。乃創保衛章程。既出守福寧，日以振興文教為事，葺近聖書院，購儲經史。郡東南濱海，盜艘出沒，蕭募水勇嚴斥埃，一以六合團練法行之。擒臣盜李水等六十二人，置於法。屢蹙賊於浙東，克復台州、處州各府。嘗具疏請禁開礦助餉，極言足國主要在重農桑，貴穀帛，禁淫侈，媿媿數千言。又為《務本論》二卷，多廣前人所未備。事親孝，自幼至長如一日。疾，侍湯藥，衣不解帶者數月。

生平博通經史，初入史館時，敘明福、唐、桂三王及臺灣鄭氏事，為《小腆紀年》二十卷，其書博采稗官諸家之說，實事求是，而竊取《春秋》、《綱目》之義，歷五載乃成。團練時，月夜登陣，輒舉書中忠義事，與諸同人口講指畫，眾多感奮。又著《讀書雜釋》十四卷，考據詳明，有神經傳。又有《未灰齋文集》八卷、《未灰齋外集》一卷、《周易舊注》十二卷、《禮記匯解》、《月令異同疏解》、《四書廣義補》、《毛詩爾雅注疏》、《說文引經考》、《明史藝文志補遺》、《小腆紀傳》、《度支輯略》、《延平春秋老子校勘記》、《淮南子校勘記》、《楚辭校注》、《未灰齋詩鈔》等書。

（錄自《清史列傳》卷七三「文苑傳四」）

徐石麟、徐肅傳

徐石麟，字穆如，號軼陵，廩貢生試用教職，以子肅貴晉四品封。幼失恃，祖以家孫鍾愛之。比長，學益進，年十八補諸生，明年食餼。壯歲病目幾盲，遂不能治舉子業，以教職用歷邳縣、宿遷、儀徵學官。以繼母命與諸弟析爨，其壯麗室屋悉推以與諸弟，石麟獨取馬廄圍溷數十間，改葺為授徒家塾。平居肆力經史，讀《通鑑》至十數通。論詩不取晚唐，而獨嗜陸務觀詩，著有《四書廣義》、《軼陵詩文鈔》各若干卷。

徐肅，字彝舟，石麟子。垂髫時受書，日誦千言，為文有奇氣。道光乙未舉於鄉。乙巳成進士，改庶吉士，散館授檢討，考取御史。咸豐三年，粵賊陷金陵，六合戒嚴，賊前後屢犯境，時肅方假歸，與辦團練，以保城功加贊善銜。旋奉命以知府用。八年，授福建福寧府知府，蒞任後修文廟，瘞暴骨，捕海盜，益整飭書院，捐廩俸購書數十種，立讀書門徑七則，讀書功候八則，自是諸生得肆力根柢之學。是年秋，六合城陷，鄉人避難往者百數十人，肅計口授食，內署資用為絀。時會匪粵匪出入閩浙之交，福建巡撫徐公宗幹檄肅治糧臺，並辦防剿事，以積勞卒。事聞詔贈道銜，蔭一子，賜葬祭如例。逾年以閩紳請人祀名宦祠。

肅既負懿才，所為詩及駢文皆抗志希古，已乃一意治經。自少遊維揚，其後走京師，遍交當

世通才碩彥。大司寇江都史公致儼藏書稱極富，肅館其家，益博通群籍，以淹雅著稱。所著多至十數種，其已行世者有《讀書雜釋》十四卷、《小腆紀年》二十卷、《未灰齋文集》十卷，別有《周易舊注》十二卷、《度支輯略》十卷、《明史藝文志補遺》一卷未刊。其《禮記彙解》、《小腆紀傳》、《說文引經考》並未卒業。又嘗補《毛詩爾雅注疏》，參以陳起源、段玉裁、王念孫、臧琳、邵晉涵、郝懿行、阮文達諸家之說；校《公羊》、《左氏傳》，則以孔廣森、顧棟高、劉文淇諸家之說；讀《老子》疑河上公注為偽作，參考王弼注本著《老子校勘記》，並《淮南子校勘記》；病王逸注《楚詞》自《天問》以下頗鑿空，參以洪興祖《補注》、朱子《章句》著《楚詞校注》，皆未及梓行。其《小腆紀年》紀明福、唐、桂三王事本，勝國諸家稗史，參互推勘，五歷寒暑，尤生平精力所注云。

（錄自光緒《六合縣志》卷五「人物志·儒林」）

徐承禧傳

徐承禧，字心燕，肅子，以監生應京兆試。報罷，肅蒞福寧任，承禧以布政司經歷需次浙江會金錢會匪陷福寧，郡城戒嚴，承禧省親福寧聞警投袂起曰：「男兒生際承平以文章筆國幸也，不幸逢時變，效命沙場亦可建樹不朽，安能一官浮沉終老乎？」請於父，別募一軍禦匪，克福鼎，入平陽，乘勝壓賊巢殲之。粵賊犯里安，勢將入閩。承禧往援，傷於矛，卒奮勇爭先，破賊於平陽之金角山，合諸路援軍，大敗賊於馬嶼。敘功獎知縣留閩補用，左文襄督閩，委辦福清權

務。粵匪肅清，請撤局卡以舒民力，文襄題之。曆委崇安水口管頭汀洲樵務，後任光澤、連江、長樂、古田、莆田、福安等縣。長樂、福安在十閩以難治聞，承禧性剛正，丰采嚴峻，嘗以事爭於上官，言論侃侃，而與僑輩處則和龢有容。蒞事敏捷能斷，長蒲風氣素悍，不相能，輒械鬥，動殺傷多人，承禧曰：「失在而民不知畏，有司之不職也。」值兩造矢石雨發時往，以誠感之，以威懾之，各悅服而罷。長樂陳塘港嚴公湖久淤塞，豪強占種。承禧參稽志乘圖經，知水原有壑，集近湖數十村民挑浚，告之曰：「毋豪強是畏。」躬循阡陌督理，其於莆田南安陂溝尾河三汲浪石堰次第修浚亦如之。又增書院膏火葺新文廟祠宇，凡所蒞邑，興革利弊，皆此類也。光緒甲申以綏靖地方功遷知州，又以前軍莆田時捕盜功擢知府，歷著紹武、延平兩府，均有善政，卒於閩。弟承祖、承禮。

承祖字孫祺，肅次子，以同知隨陳蘭彬出使美、日、秘等國，得獎特用府。中法之役，條議中西利病人告上，納之，下直省督撫議行，未幾駐日使臣黎庶昌歸國，詔承祖加道銜充駐使。光緒二十年，海軍艦隊至日本長崎登岸，與日警互鬥，死八人，朝廷遣員，經承祖與日人會議，加全權大臣與日廷訂約，卒由日廷認償恤銀，事遂解。後以銅案被議罷職。

承禮，字乳羔，肅三子，由蔭生官日本神戶理事，任滿得獎知府，需次浙江署定海廳補台州府。承禮能讀父書，肅所作《小腆紀傳》未成而卒，承禮積生平功力為續成之，梓以行世。（采江春霖《徐公行狀》，承祖承禮事得自閱見）

越縵堂讀書記·未灰齋文集（李慈銘）

六合徐彝舟肅所著《未灰齋文集》八卷，外集一卷，《讀書雜釋》十四卷，《小腆紀年》二十卷，其目列未刻者有《周易舊注》十二卷，《禮記匯解》、《月令異同疏解》、《四書廣義》、《說文引經考》。《小腆紀年》傳節子去年書來，言已購得之，則諸書皆非虛目矣。

《讀書雜釋》自十三經以次間及子史，多主《說文》及近儒惠、段、王、阮之說，本原詰訓，雖未見精深，而參證折衷，實事求是，無鑿空逞臆之談。

文則散儷皆非當家，且多酬應之作。然其論說諸篇，頗多名議。其《春秋書子同生說》云：桓六年經書子同生，《公羊》以為久無適子，喜國有正。《左氏》謂十二公惟子同適夫人之長子，備禮故書。向疑其不然。莊公二年至六年，經書夫人姜氏會齊侯者三，享齊侯者一，如齊師者一，書奸者屢焉。《春秋》之例，內大惡諱。君夫人禽獸之行，大惡也，胡弗諱？夫《春秋》之諱不書者，聖人有不忍書者也；《春秋》之書不諱者，聖人有不敢諱者也。《齊風·猗嗟》章之序曰，人以為齊侯之子焉。《穀梁傳》曰，疑故志之，時曰同乎人也。蓋齊魯之間，臣民疑惑，流言錯繆，有以呂、秦、牛、晉之事疑莊公者。聖人懼是說行，則我周公魯公之祀忽焉斬也，因詳考舊史，桓三年秋九月齊侯送姜氏於讎，夫人始至自齊，六年九月丁卯子同生，此三年中無夫人

會齊侯事，則子同為桓公子，確乎不惑矣，故書子同生。而又慮後人疑魯史於夫人會齊侯之事不盡書也，故五年之中五書之，頻煩不諱，則子同生以前之三年無是事，而子同之為桓公子，益確乎可不惑矣。床第之言不逾闕，豈故以牆茨不可道之醜播之後世哉！《穀梁》曰疑故志之，蓋深得聖人之微意也，惜乎范寧楊士勳之不能發其微也。案送姜氏於讎者，文姜之父齊僖公祿父也。桓十四年經始書冬十有二月丁巳齊侯祿父卒，是時襄公始即位。十八年公與夫人姜氏始如齊。三傳之經皆同，則《春秋》之惜本自章顯。《左氏》又載申繻之諫及齊侯通焉之語，其事尤明。徐氏更取莊二年以後之屢書夫人如齊以明不諱內大惡者，所以昭舊史之實，而先君繼體疑似之辨為重，則夫人內亂禽獸之行為輕，故不得已而不暇諱也，深得《春秋》屬辭比事之教。聖人所謂知我罪我，即在此等，深心特筆，萬世共見，其有功經學，非淺也。

又《刑部尚書贈太子太保史公致儼神道碑》，代阮文達擬，其中有云，嘉慶己未，元副朱文正公為總裁，官保中式第一名。仁宗問元曰：會元是汝揚州人？元對以寒士有品學，及居尊經閣讀書狀。自注云：自元副至書狀四十五字，相國增入。又云：是科得人最盛。續學如武進張惠言、高郵王引之、歙縣鮑桂星、全椒吳鼐、福州（嘗作閩縣）陳壽祺、德清許宗彥、棲霞郝懿行、武威張澍，其通顯揚歷中外者，則自湯相國金釗、盧敏肅坤以下又數十人，而官保為之冠。是年太史奏五星聚奎，文正因作五緯聯珠圖，議者謂國家科目，斯最盛也。其後銘辭，亦注相國自贊曰：「五星聚奎，為文之祥。人文大啟，為邦家光。尚德緩刑，皋陶拜揚。帝用刑官，空冬居陽。故所

褒者，學行為長。一曰明允，再曰純良。以此銘碑，佳城後昌。」可見嘉慶四年之榜，空前絕後，亦文達一生最得意事也。銘文亦甚爾雅，可補人文達集中，故錄之。同治壬申九月初三日

（錄自李慈銘《越縕堂讀書記》「集部·別集類」，上海書店出版社，二〇〇〇年六月）

清人詩文集總目提要·未灰齋文集（柯愈春）

未灰齋文集，十卷。徐肅撰。肅生於嘉慶十五年（一八一〇），卒於同治元年（一八六二）。字彝舟，號亦才，江蘇六合人。石麟子。道光十五年舉人。十六年館江都史致儼家，得盡讀其藏書。二十五年成進士，三十年充實錄館協修官。咸豐八年，授福建福寧府同知，調延平。與梅曾亮、陳立等交。喜購書，藏隋開皇以前碑數百種。留心經世之學。所撰《未灰齋文集》八卷，《外集》一卷，咸豐十一年福寧郡齋刻，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又有《敝帚齋遺書》本，同治十一年刻，光緒三年重刻，首都圖書館藏。又有日本鉛印本，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據《遺書》卷首「未刻書目」載，著《未灰齋詩鈔》四卷。今存《未灰齋詩鈔》一卷，光緒十二年扶桑使齋鉛印，廣東中山圖書館藏。另著《小腆紀傳》等二十餘種，亡佚者十餘種。

（錄自柯愈春《清人詩文集總目提要》，北京古籍出版社，二〇〇一年五月）